

列传九十三

曹一士 李慎修 李元直 陈法 胡定 仲永檀
柴潮生 储麟趾

曹一士，字谔廷，江苏上海人。雍正七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十三年，考选云南道监察御史。高宗即位，谕群臣更番入对。一士疏言：“敬读谕旨，曰‘百姓安则朕躬安’，大哉王言，闻者皆感涕。臣愚以为欲百姓之安，其要莫先於慎择督抚。督抚者守令之倡。顾其中皆有贤者、有能者，贤能兼者上也，贤而不足於能者次之，能有馀而贤不足者又其次也。督抚之为贤为能，视其所举而了如。今督抚举守令，约有数端：曰年力富强，曰治事勤慎，曰不避嫌怨。徵其实迹，则钱粮无欠，开垦多方，善捕盗贼。果如所言，洵所谓能吏也。乃未几而或以赃汙著，或以残刻闻，举所谓贪吏、酷吏者，无一不出於能吏之中，彼诚有才以济其恶耳。夫吏之贤者，恹惓无华，惻怛爱人，事上不为谄随，吏民同声谓之不烦。度今世亦不少其人，而督抚荐剡曾未及此，毋亦轻视贤而重视能之故耶？抑以能吏即贤吏耶？臣恐所谓能者非真能也，以趋走便利而谓之能，则老成者为迟钝矣；以应对捷给而谓之能，则木讷者为迂疏矣；以逞才喜事而谓之能，则镇静者为怠缓矣；以武健严酷、不恤人言而谓之能，则劳於抚字、拙於锻鍊者谓之沽名钓誉、才力不及，而摭拾细故以罢黜之矣。至於所取者溃败决裂，则曰臣不合误举，听部议而已。夫有误举必有误劾，误举如此，

则误劾者何如？误举者犹可议其罪，误劾者将何从问乎？臣以为今之督抚，明作有功之意多，而悖大成裕之道少；损下益上之事多，而损上益下之义少；此治体所关也。皇上於凡丈量开垦、割裂州县、改调牧令，一切纷更烦扰，皆行罢革。为督抚者，度无不承流宣化，所虑者，彼或执其成心，饰非自护；意为迎合，姑息偷安。臣敢请皇上特颁谕旨，剖析开导，俾於精明严肃之中，布优游宽大之政。所属守令，敕於保题荐举时，分列贤员、能员，然后条疏实事於下。能员有败行，许自行检举；贤员著劣迹，则从重处分。倘所举皆能而无贤，则非大吏乏正己率属之方，即贤者有壅於上闻之患。督抚之贤否，视所举而了如矣。”疏入，上为通谕诸督抚。

一士又请宽比附妖言之狱，并禁挟仇诬告，疏言：“古者太史采诗以观民风，藉以知列邦政治之得失、风俗之美恶，即虞书在治忽以出纳五言之意，使下情之上达也。降及周季，子产犹不禁乡校之议。惟是行僻而坚，言伪而辨，虽属闻人，圣人亦必有两观之诛，诚恐其惑众也。往者造作语言，显有悖逆之迹，如罪人戴名世、汪景祺等，圣祖、世宗因其自蹈大逆而诛之，非得已也。若夫赋诗作文，语涉疑似，如陈鹏年任苏州知府，游虎丘作诗，有密奏其大逆不道者，圣祖明示九卿，以为‘古来诬陷善类，大率如此’。如神之哲，洞察隐微，可为万世法。比年以来，小人不识两朝所以诛殛大憝之故，往往挟睚眦之怨，借影响之词，攻讦诗文，指摘字句。有司见事风生，多方穷鞫，或致波累师生，株连亲故，破家亡命，甚可悯也。臣愚以为井田封建，不过迂儒之常谈，不可以为生今反古；述怀咏史，不过词人之习态，不可以为援古刺今。即有序跋偶遗纪年，亦或草茅一时失检，非必果怀悖逆，敢於明布篇章。使以此类悉皆比附妖言，罪当不赦，将使天下告讦不休，士子以

文为戒，殊非国家义以正法、仁以包蒙之意。伏读皇上谕旨，凡奏疏中从前避忌，一概扫除。仰见圣明廓然大度，即古敷奏采风之盛。臣窃谓大廷之章奏尚捐忌讳，则在野之笔札焉用吹求？请敕下直省大吏，察从前有无此等狱案、现在不准援赦者，条列上请，以俟明旨钦定。嗣后凡有举首文字者，苟无的确踪迹，以所告之罪依律反坐，以为挟仇诬告者戒。庶文字之累可蠲，告讦之风可息矣。”上亦如其议。

雍正间督各省开垦，督抚以是为州县课最，颇用以厉民。一士疏言：“开垦者所以慎重旷土，劝相农夫，本非为国家益赋起见也。臣闻各省开垦，奉行未善，其流弊有二：一曰以熟作荒。州县承上司意旨，并未勘实荒地若干，预报亩数，邀急公之名。逮明知荒地不足，即责之现在熟田，以符报额。小民畏官，俯首而从之，咸曰：此即新垦之荒地而已。一曰以荒作熟。荒地在河壩者，地低水溢，即成沮洳；在山麓者，上土下石，坚不可掘；州县悉入报垦之数。民贫乏食，止贪官给牛种草舍，餬旦夕之口，不顾地之不可垦也。十年之后，民不得不报熟，官不得不升科。幸而薄收，完官不足。稍遇岁歉，卒岁无资，逃亡失业之患从此起矣。然且赋额一定，州县不敢悬欠，督抚不敢开除，飞洒均摊诸弊，又将以熟田当之。是名为开垦，有垦之名无垦之实也。兹二弊者，缘有司但求地利，罔惜贻害；大吏惟知虑始，不暇图终；是以仁民之政，反启累民之阶。臣请敕下直省督抚，凡开垦地亩，无论已未升科，俱令州县官覆勘，内有熟田混报开垦，举首除额，免其处分；如实为新垦，具印结存案，少有虚伪，发觉从重治罪：则以熟作荒之弊可免矣。新垦应升科，督抚遴员覆勘，确确瘠薄，即与免赋；倘因报垦在先，必令起赋，以贻民累，发觉从重治罪；则以荒作熟之弊亦可免矣。”

乾隆元年，迁工科给事中。故事，御史迁给事中，较资俸深浅。一士入台仅六月，出上特擢。寻疏劾原任河东河道总督王士俊，疏未下，语闻於外。上疑一士自泄之，召对话责，下吏议，当左迁，仍命宽之。一士复疏请复六科旧职，专司封驳，巡视城仓、漕盐等差，皆不当与。又疏论各省工程报销诸弊，请敕凡有营造开濬，以所须物料工匠遵例估定，榜示工作地方。又疏论州县官讞狱，胥吏上下其手，窜改狱词，请饬申禁。又疏论盐政诸弊，请毋令商人公捐，禁司盐官吏与商人交结；小民肩挑背负，戒毋苛捕；大商以便盐船阻通行水道，戒毋堵截。皆下部议行。一士病哽噎，即以是年卒。

一士晚达，在言官未一岁，而所建白皆有益於民生世道，朝野传诵。闻其卒，皆重惜之。

李慎修，字思永，山东章丘人。康熙五十一年进士，授内阁中书。迁主事，出为浙江杭州知府。雍正五年，入为刑部郎中，历十馀年，治狱多所平反。有侵帑狱，初议以挪移从未减，慎修执不可；或讽以上意，亦不为动。乾隆初，出为河南南汝光道，移湖北武汉黄德道，以忧去。服除，授江南驿盐道。引见，高宗曰：“李慎修老成直爽，直言官。”特除江西道监察御史。疏论户部变乱钱法，苛急烦碎。历举前代利害，并言钱值将腾贵，穷极其弊。上元夜，赐诸王大臣观烟火，慎修上疏谏，以为玩物丧志。上喜为诗，尝召对，问能诗否，因进言：“皇上一日万几，恐以文翰妨政治，祈不以此劳圣虑。”上韪之，载其言於诗。尝谓慎修曰：“是何眇小丈夫，乃能直言若此？”慎修对曰：“臣面陋而心善。”上为大笑。复出为湖南衡郴永道。十二年，乞病归，卒。

高密李元直为御史在其前，以刚直著。慎修与齐名，为：“山东二李”。京师称元直“戇李”，慎修“短李”。

元直，字象山。康熙五十二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雍正七年，考选四川道监察御史，八阅月，章数十上。尝历诋用事诸大臣，谓：“朝廷都俞多，吁咈少，有尧、舜，无皋、夔。”上不怪，召所论列诸大臣大学士硃轼、张廷玉辈并及元直，诘之曰：“有是君必有是臣。果如汝所言无皋、夔，朕又安得为尧、舜乎？”元直抗论不挠，上谓诸大臣曰：“彼言虽野，心乃无他。”次日，复召入，奖其敢言。会广东贡荔枝至，以数枚赐之。未几，命巡视台湾，疏请增养廉、绝馈遗，并条上番民利病数十事。台湾居海外，巡视御史至，每自视如客，事一听於道府。元直悉反所为，时下所属问民疾苦。欲有所施措，督抚劾其侵官，遂镌级去。家居二十馀年，卒。世宗尝曰：“元直可保其不爱钱，但虑任事过急。”又尝谕诸大臣曰：“甚矣才之难得！元直岂非真任事人？乃刚气逼人太甚。”元直晚年言及知遇，辄泣下。初在翰林，与孙嘉淦、谢济世、陈法交，以古义相勸，时称四君子。及嘉淦总督湖广，治济世狱，徇巡抚许容意，为时论所不直，元直遂与疏焉。

法，字定斋，贵州安平人。康熙五十二年进士，自检讨官至直隶大名道。讲学宗硃子，著明辨录，辨陆、王之失。莅政以教养为先，手治文告，辞意恳挚。既久，人犹诵之。

胡定，字登贤，广东保昌人。雍正十一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乾隆五年，考选陕西道监察御史。七年，湖南巡抚许容劾粮道谢济世，下湖广总督孙嘉淦按治，将坐济世罪，八年二月，定疏陈容陷济世、嘉淦袒容状，录湖南民揭帖，谓布政使张璨、按察使王玠、长沙知府张琳、衡州通判方国宝、善化知县樊德貽承容指，朋谋倾陷；并述京师民谚，目容为媪，谓其妒贤嫉能如妇人之阴毒。疏入，上命户部侍郎阿里衮如湖南会嘉淦覆勘，并令定从往。会湖南岳常道仓德密揭都察院，发

璿请托私改文牒状，阿里衮至湖南，雪济世枉。上夺嘉淦、容等职，谕谓：“定为言官，言事不实，自有应得之罪谴。今既实矣，若止为济世白冤抑，其事尚小；因此察出督抚等挟私诬陷，徇隐扶同，使人人知所儆戒，此则有裨於政治，为益良多。至诸行省督抚举劾必悉秉公心，方为不负委任，若以爱憎为举劾，如嘉淦、容居心行事，岂不抱媿大廷，负惭夙夜？诸督抚当深自儆省，以嘉淦、容为戒。”定於是负敢言名。

转兵科给事中，巡视西城。求居民善恶著称者，皆榜姓名於衢。民有讼者，即时传讯判结。西山卧佛寺被窃，同官误以僧自盗奏，定廉得真盗，僧得雪。旋以母老乞归养。服除，复授福建道御史。疏论内务府郎中某媮民为私利，按治事不实，夺职下刑部，久之谫定，罢归。二十二年，上南巡，定迎驾杭州，复原衔。卒，年七十九。著有双柏庐文集。

仲永檀，字襄西，山东济宁人。乾隆元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五年，考选陕西道监察御史。疏请酌减上元灯火声乐，略言：“人君一日万几，一有暇逸之心，即启怠荒之渐。每岁上元前后，灯火声乐，日有进御。原酌量裁减，豫养清明之体。‘上降旨，谓：‘书云‘不役耳目’，诗云‘好乐无荒’，古圣贤垂训，朕所夙夜兢兢而不敢忽者。惟是岁时宴赏，庆典自古有之，况元正献岁，外藩蒙古朝觐有不可缺之典礼。朕踵旧制而行之，未尝有所增益。至於国家政事，朕仍如常综理，并未略有稽迟。永檀胸有所见，直陈无隐，是其可嘉处，朕亦知之。”

京师民俞君弼者，为工部凿匠，富无子。既死，其戚许秉义谋争产。内阁学士许王猷与同族，嘱招九卿会其丧，示声气，且首君弼有藏镪。步军统领鄂善以闻，诏严鞫，秉义论罪如律，并夺王猷职，旨戒饬九卿。六年，永檀奏：“风闻鄂善受俞氏

贿万金，礼部侍郎吴家驹赴吊得其贄；又闻赴吊不仅九卿，大学士张廷玉以柬往，徐本、赵国麟俱亲会，詹事陈浩为奔走，谨据实密奏，备访查。”又言：“密奏留中事，外间旋得消息，此必有私通左右暗为宣泄者。权要有耳目，朝廷将不复有耳目矣。”疏入，上疑永檀妄言，命怡亲王、和亲王，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徐本，尚书讷亲、来保按治，摘永檀奏宣泄密奏留中果何事，又谓权要私通左右，此时无可私通之左右，亦无能私通左右之权要，诘何所见，命直陈。鄂善仆及居间纳贿者，皆承鄂善得俞氏贿，和亲王等以闻。上召和亲王、鄂尔泰、讷亲、来保同鄂善入见，上温谕导其言，鄂善乃承得白金千。上谕鄂善曰：“汝罪於律当绞。汝尝为大臣，不忍弃诸市。然汝亦何颜复立於人世乎？汝宜有以自处。”既又下和亲王等会大学士张廷玉、福敏、徐本，尚书海望，侍郎舒赫德详议，如上谕。乃命讷亲、来保持王大臣奏示鄂善，鄂善乃言未尝受贿。上因怒责鄂善欺罔，夺职下刑部，又命福敏、海望、舒赫德会鞫，论绞，上仍令赐死。家驹、浩并夺职。永檀答上询宣泄留中事，举吴士功密劾史贻直以对。和亲王等谘察大学士赵国麟等赴俞氏会丧虽无其事，然语有所自来。上乃奖永檀摘奸发伏，直陈无隐，擢金都御史。

国麟独奏辨，言：“永檀风闻言事，以蒙恩坐论之崇班，而被以跪拜细人之丑行。事有流弊，宜防其渐。数有往复，当保其终。明季言路与政府各分门户，互相挤排，纲纪浸以大坏。在今日权无旁挠，言无偏听，宁为未然之虑，不弛将至之防。乞特降谕旨，明示天下，以超擢永檀为奖其果敢，宥其冒昧。嗣后凡诋斥大臣按之无实者，别有处分。则功过不相掩，而赏罚无偏曲。如以臣言过慧，乞赐罢斥，或容解退，以全初心。”上手诏谓：“超擢永檀，亦善善欲长、恶恶欲短之意，大学

士所云，老成远虑，朕甚嘉纳。其入阁视事，毋违朕意。”而国麟求去益力，给事中卢秉纯劾国麟，谓：“上询国麟尝会俞氏丧否，出以告其戚休致光禄寺卿刘藩长，语无状。”上召藩长，令鄂尔泰、张廷玉、徐本、讷亲、来保按其事，因谓藩长市井小人，国麟与论姻，又尝奏荐，事非是。遣鄂尔泰等谕意，令请退。居数日，国麟疏不至，乃特诏左迁，留京师待缺。秉纯语过当，藩长刺探何缘被谴，不谨，皆夺职。

又擢永檀左副都御史。贵州甯安民罗尚珍诣都察院诉家居原任四川巡抚王士俊侵其墓地，命永檀如贵州会总督张广泗按治，士俊论罪如律。河南巡抚雅尔图劾永檀自贵州还京师，道南阳，纵其仆搥村民，下部议罚俸。七年十二月，命如江南会巡抚周学健治赈，未行，永檀以密奏留中事告大学士鄂尔泰子鄂容安。上命夺职，下内务府慎刑司，令庄亲王，履亲王，和亲王，平郡王，大学士张廷玉、徐本，尚书讷亲、来保、哈达哈按其事。鄂容安、永檀自承未奏前商谋，既奏后照会。王大臣等用泄漏机密事务律论罪，上责其结党营私，用律不合，令会三法司覆讞。王大臣等因请刑讯，并夺大学士鄂尔泰职逮问，上谓鄂尔泰受遗大臣，不忍深究，下吏议，示薄罚。永檀、鄂容安亦不必刑讯，永檀受恩特擢，乃依附师门，有所论劾，无不豫先商酌，暗结党援，排挤异己，罪重大；鄂容安罪亦无可逭，但较永檀当未减。命定拟具奏，奏未上，永檀卒於狱。鄂容安论戍，上宽之，语在鄂容安传。

柴潮生，字禹门，浙江仁和人。雍正二年举人，授内阁中书，充军机处章京。累迁工部主事。乾隆七年，考选山西道监察御史。是岁旱，上降诏求言。潮生疏言：“君咨臣傲，治世之休风；益谦亏盈，检身之至理。臣伏读上谕有云：‘尔九卿中能责难於君者何人？陈善闭邪者何事？’此诚我皇上虚怀

若谷、从谏弗 弗之盛心也。今岁入春以来，近京雨泽未经霑足，宵旰焦劳，无时或释。惟是天时雨暘，难以窥测；而人事修省，不妨过为责难。修省於事为者，一动一言，纯杂易见；修省於隐微者，不闻不见，朕兆难窥。君心为万化之源，普天率土，百司万姓，皆於此託命焉。皇上万几馀暇，岂无陶情適兴之时？但恐一念偶动，其端甚微，而自便自恕之机，或乘於不及觉，遂致潜滋暗长而莫可遏。则俄顷间之出入，即为皇功疏密所关。伏乞皇上於百尔臣工所不及见，左右近习所不及窥，朝夕愈加劻毖，岂特随时修省致感召之休徵已哉？”

八年，天津、河间二府大旱。九年，潮生复疏言：“河间、天津二府经流之大河三：曰卫河，曰滹沱河，曰漳河。其馀河间分水之支河十有一，潴水之淀泊十有七，蓄水之渠三；天津分水之支河十有三，潴水之淀泊十有四，受水之沽六：水道至多。向若河渠深广，蓄泄有方，旱岁不能全收灌溉之功，亦可得半。即不然，而平日之蓄积，亦可支持数月，以需大泽之至。何至抛田弃宅，挈子携妻，流离道路哉？水利之废，即此可知矣。甘霖一日不足，则赈费固不可已。臣窃以为徒费之於赈恤，不如大发帑金，遴遣大臣经理畿辅水利，俾以济饥民、消旱潦，且转贫乏之区为富饶。救时之急务，筹国之远谋，莫以易此。臣考汉张堪为渔阳太守，於狐奴开稻田八千顷，狐奴今昌平也。北齐裴延俊为幽州刺史，修古督亢坡，溉田万馀亩，督亢今涿州也。宋何承矩为河北制置使，於雄、鄆、霸州兴堰六百里灌田。明汪应蛟为天津巡抚，捐俸开二千亩，亩收四五石。今东西二淀，即承矩之塘泺，天津十字围，即应蛟水田之遗址。国朝李光地为巡抚，请兴河间水田，言涿州水占之地，每亩售钱二百，开成水田亩易银十两。上年总督高斌请开永定河灌田，亦云查勘所至，众情欣悦。臣闻石景山有庄头修姓，自引浑河

灌田，比常农田收数倍。蠡县亦有富户自行凿井，旱岁能收其利。霸州知州硃一蜚劝民开井二十馀口，民颇赖之。证之近事，复确有据，则水利之可兴也决矣。今请特遣大臣赍帑金数十万两，往河间、天津二府，督同道府牧令，分委佐贰杂职，除运道所关，及滹沱正流水性暴急，慎勿轻动，其余河渠淀泊，凡有故迹可寻者，皆重加疏浚。又於河渠淀泊之旁，各开小河；小河之旁，各开大沟：皆务深广，度水力不及则止。节次建立水门，递相灌注。旱则引水入沟以溉田，潦则放闸归河以泄水。其离水辽远之处，每田一顷，掘井一口，十顷掘大塘一口，亦足供用。其中有侵及民田，并古陂废堰为民业已久者，皆计亩均分拨还，即将现在受赈饥民及外来流民，停其赈给，按地分段，就工给值，酌予口粮，宁厚无减。一人在役，停其家赈粮二口；二人在役，停其家赈粮四口。其余口及一户皆不能执役者，仍如例给赈。其疏浚之处，有可耕种，即借予工本，分年徵还。更请别简大臣，赍帑金分巡直隶各府，一如河间、天津二府，次第举行。或曰：‘北土高燥，不宜稻种，土性沙硷，水入即渗，挖掘民地，易起怨声。前朝徐贞明行之而立败，怡贤亲王与大学士硃轼之经理亦垂成而坐废，可为明鉴。’臣按九土之种异宜，未闻稻非冀州之产，玉田、丰润稔稻油油。且今第为之兴水利耳，固不必强之为水田也。或疏或浚，则用官资，可稻可禾，听从民便。此不疑者一也。土性沙硷，是诚有之，不过数处耳，岂遍地皆沙硷乎？且即使沙硷，而多一行水之道，比听其冲溢者不犹愈於已乎？此不疑者二也。若以沟渠为捐地，尤非知农事者。凡力田者，务尽力而不贵多垦。今使十亩之地，捐一亩以蓄水，而九亩倍收，较十亩皆薄入孰利？况捐者又予拨还。此不疑者三也。至前人屡行屡罢，此亦有由，贞明所言百世之利，其时御史王之栋参劾，出於奄人勋戚之意。

其疏亦第言滹沱不可开，未尝言水田不可行也。但其募南人开垦，即以地予之，又许占籍。左光斗之屯学亦然。是夺北人之田，又塞其功名之路，其致人言也宜矣。至营田四局，成绩具在。当日效力差员，不无举行未善，所以贤王一没，遂过而废之，非深识长算者之所出也。非常之原，黎民所惧，所贵持久，乃可有功。秦开郑、白之渠，利及百世，而当时至欲杀水工郑国。汉河东太守番系引汾水灌田，河渠数徙，田者不能偿种。至唐长孙恕复凿之，亩收十石。凡始事难，成事易。赒续以终之则是，中道而弃之则非。此不疑者四也。至水利既兴，招募农师，造作水器，逐年作何经理，俾永无湮塞，应听在事大臣详加筹画。皇上视民如子，凡有赈恤，千万帑金亦无可惜。即如开通京师沟道，估费二十馀万，以视兴修一省水利，轻重较然。况此举乃以阜财，非以费财。天灾国家代有，荒政未有百全，何如掷百万於水滨，而立收国富民安之效？纵有尧灾汤旱，亦可挹彼注兹，是谓无弊之赈恤。连年米价屡廛圣怀，尽停采买，岂可久行？捐监输仓，亦非上策。若小民收穫素裕，自然二鬴有资。臣访问直隶士民，皆云：‘有水之田较无水之田，相去不啻再倍。’是谓不竭之常平。近畿多八旗庄地，直隶亦京兆股肱，皆宜致之富饶，始可居重驭轻。汉武帝徙豪民於关中，明成祖迁富家於帝里，固非王政，不失深谋。若水利既兴，自然军民两利，是谓无形之帑藏。且雨者水土之气所上腾而下泽也，土气太甚，则水气受制。直隶近年以来，闵雨者屡矣。但使水土均调，自可雨暘时若，是谓有验之调燮。且水性分之则利，合之则害；用之则利，弃之则害。故周用有言：‘人人皆治田之人，即人人皆治水之人。’张伯行亦主此论。陆陇其为灵寿令，督民濬卫河。其始颇有怨言，谓开无水之河以病民；既而水潦大至，独灵寿有宣导，岁竟有秋。货殖者旱则资舟，

为国者备斯无患，是谓隐寓之河防。今生齿日繁，民食渐绌。臣愚以为尽兴西北之水田，辟东南之荒地，则米价自然平减。但事体至大，请先以直隶为端，行之有效，次第举行。乐利万年，庶其在此！”

十年，疏陈理财三策，言：“治天下要务，惟用人、理财两大事。承平日久，供亿浩繁，损上益下，日廛宸衷；而量入为出，似尚未筹至计。礼曰：‘财用足故百志成。’若少有窘乏，则蠲徵平赋、恤灾厚下之大政俱不得施。迟之又久，则一切苟且之法随之以起。此非天下之小故也。顷见台臣请定会计疏，言每年所入三千六百万，出亦三千六百万。就今日计之，所入仅供所出。就异日计之，所入殆不足供所出。以皇上之仁明，国家之閒暇，而不筹一开源节流之法，为万世无弊之方，是为失时。臣等荷恩，备官台省，不能少竭涓埃，协赞远谟，是为负国。以臣之计，一曰开边外之屯田以养閒散，一曰给数年之俸饷散遣汉军，一曰改捐监之款项以充公费，三者行而后良法美意可得而举也。满洲、蒙古、汉军各有八旗，丁口蕃昌，视顺治时盖一衍为十，而生计艰难，视康熙时已十不及五，而且仰给於官而不可已。局於五百里之内而不使出，则将来上之弊必如北宋之养兵，下之弊亦必如有明之宗室，此不可不筹通变者也。臣闻奉天沿边诸地，水泉肥美，请遣幹略大臣，分道经理。视可屯之处，发帑建堡墩，起屋庐，置耕牛农具，令各旗满洲除正身披甲在京当差，其次丁、馀丁力能耕者前往居住。所耕之田，即付为永业，分年扣完工本，更不升科。惟令农隙操演，数年之后皆成劲卒。逐年发往军台之人，令其分地捐贖效力，此后有原往者，令其陆续前往。此安顿满洲閒散之法也。汉军八旗已奉听其出旗之旨，以定例太拘，故散遣寥寥。今请不论出仕与否，概许出旗。其家现任居官者给三年俸饷，无居

官者给六年俸饷。其家产许之随带，任其自便。则贫富各不失所，而五年以后国帑节省无穷。即一时不能尽给，分作数年以次散遣，都统以下、章京以上各官，改补绿旗提镇将弁。此安顿汉军之法也。臣又按耗羨归公，天下之大利，亦天下之大弊也。康熙间，法制宽略，州县於地丁外私徵火耗，其陋规匿税亦未尽釐剔。自耗羨归公，一切弊窦悉涤而清之，是为大利。然向者本出私徵，非同经费，其端介有司，不肯妄取，上司亦不敢强，贤且能者则以地方之财治地方之事，故康熙间循吏多实绩可纪，而财用亦得流通。自耗羨归公，输纳比於正供，出入操於内部，地丁公费，除官吏养廉无馀剩；官吏养廉，除分给幕客家丁修脯工资，及事上接下之应酬，舆马蔬薪之繁费，亦无馀剩。地方有应行之事、应兴之役，一丝一忽取公帑，有司上畏户、工二部之驳诘，下畏身家之赔累，但取其事之美观而无实济者，日奔走之以为勤。故曰天下之大弊也。夫生民之利有穷，故圣人之法必改。今耗羨归公之法势无可改，惟有为地方别立一公项，俾任事者无财用窘乏之患，而后课以治效之成。臣请将常平仓储仍照旧例办理，捐监一项留充各省公用，除官俸兵饷动用正项，馀若灾伤当拯恤，孤贫当养贍，河渠水利当兴修，贫民开垦当借给工本，坛庙、祠宇、桥梁、公廨当修治，采买仓穀价值不敷，皆於此动给，以地方之财，治地方之事。如有大役大费，则督抚合全省而通融之；又有不足，则移邻省而协济之。稽察属司道，核减属督抚，内部不必重加切核，则经费充裕，节目疏阔，而地方之实政皆可举行。设官分职，付以人民，只可立法以惩贪，不可因噎而废食。唐人减刘晏之船料，而漕运不继；明人以周忱之耗米归为正项，致逋负百出，路多饥殍。大国不可以小道治，善理财者，固不如此。此捐监之宜充公费也。三法既行，则度支有定，经费有资，当

今要务，无急於此者。伏乞皇上深留睿虑，敕公忠有识大臣，详议施行。”

寻迁兵科给事中，巡视北城。乞归侍母，孝养肫至。贫，以医自给。久之，卒。

储麟趾，字履醇，江南荆溪人。乾隆四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进诸经讲义，援据儒先，责难陈善，辞旨醇美。十四年，考选贵州道监察御史。编修硃荃与大学士张廷玉有连，督四川学政，母死发丧缓。麟趾疏劾，语不避廷玉，高宗以是知其伉直。

尝大旱，麟趾应诏上疏，略言：“臣闻天道若持衡然。故雨暘寒燠，无时不得其平；而气化偶偏，必於亢阳伏阴示其象。然往来推行，久而必复其常者，天道之无私也。君道法天，亦若持衡然。故喜怒刑赏，无事不得其平；而意见偶偏，必於用行政露其机。然斟酌损益，终必归於大中至正者，君德之极盛也。汉臣董仲舒曰：‘善言天者，必有验於人，天人相应，捷於桴鼓。春秋所以详书灾异也。’皇上至圣极明，岂复有纤芥之事足以召禋而致灾者？但愚臣蠡测管窥，以为自古人主患不明，惟皇上患明之太过；自古人主患不断，惟皇上患断之太速。即如擢一官、点一差，往往出人意表，为拟议所不及。此则皇上意见之稍偏，而愚臣所谓圣明英断之太过者也。史臣之赞尧曰：‘乃圣乃神。’宋儒硃子曰：‘圣人，神明不测之号。’夫所贵乎不测者，错综参伍，与时偕行，而非於彼於此不可思议之谓也。此虽不足上累圣德万分之一，然臣尤原皇上开诚布公，太和翔洽，要使天下服皇上用人之至当，不必徒使天下惊皇上用人之甚奇。若云防微杜渐，不得不尔，则国法具在，试问诸臣行事邪正，又谁能欺皇上之洞鉴者？抑臣又闻之，唐臣韩愈曰：‘独阳为旱，独阴为水。君阳臣阴，有君无臣，是

以久旱。’今皇上宵衣旰食，焦劳於法宮之中，而王公大臣拱手备位，不闻出其谋画，上赞主德，辅宣圣化。是君劳於上，臣逸於下，天道下济而地道不能上行。其於致旱，理或宜然。臣区区之忱，原皇上虚中无我，一切用人行政，不改鉴空衡平之体。又於一二纯诚忧国之大臣，时赐召对，清宴之馀，资其辅益。必能时雨时风，消殄旱灾矣。”

麟趾累迁太仆寺卿，移宗人府府丞。引疾归，家居十馀年。卒，年八十二。

论曰：谏臣之益人国，最上匡君德，次则绸缪军国，洞百年之利害。若夫击邪毖患，岳岳不避权要，固亦有不易言者。高宗嗣服，虚己纳谏。一士、慎修、潮生、麟趾，其所献替，合陈善责难之谊。潮生所论理财三策尤闳远，惜不能用也。定劾许容，永檀弹鄂善，皆能举其职者。永檀乃以漏言败，异哉

列传九十四

尹继善 刘於义 陈大受 张允随 陈宏谋

尹继善，字元长，章佳氏，满洲镶黄旗人，大学士尹泰子。雍正元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五年，迁侍讲，寻署户部郎中。上遣通政使留保等如广东按布政使官达、按察使方原瑛受赅状，以尹继善偕。鞫实，即以尹继善署按察使。六年，授内阁侍读学士，协理江南河务。是秋，署江苏巡抚，七年，真除。疏禁收漕规费，定石米费六分，半给旗丁，半给州县，使无不足，然后裁以法。平糶盈馀，非公家之利，应存县库，常平仓捐穀听民乐输，不得随漕勒徵。命如议行。又疏请崇明增设巡道，兼辖太仓、通州。并釐定永兴、牛羊、大安诸沙分防将吏。福山增隶沙船，与京口、狼山诸汛会哨。又请移按察使驻苏州，苏松道驻上海。皆从之。旋署河道总督。九年，署两江总督。十年，协办江宁将军，兼理两淮盐政。疏言：“镇江水兵驻高资港，江宁水兵驻省会，各增置将吏。狼山复设赶乡曾大船，与镇江、江宁水兵每月出巡察，庶长江数千里声势联络。”上嘉之。尹继善请清察江苏积欠田赋，上遣侍郎彭维新等助为料理，又命浙江总督李卫与其事。察出康熙五十一年至雍正四年都计积亏一千十一万，上命分别吏蚀、民欠，逐年带徵。尹继善等并议叙。又请改三江营同知为盐务道，并增设缉私将吏。

十一年，调云贵广西总督。思茅土酋刁兴国为乱，总督高

其倬发兵讨之，擒兴国，馀党未解。尹继善至，谕於其倬，得翽要，檄总兵杨国华、董芳督兵深入，斩其酋三，及从乱者百馀。元江、临安悉定。分兵进攻攸乐、思茅，东道抚定攸乐三十六寨，西道攻六囤，破十五寨，降八十馀寨。疏闻，上谕曰：“剿抚名虽二事，恩威用岂两端？当抚者不妨明示优容，当剿者亦宜显施斩馘，俾知顺则利，逆则害。今此攻心之师，即寓将来善后之举，是乃仁术也。识之！”十二年，奏定新辟苗疆诸事，请移清江镇总兵於台拱，并移设同知以下官，增兵设汛，从之。又奏云南濬土黄河，自土黄至百色，袤七百四十馀里。得旨嘉奖。寻诏广西仍隶广东总督。十三年，奏定贵州安笼等营制。贵州苗复乱，尹继善发云南兵，并徵湖广、广西兵策应。遣副将纪龙剿清平，参将哈尚德收新旧黄平二城，合兵徇重安。副将周仪等复馀庆，获苗酋罗万象等。总兵王无党、韩勋剿八寨，总兵谭行义剿镇远。又令无党合广西、湖南兵与行义会，破苗寨，斩千馀级，获苗酋阿九清等，苗乱乃定。乾隆元年，贵州别设总督，命尹继善专督云南。二年，奏豁云南军丁银万二千二百有奇。入觐，以父尹泰老，乞留京侍养。授刑部尚书，兼管兵部。三年，丁父忧。四年，加太子少保。五年，授川陕总督。郭罗克部番复为乱，尹继善檄谕番酋执为盗者以献，事旋定。六年，奏陈郭罗克善后诸事，请设土目，打牲予号片，宽积案，撤戍兵，上皆许之。七年，丁母忧。

八年，署两江总督，协理河务。疏言：“毛城铺天然坝，高邮三坝，皆宜仍旧。”上谕令斟酌，因时制宜。九年，卫入觐，还，上命传旨开天然坝，且曰：“卫奏河水小，坝宜开。”尹继善覆奏，略言：“卫不问河身深浅，但问河水大小，非知河者也。河浅坝开，宣流太过。湖弱不敌黄强，为害滋甚。”上卒用尹继善议。十年，实授两江总督。十二年，疏言：“阜

宁、高、宝诸地圩岸分年修治，务令圩外取土，挑濬成沟，量留涵洞，使旱涝有备。凤、颍、泗三属频遭水患，河渠次第开濬，而田间圩塍实与为表里，亦陆续兴修。俟有成效，推行远近。”上谕曰：“此诚务本之图，实力为之。”

十三年，入觐，调两广，未行，授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军机处行走，兼正蓝旗满洲都统。未几，复出署川陕总督。嗣以四川别设总督，命专督陕、甘。大学士傅恆经略金川，师经陕西，上奖尹继善料理台站、马匹诸事，调度得宜。十四年，命参赞军务，加太子太保。十五年，西藏不靖，四川总督策楞统兵入藏，命兼管川陕总督。

十六年，复调两江。十七年，尹继善以上江频被水，疏请濬宿州睢河、彭家沟，泗州谢家沟，虹县汴河上游，筑宿州符离桥，灵壁新马桥，砂礮河尾黄甓桥、翟家桥，诏如所请。罗田民马朝柱为乱，檄总兵牧光宗捕治，并亲赴天堂寨，获朝柱家属、徒党，得旨嘉奖，召诣京师。十八年，复调署陕甘总督。雍正间，开哈密蔡伯什湖屯田，乾隆初，以畀回民。贝子玉素富以屡歉收请罢。尹继善奏言：“从前开渠引水，几费经营。回民不谙耕作，频岁歉收。万亩屯田，弃之可惜。请选西安兵丁子弟，或招各卫民承种。”上韪其言。

调江南河道总督。十九年，疏言：“河水挟沙而行，停滞成滩。有滩则水射对岸，即成险工。铜、沛、邳、睢、宿、虹诸地河道多滩，宜遵圣祖谕，於曲处取直，开引河，导溜归中央，借水刷沙。河堤岁令加高，务使稳固，而青黄不接，亦寓赈於工。”诏如议行。命署两江总督，兼江苏巡抚。二十一年，疏请濬洪泽湖入江道，开石羊沟，引东西湾两坝所减之水，疏芒稻闸达董家沟引河，引金湾闸坝所减之水，加宽廖家沟河口，引璧虎、凤凰两桥所减之水，并濬各河道上游，修天妃、青龙、

白驹诸闸，从之。实授两江总督。二十二年，疏言：“沛县地最卑，昭阳、微山诸湖环之，济、泗、汶、滕诸水奔注。请於荆山桥外增建闸坝，使湖水暢流入运。又沂水自山东南入骆马湖，出卢口入运，阻荆山桥出水。当相度堵修。”上以所言中形势，嘉之。旋与侍郎梦麟等会督疏治淮、扬、徐、海支幹各河暨高、宝各工，是冬事竟，议叙。二十五年，上命增设布政使，尹继善请分设江宁、苏州二布政使，而移安徽布政使驻安庆。二十七年，上南巡，命为御前大臣。二十九年，授文华殿大学士，仍留总督任。三十年，上南巡，尹继善年七十，御书榜以赐。召入阁，兼领兵部事，充上书房总师傅。三十四年，兼翰林院掌院学士。三十六年，上东巡，命留京治事。四月，卒，赠太保，发帑五千治丧。令皇八子永璇奠醊，永璇，尹继善壻也。赐祭葬，谥文端。

尹继善释褐五年，即任封疆，年才三十馀。莅政明敏，遇纠纷盘错，纾徐料量，靡不受贴。一督云、贵，三督川、陕，四督两江。在江南前后三十年，最久，民德之亦最深。世宗最赏李卫、鄂尔泰、田文镜，尝谕尹继善，谓当学此三人。尹继善奏曰：“李卫，臣学其勇，不学其粗。田文镜，臣学其勤，不学其刻。鄂尔泰，宜学处多，然臣亦不学其愎。”世宗不以为忤。高宗尝谓：“我朝百馀年来，满洲科目中惟鄂尔泰与尹继善为真知学者。”御制怀旧诗复及之。子庆桂，自有传。

刘於义，字喻旃，江苏武进人。康熙五十一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在翰林文誉甚著，凡有撰拟，辄称旨。雍正元年，命直南书房，迁中允。再迁侍讲，督山西学政。三年，迁庶子，上谕以留心民事。岁饥，无积贮，奏请岁以耗羨四万於太原、平阳、潞安、大同买米贮仓，春柴秋补，上命巡抚伊都立酌量举行。四年，一岁四迁，擢仓场侍郎。仓吏积习，鬻正

米以购筛颺耗米抵额。於义严出入，稽馀米定数，宿弊一清。七年，命察覈西宁军需。八年，迁吏部侍郎。命与侍郎牧可登如山东察賑，并按按察史唐绥祖劾济南知府金允彝袒邹平知县袁舜裔亏空，论如律。

九年，授直隶河道总督。奏天津截留漕粮，省津贴诸费，但给地方官耗米百之一。又奏青龙湾诸地，侍郎何国宗议建鸡心闸十四阻水，当停。并请展坝面，使无碍水道。均如议行。擢刑部尚书，仍理河务。寻署直隶总督。直隶盗犯，依律不分首从皆斩。大名劫盗十馀案，每案数十人。於义以凶器祇田具，赃物仅米穀，乃饥民借粮争夺，非盗，奏请得末减。直隶盗案视各省分首从自此始。

十年，署陕西总督。十一年，授吏部尚书，仍署总督。累疏言甘、凉为军需总汇，粮草价昂，兵饷不敷养贍。请酌借籽粮农器，於瓜州诸地开垦屯种，耕犁以马代牛，并募耕夫二百，教回民农事。又於赤金、靖逆之北潏带湖及塔兒湾筑台堡为保障，安家窝铺口别开渠供灌溉。又疏请甘、凉设马厂，牧长、牧副，视太仆寺条例，岁十一月，察马匹孳生多寡，为弁兵升降赏罚。均如所请行。十三年，命大学士查郎阿代於义领陕西总督，予於义钦差大臣关防，留肃州专筭军储。乾隆元年，奏言：“兰州浮桥始于前明，用二十四艘，两埠铁缆百二十丈。自有司递减四舟，缆仅七十丈，於是埠基砌入河心，水益湍急，冲溃屡见。请动用公帑改复原式。庶河宽水缓，以便行旅。”得旨允行。

查郎阿入覲，於义仍署陕西总督。二年，召还京。三年，查郎阿劾承办军需道沈青崖等私运侵帑，辞连於义。上遣侍郎马尔泰会查郎阿按治，於义坐夺官，并责偿麦稞价银三万馀两。甘肃自康熙末至雍正初，亏帑金一百六十馀万，文书散缺。於

义奉命察覈，逮任总督，部署西师往返，凡四年，屯田筑堡，安集流移，输送军粮战马，其劳最多。以簿领过繁，得过亦由此。

五年，起署直隶布政使。七年，授福建巡抚，疏请裁减闽盐课外加派。漳州民陈作谋、台湾民王永兴等谋为乱，遣将吏捕治。八年，调山西，召补户部尚书。九年，调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御史柴潮生请修治直隶水利，命同直隶总督高斌勘察。议濬麋牛河；开白沟河支流，西淀亦开支河，东淀河道裁湾取直，子牙河疏河口，筑堤界，别清浑；疏凤河；濬塌河淀；引唐河入保定河；濬正定诸泉，引以溉田；并修复营田旧渠闸。是为初次应举各工。十年，署直隶总督，加太子太保。是冬，报初次工竟。复议还乡河裁湾取直，筑运蓟河西堤；挑张青口支河、新安新河；拓广利渠，望都至安肃开沟；并裁永定河兜湾。是为二次应举各工。引塌河淀涨水入蓟运河；疏天津贾家口、静海芦北口诸河；及庆云马颊河、盐山宣惠河。是为三次应举各工。又令署直隶河道总督，疏请减庆云赋额。上命减地丁十之三，著为令。十二年夏，报二、三次工竟。召还。

十三年二月，奏事养心殿，跪久致仆，遽卒。赐祭葬，谥文恪。

陈大受，字占咸，湖南祁阳人。幼沉敏，初授内则，即退习其仪。既长，家贫，躬耕山麓。同舍渔者夜出捕鱼，为候门，读书不辍。雍正十一年，成进士，选庶吉士。乾隆元年，授编修。二年，大考翰詹诸臣，日午，上御座以待。大受卷先奏，列第一，超擢侍读。五迁吏部侍郎。四年，授安徽巡抚。初视事，决疑狱，老吏骇其精敏。庐、凤、颖诸府时多盗，有司多讳匿，大受定限严缉，月获盗五十辈，得旨褒美。淮南、北游饥，发仓穀赈之。穀且尽，继以麦。又告柴江南、广东，且发

且儲。時頻歲飢民掠米麥以食，有司以盜論。哀其情，奏原六十餘人。麥熟，禁鷄麴造酒及大商囤積。又以高阜斜陂不宜稻麥。福建安溪有旱稻名番粟，不須溉灌，前總督郝玉麟得其種，教民試藝有獲。因令有司多購，分給各州縣，俾民因地種植。事聞，上諭曰：“諸凡如此留心，甚慰朕懷。”

是年，調江蘇，疏請飭糧道較定各州縣漕斛，及先冬令民搜蝻子。屢諭嘉獎，並以搜蝻子法令直隸總督高斌仿行。常州、鎮江、太倉三府州被水災，發倉治賑。江南舊多借堰圩塘，或有久廢者，被水後尤多潰敗，工鉅費重，民力不能勝。大受出官粟借之，召民興築，計時而成。於江浦繕三合、永豐、北城諸圩，於句容復郭西塘黃堰，蘇州、太倉疏劉家河，灌溉瀦泄，諸工畢舉。七年秋，黃河決古溝、石林，高、寶、興、泰、徐諸州縣罹其患，大受馳視以聞。上命截漕米協濟，大受乃命多具舟，候水至分載四出，舳舻數百里，一日而遍。丹陽運河口藉湖水灌輸，淤沙需疏濬，大受奏定六年大修，每年小修。後高宗南巡，御制反李白丁都護歌曰：“豈無疏濬方，天工在人補。輪年大小修，往來通商賈。”蓋嘉其奏定歲修法利於漕運也。

十年，有旨蠲明年天下錢糧，大受疏請核准漕項科則，曉諭周知；匯覈地丁耗羨，同漕項并完；酌定業戶減租分數，通飭遵行。得旨嘉獎。戶部議禁商人貯米，大受謂：“商人貯米，得少利即散，貯不過一歲，民且利焉。請弛禁便。”又言：“城工核減，意在節用。用省而工惡，再修且倍之。”上皆聽其言。常州俗好佛，家設靜堂，自立名教。江寧、松江、太倉漸染其習。大受疏請飭有司防禁，移佛入廟；堂內人田屋產，量為處置。上諭曰：“此等事須實力，不可欲速。不然，則所謂好事不如無也。”

十一年，加太子少保，调福建。十二年，疏言：“近海商民，例许往暹罗造船贩米。内渡时若有船无米，应倍税示罚。“部议从之。疏言：“巡台御史巡南北二路，台湾、凤山、诸罗、彰化四县具厨传犒赏，往往滥准词讼。又於额设胥役外，俾奸民注籍，恃符生事。”上命自乾隆五年起，巡台御史均下部严议。又疏言：“台湾番民生业艰难，向汉民重息称贷。子女田产，每被盘折。请拨台穀二万石分贮诸罗、彰化、淡水诸县，视凤山例接济。其不原借者听。”报可。台湾民、番杂处，土音非译不通。有奸民杀人贿通事，移坐番罪，疑之，再鞫，竟得白。或言海上有岛十四，为田万馀亩，可开垦，前政以入告。大受以岛地久在禁令，一旦开禁，聚人既多，生奸尤易。设兵弹压，为费弥甚，利不敌害，辄奏罢之。召授兵部尚书。十三年，调吏部，协办大学士、军机处行走。十四年，金川平，晋太子太傅。秋，署直隶总督。十五年，授两广总督。陛辞请训，上曰：“汝直军机处两年，万几之事，皆所目击，即朕训也。何赘辞？惟中外一心足矣。”寻命协理粤海关。两粤去京师远，吏媮民嗾，大受以猛治之，举劾不法吏，政令大行。十六年，以病乞解任，温诏慰留。未几，卒，赐祭葬，谥文肃，祀贤良祠。

大受眉目皆上起，丰髯有威。清节推海内。以微时极贫，禄不逮亲养，自奉如布衣时。子辉祖，自有传。

张允随，字覲臣，汉军镶黄旗人。祖一魁，福建邵武知府，有政绩，祀名宦。允随入赀为光禄寺典簿，迁江南宁国同知，擢云南楚雄知府。雍正元年，调广南。丁母忧，总督鄂尔泰等请留司铜厂。二年，授曲靖知府，擢粮储道。鄂尔泰复荐可大任，上召入见。五年，擢按察使。未几，迁布政使。云南产铜供铸钱，宝源、宝泉二局需铜急，责委员领帑采洋铜，洋铜不

时至。允随综铜厂事，察知旧厂产尚富，增其值。民乐于开采，旧厂复盛。又开大龙、汤丹诸新厂，岁得铜八九百万斤供用。乃停采洋铜，国帑省，官累亦除。八年，调贵州。未几，授云南巡抚。允随官云南久，熟知郡国利病，山川险要，苗、夷情状。十一年，思茅土酋刁兴国纠徼外苦葱蛮等为乱，蔓延数州县。允随与总督高其倬遣兵讨之，思茅围解。乱苗遁攸乐，知县章纶以事诣会城，至螞蟀村，遇寇死。允随趣兵进，擒兴国。馀众走临安，复击破之。允随疏以镇沅、思乐府县皆新改土为流，请立学，设教职，定学额。又疏以云南各府州或兵少米多，请以额徵秋米石折银一两；或兵多米少，请以额徵条银两收米一石。十二年，疏请於广西府开炉鼓铸。皆下部议行。十三年，疏报蒙化垦田二十六顷有奇。

乾隆二年，署云南总督。疏言：“云南水利与他省不同，水自山出，势若建瓴。大率水高田低，自上而下，当濬沟渠，使盘旋曲折，承以木视、石槽，引使溉田。偶有田高水低，则宜车戽。又或雨后水急，则宜塘蓄。低道小港水阻恐傍溢，则宜疏水口使得暢流。山多沙碛，水发嫌迅激，则宜筑堤埝，俾护田亩。臣令有司勘修，工小，令於农隙按田出夫，督率兴作；工稍大者，出夫外，应需工料，令集士民公议需费多寡。有田用水者，按田定银数，借库帑兴工。工毕，分年还款。工大非民力能胜，详情覆勘，以官庄变价，留充工费。”报闻。

三年，请停铸钱运京。是冬，入觐。四年，正岁，上宴廷臣，赋柏梁体诗，允随与焉。五年，疏言：“云南盐不敷民食，安宁得洪源井，试煎，年获二十一万馀斤。丽江得老姆井，试煎，年获十八万馀斤。分地行销，定为年额。”上奖为有益之事。署贵州总督。六年，广东妖民黄顺等遁匿贵州境，有司捕得奏闻。上谕曰：“汝不以五日京兆自居，尽心治事可嘉。”

复署云南总督。兵部议各省有增设兵额，量加裁减。允随奏：“云南昭通、普洱二镇有增设兵额，地处边要，未可裁减。惟有通覈合省标、镇、营、协，按额均减，分计则兵裁无几，合计则饷省已多。标、镇、营、协应裁兵一千一百六十，先裁馀丁四百四十八。馀俟缺出停补。”从之。允随请濬金沙江，上命都统新柱、四川总督尹继善会勘。疏言：“金沙江发源西域，入云南，经丽江、鹤庆、永北、姚安、武定、东川、昭通七府，至叙州入川江。东川府以下，南岸隶云南，北岸隶四川。营汛分布，田庐相望。至大井坝以上，南岸尚有田庐，北岸皆高山。山后沙马、阿都两土司地，从前舟楫所不至。自乌蒙改流设镇，云南兵米，每岁余自四川，皆自叙州新开滩至永嘉黄草坪五百八十里，溯流而上。更上自黄草坪至金沙厂六十里，商舶往来。臣等相度，内有大汉漕、凹崖、三腔、锣锅耳诸滩险恶，应行修理。更上自金沙厂至濫田坝二百二十七里，十二滩，濫田坝最险，次则小溜筒。臣等相度开凿子河。更上自双佛滩至蜈蚣岭，十五滩相接，石巨工艰。臣等令改修陆路，以避其险。云南地处极边，民无盖藏，设遇水旱，米价增昂。今开通川道，有备无患。”上谕曰：“既可开通，妥协为之，以成此善举。”允随主办其役，计程千三百馀里，费帑十馀万，经年而工成。

八年，疏言：“大理洱海发源鹤庆沘沮河，至大理，合苍山十八溪，汇而成海。下自波罗甸出天生桥，趋澜沧江。海袤百二十里，广二十馀里；而天生桥海口宽不及丈，每致倒流，淹浸滨海民田。臣饬将海口疏治宽深，自波罗甸下达天生桥，分段开濬，叠石为堤，外栽茨柳，为近水州县祛漫溢之患。海口涸出田万馀亩，令附近居民承垦，即责垦户五年一大修，按田出夫，合力疏濬。”授云南总督，兼管巡抚。九年，疏报东

川阿坝租得铜矿，试煎，月得铜四万馀斤。十年，加太子少保。

十二年，授云贵总督。疏言：“苗、僮种类虽殊，皆具人心。如果抚驭得宜，自不至激成事变。臣严饬苗疆文武，毋许私收滥派，并禁胥役滋扰。至苗民为乱，往往由汉奸勾结。臣饬有司稽察捕治。”又疏言：“贵州思州诸府与湖南相接，今有辰、沅饥民百馀入贵州境采蕨而食。臣已饬贵州布政使、粮驿道以公使银赈济。如有续至，一体散给安置。”诸疏上，并嘉奖。十五年，入觐，授东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加太子太保。十六年，卒，赐祭葬，谥文和。

陈宏谋，字汝咨，广西临桂人。为诸生，即留心时事，闻有邸报至，必借观之。自题座右，谓“必为世上不可少之人，为世人不能作之事。”雍正元年恩科，世所谓春乡秋会。宏谋举乡试第一，成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四年，授吏部郎中。七年，考选浙江道御史，仍兼郎中。监生旧有考职，多以人代。世宗知其弊，令自首，而州县吏藉察访为民扰。宏谋疏请禁将来，宽既往。召见，徵诘再三，申论甚晰，乃允其奏，以是知其能。授扬州知府，仍带御史衔，得便宜奏事。丁父忧，上官留之，辞，不许。迁江南驿盐道，仍带御史衔，摄安徽布政使。又丁母忧，命留任，因乞假归葬。

十一年，擢云南布政使。初，广西巡抚金鉞奏令废员垦田报部，以额税抵银得复官，报垦三十馀万亩。宏谋奏言：“此曹急於复官，止就各州县求有馀熟田，量给工本，即作新垦。田不增而赋日重，民甚病之，请罢前例。”上命云南广西总督尹继善察实，尹继善请将虚垦地亩冒领工本覈实追缴。乾隆元年，部议再敕两广总督鄂弥达会鉞详勘。宏谋劾鉞欺公累民，开捐报垦不下二十馀万亩，实未垦成一亩，请尽数豁除。时鉞内迁刑部侍郎，具疏辨。上命鄂弥达会巡抚杨超曾确勘。二年，

宏谋复密疏极论其事。高宗责“宏谋不待议覆，又为是读奏。粤人屡陈粤事，恐启乡绅挟持朝议之渐”。交部议，降调。寻鄂弥达等会奏，报垦田亩多不实，请分别减豁。銜下下降黜有差。

三年，授宏谋直隶天津道。五年，迁江苏按察使。六年，迁江宁布政使，甫到官，擢甘肃巡抚，未行，调江西。九年，调陕西。十一年，复调回江西。寻又调湖北。十二年，川陕总督庆复劾宏谋在陕西爱憎任情，好自作聪明，不持政体。部议夺官，上命留任。未几，复调陕西。上谕曰：“此汝驾轻就熟之地，当秉公持重，毋立异，毋沽名。能去此结习，尚可造就也。”署陕甘总督。十五年，加兵部侍郎。其冬，河决阳武。调河南巡抚。十七年，调福建。十九年，复调陕西。二十年，调甘肃。再调湖南，疏劾布政使杨灏侵扣穀价。上嘉其不瞻徇，论灏罪如律。二十一年，又调陕西。

二十二年，调江苏。入觐，上询及各省水灾，奏言皆因上游为众水所汇，而下游无所归宿，当通局筹办。上以所言中肯綮，命自河南赴江苏循途察勘。十二月，迁两广总督，谕曰：“宏谋籍广西，但久任封疆，朕所深信。且总督节制两省，专驻广东，不必回避。”二十三年，命以总督衔仍管江苏巡抚，加太子少傅。二十四年，坐督两广时请增拨盐商帑本，上责：“宏谋市恩沽名，痼习未改”。下部议夺官，命仍留任。又以督属捕蝗不力，夺总督衔，仍留巡抚任。二十六年，又以失察浒墅关侵渔舞弊，议罢任，诏原之，谕责“宏谋模棱之习，一成不变”。调抚湖南。二十八年，迁兵部尚书，署湖广总督，仍兼巡抚。召入京，授吏部尚书，加太子太保。

宏谋外任三十馀年，历行省十有二，历任二十有一。莅官无久暂，必究人心风俗之得失，及民间利病当兴革者，分条钩

考，次第举行。诸州县村庄河道，绘图悬於壁，环复审视，兴作皆就理。察吏甚严，然所劾必择其尤不肖者一二人，使足休众而止。学以不欺为本，与人言政，辄引之於学，谓：“仕即学也，尽吾心焉而已。”故所施各当，人咸安之。

在扬州值水灾，奏请遣送饥民回籍，官给口粮，得补入赈册，报可。盐政令准商於税额外岁输银助国用，自雍正元年始，积数千万，率以空数报部。及部檄移取，始追徵，实阴亏正课，宏谋奏停之。

在云南，方用兵傜夷，运粮苦道远，改转搬递运，民便之。增铜厂工本，听民得鬻馀铜，民争趋之。更凿新矿，铜日盛，遂罢购洋铜。立义学七百馀所，令苗民得就学，教之书。刻孝经、小学及所辑纲鉴、大学衍义，分布各属。其后边人及苗民多能读书取科第，宏谋之教也。

在天津，屡乘小舟咨访水利，得放淤法，水涨挟沙行，导之从堤左入、是右出。如是者数四，沙沉土高，沧、景诸州悉成沃壤。按察江苏，设弭盗之法，重诬良之令，严禁淹亲柩及火葬者。

在江西，岁饥，告余於湖广。发帑缮城垣，筑堰埭，修圩堤闸坝，以工代赈。南昌城南罗丝港为赣水所趋，善冲突，建石堤捍之。左蠡硃矶当众水之冲，亦筑堤百丈，水患以平。又以钱贵，奏请俟云南铜解京过九江，留五十五万五千斤，开炉鼓铸；并以旧设炉六，请增炉四：诏并许之。又以仓储多亏缺，请令民捐监，於本省收穀，以一年为限。限满，上命再收一年。又以民俗尚气好讦讼，请令各道按行所属州县，察有司，自理词讼，毋使延阁滋累。上命实力督率，毋徒为具文。

在陕西，募江、浙善育蚕者导民蚕，久之利渐著。高原恆苦旱，劝民种山薯及杂树，凿井二万八千有奇，造水车，教民

用以灌溉。陕西无水道，惟商州龙驹寨通汉江，滩险仅行小舟。宏谋令疏凿，行旅便之。又以陕西各属常平仓多空廩，亦令以捐监纳穀。并请开炉铸钱，如江西例。户部拨运洋铜，铸罄，采云南铜应用，钱价以平。请修文、武、成、康四王及周公、太公陵墓，即以陵墓外馀地召租得息，岁葺治。皆下部议行。

在河南，请修太行堤。又以归德地洼下，议疏商丘丰乐河、古宋河，夏邑响河，永城巴沟河，民力不胜，请发帑濬治。

既至福建，岁歉米贵，内地仰食台湾，而商船载米有定额，奏弛其禁以便民。又疏言福建民器竞多讼，立限月为稽覈，以已未结案件多寡，课州县吏勤惰。又言福建地狭民稠，多出海为商，年久例不准回籍。请令察实内地良民或已死而妻妾子女原还里者，不论年例，许其回籍，从之。

在湖南，禁洞庭滨湖民壅水为田，以宽湖流，使水不为患，岁大熟。江南灾，奏运仓穀二十万石济之，仍买民穀还仓。

再至陕西，闻甘肃军需缺钱，拨局钱二百万贯济饷，上嘉其得大臣任事体。疏请兴关外水利，濬赤金、靖逆、柳沟、安西、沙州诸地泉源，上命后政议行。又以准噶尔既内附，请定互市地，以茶易马充军用，诏从之。

其治南河，大要因其故道，开通淤浅，俾暢流入海。督民治沟洫，引水由支达幹，时其蓄泄。徐、海诸州多弃地，遇雨辄淫溢，课民开沟，即以土筑圩，多设涵洞为旱潦备；低地则令种芦苇，薄其赋。其在江苏，尤专意水利，疏丁家沟，展金湾坝，濬徐六泾白茆口，泄太湖水，筑崇明土塘御海潮，开各属城河。又疏言：“苏州向设普济、育婴、广仁、锡类诸堂，收养茆独老病，并及弃婴。请将通州、崇明滨海淤滩，除附近民业著听升科，馀拨入堂。又通州、崇明界新涨玉心洲，两地民互争，请并拨入，以息争竞。”上谕曰：“不但一举而数善

备，汝亦因此得名也。”

及督湖广，疏言：“洞庭湖滨居民多筑围垦田，与水争地，请多掘水口，使私围尽成废壤，自不敢再筑。”上谕曰：“宏谋此举，不为煦妪小惠，得封疆之体。”

逮入长吏部，疏言：“文武官弁，均有捕盗之责。乃州县捕役，平时豢盗，营兵捕得，就讞时任其狡展，或且为之开脱。嗣后应令原获营员会讯。”上嘉其所见切中事理。又疏言：“河工办料，应令管河各道亲验加结。失事例应文武分偿，而参游例不及，应酌改画一。”下河督议行。又言：“匿名揭帖，循例当抵罪，所告款内有无虚实，仍应按治。则宵小不得逞奸，有司亦知所警。”上亦韪之。

二十九年，命协办大学士。三十二年，授东阁大学士，兼工部尚书。三十四年，以病请告，迭谕慰留。三十六年春，病甚，允致仕，加太子太傅，食俸如故。赐御用冠服，命其孙刑部主事兰森侍归。诏所经处有司在二十里内料理护行。上东巡，覬天津行在，赐诗宠其行。六月，行至兖州韩庄，卒於舟次，年七十六。命祀贤良祠，赐祭葬，谥文恭。

宏谋早岁刻苦自励，治宋五子之学，宗薛瑄、高攀龙，内行修饬。及入仕，本所学以为设施。莅政必计久远，规模宏大，措置审详。尝言：“是非度之於己，毁誉听之於人，得失安之於数。”辑古今嘉言懿行，为五种遗规，尚名教，厚风俗，亲切而详备。奏疏文檄，亦多为世所诵。曾孙继昌，字莲史。嘉庆二十四年乡试，二十五年会试、廷试，俱第一，授修撰。历官至江西布政使。

论曰：乾隆间论疆吏之贤者，尹继善与陈宏谋其最也。尹继善宽和敏达，临事恆若有馀；宏谋劳心焦思，不遑夙夜，而民感之则同。宏谋学尤醇，所至惓惓民生风俗，古所谓大儒之

效也。於义督军储、策水利，皆秩秩有条理。大受刚正，属吏惮之若神明，然论政重大体，非苟为苛察者比。允随镇南疆久，泽民之尤大者，航金沙江障洱海，去后民思，与江南之怀尹继善、陈宏谋略相等，懿哉！

列传九十五

那苏图 杨超曾 徐士林 邵基 王师 尹会一 王恕
方显 子桂 冯光裕 杨锡绂 潘思集 胡宝琮

那苏图，戴佳氏，字羲文，满洲镶黄旗人。康熙五十年，袭拖沙喇哈番世职，授蓝翎侍卫。雍正初，四迁兵部侍郎。四年，出为黑龙江将军。八年，调奉天将军。乾隆元年，擢兵部尚书。二年，调刑部，授两江总督。协办吏部尚书顾琮请江浙沿海设塘堡，复卫所，下督抚详议。三年，那苏图奏：“明沿海卫、所武事废弛，我朝裁卫改营，江南有金山、柘林、青村、南汇、川沙、吴淞、刘河诸营，提督驻松江控制。崇明、狼山二镇对峙海口，塘汛声势连络，无庸复设卫、所。濒海砲台，应改建者一，华亭滟缺墩；应增建者二：柘林南门，福山挑山嘴；应移建者一，吴淞王家嘴；应修者一，刘河北七丫口。“ 并请改旧制，撤墙设垛，置木盖，留贮药之屋；并请城茜泾，设兵崇明西南二条监河、顾四房沟、堂沙头港诸地。下部议行。江南旱，上命拨福建仓穀三十万石治赈。那苏图奏言：“江、广诸省买米，次第运至，无灾州县，本年漕粮全数截留，两江不患无米。福建海疆重地，且不产米，请留十万石分拨灾区，以二十万石运还福建。”上嘉其得封疆大臣之度。四年，诏免两江地丁钱粮。奏言：“向例蠲免不分贫富，但富户遇歉，未伤元气；贫民素乏盖藏，多免一分，即受一分之惠。请以各州县实徵册为据，额根五钱以下者全蠲，五钱以上者酌量蠲免，

五两以上者无庸议蠲。”上谕曰：“卿能如此酌议，如此担当，诚为可嘉。古人云‘有治人无治法’，当访察胥役，毋令因事扰民，则全美矣。”以忧去。

五年，授刑部尚书。旋出署湖广总督。六年，调两江。七年，调闽浙。疏裁闽省盐场浮费，场员受年节规礼，以不枉法赃论罪。八年，疏言：“温、台二洋，渔船汛兵，向有陋规。总督李卫奏改涂税，稽曾筠又请减半徵收。渔船出洋，海关徵樑头税，有司徵渔课，不当复加涂税。”命永远革除。九年，疏言：“台湾孤悬海外，漳、泉、潮、惠流民聚居，巡台御史熊学鹏议令开荒。臣思旷土久封，遽行召垦，恐匪徒滋事，已令中止。”报闻。

旋调两广。十年，条奏：“两广盐政，请以商欠盐价羨馀分年带徵。商已承替，令承替者偿；官或侵渔，令侵渔者偿。埠商占引地，逋成本，斥逐另募。盐课外加二五加一，并属私派，悉行禁革。”又调直隶。十一年，条奏八旗屯田章程。十二年，上东巡，那苏图从至通州，赉白金万。条奏稽察山海关诸事，并如所奏议行。加太子少傅。十三年，加太子太保，授领侍卫内大臣，仍留总督任。那苏图请赴金川军前佐班第治事，上不许。十四年，命暂署河道总督。卒，赐祭葬，谥恪勤。

杨超曾，字孟班，湖南武陵人。康熙五十四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雍正四年，直南书房。时湖南北南分闈，命充湖北乡试考官。旋督陕西学政，再迁左庶子。六年，疏陈：“镇安、山阳、商南、平利、紫阳、石泉、白河诸县士风衰落，西安、汉中各属冒考，号为寄籍，诸弊丛生。请就本籍量取，宁缺无滥。并改寄籍者归本籍，廩增俱作附生。”议行。调顺天学政。迁侍读学士。九年，擢奉天府尹。疏言：“奉天各属科派多於正供，造册有费，考试有费，修廨宇、治保甲有费。

长官取之州县，州县取之民间，衙蠹里胥，指一派十，婴害尤剧。已严檄所属檄鑿石禁。”上韪之，下其奏永为例。十年，疏言：“秋收稍歉，明春米穀势必腾贵，请停商运。”下部议行。十一年，疏言：“州县所收加一耗羨，自锦州、宁远外，俱留充州县养廉。府尹以下养廉，以中江等税羨支給。”部议即以是年始，著为令。内务府准御史八十条奏，增锦州庄头百户拨民种退圈地亩。超曾奏：“地给民种，立业已久。今增庄头百户，户给六百五十晌，晌六亩，都计三十九万亩。民间万户，无地可耕，一时断难安辑。且正值春耕，清丈动需时日，旧户新庄俱不能播种，本年赋必两悬。请缓俟秋收查丈。”事遂寢。迁仓场侍郎。十二年，擢刑部额外侍郎，仍督仓场如故。旋授刑部侍郎。

乾隆元年，署广西巡抚，二年，实授。疏请豁除桂林等府县各墟及贺县花麻地租杂税。初，巡抚金鉞奏令废员官生垦荒报捐，有司因以为利，搜民间有馀熟田，量给工本，即作新垦。云南布政使陈宏谋疏陈其弊，下总督鄂弥达及超曾覈覆。会疏陈捐垦不实田亩、应减应豁及官生短给工本诸事，上命豁加赋虚田凡数万亩，鉞及布政使张钺皆夺官。三年，召授兵部尚书。

五年夏，署两江总督。秋，授吏部尚书，仍署总督。疏劾江西巡抚岳濬及知府董文伟、刘永锡徇情纳贿，遣侍郎阿里衮会江南河道总督高斌按治，濬等坐谴。六年，疏请裁太通道、扬州盐务道，以通州隶常镇道辖，馀如旧，可其奏。兼署安徽巡抚。秋，大风雨，滨江、海诸州县皆被水。超曾令先以本州县所存银米抚恤，并发司库银八万、未被水诸州县仓米十万，赈上江各州县；又发司库银十万、各县穀百馀万，赈下江各州县。疏入，上谕曰：“料理赈恤，颇为得宜。当以至诚恻怛为之，庶可稍救灾黎也。”通州盐河亦以水发辍工，督治水利大

理寺卿汪灏、副都御史德尔敏令开唐家闸泄水。民虑淹及麦田，纷集欲罢市。侍郎杨嗣璟疏劾，命超曾按其事。超曾奏：“民无挟制阻挠情状，似可无事深究。”上从之。复疏荐江苏巡抚徐士林处己俭约，安徽巡抚陈大受虚中无滞，江西巡抚包括性情和平，惟吏玩民刁，鲜所整顿。上谕曰：“此至当至公之论，与朕见同也。”寻内召视部事，以父忧归，籍丧次。病作，七年，卒，赐祭葬，谥文敏。

徐士林，字式儒，山东文登人。父农也，士林幼闻邻塾读书声，慕之，跪母前曰：“原送儿入塾。”乃奋志励学。康熙五十二年，成进士，授内阁中书。再迁礼部员外郎。雍正五年，授江南安庆知府。十年，擢江苏按察使。坐在安庆失察私铸，左迁福建汀漳道。漳州俗好斗，杀人，捕之，辄聚众据山拒。或请用兵，士林不可。命壮丁分扼要隘，三日，度其食且尽，遣人深入，好语曰：“垂手出山者免！”如其言，果逐队出。伏其仇於旁，仇举为首者，擒以徇，众惊散。自此捕杀人者，无敢据山拒。

乾隆元年，迁河南布政使。以父病乞归侍，旋居父丧。命署江苏布政使，士林以母病、父未葬，辞。四年，命以布政使护江苏巡抚，复奏母病笃不能行。是年夏，诣京师，高宗召对，问：“道所经山东、直隶，麦收若何？”曰：“旱且萎。”问：“得雨如何？”曰：“虽雨无益。”问：“何以用人？”曰：“工献纳者，虽敏非才；昧是非者，虽廉实蠹。”上深然之。真除江苏布政使。五年，湖广遣山东流民还里，道经江南，恃其众扰民。士林疏言：“真确灾民，或有田可耕，或无田而佃，素皆力穡。时值春融，自当资送复业。至若游惰无业，漂泊日久，彼固非能耕之人，亦不尽被灾之民，应请停资送。或谓无籍穷民，恐流而为匪，终年搜查递送不得休。臣未闻不为匪於

本籍，独为匪於邻封者；亦未闻真为匪者递回本籍，即能务本力田而不复潜至邻封者也。安分则抚之，犯法则惩之，在地方官处置得宜而已。”上是其言，下九卿议行。

秋，授江苏巡抚。湖北巡抚崔纪以湖广食淮盐，自雍正元年定值，递年加增，为民累，疏请核减，命士林会盐政准泰核议。士林奏：“盐为民食所资，贵固累民，贱亦累商。今确核成本，每引贱价以五两三钱馀为率，贵价以五两七钱馀为率。商人计子母，若令按本出售，恐商力日绌，转运不前，民亦所未便。请每引酌给馀息二三钱。”疏下户部议，成本如所定，至馀息已在成本内，无庸酌给。士林奏：“商人牟利，运盐不时至，市值即因之而长。盐政三保原议每引贱至六两三钱馀，贵至六两五钱馀，是实有馀息。今臣所议已将馀息减除，仅加息二三钱。计售於民，每斤增不过以毫计，利已至薄。祇以商本饶裕，常年通算，积少成多。今不给馀息，商情必生退阻。倘汉口运盐不继，恐淮商困而楚民亦病也。”上特从之。是岁徐、海水灾，士林疏请治赈。六年春，复疏请酌借贫民穀麦。沛县灾最重，请发籓库馀平银余米续赈。别疏言：“江苏社穀积贮无多，去年秋成，惟徐、海被灾，馀俱丰稔。臣饬诸州县劝捐十馀万石，仍戒勿强派，勿限数，勿差役滋扰。”上深嘉之。寻以病请告，温旨慰留，遣医诊视。又疏言：“淮北被水，二麦无收，急宜抚恤。臣不敢泥成例，已先饬发库帑赈济，俟察实成灾分数具题。”上谕曰：“如此料理，甚副朕视民如伤之念。”

及秋，病益甚，疏请乞假，且言：“母年八十三，未能迎养，睽违两载，寝食靡宁。”上允之。行至淮安，卒。遗疏入，上谕曰：“士林忠孝性成，以母老远离，不受妻孥之养，鞠躬尽瘁，遂致沉痾。及得假后，力疾旋里，以图侍母。临终无一

语及私，劝朕以忧盛危明之心为长治久安之计。此等良臣，方资倚任。乃今溘逝，朕实切切含悲不能自己者也！”命祀京师贤良祠，赐祭葬。遗疏言：“故父之淮，母鞠氏，孝养祖父母，侍病二十馀年，历久不懈。恳赐表扬。”命予旌如例。

士林善治狱。为巡抚，守令来谒，辄具狱命拟判，每诫之曰：“深文伤和，姑息养奸。夫律例犹本草，其情事万端，如病者之经络虚实，不善用药者杀人，不善用律者亦如之。”凡讞定必先摘大略牌示，始发缮文册，吏不得因缘为奸。日治官文书，至夜坐白木榻，一灯荧然，手批目览，虽除夕、元辰弗辍。爱民忧国，惟日不足。江南民尤德之。九年，请祀苏州名宦祠。鄞县邵基、临汾王师与士林先后抚江苏，有清名。

基，字学陟。康熙六十年进士，改庶吉士。雍正三年，授编修。考选福建道御史。巡中城，止司坊官馈遗商市月椿钱，釐积案，奸宄惕息。巡直隶顺德、大名、广平三府，以廉勤饬使事。迁户科给事中，命在上书房行走。四迁国子监祭酒，立教术五条，勉生徒以正学。历右通政、左佾都御史，并仍兼祭酒。十二年，迁右副都御史，擢吏部侍郎。疏言：“强梗属员，以上官将予参劾，辄先发制人。往往参本未到，揭帖已至。质讯虚诬，按律治罪，上官已被其累。请嗣后上官恃势，属员受屈，仍许直揭部科；其有诬揭者，於本罪外加重科断。”议行。寻兼翰林院掌院学士。

乾隆元年，充博学鸿词阅卷官。出为江苏巡抚。二年，疏言：“江苏各属，江、海交错，全资水利。运道、官河及湖海钜工，自当发帑官修。其支河汊港，蓄水灌田，向皆民力疏濬。近悉请官帑，似非执中无弊。请将运河及江、河、湖、海专资通泄之处，仍发库帑估修；其馀河港圩岸，令有司劝民以时疏濬修筑，庶公私两益。”下部议，从之。时以治赈收捐，基疏

争，略言：“天下传皇上新政，首罢捐例。今为乐善好施之例，是开捐而巧更其名也。周官荒政十二，未闻乞灵于货郎。”上命停止，户部持不可，卒行之。上以基题补按察使戴永椿，知府王乔林、石杰皆同乡，道员李梅宾、卢见曾皆同年，不知避嫌，严旨诘责。基旋卒。子铎，官检讨，早卒。孙洪，赐举人，官至礼部侍郎，亦有清名。

师，字贞甫。雍正八年进士，以知县发直隶。十一年，授元城知县。王胜疃芜田数百亩，岁有徵，请除其累。导民树蓺，沙壤成沃，岁稔不待请而赈。调清苑，迁冀州知州。州民被诬为杀人，已定讞，民所聘女誓同死。廉得实，覆鞫，雪其枉，俾完娶。累迁清河道，从大学士高斌等规画直隶水利，周历保定、河间、天津、正定诸地，所擘画多被采用。擢直隶按察使。乾隆十一年，迁浙江布政使，调江苏，巡抚安宁劾，解任。又以按察使任内失察邪教，降补天津道。再授浙江布政使。十五年，擢江苏巡抚，免沛县昭阳湖淹地老荒麻地徵课。寻卒。子亶望，自有传。

尹会一，字元孚，直隶博野人。雍正二年进士，分工部学习，授主事，迁员外郎。五年，出为襄阳知府。汉水暴涨，坏护城石堤。会一督修建，分植巡功，民忘其劳。创八蜡庙，表诸葛亮所居山，复为茅庐其上。署荆州，石首饥民聚众，扬言将劫仓穀。会一单骑往谕，系其强悍者，发仓穀次第散予之，众悦服。九年，调江南扬州知府，濬新旧城市河通舟楫，濬城西蜀冈下河灌田畴。十一年，迁两淮盐运使。新安定书院，士兴於学。高宗即位，就加佾都御史衔，擢两淮盐政。

乾隆二年，入觐，命署广东巡抚，以母老辞。调署河南巡抚。河南方闵雨，疏请缓徵，并发仓平糶，不拘存七糶三旧例，视缓急为多寡，上从之。寻疏言：“力田贵乘天时。河南民时

宜播种，尚未举耜；时宜耘耔，始行播种。臣拟分析种植先后，刊谕老农，督率劝勉。如工本不敷，许借仓穀，秋后补还。北方地阔，一夫所耕，自七八十亩至百馀亩，力散工薄。臣劝谕田主，授田以三十亩为率。分多种之田给无田之人，则游民亦少。河南多咸硷沙地，犁去三尺，则咸少而润泽。臣责成乡保就隙地植所宜木，则地无旷土。河南产木棉，而商贾贩於江南，民家有机杼者百不得一。拟动公项制造给领。广劝妇女，互相仿效。”上谕之曰：“酌量而行，不可欲速，不可终怠。若民不乐从，尤不可绳以法也。”旋命实授。三年，上以河南岁稔，敕筹备仓穀。会一疏言：“河南岁丰，直隶、江南岁歉，商贩纷集，米价日昂。臣飭有司，本地价高，於邻县买补；邻县价高，报明不敷银，在各属盈馀款内均拨。河南民食麦为上，高粱、荞麦、豆次之。臣并令参酌余贮，来春先俟赈借。”上嘉之。

四年，黄河、沁水共涨，濒河四十七州县成灾。会一定賑恤规条十六，无食者予一月之粮，无居者予葺屋之资，缓徵减赉，留漕运贷仓米，米不足，移他郡之粟助之，富民周济；并假馀屋以栖贫窶，建棚舍，安流亡，免米税，兴工代賑，种蔓菁助民食，助耔种，施药饵，延诸生稽察；又令离乡求食者，有司随在廩给，开以作业，俟改岁东作资送还乡。御史宫焕文劾会一本年报盗百六十馀案，秋审招册驳改至三十馀案，疲玩贻误，上以会一忠厚谨慎，非有心误公，召授左副都御史。疏陈：“人主一言，天下属耳目。今方甄别年老不胜任之员，而饶州知府张锺以年老改部属，旬日间前后顿殊，群下无所法守。”上嘉纳之。

会一母年七十馀，疏请终养。上知会一孝母，母李先以节孝旌，有贤名，赐诗褒之。会一在官有善政，必归美於母。家

居设义仓，置义田，兴义学，谓皆出母意。母卒，会一年已逾五十，居丧一遵古礼。十一年，服阕，召授工部侍郎，督江苏学政。

十二年，上敕各省学政按试时，以御纂四经取与旧说别异处发问，答不失指者，童入学，生补廩。会一请令生童册报考试经解，别期发问，不在册报者，不概补经解。下部议行。会一以江南文胜，风以质行。尝谒东林道南祠，刻小学颁示士子。处士是镜庐墓隐舜山，亲访之，荐於朝。侍郎方苞屏居清凉山，徒步造访，执弟子礼。校文详慎，士林悦服。十三年，转吏部，仍留学政任。力疾按试，至松江，卒。遗疏请任贤纳谏。巡抚雅尔哈善奏准入名宦祠。

子嘉铨，自举人授刑部主事，再迁郎中。授山东济东道，再仙甘肃布政使。改大理寺卿，休致。乾隆四十六年，上巡幸保定，嘉铨遣其子赉奏，为会一乞谥；又请以汤斌、范文程、李光地、顾八代、张伯行及会一从祀孔子庙。上责其谬妄，逮至京师亲鞫之，坐极刑，改绞死。上以嘉铨自著年谱，载与刑部签商缓决，并称大学士为“相国”，又编本朝名臣言行录，屡降旨深斥之。

王恕，字中安，四川铜梁人。康熙六十年进士，改庶吉士。雍正元年，吏部以员外郎缺员，请以庶吉士拣补，恕与焉。旋自员外郎迁郎中。考选广西道御史。转兵科给事中。出为江南江安粮道，再迁广东布政使。乾隆五年，署福建巡抚。上谕之曰：“勉力务实，勿粉饰外观。封疆大吏不可徒自立无过之地，遂谓可保禄全身也。”旋奏：“臣到任数月，官方民俗，积储兵防，已得其大略。漳、泉素刁悍，已严谕有司勤为听断，力行整刷。民俗尚华靡，督臣德沛以俭朴化民，臣更当倡导为助。合省常平仓穀，至四年岁终，共存一百三十四万，又收捐监穀

十五万，委道府切实察覈。”报闻。六年，奏言：“台湾各县最称难治。於繁缺知县内拣选调补，多以处分被驳。请嗣后调台官员，虽有经徵承追各案，准予题调。”上谕曰：“用此定例则不可，随本奏请则可。”又奏：“各乡社穀向俱借存寺庙，请於四乡村镇適中处分建仓房，工费即以社穀拨充，俟将来续收补项。”又奏免崇安无田浮赋一千二百五十一顷，及闽县加徵无著学租。又奏：“福建多山田，零星合计成亩。嗣后民间开垦不及一亩，与虽及一亩而地角山头不相毗连者，免其升科。”均从之。实授巡抚。

江苏布政使安凝条奏赈务，上发各督抚察阅。恕疏言：“救灾之法有三：曰赈，曰赙，曰借。此三者，实心办理则益民，奉行不善则害政。以赈而论，地方有司於仓猝查报时，分极贫、次贫。一有差等，便启弊端。里甲於此酬恩怨，胥役於此得上下，而民之冀幸而生觖望者，更不待言。盖贫富易辨，极次难分。如以有田为次贫，无田为极贫，一遇旱涝，颗粒皆无，有田与无田等也。如以有家为次贫，无家为极贫，则无从得食，相忍守饥，完聚与茆独同也。与其仓猝分别开争竞之门，莫如一视同仁绝觊觎之望。臣愚以为初赈似应一律散给，加赈再行分别，庶杜争端。以赙而论，定例石减时价一钱，俾小民升斗易求，牙商居奇无望，诚接济良法。乃有司每多请过减，倘轻听准行，势必希图多赙，规利者云集喧嚣。且米价太贱，商贩不前。臣请嗣后平赙，仍照定例斟酌办理，使灾民实沾升斗之惠，而棍徒囤户难行冒滥之奸。以借而论，动公家之银，为百姓谋有无、通匱乏，此周官恤贫遗法也。然使办理未协，则官民交累。假如荒年田土无力耕种，有司借给籽种，犹可穫时即偿。若告贷银米以给口食，则必计其能还而后与之，狡黠之流遂谓官有偏私，不免造谤生事。有司不得已略为变通，而无力

还官，差拘徵比，民无安息。是始则借不能遍，因争鬩而被刑；继则还不能清，迫追呼而更困。名为利民，实为病民。且年久不清，蒙恩豁免，帑项终归无著。臣以为与其借而无偿，莫如赈而不借。此皆当先事而熟筹者也。”报闻。旋以官按察使时删改囚供，下吏部，召诣京师。上以恕居官贤否询闽浙总督策楞，又命新任巡抚刘於义考察。策楞言“恕操守廉洁，老成持重，惟识力不能坚定”；於义亦言“恕廉洁，百姓俱称安静和平，绝无扰累。惟不能振作”。上谓两奏皆至公之论。寻补浙江布政使。旋卒。

恕治事不苟。初授湖北粮道，押运赴淮，以船户挟私盐，自请总督纠劾。任江安粮道，整饬漕务尤有声。充福建乡试监临，武生邱鹏飞以五经举第一，士论不平，奏请覆试。寻察出实使其弟代作，吏议降调，上特宽之。

子汝璧，字镇之。乾隆三十一年进士，授吏部主事。累迁郎中。出为直隶顺德知府，调保定。因承审建昌盗马十未亲鞫，夺官戍军台。寻准赎罪，降授同知，署直隶宣化府同知。累擢大名道。嘉庆四年，擢山东按察使。五年，迁江苏布政使。六年，护理巡抚。旋授安徽巡抚。七年，请增设颍州督捕同知。湖广总督吴熊光等奏湖广需兵米，请於安徽余十万石。上以安徽方缺雨，令酌量。汝璧奏：“湖广军需事要，当如数拨运。请视嘉庆二年例，先运六万石。”如所请。寻奏太湖续报成灾，请缓徵，并劾府县勘报迟延。上以督抚查办灾赈，於奏报后续行查出灾区，往往回护属吏，将小民疾苦置之不问。汝璧独据实参奏，因深嘉之。八年，召授内阁学士，擢礼部侍郎。旋复授安徽巡抚。九年，召授兵部侍郎，调刑部。因病，请解任。十一年，卒。

汝璧兄汝嘉，后汝璧六年成进士，官检讨。

方显，字周谟，湖南巴陵人。自岁贡生授湘乡教谕，稍迁广西恭城知县。雍正四年，诏诸行省举贤能吏，布政使黄叔琬以显应，超擢贵州镇远知府。值岁饥，捐俸煮粥食饥民，民颂之。总督鄂尔泰议开苗疆，改土归流，云南东川、乌蒙、镇雄诸土府既内属，贵州苗未服。贵州苗大者，南曰古州、曰八寨，西南曰丹江，东北曰九股、曰清水江。九股、清水江界镇远，丹江界凯里，八寨界都匀，古州界黎平，参错万山中，地方三千里，众数十万，恆出剽掠。鄂尔泰召显问状，显力言宜如云南例改土归流。问剿与抚宜孰施，对曰：“二者宜并施。第先抚后剿，既剿则仍归於抚耳。”因条上十六事，曰：别良顽，审先后，禁骚扰，耐繁难，防邀截，戒姑息，宥胁从，除汉奸，缴军器，编户口，轻钱粮，简条约，设重兵，建城垣，分塘汛，疏河道，各为之说甚备，鄂尔泰韪之。檄按察使张广泗招抚古州、丹江、八寨诸苗，而以九股、清水江诸苗属显。

六年，显自梁上进次挨磨、者磨，再进次柏枝坪，宣谕诸苗，抚定清水江生苗十六寨、九股属台拱生苗数寨。冬，广泗已戡定丹江，显续招清水江生苗七寨、九股属陶赖生苗十三寨。施秉有盗匪台拱农二寨，副将张尚谟捕不得，欲屠之。苗惧，逃林谷，将为变。显闻之，曰：“如此则诸苗人人自危。”独驰入苗寨，寨空无人，显则宿寨中。翌旦，张盖出，令从者绕林谷呼苗出，抚谕之曰：“汝曹速归寨即良民，天子必不杀良民。”苗感泣，相率归寨。显益宿寨中三日，苗缚施秉盗以献。七年三月，广泗以清水江南岸诸寨尚怀观望，檄显与尚谟率兵循北岸徼巡。次柳罗，南岸公鹅、柳利、鸡摆尾诸寨苗渡江来攻，显督兵御之，杀数十人。苗众师寡，尚谟欲引退，显不可，固守待援。广泗师至，围乃解。广泗用显议，散诸寨，专攻公鹅，破之，诸寨皆听命。鄂尔泰奏置贵东道，即以命显，仍驻

兵清江。显申军令，誓将士毋掠，毋淫，毋践田穀，苗民有来愬者，为处其曲直；乃益筑城郭，建官廨，治砲台营房，苗民竞来助役。九年，诸工竟。显巡行视塘汛，黔、楚商船上下相接，苗民皆悦服。事粗定，寻授显按察使。

台拱者，苗中扼要地也，鄂尔泰议置营於此。十年，巡抚张广泗奏请显董其事。秋，羊翁、乌罗、桃赖诸寨苗为乱，九股诸苗附之，攻台拱。显与总兵赵文英严为备，击走之。进破羊翁寨。苗夜至，显以兵少，令人薰两炷香手之为火绳状以怖苗，苗走，退踞排略。排略者台拱隘，我师饷道所必经。台拱师仅二千五百人，苗数万，援兵再败。自贼始攻，或欲弃之走，显拒之。及围久粮尽，宰马以食，迫冬寒，众汹汹不自保，议溃围退保下乘。显曰：“台拱失，古州、清江诸寨皆煽动。苟免，失臣节；挠败，损国威。事急，死此耳。”众感奋，会总兵霍升援至。苗夺我后山，樵路绝，显夜出兵夺以还。苗攻益急，显怒马击之，众殊死战，苗败走。乘胜拔乌孟、井底二寨，取米穀饷军。升兵亦克大关入，显率兵出夹击，苗大溃。凡坚守六十九日而围解。提督哈元生师继至，破莲花 悍苗。九股苗复定。自鄂尔泰议开贵州苗疆，事发於广泗，而策决於显，卒终始其事，崎岖前后七年而事集。

乾隆元年，丁母忧，去官。三年，服除，授四川布政使。四年，署巡抚。大小金川、杂谷、梭磨、沃日、革布什咱诸土司相仇杀，显遣人谕之，事稍解。议者欲乘此视云南、贵州例，令改土归流。显疏言：“杂谷、梭磨，吐番后裔，其巢穴在唐为维州，户口十馀万。金川与接壤，户口不过数万。杂谷惮金川之强，金川则畏杂谷之众，彼此钳制，边境乂安。固不可任其争竞，亦不可强其和协。沿边生番，留之可为内地捍卫。从前川省调用土兵，亦供徵发。至其同类操戈，原未扰及内地。

前经化诲，亦尚凜遵。设欲改土归流，非惟弹丸土司无裨尺寸，且所给印信号纸，一经追取，即成无统属之生番。稍有违抗，又费经营。”奏入，上以所见甚是，褒之，寝前议未行。旋与总督鄂弥达、提督郑文焕疏言小金川与杂谷、梭磨画界，以所侵必色多六寨归杂谷、梭磨；又与沃日画界，以陇堡等三寨隶沃日，美因等二寨隶小金川。大金川与革布什咱二土司构争，檄建昌道李学裕开谕，革布什咱建转经楼诅大金川，令即毁除，大金川亦归所侵盖古地。边外诸土司乱悉平。

郭罗克番为乱，走匿色利沟，遣兵围捕，土酋蒙柯纵使走。显令总兵潘绍周按治，奏闻，上谕曰：“此等事汝固应就近料理，亦当与总督熟商。”总督，黄廷桂也。四川乱民号侏嚙子，为民害。显疏言：“四川自明末兵燹，屠戮殆尽。我朝戡定后，各省移民来者多失业之民，奸顽丛集。有所谓侏嚙子，结连党羽，暗藏刀斧，昼夜盗劫。臣严谕捕治，并令编保甲，整塘汛，以清其源。”得旨：“实力奉行，毋视为虚文。”

五年，授广西巡抚。时显方病目，闻命赴新任，上嘉其急公。旋请回籍调理，上慰留之。六年，显病目未愈，命太医院选眼科驰往医治。寻以疾亟，请告回里。卒。

显莅政明而恕。文焕尝奏显“爽直坦白，政治勤敏，遇事彼此悉心商榷，推诚共济”。上嘉文焕论甚正。显尝奏荐学裕，因及夔州知府崔景俊“赋性巧滑，以其俊改，姑从宽恕”。上谕曰：“似此考察属吏，且宥过录长，得用人之要矣。”

桂，显子，字友兰。从显平贵州苗有功，议叙。父丧终，以知县发广东，补英德，调潮阳。以善折狱名。举卓异，擢云南昆阳知州，署安宁。乾隆二十年，擢临安知府，署澱江。调东川，丁母忧。服除，授甘肃巩昌知府。巩昌及平凉、庆阳三府饥，诏发西安藩库银六十万治赈，大吏檄桂任其事。至平凉，

饥民待食急，適部拨城工银三十万先至，桂以便宜留治赈，饥民赖以全。三十三年，迁浙江宁绍台道。故事，定海战舰九岁更造，则移致宁波船厂，取其值输之官，名曰“折变”。奉檄裁战舰，桂请视时值倍之，部驳坐短估，戍伊犁。三十七年，放还。卒。

冯光裕，字叔益，山西代州人。康熙五十年举人。雍正元年，以荐授云南大姚知县。大姚赋少而耗重，积逋数万。光裕不取耗，视负尤多者薄责之，逋赋悉清。民以耗重故，辄寄大户造伪券占田，吏毁其籍。光裕检毁未尽者藏之，按牒辨其伪，归田故主，民尤颂之。迁贵州铜仁同知，赴阙引见。时古州苗方乱，世宗询及之，光裕对苗不可尽杀，宜随机化导，令归版图，上韪其言。既行，擢思州知府，未任，改云南永北。永北介金沙江外，与四川连界，苗、僰窟其中，有事则两界相谗。总督鄂尔泰命往勘，光裕轻骑往，僰从谷中出，挺刃相向。光裕策马前，谕以利害，僰罗拜听命，各散去。鄂尔泰疏请改知丽江，仍兼理永北事。未几，擢驿盐道。八年，东川、乌蒙僰叛，鄂尔泰檄光裕会镇将讨平之，擢按察使。乌蒙俘七千人，语不可通，译者面谩莫能诘。光裕集群译於使院，分室居之，讯一人，经数译乃得其情。僰姓名多同，为编次年貌，验决无误，省释者甚众。广西州民李天保以邪教聚众殆千人，檄光裕按治。光裕曰：“愚民茹蔬奉佛，非有异志。”薄其罪，焚籍，置不问。

十一年，擢贵州布政使。十三年，古州苗叛，都江、清江、八寨、丹江、台拱诸新附苗皆应。师讨之，光裕督饷，令民应役，厚与直，行得持械自卫。募熟苗为助，畀以木符，戒官兵无妄杀，皆踊跃应募。师集十馀万，皆得宿饱。军罢，民被兵者无所栖止，给草舍居之，赋以衣食，复业者二十馀万户。贵

州赋银八万八千、米十五万五千，光裕奏请蠲免。高宗即位，命被兵地停徵三年。又奏：“古州、丹江诸苗剿除殆尽，荒田空寨，远近相望。当募民居苗寨，垦苗田，设屯置卫，行保甲法，授降苗所纳军器，俾农隙讲肄，以壮声援、省餽饷。”得旨允行。

乾隆四年，擢湖南巡抚。镇筸红苗叛，光裕督兵捕治，不三月而平。疾，乞假，闻城步、绥宁苗复勾结粤瑶为乱，密咨两广总督筹协捕。寻卒。遗疏犹言：“二县困於兵，请免今年租。”上从其请。

子祁，乾隆二年进士，官编修。孙廷丞，举人，以廪生授光禄寺署正，官至湖北按察使。

杨锡绂，字方来，江西清江人。雍正五年进士，授吏部主事。累迁郎中。考选贵州道御史。十年，授广东肇罗道。肇庆濒海，藉围基卫田。岁亲莅修筑，终任无水患。乾隆元年，署广西布政使，寻实授。请禁州县以土产餽上官。六年，授广西巡抚。贵州土苗石金元为乱，焚永从县治。会贵州、湖广兵剿擒之。既而迁江土苗复为乱，谋犯思恩府。檄兵往捕，得其渠李尚彩及其党八十馀。七年，奏言：“广西未行保甲。苗、僮虽殊种，多聚族而居，原有头人，略谙事体。请因其旧制，寓以稽覈。苗、瑶、伶、僮各就其俗为变通。”诏嘉之。寻又奏言：“设兵以卫民，乃反以累民：城守兵欺凌负贩，攫取薪蔬；塘汛兵驱役村庄，恣为饮博。臣於抚标访察惩治，请敕封疆大臣共相釐剔。”得旨允行。八年，梧州知府戴肇名餽人葭，诡其名曰“长生果”，卻之，具以闻，上谕曰：“汝可谓不愧四知矣。”广西民有逃入安南者，捕得下诸狱，疏闻，上命重处，锡绂即杖杀之。上谕曰：“朕前批示，令其具讞明正典刑。乃锡绂误会，即毙杖下。此皆当死罪人，设使不应死者死，则死

者不可复生矣。”下部议处。九年，授礼部侍郎。

十年，授湖南巡抚。奏言：“周礼：遂人治野，百里之间，为澮者一，为洫者百，为沟者万，捐膏腴之地以为沟洫。诚以蓄泄有时，则旱潦不为患，所弃小、所利大也。后世阡陌既开，沟洫虽废，然陂泽池塘尚与田亩相依，近水则腴，远水则瘠。湖南滨临洞庭，愚民昧于远计，往往废水利而图田工。甚至数亩之塘，培土改田；一湾之涧，绝流种蓺。彼徒狃於雨暘时若，以为无害；不知偶值旱涝，得不偿失。且溪涧之水，远近所资，若截垦为田，则上溢下漫，无不受累。官吏以改则升科为劝垦之功，亦复贪利忘害，沟洫遂致尽废。臣以为关系水利，当以地予水而后水不为害，田亦受益。请敕各省督抚，凡有池塘陂泽处所，严禁改垦。”上以各省米价腾贵，谕各督抚体察陈奏，锡绂疏言：“米贵由於积渐。上谕谓处处积贮，年年采买，民间所出，半入仓庾，此为米贵之一端。臣生长乡村，世勤耕作，见康熙间石不过二三钱，雍正间需四五钱，今则五六钱。户口多则需穀多，价亦逐渐加增。国初人经离乱，俗尚朴醇。数十年后，渐习奢靡，揭借为常，力田不给。甫届冬春，农余於市，穀乃愈乏。承平既久，地值日高，贫民卖田。既卖无力复买，田归富户十之五六。富户穀不轻售，市者多而售者寡，其值安得不增？臣以为生齿滋繁，无可议者。田归富户，非均田不可，今难以施行。风俗奢靡，止可徐徐化导，不能遽收其效。至常平积贮，当以足敷赈济而止，不必过多。目今养民之政，尤宜专意讲求水利，使蓄泄有备，偏灾不能为患。以期产穀之多，未必非补救米贵之一道也。”疏入，上均嘉纳焉。丁父忧，服阕，十五年，授刑部侍郎，仍授湖南巡抚。丁母忧，服阕，十八年，仍授湖南巡抚。擢左都御史。十九年，署吏部尚书。礼部侍郎张泰开保同部侍郎邹一桂子志伊为国子监学录，下吏部

议处，议未当，责锡绂曲庇，下都察院，议夺官，命留任。二十年，复署湖南巡抚，授礼部尚书。二十一年，署山东巡抚。

二十二年，授漕运总督，疏请豁兴武、江淮二卫旗丁欠缴漕项，上责其沽名，命以养廉代偿。二十三年，疏言：“屯田取赎，宜宽年限。价百金以上，许三年交价，价足田即归船。旗丁交兑不足，名曰‘挂欠’。应由坐粮限追惩治，督运官以下有一丁挂欠，即停其议叙，旗丁改金。新丁但交篷桅槓索价值；旧丁公私欠项，不得勒新丁接受。水次兑漕，令仓役执斛，旗丁执概。江淮、兴武二卫运丁运粮，快丁驾船。应循例并金，不得避运就快。”上谕曰：“此奏确有所见。”下部议，从之。二十五年，疏言：“自开中河，漕艘得避黄河之险。独江北、长淮等帮，以在徐州交兑，不能避险。请令改泊阜河，弁丁诣徐州受兑。州县代雇剥船转运过坝。”上从之。寻以锡绂实心治事，命免以养廉代偿漕项。二十六年，疏言：“运蓟州粮船自宁河转入宝坻，由白龙港、刘家庄达蓟州。水道淤浅，请责成官为疏濬。”又疏言：“板闸、临清、天津三关，尚沿明制，漕艘给发限单，应请裁革。州县收漕如有攙杂潮润，粮道察出，本管知府视徇庇劣员例议处。军丁兼充书役，一体勾金。头舵水手受雇，领费辄复潜逃，请发边远充军。”上谕曰：“所奏俱可行。”从之。加太子少师。二十八年，加太子太保。二十九年，疏言：“军、民户籍各分，既隶军籍，即应听金办运。乃宦家富户百计图避，所金皆无力穷民，情理未得其平。嗣后如金报后辨诉审虚，参劾治罪。”上谕曰：“锡绂此奏，破瞻徇之习。如所议行。”并下部议叙。又疏言：“粮艘例禁私盐。道经扬州，总督、盐政及臣各专委督察。乃又有淮扬道，扬州游击、守备，江都、甘泉两县，各差兵役搜查，粮艘因之羈阻。如江广帮为通漕殿后，过扬州已在冬令，尤为苦

累。臣思事权宜归於一，请专听总督、盐政委员督察，馀悉停止。”上谕曰：“所奏是。”下部议行。三十年，疏言：“骆马湖蓄水，相传专济江广重运。今岁帮船阻滞，先开柳园堤口，运河水长，江浙帮遂得遄行。次开王家沟口，江广帮至，湖水未尝告竭。每岁沂水自湖而下，为海州、沐阳水患。若於四五月间引湖济运，亦减海州、沐阳水患，一举两利。”从之。三十三年，卒，赐祭葬，谥勤恇。

锡绂官漕督十二年，编辑漕运全书，黄登贤代为漕督，表上之。自后任漕政者，上辄命遵锡绂旧章。

潘思榘，字絜方，江南阳湖人。雍正二年进士，改庶吉士。三年，分刑部学习。六年，补主事。累迁郎中。八年，授广东南雄知府。骤雨水溢，郊野成巨浸，露宿於野。督吏卒治筏拯溺，出金瘞死贍生，活民无算。十三年，迁海南道。濬琼州西湖。深入五指山，安辑黎众，劾守将之残黎民者。调粮驿道。乾隆四年，迁按察使。惩贪鋹猾，理冤狱尤多。民以旱纠众入市掠夺，思榘方被疾，强起坐堂皇，立捕数十人杖以徇，事乃定。疏言：“广东有俚、瑶、黎三种：俚世居茂名，今附民籍，读书应试如平民。瑶亦输税归诚，设瑶童义学为训课。惟黎僻处海南，崖、儋、万、陵水、昌化、感恩、定安七州县为最多。生黎居深山，熟黎错居民间相往来，语言相习，请於此七州县视瑶童例设义学，择师教诲，能通文义者许应试。”部议从之。

七年，迁浙江布政使。八年，疏言：“常平仓穀春发秋敛。但收成有迟早，俗所谓青黄不接。有司不揆缓急，甫春开菜，牙行囤积，吏胥侵渔。民未霑实惠，而穀已出逾额，且减价过多。迨秋成买补，非存价观望，冀省耗折；即抑派争买，致昂市价。请定浙东诸府以四月、浙西诸府以六月发菜，价平即止。“上以因时制宜，许之。又疏言：“浙江土狭民稠，全资溪湖

容蓄灌溉，乃民间占垦甚多。如馀杭南湖，会稽鉴湖，上虞夏盖湖，馀姚汝仇湖，慈谿慈湖，向称巨浸，今已弥望田畴，殊妨水利。嗣后报垦田地，当责有司亲勘，果非官湖，方准升科；查勘不实，严定处分。”下廷臣议行。秋，金、衢、严三府被水，旁溢杭、湖、绍三府，漂流人畜无算。思榘出临江干，处分賑事。萧山民汹汹欲渡江，思榘曰：“民饥当哺，鬩则乱民耳。”严治之，自是无敢譁者。思榘再疏闻，上谕曰：“今岁浙江灾，巡抚常安有讳灾之意，汝为其难矣。”

十一年，授安徽巡抚。河决凤阳，颍、泗诸府州灾尤重。思榘请加賑，按行督察，犯风渡洪泽，舟几覆。十二年，疏请调济灾区，略言：“凤、颍民习惰窳。臣上年遍历查勘，方冬水落，二麦已播种，而民不知耰锄培壅。所过村落，林木甚稀，蔬圃亦少。臣令有司审察桑麻、蔬蓏，凡可佐小民日食之用者，随宜试种。凤、颍地分三等，冈地最高，湖地稍低，湾地最下。湾地连大河，水发难施人力。湖地则外仰中低，积潦为湖，下流疏泄，即可涸出栽种。冈地水虽不及，而绝少沟池，交秋缺雨，即患 又乾。间有傍山麓而为陂塘，如寿州安丰塘、怀远郭陂塘、凤阳六塘，均应及时修筑。与其因灾动帑钜万，何如平时酌动数百金陆续培治。民间减荒歉，多收成，朝廷亦省帑金。纵遇偏灾，亦可以工代賑。凤、颍民好转徙，丰年秋成事毕，二麦已种，辄携家外出，春熟方归。遇灾留一二人在家领賑，馀又潜往邻境。俗谓在家领賑为大粮，在外留养为小粮，沿途资送为行粮，至有一家领三粮者。本业抛荒，人无固志。应令有司严察，流民过境，实系被灾，方准资送；藉端生事者究惩。”奏入，上谕曰：“此乃固本之事，历来无有言及此者。朕甚嘉悦焉！”

寻调福建巡抚。未行，疏请安徽学田、囚田、义田三项，

视江苏免学租例，予以蠲免。下军机大臣察议，以江苏无免学租例，上责思渠沽名干誉，博去后之思，命出资修涿州城工示罚。十三年，疏言：“福建自乾隆元年至十一年积欠钱粮，正设法清釐。民间田业授受，往往不及推粮过割。粮从田出，既有赔粮之户；即有无粮之田，岂可使得业者任其脱漏，无业者代其追比？当飭有司确察，务使粮归於田。”十四年，复疏言：“臣清察积欠，一在屯田户名不清，一在寺田租赋不一。自顺治间裁并卫所，名虽军户，实系民耕，乃粮册仍列故军姓名，致难催比，应令覈实更正。寺田始自明季，僧、民相杂，辄称寺废僧逃，藉词逋赋，应令分析寺已废者，官为经理。”上命实力为之。别疏言：“福州城外西湖为东晋郡守严高所开，周二十馀里，蓄水溉田，年久淤垫。臣劝导疏濬，并筑堤建闸。又福清郎官港、法海埔俱有海滩淤地，臣令筑堤招垦，得地二千一百馀亩。”上奖谕之。

思渠莅政精勤，昼见官属，夜披案牍。旱潦必抚恤。民獯，以斗讼相尚，多去为盗，廉得主名，飭有司捕治。又以农隙巡行海防，周阅战舰。朔望入书院与诸生讲说经艺，如是者以为常。积劳疾作不少止。十七年，卒。上命用江苏巡抚徐士林例，祀京师贤良祠。予恤视一品，赐祭葬，谥敏惠。

胡宝璟，字泰舒，江南歙县人。父廷对，尝官娄县训导，因居青浦。宝璟，雍正元年举人。乾隆二年，考授内阁中书，充军机处章京。六年，大学士查郎阿、侍郎阿里衮清察黑龙江、吉林乌喇开垦地亩，以宝璟从。八年，迁侍读，考选福建道御史。是岁直隶旱，上命治赈。宝璟疏言：“直隶被旱，民多流亡，请敕总督宣示上意，使民静以待赈。流民原归耕而无力得归者，资送还里，俾及时艺麦，於来岁民食有益。”九年，上命大学士讷亲阅河南、山东、江南诸省营伍，宝璟疏言：“营

伍积玩，器械坚脆，粮马盈亏，各处不一。势必闻风修整买补，不肖营员或藉端苛派，或坐扣月粮，请敕督抚提镇严飭查察。

“十年，山东、江南水灾。宝璟疏言：“方冬水涸，应劝谕农民引流赴壑，俾田不久浸，以便春耕，尤当预防蝻子。”诸疏皆议行。十一年，转户科给事中，迁顺天府府丞。大学士傅恆视师金川，以宝璟从。授府尹，历宗人府丞、左副都御史。擢兵部侍郎，兼府尹如故。河南民傅毓俊告张天重谋逆，遣宝璟按治，毓俊服诬，论如律。

十七年，署山西巡抚，十八年，实授。抚饥民，理冤狱，劾贪吏，整关隘。是防，诸政并举。寻调湖南。十九年，奏言：“郴、桂二州铜铅矿委员董理，一年而代。矿为弊藪，代者必数月乃能明察。此数月中，欺蒙隐漏，已自不少。请仿台湾、琼州例，令新旧协办数月。”得旨允行。

二十年，调江西。二十一年，疏言：“广信铜塘山勘明无可垦之地，无可煎之矿，请永行封禁。”二十二年，疏言：“丰城堤工最要，石是官修，土堤民修，向设里夫，行之已久。黠者避役，贫者误工，复改为折徵。请按田均堤，附漕粮徵收。有田始有粮，有粮始有夫。圩长无从侵冒，工程乃可永固。”均如所请行。

复调河南。河屡决，山东、河南、安徽诸州县多积水。上遣侍郎裘曰修会诸省督抚疏治。宝璟与曰修会勘，疏言：“河南幹河有四：贾鲁、惠济、涡河、巴沟。巴沟在商丘为丰乐河，在夏邑为响河，在永城为巴河。今拟疏濬加宽深，以最低处为率。惠济上游在中牟、祥符诸县，下游在柘城、鹿邑诸县，今亦拟加宽深，以六七丈为率。贾鲁自中牟以下有惠济分流，自硃仙镇以下，截沙湾，塞决口，拓旧堤。涡河自通许青冈为燕城河，上游应加宽，下游应加深。鹿邑以下本已宽深，当增筑

月堤。支河应濬者，商丘北沙、洪沟二河为支中之幹，餘大小支河，分要工、次工、缓工，次第兴修。”二十三年，上谕曰：“河南灾区积困，宝璪不辞劳瘁，能体朕意，尽力调剂，以苏穷民，甚可嘉也！”寻加太子少傅。诸工皆竟，上御制中州治河碑，褒宝璪、曰修，语并见曰修传。

二十五年，疏言：“河北诸水，卫河为大。雍正间，河督嵇曾筠於汲、淇、濬、汤阴、内黄诸县建草坝二十六，今已渐次淤垫。臣相度疏筑，俾一律深通。请定为三年一小修、五年一大修。”上可其奏。是冬，调江西。二十六年，河决杨桥。复调还河南。疏言：“贾鲁、惠济二河在中牟境内，逼近杨桥。贾鲁受黄水南徙，至祥符时家冈仍入故道，今已成河。当将分者截之使合，浅者疏之使深，两岸多挑渠港，增筑堤堰，自成河道。惠济自两闸至冈头桥已淤断，而冈头桥至十里坡贾鲁河不过四五里。即於十里坡建滚水坝，导由冈头桥入惠济，以分贾鲁之势，而惠济亦复故道。”上褒为事半功倍。

二十七年，宝璪疾作，请解任。上谕曰：“此奏甚非朕之所望，安心静摄，以慰廑念。”遣医驰驿诊视。疏言：“沟渠与河道相为表里，臣於二十三年河工告竣，即督令州县经理沟洫，每一州县中开沟自十数道至百数十道，长自里许至数十里，宽自数尺至数丈，皆以足资蓄泄为度。驿路通衢，并就道傍开濬，虽道里绵亘，而分户承挑，民易为力。自是每岁或春融，或农隙，随时加濬宽深。”上深嘉之，并令直隶总督方观承仿行。二十八年，卒，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赐祭葬，谥恪靖。遗疏请入籍青浦，许之。

论曰：那苏图、士林、恕、思榘皆以清节著，而超曾、宝璪又济之以勤敏。恕论救灾，宝璪善行水，皆以民事为急。显佐定苗疆，有拊循之绩。锡绂督漕运，所修举似若琐细，然皆

当官之急务也。会一泽以道学，但微近名，遂貽后嗣之祸，恫哉！

列传九十六

崔纪 喀尔吉善 子定长 孙鄂云布 雅尔图 晏斯盛
瑚宝 卫哲治 苏昌 鹤年 吴达善 崔应阶 王检
吴士功

崔纪，初名珺，字南有，山西永济人。年幼丧母，哀毁如成人。事父及后母孝。康熙五十七年，成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迁国子监司业，以母忧归。服阕，补故官。三迁祭酒。乾隆元年，提督顺天学政。雍正间，采安徽学政李凤翥、河南学政习俊、浙江学政王兰生条议：每岁令诸生五人互结，无抗粮揽讼；诸生有事告州县，当先以呈词赴学挂号；为人作证及冒认命盗案，先革后审；诸生殴杀人及代写词状，加常罪一等；已斥诸生不许出境；诸生欠粮，必全完乃收考。纪疏请罢之。又定诸生月课三次不到，详革，纪请改一年；诸生完粮，上户限十月，中、下户限八月，纪请改岁底。下部议行。迁詹事，再迁仓场侍郎，署甘肃巡抚。

二年，移署陕西巡抚。疏言：“陕属平原八百馀里，农率待泽於天，旱则束手。惟凿井灌田，实可补雨泽之缺。臣居蒲州，习见其利。陕属延安、榆林、邠、鄜、绥德各府州，地高土厚，不能凿井。此外西安、同州、凤翔、汉中四府并渭南九州县最低，渭北二十馀州县地较高，掘地一二丈至六七丈，皆可得水。劝谕凿井，贫民实难勉强。恳准将地丁羨银借给充费，分三年缴完。民力况瘁，与河泉自然水利不同。请免以水田升科。”上谕曰：“此极应行之美举，当徐徐化导，实力奉行，

自不能视水田升科也。”擢吏部侍郎，仍留巡抚，寻实授。纪疏言：“陕西水利，莫如龙洞渠，上承泾水，中受诸泉。自雍正间总督岳锺琪发帑修濬，泾阳、醴泉、三原、高陵诸县资以灌溉。惟未定岁修法，泾涨入渠，泥沙淀阨，泉泛出渠，石罅渗漏。拟於龙洞高筑石堤，以纳众泉，不使入泾。水磨桥、大王桥诸泉亦筑坝其旁，收入渠内。并额定水工，司启闭。”均从之。陕西民惮兴作，言纪烦扰。上令详勘地势，俯顺輿情。三年，命与湖北巡抚张楷互调，时报新开井七万馀，上令楷察勘。楷言民间食其利者三万二千馀，遇旱，并效乃见。民益私凿井，岁岁增广矣。

纪至湖北，自陈不职，部议降调。上谕曰：“纪在陕西凿井灌田，料理未善，致反贻民累。惟其本意为民，命从宽留任。”五年。总督德沛劾纪以公使钱界护粮道崔乃镛，上又闻纪以淮盐到迟，令民间暂食私盐，谕纪自列，纪疏辨，下部议，降调。六年，再授祭酒。九年，督江苏学政。以父忧归。十四年，起授山东布政使。以东省贫民借官穀累百万石，请视部定价石六钱，收折色，纾民力。十五年，命以副都御史衔再督江苏学政，力疾按试。旋卒。

纪潜心理学，上亦闻之，再任祭酒，召见，命作太极图说。历官所至，以教养为先。遇事有不可，辄艴然曰：“士君子当引君当道，奈何若是？”

喀尔吉善，字澹园，伊尔根觉罗氏，满洲正黄旗人。先世居瓦尔喀，有赫臣者，当太祖创业时来归，授牛录额真。使叶赫，叶赫部长金台石使人戕之。太祖灭叶赫，令其子克宜福手刃其仇以祭。克宜福从军有功，世职至三等阿达哈哈番。克宜福子喀齐兰，官至正黄旗副都统；孙凯里布，官至吏部尚书：皆袭世职。

喀尔吉善降袭拜他喇布勒哈番，授上驷院员外郎。历工部郎中，兼袭世管佐领。雍正六年，命偕通政使留保如广东按署巡抚阿克敦等被劾状。八年，擢兵部额外侍郎。九年，授侍郎。十三年，以验马不实夺官，令往盛京收粮。乾隆元年，起废籍，命管圆明园八旗兵丁。复往盛京收粮，奏禁八旗台站官兵与朝鲜贸易。上谕曰：“官兵不暇贸易，亦不谙贸易。当令商民与互市，务均平交易，毋抑价，毋强索。”三年，擢内阁学士。迁户部侍郎，协理步军统领刑名事务。调吏部，四年，命兼管三库。

五年，授山西巡抚。上闻山西布政使萨哈谅、学政哈尔钦皆贪婪，询喀尔吉善。喀尔吉善疏劾，命侍郎杨嗣璟会鞫，论如律。上以喀尔吉善不即劾，下部议，夺官，命宽之。又劾河东盐政白起图贪婪，白起图疏辨，命副都统塞楞额往鞫，论如律。七年，调安徽。

八年，复调山东。疏言：“山东岁饥，民多流亡，而邻省贫民亦有转入山东觅食者，请飭官吏劝各回故土以待治赈。”上谕曰：“所见甚得体。各省督抚当於平居无事时委曲开导，使知敦本务实，力田逢年；若轻弃其乡，本业既荒，无所依倚。即国家收养资送，亦不得已之举，非可恃为长策也。”又以济南、武定、东昌三府遇旱，济南、东昌府仓存穀缓急可相通；武定无仓，请拨登、莱二府仓穀以济民食。九年，疏言：“方春粮价踊贵，贫民艰食，请酌量减菜。”又言：“山东兵米，本折兼支，春季价昂支折色，秋季价减支本色，请春秋二季本折更换。”又请修德州、海丰、惠民、乐陵城工以代赈。复以济南、武定诸属县麦复不登，令於曹、沂诸府丰收之区采买接济。上皆允之。直隶藁城知县高崧请开临淄、即墨、平阴、泰安、沂、费、滕、峯诸县银、铜、铅、铁各矿，事下喀尔吉善

勘奏，奏言：“东省拱卫神京，地跨四府八县，形势联属。矿洞久经封禁，未便开采。利之所在，众必共趋。恐济、武灾区，沂、曹盗藪，别生事端，应仍封禁。”上亦如其请。

十一年，迁闽浙总督。台湾生番为乱，遣兵讨之。奏言：“台湾流民日多，匪类肆窃，甚或恣行不法，民间谓为闯棍。请令窃案再犯及闯棍治罪后，并逐回内地。”又请在台人民迎取眷属，限一年给照过台。浙江处州总兵苗国琮请於官山种树，储战船桅木之用，下喀尔吉善勘奏。奏言：“令有司种树，须先糜帑，且必百十年后始中绳墨，日久稽察非易。不若许民自种，在官不费经营，而巨材可获实用。”从之。疏劾浙江巡抚常安贪婪，命大学士讷亲往鞫得实，论如律。诏嘉其公直，加太子少保。疏言：“宁海东湖旧与海通，宋后失修，饬府县察形势土性，导土民输资筑堤，拨为世业，定限升科。”上谕曰：“劝课农桑，兴修水利，务本之图也。欣悦览之！”十五年，加兵部尚书衔。

十六年，上南巡，蠲江南积逋二百馀万，浙省无逋赋，亦特蠲本年正赋三十万，制诗褒之。十七年，以年老乞休，温诏慰留。疏言：“闽省产米少，本岁丰稔，宜为储备。请现存仓穀不及半者，令购足数；已及半而本地穀贱，亦以原存粟价买补。”上是之。漳州民蔡荣祖谋乱，事泄，捕获，寘之法，予议叙。十九年，加太子太保。上以八旗生齿日繁，许在京汉军改入民籍，推行於各省。喀尔吉善与福州将军新柱疏言：“汉军原为民，无问世族、閒散，许入民籍。如别无生计，坐补绿营粮缺。所遗马、步甲，以满洲兵坐补。”二十二年秋，病疡，遣医偕其子定敏驰视，赐人葭。未几，卒，赐祭葬，谥庄恪。

定长，喀尔吉善子。初授内阁中书，迁侍读。擢江南徐州知府。四迁至巡抚，历安徽、广西、山西、贵州诸省。乾隆十

八年，湖广总督永常奏请於邻省会哨，定长奏：“贵州与邻省交界，苗、夷环处。遽行会哨，苗性多猜，或滋事变。请停止。”从之。二十年，题请原任黔西知州黄秉忠入祀名宦，上以秉忠为总督廷桂父，瞻徇市恩，降旨严斥。二十二年，上南巡，请入觐，命便道省喀尔吉善，赐诗褒宠。寻命与尚书刘统勋按云贵总督恆文贪婪状，即命署云贵总督。调山西巡抚，未之任，丁父忧。旋授副都统衔，往西路军营督屯田事。补兵部侍郎，授福建巡抚，迁湖广总督。三十三年，卒，谕部议恤。寻署总督高晋劾荆州副都统石亮衰庸，上责定长徇庇，罢恤典。

鄂云布，喀尔吉善孙。初授笔帖式。三迁工科给事中。嘉庆元年，授陕西汉中知府。上以鄂云布喀尔吉善孙，家风具在，即擢甘肃西宁道。再迁江苏布政使，护安徽巡抚。旋以秋审诸案原拟缓决，刑部多改情实，责鄂云布宽纵，下吏部议降调，命留任。寻迁贵州巡抚，年老召还，鄂云布闻命即行。上闻之，不悻，下吏部议，夺官，授笔帖式，赏蓝翎侍卫，充叶尔羌办事大臣。旋卒。

雅尔图，蒙古镶黄旗人。雍正四年，自笔帖式入贡授主事，分工部。再迁郎中。十三年，授镶蓝旗满洲副都统。乾隆元年，疏言：“京员无养廉，请将户部馀平银给部院办事官。八旗参佐等员视步军营例，予空粮。”如所议。师征准噶尔，授参赞大臣。三年，命暂管定边副将军印。四年，召授左副都御史，迁兵部侍郎。

河南新乡民及伊阳教匪为乱，命往按治，就授河南巡抚。疏言：“河南多盗，不逞之民阴为之主，俗谓‘窝家’。保甲、甲长等畏窝家甚於官法。大河以南，深山邃谷。民以防鸟兽为名，皆有刀械。惑於邪教，怀私角斗，何所不为。如梁朝凤、梁周、张位等辈，党类甚多，愚民易遭煽惑。与其发觉后尽置

诸法，何如於未发觉前设法销散。文武会遣兵役搜查，仍令自首免罪。”又言：“各省提镇以下官皆有伴挡兵丁及各色工匠，一营有数名虚粮，即少数名额兵。请照官级核定数目，不得虚占兵额。”俱下部议行。

五年，奏报捕得女教匪首一枝花，命议叙。寻谕河南止设河北、南阳二镇，与巡抚不相统属，视山西例兼提督衔。疏陈整饬营务：足兵额，勤差操，明赏罚，练技艺，整军械，重兵食，验马匹，谨守望，严约束；并请以州县民壮之半交驻防汛弁操练；并戒兵民和衷，不得偏袒，平时试习骑射，期於嫺熟：俱如所请行。三月，疏言：“河南上年霪雨，省城多积水。臣令浅处濬深，窄处开宽。为合城受水之区通沟建闸，时其蓄泄。养鱼植木，以利民用。”又言：“河南上年被水，奉命濬省城乾河涯及淮、颍、汝、蔡各水。目前二麦成熟，农务正殷，馀请概停开浚。”上从之。又奏言：“现获盗百馀，多系邻省人，臣迭飭员弁分路访缉。出省捕盗，例须赴地方官挂号，盗闻而潜逃，请得径行往捕。”上命勉为之。

六年，又奏言：“河南界连五省，西南伏牛、嵩山、桐柏等山，支幹交错，地多林木，易於藏盗。请每岁秋冬，与联接各省文武订期巡察。”上命如所请行。七年，奏言开、归等处积水，无妨田亩，上责其掩饰。寻又奏：“河南地平土{髟松}，水利诚不如东南之通达。开、归等处地当下游，夏秋大雨，涧水汇注。积水未消，多系邻近黄河州县。历来豁免钱粮，於民生并无妨碍。且土性咸鹵，难以种植。未便一律疏泄，以损田庐。”上谕曰：“实难宣泄，朕不怪汝。若避而为饰辞则不可。”八年，自陈“戇直致被人言。”上谕曰：“汝必欲以丰年为政效，水旱漠不关心。此奏殊属客气。”命来京，改授镶蓝旗满洲副都统。授刑部侍郎，调吏部。

十二年，命往山西按治安邑、万泉民乱，中途称病，上责其逗遛，命解任。寻起授内阁侍读学士，复擢兵部侍郎。十三年，调仓场侍郎，兼正红旗满洲副都统。迭署户部侍郎、步军统领。十八年，因疾解任。三十二年，卒。

晏斯盛，字虞际，江西新喻人。康熙五十九年，举乡试第一。六十年，成进士，改庶吉士。雍正元年，授检讨。五年，考选山西道御史。镶红旗巡役，以斯盛从骑惊突，拘辱之。斯盛以闻，命治罪。疏言：“各州县立社仓，原以通济丰歉。贫民借穀，石收息十升。如遇歉，当不取其息。”从之。九年，督贵州学政。迁鸿胪寺少卿。乾隆元年，擢安徽布政使。奏言：“各省水旱灾，督抚题报，应即遴员发仓穀治賑，仍於四十五日限内题明应否加賑。其当免钱粮，将丁银统入地粮覈算，限两月题报。或分年带徵，或按分蠲免，请旨遵行。”三年，疏言：“安徽被灾州县，仓储不敷賑粟，请留未被灾州县漕米备賑。”四年，奏言：“江北向多游食之人，每遇歉岁，轻去其乡。惟寓賑於工，人必争趋。凤阳、颍州以睢水为经，庐州以巢湖为纬，六安、滁、泗旧有堤堰，请援淮、扬水利例，动帑修濬。”皆从之。

七年，擢山东巡抚。山东有老瓜贼，巡抚硃定元令汛兵巡大道。斯盛疏言：“贼情狡獪，大道巡严，必潜移僻路；或假僧道技流，伏匿村落。应令州县督佐杂分地巡察。”又奏：“邪教惑民，莫如创立教会，阳修善事。此倡彼和，日传日广，大为风教之害。尽法深求，株连蔓延，恐生事端。请将创教授徒为首者如法捕治，被诱者薄惩，出首者免究。”上从其请。寻以莱州被水，请暂禁米出海。上谕曰：“此不过属吏为一郡一邑之说，汝等封疆大吏，不可存遏菜之心。若无米可贩，百姓自不运，何待汝等禁乎？”又言兗、沂等府州被水，而江南

饥民复至，疏请无灾州县留养限五百人，有灾州县限二三百人，上命实力料理。八年，调湖北巡抚。九年，迁户部侍郎，仍留任。

斯盛究心民事，屡陈救济民食诸疏，以社仓保甲相为经纬，因言：“周礼族师、遂人之法，稽其实则井田为之经。盖就相生相养之地，而行政教法令於其中。是以习其事而不觉，久於其道而不变。周衰，管子作轨里连乡，小治而未大效。秦、汉、隋、唐，庞杂无纪。宋熙宁中，编闾里之户为保甲，事本近古，然亦第相保相受，而未得其相生相养之经。臣前奏推广社仓之法，请按堡设仓，使人有所恃，安土重迁，保甲联比，相为经纬。顾欲各堡一仓，仓积穀三千，一时既有难行；而入穀之数，则变通於额赋之中，别分本折，稍觉纷更。虽然，社仓保甲，原有相通之理，亦有兼及之势。求备诚难，试行或易。加意仓储，既虑贵粟妨民，停止采买，又虑积贮无资。详加酌剂，拟请停户部捐银之例，令各省捐监于本地交纳本色，以本地之穀实本地之仓，备本地之用。不采买而仓储自充，诚为兼济之道。窃谓常平之积便於城，未甚便於乡。城积多，则责之也专，而无能之吏或以为累；乡积多，则守之者众，而当社之民可以分劳。且社仓未有实际，以仓费无所出也。名有社仓，而仓不在社，社实无仓，往往然矣。今捐穀多在於乡，而例又议有仓费。拟请将此项捐纳移入社仓，捐多则仓亦多。取乡保穀数而约举之，大州县八十堡，四堡一仓，仓一千二百五十石，总二万五千石，中小州县，以此类推。储蓄之方，莫便於此。方今治平日久，一甲中不少良善，四堡之仓，轮推甲长递管，互相稽覈，年清年款。则社长累弊自除，而官考其成，隐然有上下相维之势矣。”奏入，上嘉纳之。

十年，进喜雨诗四章，用其韵赐答。京师钱贵，上令廷臣

议平市值，下各督抚仿行。斯盛疏请视京师例，禁民间铜铺毁钱；又令州县每岁秋以平糶钱市穀。时设局令商民以银平易，又疏请捕私钱，并禁民私剪钱缘，兼限民间用银二两以上、糶米二三石以上，皆不得以钱准银，下廷臣议行。寻以母老请终养回籍。十七年，卒。

斯盛著楚蒙山房易经解，唐鉴称其“不废象数而无技术曲说，不废义理而无心性空谈，在近日易家犹为笃实近理”云。

瑚宝，伊尔库勒氏，满洲镶白旗人。雍正五年武进士，授三等侍卫。补陕西永兴堡守备。八年，准噶尔二万馀犯科什图卡伦，从总兵樊廷进剿，遇於尖山，获驼九十。又进败之於北山，又遇於乌素达阪，击之退。翌日，分七队迎战，瑚宝督兵奋击，自辰至申，至科什图，殪敌无算。敌围峨仑矶，瑚宝赴援，乘夜来袭，领先锋转战雪中七昼夜，夺波罗砖并白墩、红山、镜兒泉诸地，得其渠六，敌溃遁。九年，准噶尔复犯吐鲁番，瑚宝从廷进剿，以劳赐白金三百。累迁肃州镇右营游击。

高宗即位，复累迁山西大同总兵，赐孔雀翎。乾隆十二年，迁固原提督。上谕之曰：“固原兵骄纵，犯上不法。瑚宝当加意整饬，使兵知畏法，渐次转移。”又谕之曰：“固原城内外兵多民少，回民过半，私立掌教等名。应时时体访，期杜衅端。回人充标兵，应留意分别：豪悍者惩黜，怯弱者淘汰，使营伍肃清。”旋疏请营兵具互结，以弓箭、鸟枪、技艺三项轮操；冬季借支春饷，次年四季扣除。下部议行。师征金川，调固原步兵二千。瑚宝请驮载军装，以二骡代三马，可省费三分一，从之。

十三年，署甘肃巡抚，兼办总督。奏言：“陕西歉收，师行采买草料为难。将甘肃仓贮豆石拨用，俟兵过照买还仓。”上以通融协济，有益军需，温谕嘉勉。召授兵部尚书。寻署陕

甘总督，调湖广。又改授漕运总督。坐失察卢鲁生伪造奏稿事，夺官，仍留任。寻卒，谥恭恪。

卫哲治，字我愚，河南济源人。雍正七年，以拔贡生廷试优等，发江南委用。初署赣榆知县，调盐城。值蝗灾，设六条拊循：优礼德望，饷恤高年，旌奖孝义，经理茺独，讥警游惰，约束过犯。县北有司河，汇上游七县水入海。夏旱水弱，海潮至，咸苦不可食，甚乃浸溢民田；秋水盛，又患河宽流缓，入海不速。哲治建闸立斗门，蓄泄有备。斥卤化膏腴，岁有涸出地，给无业民承耕。田沉没而粮未除者，悉请豁免。循海筑土墩九十馀，潮大，渔者得就墩逃溺，号“救命墩”。乾隆二年，补长洲，兼摄吴县。请豁坍荒逋赋十馀万。八年，迁海州知州。岁歉治赈，全活二十万人，流民有自山东就食者。擢淮安知府。十年，河决陈家堡，漂溺男女、田庐无算。哲治遣小舟载饼饵救之，躬涉风涛，往来存问。山东复灾，流民南下。哲治捐俸，益以劝募，葺草屋，自清江浦属鱼沟以北，衔接二百馀里，所在给粥糜、衣、药。十三年，山东又灾，两江总督尹继善令哲治运赈米至台庄。上闻哲治善治赈，调山东登莱青道。居数月，擢布政使。

十四年，授安徽巡抚。奏言：“歙县马田地，在休宁，请折徵充饷。”又言：“广德催粮，每图有单头，数图有经催。前巡抚潘思榘改行顺庄，转有未便，请得仍旧。”皆下部议行。旋召诣京师。十五年，令回任，上谕之曰：“汝不满朕意。以一时无入，故仍留汝。宜奋勉改过。”调广西。入覲，哲治具言亲老不便迎养，命仍留安徽。寻丁忧。十八年，服阕，署兵部侍郎，暂管户部事。复授安徽巡抚。疏建歙县惠济仓。再调广西。二十年，内擢工部尚书。因病乞回籍。二十一年，卒。

苏昌，伊尔根觉罗氏，满洲正蓝旗人，满丕孙。康熙五十

九年，自监生考取内阁中书，迁侍读。考选浙江道御史。乾隆元年，命巡察吉林。奏言：“船厂、宁古塔、三姓、白都讷、阿尔楚喀等处满官不知律例，讼案稽延累民，请自京师遣官往理。”三年，转礼科给事中。屡擢至奉天府尹。十一年，奉天被水，苏昌请设厂四乡，增办赈官吏公费；又请禁止游民往来奉天等处。

十四年，擢广东巡抚。十六年，署两广总督。广西巡抚舒辂请於思陵土州沿边种笏竹，杜私越；土目因以侵夷地致衅。苏昌奏：“镇安、太平、南宁等沿边二千馀里，无论种竹难遍。料理稍疏，事端转启，请更正。”上责舒辂轻率，寢其事。苏昌奏：“琼州海外瘠区，贫民生计艰难，有可垦荒地二百五十馀顷，请招民开垦，免其升科。”从之。召来京。十九年，授吏部侍郎。

二十四年，署工部尚书，授湖广总督。在籍御史孙绍基称与按察使沈作朋旧为同官，因以取赅。苏昌劾奏抵罪，并请定回籍之员与有司交结处分。苏昌劾湖北巡抚周琬乖张掩饰，上调苏昌两广，命继任总督爱必达察琬。爱必达发琬匿灾徇劣吏状，夺官，戍巴里坤。苏昌至广东，又劾碣石总兵王陈荣贪黷，夺官，论如律。加苏昌太子太保。二十九年，奏言：“广东产米不敷民食，宜多贮社穀，以补常平不足。请嗣后息穀统存州县备赈，免其变价。”从之。

调闽浙总督。在两广荐盐运使王概，概以赃败，下吏议。御史罗暹春因劾苏昌瞻徇糊涂，不堪节制海疆。上曰：“苏昌不能辞失察之咎。节制海疆，乃朕所简用，非御史所宜言。”苏昌别疏劾知县刘绍汜，下刑部。上以暹春与绍汜同为江西人，疑暹春劾苏昌为绍汜地，诘责暹春，改主事；命苏昌留任。三十年，台湾淡水生番为乱，焚蚩壳庄，民死者五十馀。苏昌檄

按察使余文仪会台湾总兵督兵讨平之。三十三年，入觐。卒，谥恪勤。子富纲，官云贵总督。

苏昌在两广，有巨室横毙人母，诬其子，狱久具，勾决本已下。苏昌疑其冤，亲鞫之，得实，疏自劾，上奖谕之，寘知县於法，时论称焉。

鹤年，字芝仙，伊尔根觉罗氏，满洲镶蓝旗人。父春山，康熙五十一年进士，选庶吉士，官至盛京兵部侍郎。

鹤年，乾隆元年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兼公中佐领。三迁内阁学士。十五年，擢仓场侍郎。以京师米贵，疏请京、通俸饷米先半月支放。十八年，劾坐粮郎中绰克托刚愎自用，迟延徇纵，绰克托坐夺官。又奏：“通州南仓建自明天顺间，后并入中仓。雍正间，复分为二，与西仓分贮漕白米。臣见中西仓足敷收贮，请裁南仓归并中西仓。”从之。

十九年，授广东巡抚。奏陈平米价，严保甲，缉窃盗案，禁私铸、私雕诸事。上谕曰：“诸凡行之以实，持之以久。勉之！”寻复疏请以化州石城官租穀碾给海安营兵米。又奏海阳蔡家园土堤改筑灰墙，出俸倡修。二十一年，奏言：“番禺、花、阳春诸县徵收兵米，有所谓厨房米、官眷米，相传起於明代藩府。后为旗营武职俸米，凡万二千馀石，必细长洁白，产少价昂，甚为民累，应请禁革。”上嘉之。

调山东巡抚。奏言济宁、鱼台、金乡、滕、峄诸州县积水为灾，上命加意賑恤。二十二年，上南巡，迎蹕。奏言：“海丰地处海滨，东北乡尤低下，易罹水患。积年逋赋请豁免，乾隆十一年至二十年旧欠并改用下则。”复奏济宁等五州县积水尚未尽涸。上以江南宿虹、灵壁，河南永城、夏邑，皆有积水，命侍郎裘曰修会诸督抚筹度疏消。

七月，擢两广总督。奏：“东省水患频仍，正与裘曰修商

度，拟濬伊家河，泄微山湖水。河自韩庄迤西至江南梁旺城入运河，计程七十里，需银十三四万，一切正须经理。又与河臣张师载商濬运河，并及建堤。事不容已，恳留任督办。”上谕曰：“览奏，具见良心。然朕以无人，不得不用汝。汝仍遵前命。”

十月，复命以总督衔管山东巡抚事，综理工程。奏言：“濬运河必先濬伊家河以泄积水，使久淹地亩渐次涸出，然后履勘估修，庶工实费省。请俟春暖鸠工，不致有误新运。”又偕师载疏言：“运河淤垫日甚，寻常修濬，非经久之策。应自济宁石佛闸起北至临清闸，逐一探底，以深八尺为度，俾河身一体平坦。”上韪其言。十二月，伊家河工竟。又奏言：“运河淤浅处分段筑坝，测量纤路，多民居。草土屋原售，给价拆除；瓦屋不原售，量将纤路加宽。被水民田速为疏消，俾为种麦；应修桥梁，察有解江馱石应用，不使估报买采。”上以“实心经理，不负任使”嘉之。寻卒，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衔，祀贤良祠，赐祭葬，谥文勤。子桂林，自有传。

吴达善，字雨民，瓜尔佳氏，满洲正红旗人，陕西驻防。乾隆元年进士，授户部主事。累擢至工部侍郎、镶红旗满洲副都统。二十年，授甘肃巡抚。赴巴里坤督理军需，以劳赐孔雀翎。二十二年，疏言：“军粮自肃州运哈密至军，石需费十二、三两。凯旋官兵菜口粮制衣履，请改二成本色，八成折价。既得随时支用，亦可稍省运费。”从之。加太子少保。

二十四年，代黄廷桂为陕甘总督，寻复以命杨应琚，改总督衔管巡抚事。奏言：“宁夏横城堡河涨城圯。相度水势，分别添筑草坝，俾大溜北注，化险为平。”旋以总督衔调河南巡抚。奏改延津、封丘、胙城、荥泽、卢氏、灵宝诸县营制，议行。

授云贵总督。二十七年，奏言：“云南、贵州各镇协营每兵千设藤牌兵百，少不適用。请以七成改习鸟枪，三成改习弓箭。”从之。寻兼署云南巡抚。二十九年，奏改都匀、铜仁二协营制。调湖广总督，兼署湖北巡抚。巴陵民熊正朝伪称县人巡抚方显子，居省城与绅士交结，乘间盗窃，捕得真诸法。

三十一年，调陕甘总督，奏言：“木垒地广土沃。请将招集户民编里分甲，里选里长，百户选渠长，乡约保正。讼狱，守备审理；命盗案，守备验讯。巴里坤同知审解。”从之。三十三年，复调湖广总督，兼署荆州将军。命赴贵州，偕内阁学士富察善、侍郎钱维城按巡抚良卿、按察使高积营私骫法，论如律。三十五年，兼署湖南巡抚。

三十六年，复调陕甘总督，值土尔扈特部内附，上命分赉羊及皮衣。吴达善料理周妥，上嘉其能。以病乞解任。寻卒，赠太子太保，祀贤良祠，赐祭葬，谥勤毅。

崔应阶，字吉升，湖北江夏人。父相国，官浙江处州镇总兵。应阶，廕生。初授顺天府通判，迁西路同知。雍正中，擢山西汾州知府。乾隆十五年，授河南驿盐道。擢安徽按察使。丁母忧，服阕，补贵州按察使。二十一年，擢湖南布政使，署巡抚。总督硕色劾应阶子甘肃东乐知县琇附驿寄家书，应阶不检举，上特命降调。二十二年，补江南常镇扬道。再迁山东布政使。

二十八年，迁贵州巡抚，调山东。疏请濬荆山桥旧河，泄积水。二十九年，疏言：“武城运河东岸牛蹄窝、祝官屯，西岸蔡河陂水汇注，俱为堤隔，浸灌民田，请各建闸启闭。”均如所议。三十一年，疏言：“各州县民壮有名无实，饬属汰老弱，选精壮，改习鸟枪，与营伍无二。不增粮饷，省得精壮三千三百馀名。”得旨嘉奖。三十二年，疏言：“武定滨海，屡

有水患：一在徒骇尾闾不暢，一在钩盘淤塞未开。徒骇上游宽百馀丈，至霑化入海处仅十馀丈，迂回曲折，归海迟延。徒骇旧有漫口，径二十五里，宽至四五十丈，水涨赖以宣泄。若就此开濬，庶归海得以迅速。又有八方泊为众水所汇，伏秋霖雨，下游阻滞，淹及民田。泊东北为古钩盘河，经一百三十馀里，久成湮废。若就此开濬，引水入海，则上游不致停蓄，积水亦可顺流而下。”皆如所请。

调福建，三十三年，擢闽浙总督，加太子太保。三十四年，劾兴泉永道蔡琛贪鄙，论如律。调漕运总督，奏粮道专司漕务，无地方之责，令亲押赴淮，不得转委丞倅。召授刑部尚书，调左都御史。四十五年，以原品休致。寻卒。

王检，字思及，山东福山人。父耀，官太常寺卿。检，雍正十一年进士，改庶吉士。乾隆元年，授编修。大考四等，休致。十三年，上幸阙里，召试，复授编修。十四年，授直隶河间知府，迁甘肃凉庄道。以官河间有政声，即调直隶霸昌道。累擢安徽按察使。奏：“外任官员眷属外，定例州县家人二十名，府道以上递加十名，违者降级。定额本宽，近则州县一署几至百人，毋论招摇滋弊，即养廉亦不足供，请申明定例，违数详参。”又奏：“皖城滨临大江，岁多劫案，请加重沿江乘危抢夺旧例，边海有犯视此。”均得旨允行。调直隶，又调山西。二十八年，迁广西布政使，调甘肃。奏：“各省大计举劾，例由藩司主稿。请嗣后藩司新任，得援督抚例展限三月，以重考核。”

二十九年，擢湖北巡抚，署湖广总督。以前巡抚爱必达请於沔阳新堤设文泉县治，地处低洼，城仓库狱俱未兴工，且於民情未便，奏请裁撤，移沔阳州同驻新堤，下部议行。

调广东巡抚。秋审，刑部进湖广招册，检所定拟，多自缓

决改情实，或改可矜。上覈刑部九卿所改皆允，谕检“秋讞大典，宜详慎持平，失出失入，厥过维均”，传旨申饬。三十一年，奏：“凡盗出洋肆劫，夥党、器械，招买皆自内地。如果保甲严查，岂能藏匿？请嗣后洋盗案发，询明由某地出口，将专管及兼辖、统辖各员，照保甲不实力例议处。”从之。广东有名竹洲艇者，其制上宽下锐，行驶极速。海盗用以行劫，追捕为难。检令凡船皆改平底。琼州地悬海外，黎人那隆等劫商馘法，为诸盗最。检亲督剿捕，决遣如律。又以民多聚族而居，置祭田名曰“尝租”，租穀饶裕，每用以纠众械斗。奏请“尝租自百亩以上者，留供每年祭祀，馀田归本人。其以租利所置，按支均派，俾贫民有田以资生，凶徒无财以滋事”。上谕曰：“所奏意在惩凶息讼，惟恐有司奉行不善，族户贤否不齐，难免侵渔攘夺。嗣后因恃祠产丰厚，纠众械斗，按律惩治。即以祠田如检所请分给族人，俾凶徒知所警惧，而守分善良仍得保其世业。”三十二年，因病请假，有诏慰问。旋卒。

子启绪，自编修官河南开归陈许道；燕绪，自编修官侍讲；孙庆长，内阁中书，官福建按察使。

吴士功，字惟亮，河南光州人。雍正十一年进士，选庶吉士，改吏部主事。累迁郎中，考选御史。奏言：“部院大臣简用督抚，调所属司员以道府题补，恐滋偏听、交结诸弊，请照雍正旧例停止。”从之。御史仲永檀言密奏留中，近多泄漏。敕王大臣诘问，举士功劾尚书史贻直疏以对。上出土功疏，戒以不悛改，当重谴。乾隆七年，授山东济东泰武道，丁忧，服阕，调直隶大名道。改山东兖沂曹道，属县饥，上南巡，迎驾，召对，以闻。为截留粮米六十万石赈之，命士功董其事。旱蝗为灾，督吏捕治，昼夜巡阅，未及旬，蝗尽。调湖南粮道，巡抚阿克敦疏留，调山东粮道。再迁湖北按察使。二十二年，护

巡抚。河南饥，敕湖北发毗连州县仓米运河南，即留本年应运漕粮归仓。土功奏湖北地卑湿，米难久贮，请以一米改收二穀还仓，报闻。

迁陕西布政使，护巡抚。疏言：“宜君、榆林、葭州、怀远、府谷、神木、靖边、宁远诸州县先旱后潦。拨宁夏米麦五万石分赈怀远、靖边诸县，中阻黄河，河冰即难挽运，臣饬先期速运；拨绥德等四州县米二万石协济榆林、葭州，山路崎岖，臣饬添雇骡驼速运，俾民早霑实惠。”谕令竭力妥为之。调直隶，奏请：“抚籓离任，将库项有无亏空奏明。新任抚籓亦於交代限内另摺奏闻，仍照例出结保题，以除挪借积弊。”上以所奏简而易行，命著为例。二十三年，复调陕西，护巡抚。疏言：“延安府兵米，各县运府仓。弁兵赴府支领，路远费倍，耗损过半。请甘泉、宜川、延川、延长四县本县徵收支给。”又奏：“陇州汧阳县跬步皆山，岁徵屯豆，请改折色解司充饷。”俱从之。

擢福建巡抚。二十四年，奏请捕私铸，按钱数多寡治罪。又奏获南洲盗八十余人，与总督杨廷璋疏请改定南洲塘汛。又奏：“福建九府二州，常平缺额穀三十一万石有奇；台湾积年平糶未买穀十五万石有奇：皆令补足。浙西歉收，请拨台湾穀十万石听浙商贩运。风汛不便，先发内地沿海府县仓穀拨给，俟台湾穀运到还仓。一转移间，无妨於闽，有益於浙。”上嘉之。二十五年，奏：“寄居台湾皆闽、粤滨海之民，乾隆十二年复禁止移眷，民多冒险偷渡，内外人民皆朝廷赤子。向之在台湾为匪者，均只身无赖。若既报垦立业，必顾惜身家，各思保聚。有的属在内地者，请许报官给照，迁徙完聚。”又条奏稽查滨海渔船，令取船主、澳甲保结；出口逾期不还，责成澳甲、船主查报；稽察携带多货，帆樯编字号，书姓名，免匪舟

溷迹：均从之。寻以福建民多械斗，由大族欺凌小族，疏请大户恃强纠众拟情实，小户被欺抵御拟缓决。刑部拟驳，上谕曰：“福建械斗最为恶俗。士功乃欲以族大族小分立科条，是使械斗者得以趋避其词，司讞者因而高下其手。士功夙习沽名，宜刻自提撕，勿自贻伊戚！”

二十六年，廷璋劾提督马龙图挪用存营公项，命士功严讞。会奏龙图借用公项，已於盘查时归补，援自首例减等拟徒。上以龙图败露后始行归补，且将登记数簿焚毁，又增舞文之罪，不得以自首论，因究诘出何人意，寻覆奏士功主政。上夺士功官，发巴里坤效力自赎。二十七年，廷璋奏闽县民杨魁等假造敕书承袭世职，投抚标效力。上命巴里坤办事大臣诘责士功，并令自揣应得处分，赎罪自效。士功输银赎罪，命释回。旋卒。

子玉纶，二十六年进士，自检讨累迁兵部侍郎，督福建学政，复降授检讨。

论曰：疆政首重宜民。纪督凿井，反贻怨讟。喀尔吉善遂阻开矿、种树之议，兴利诚不易言也。雅尔图、应阶治水，斯盛治社仓，哲治治赈，才有洪纤，效有巨细，要皆有益於民。苏昌劾大吏，颇见风力，瑚宝等亦各有建树。自古未有不尽心民事而可以称善治者也。

列传九十七

齐苏勒 嵇曾筠 子璜 高斌 从子高晋 完颜伟
顾琮 白锺山

齐苏勒，字筠之，纳喇氏，满洲正白旗人。自官学选天文生为钦天监博士，迁灵台郎。擢内务府主事，授永定河分司。康熙四十二年，圣祖南巡阅河，齐苏勒扈蹕。至淮安，上谕黄河险要处应下挑水埽坝，命往烟墩、九里冈、龙窝修筑。齐苏勒於回銮前毕工，上嘉之。洊擢翰林院侍讲、国子监祭酒，仍领永定河分司事。河决武陟，奉命同副都御史牛钮监修堤工。疏言：“自沁河堤头至荥泽大堤十八里，择平衍处筑遥堤。使河水趋一道，专力刷深，不致旁溢。”六十一年，世宗即位，擢山东按察使，兼理运河事。命先往河南筹办黄河堤工。时河南巡抚杨宗义请於马营口南旧有河形处濬引河。齐苏勒同河道总督陈鹏年疏言：“河不两行，此泄则彼淤。马营口堤甫成，若开引河，虑旁泄侵堤。”事乃寢。

雍正元年，授河道总督。既上官，疏言：“治河之道，若濒危而后图之，则一丈之险顿成百丈，千金之费糜至万金。惟先时豫防，庶力省而功易就。”又言：“各堤坝岁久多倾圯，弊在河员废弛，冒销帑金。宜严立定章示惩劝。”并行。乃周历黄河、运河，凡堤形高卑阔狭，水势浅深缓急，皆计里测量。总河私费，旧取给属官，岁一万三千馀金，及年节餽遗，行部供张，齐苏勒裁革殆尽。举劾必当其能否，人皆懍懍奉法。

阳武、祥符、商丘三县界黄河，北岸有支流三，逼堤绕行

五十餘里；南岸青佛寺有支流一，逼堤繞行四十餘里。齊蘇勒慮刷損大堤，令築坝堵御，並接築子堤九千二百八十八丈，隔堤七百八十丈。又以洪澤湖水弱，慮黃水倒灌，奏築清口兩岸大坝，中留水門，束高清水以抵黃流。及淮水暢下，坝在波濤中，又慮坝為水蝕，遣員弁駐工，湖漲下埽防坝，黃漲則用混江龍、鐵籠子諸器，駕小舟往來疏濬，不使沙停，水患始緩。詔豫籌山東諸湖蓄泄以利漕運，疏言：“兗州、濟寧境內，如南旺、馬蹏、蜀山、安山、馬場、昭陽、獨山、微山、稀山等湖，皆運道資以蓄泄，昔人謂之‘水櫃’。民乘涸占種，湖身漸狹。宜乘水落，除已垦熟田，丈量立界，禁侵越。謹淳蓄：當運河盛漲，引水使與湖平，即築堰截堵；如遇水淺，則引之從高下注諸湖。或宜堤，或宜樹，或宜建閘启閉，令諸州縣量事程功，則湖水深廣，漕艘無阻矣。”

二年，廣西巡撫李紱入對，上諭及淮、揚運河淤墊年久，水高於城，危險可慮。紱請於運河西別濬新河，以其土築西堤；而以舊河身作東堤，東岸當不至潰決。上命與齊蘇勒商度，齊蘇勒奏言：“淮河上接洪澤，下通江口。西岸臨白馬、寶應、界首諸湖，水勢汪洋無際。若別挑新河，築西堤於湖水中，不惟糜費巨金，抑且大工難就。”上是其言。是秋颶風作，海潮騰踊丈餘。黃河入海之路，二水冲激，歷三晝夜，而濱海堤岸屹然。上嘉其修築堅固，賜孔雀翎，並予拜他喇布勒哈番世職。

三年，副總河嵇曾筠奏於祥符縣回回寨濬引河，事將竣，齊蘇勒奉命偕總督田文鏡察視。齊蘇勒奏言：“濬引河必上口正對頂冲，而下口有建瓴之勢，乃能吸大溜入新河，借其水力塗刷寬深。今所濬引河，與現在水向不甚相對。當移上三十餘丈，對冲迎溜。復於對岸建挑水坝，挑溜順行，以對引河之口。俟水漲時相机開放，庶河流東注，而南岸堤根可保無虞。”上

命内阁学士何国宗等以仪器测量，命齐苏勒会勘。齐苏勒奏：“仪器测度地势，於河工高下之宜甚有准则。今洪泽湖滚水坝旧立门槛太高，不便於泄水。请敕诸臣绕至湖口，用仪器测定，将门槛改低，庶宣防有赖。”又奏言：“治河物料用苇、柳，而柳尤適宜。今饬属於空閒地种柳，沮洳地种苇。应请凡种柳八千株、苇二顷者，予纪录一次，著为例。”均称旨。寻又奏言：“供应节礼，并已裁革。河标四营旧有坐粮，岁千馀金，以之修造墩台，制换衣甲、器械；盐商陋规岁二千金，为出操验兵赏功犒劳之用。每年往来勘估，伏秋两汛，出驻工次，车马舟楫，日用所需，拮据实甚。河库道收额解钱粮，向有随平馀银五千馀，除道署日用工食，请恩准支销。”上允之。四年，以堵筑睢宁硃家口决口，加兵部尚书、太子太傅。五年，疏言：“黄河斗岸常患冲激，应改斜坡，俾水随坡溜，坡上悬密柳抵之。既久溜入中泓，柳枝霑泥，并成沙滩，则易险为平。”从其请。是年，齐苏勒有疾，上遣医往视。寻入覲，命岁支养廉万金。

六年，两江总督范时绎、江苏巡抚陈时夏濬吴淞江，上命齐苏勒料理。筑坝陈家渡，松江知府周中鋹、千总陆章乘舟督工下埽，潮回坝陷，溺焉。齐苏勒往视察，下为土埂，中有停沙，因督令疏濬，坝工乃竟。复偕曾筠会勘河南雷家寺支河，是秋事毕。於是黄河自碭山至海口，运河自邳州至江口，纵横绵亘三千馀里，两岸堤防崇广若一，河工益完整。

七年春，疾甚，上复遣医往视。寻卒，赐银三千两为归橐资，进世职三等阿达哈哈番，赐祭葬，谥勤恪。上又以靳辅、齐苏勒实能为国宣劳，有功民社，命尹继善等择地，令有司春秋致祭。

齐苏勒久任河督，世宗深器之，尝谕曰：“尔清勤不待言，

而独立不倚，从未闻夤缘结交，尤属可嘉。”又曰：“隆科多年夤尧作威福，揽权势。隆科多於朕前谓尔操守难信，年夤尧前岁数诋尔不学无术，朕以此知尔独立也。”又曰：“齐苏勒历练老成，清慎勤三字均属无媿。”八年，京师贤良祠成，复命与靳辅同入祀。

嵇曾筠，字松友，江南长洲人。父永仁，诸生，从福建总督范承谟死事；母杨守节，抚曾筠成立：事分见忠义、列女传中。

曾筠，康熙四十五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累迁侍讲。雍正元年，直南书房，兼上书房。擢左佾都御史，署河南巡抚，即充乡试考官。迁兵部侍郎。河决中牟刘家庄、十里店诸地。诏往督筑，逾数月，工竟。二年春，奏言：“黄、沁并涨，漫溢洮期营、秦家厂、马营口诸堤。循流审视，穷致患之由。见北岸长沙滩，逼水南趋，至仓头口，绕广武山根，逶迤屈曲而下。官庄峪又有山嘴外伸，河流由西南直注东北，秦家厂诸地顶冲受险。请於仓头口对面横滩开引河，俾水势由西北而东南，毋令激射东北；并培钉船帮大坝，更於上下增筑减水坝，秦家厂诸地险势可减。”又与河督齐苏勒会奏培两岸堤，北起荥泽，至山东曹县；南亦起荥泽，至江南砀山：都计十二万三千馀丈。皆从之。

授河南副总河，驻武陟。疏言：“郑州大堤石家桥迤东大溜南趋，应下埽签椿，复於埽湾建矾嘴坝一。中牟拉牌寨黄流逼射，应下埽护岸，建矾嘴挑水坝二。穆家楼堤工坐冲，亦应下埽加镶。阳武北岸祥符珠水、牛赵二处堤工，近因中牟迤下，新长淤滩，大溜北趋成冲，应顺埽加镶。”又言：“小丹河自辛句口至河内清化镇水口二千馀里。昔人建闸开渠，定三日放水济漕，一日塞口灌田。日久闸夫卖水阻运，请严飭。仍用官

三民一之法，违治其罪。”又言祥符南岸回回寨对面淤滩直出河心，致河势南趋逼省城。请於北岸旧河身濬引河，导水直行。上谕齐苏勒用曾筠议。四年，奏卫河水盛，请於汲、汤阴、内黄、大名诸县筑草坝二十七。又请培郑州薛家集诸处埽坝。

五年，命兼管山东黄河堤工。寻转吏部侍郎，仍留副总河任。六年，疏言：“仪封北岸因水势冲急，雷家寺上首滩崖刷成支河。请将旧堤加帮，接筑土坝，跨断支河，以防掣溜侵堤。青龙冈水势萦纡，将上湾淘作深兜，与下湾相对。请乘势开引河，导水东行。”寻擢兵部尚书，调吏部，仍管副总河事。奏请培兰阳耿家寨北堤，下埽签椿筑坝。

七年，授河南山东河道总督，疏请开荆隆口引河。八年，署江南河道总督，疏言：“山水异涨，汇归骆马湖，溢运浮黄，河、湖合一。请於山盱周桥以南开坝泄水，并启高、宝诸堰，分水入江海。高堰山盱石工察有椿腐石欹，顺砌卑矮者，应筑月坝，加高培实。其年久倾圯者，全行改筑。兴工之际，筑坝拦水，留旧石工为障。俟新基筑定，再除旧石，仍留旧底二层，以御风浪。”又奏：“禹王台坝工为江南下游保障。洙水源长性猛，坝工受冲。请於现有竹络坝二十七丈外，依顶冲形势，建石工六百馀丈。接连冈阜，仍筑土堤，并濬洙河口门，使循故道直趋入海。”十年，奏扬州芒稻河闸商工草率，改归官辖，并增设闸官。十二月，加太子太保。十一年四月，授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仍总督江南河道，予一品封典。十二月，丁母忧，命在任守制。曾筠奏恳回籍终制，温诏许之。以高斌暂署，仍谕曾筠本籍距淮安不远，明岁工程，就近协同经理。十二年四月，同高斌奏增筑海口辛家荡堤闸。同副总河白锺山奏修清江龙王闸，濬通风阳厂引河。十三年，谕曾筠葬母事毕赴工。高宗御极，命总理浙江海塘工程。

乾隆元年，兼浙江巡抚。寻命改为总督，兼管盐政。曾筠条奏盐政，请改商捕为官役，严缉私贩，定缉私赏罚。地方有抢盐奸徒，官吏用盗案例参处。又疏请於海宁筑尖山坝，建鱼鳞石塘七千四百馀丈。入觐，加太子太傅。二年，疏请筑淳安淳河石礮。三年，疏请修乐清滨海堤；又疏请发省城义仓运温台诸县平糶：并从之。寻召入阁治事，以疾请回籍调治。上令其子璜归省，又遣医诊视。卒，赠少保，赐祭葬，谥文敏，祀浙江贤良祠。又命视新辅、齐苏勒例，一体祠祀。

曾筠在官，视国事如家事。知人善任，恭慎廉明，治河尤著绩。用引河杀险法，前后省库帑甚钜。第三子璜，亦由治河有功，官大学士，继其武。

璜，字尚佐。幼读禹贡，曰：“禹治水皆自下而上。盖下游宣通，水自顺流而下。”长老咸惊异。雍正七年，赐举人。八年，成进士，选庶吉士，年裁二十。授编修，再迁谕德。乾隆元年，命直南书房。三年，丁父忧，服阕，擢庶子。两岁四迁左佾都御史。九年，奏：“督抚阅兵，祇就趋走应对定将弁能否。请近省命大臣，边省命将军、副都统，简阅行伍。”是岁令大学士讷亲阅河南、山东、江南三省行伍，璜此奏发之也。

璜侍曾筠行河，习工事。奏河工疏筑诸事：请浚毛城铺坝下引河，并於顺河集诸地开河引溜，修筑黄河岸，留新黄河、韩家堂诸地旧口，泄盛涨，议行。授大理寺卿。累迁户部侍郎。十八年十月，黄、淮并涨。璜疏请濬铜山以下、清口以上河身，并仿明刘天和制平底方船，用铁耙疏沙，修补高堰石工、归仁堤闸，酌复江南境内减水闸坝。尚书舒赫德等被命视河，奏请派熟谙工程大员董理堤防，因令璜偕工部侍郎德尔敏督修。璜奏：“高堰工程有砖石之殊，年分有新旧之异。今当修砌石工，堤外筑拦水坝，并将旧有砖工尽改石工。石较砖重，椿木应培

增。旧修石堤用石二进，石后用砖二进，砖与土不相融结，久经风浪，根空基圯，令於砖石后加筑灰土三尺，以御冲刷。”又奏：“串场河为诸水总汇。请自石 闸南更建闸二，并就旧河道疏濬，直达海口。”十九年，奏：“高堰、高濶、龙门、古沟四处深塘兜湾，请修复草坝。”皆从之。是年堤工竟，议叙，转吏部。二十年，以母病，乞假归。

二十二年春，上以璜母病愈，授南河副总河，并谕曰：“璜侍父曾筠久任河工，见闻所及，谙练非难。母虽年近八十，常、淮带水，儘可轻舟迎养，固无异在家侍奉也。”四月，上南巡，临视高堰、清口及徐州诸工。以伏汛将至，近河诸地岁频歉，贫民甚多，谕疏筑诸工同时并举，以工代赈。因璜前奏请於昭关增滚坝、濬支河，南关旧坝改建滚水石坝，即命璜董其事。璜奏：“运河东堤减水入下河，经刘庄、伍祐、新兴诸场，分注斗龙、新洋二港归海。但刘庄大团闸至新兴石 闸相距较远，请於伍祐沿洼口、蔡家港各增建石闸，引水出新洋港。并疏射阳湖港口，使之径直。濬串场河以西孔家沟、冈沟河、皮家河支流凡三。此皆下河归海之路也。湖河诸水，归海纡回，归江迳直。多一分入江，即少一分入海。应挑河筑坝，使湖河水势相平，乃将各坝开放。则湖水既减，可为容纳来水地。伏秋水盛，泄高邮湖引入运河，出车逻、南关二坝，则归海水少，下河田庐可无虑矣。”上谕曰：“璜此奏分别缓急，因势利导，会全局而熟筹之。改纡为直，移远为近，濬浅为深，具有条理。即令尹继善、白锺山等会璜次第兴举。”十一月，高邮运河东堤新建石坝工成，奏请酌定水则，车逻、南关二坝过水至三尺五寸，开五里中闸；至五尺，开新建石坝。又奏：“车逻、南关坝脊高於高邮湖面二尺七寸。芒稻闸为湖水归江第一尾间，请常年启放，俾江、湖脉络贯通。”上深嘉之，从所请，并降

旨命勒石闸畔。

二十三年正月，擢工部尚书。五月，上下江诸工皆竟。九月，调礼部。二十四年四月，请在籍终养。二十五年，诣京师祝上寿。归至清江浦，奏言：“归江之路，尚有应筹。请於金湾坝下开引河，并濬董家沟。又以廖家沟、石羊沟、董家沟三坝改低三尺，使与芒稻闸相准。”上命交尹继善等勘议。二十九年，丁母忧。三十二年，服阕，署礼部尚书，旋实授。七月，授河东河道总督，奏：“杨桥大坝为河南第一要工，虽已堵闭，时辄渗漏。而北岸河滩顺直，既不能挑引河分溜，大坝迤东又遍地飞沙，不能建越堤。请将坝身裹戩培厚，用资完固。”璜每巡河，不避艰险，身先属吏。一夕闻虞城工险，驰往。天甫晓，雨雹交下，下埽岌岌欲崩，从者失色，劝璜姑退。璜立堤上叱曰：“埽去我与俱去！”雨雹息，堤卒无恙。

三十三年九月，召授工部尚书，罢直南书房。寻以在河督任未甄别佐杂，左迁左副都御史。三十六年，迁工部侍郎。三十八年，擢尚书，调兵部。四十年，复调工部。四十四年，调吏部，协办大学士。初，璜议挽黄河北流仍归山东故道，入对尝及之。是岁河决青龙冈，大学士阿桂视工。上以璜议谘阿桂及河督李奉翰，佥谓地北高南低，水性就下；欲导河北注，揣时度势，断不能行。上复命廷臣集议，仍谓黄河南徙已久，不可轻议改道，寢其事。

四十七年，加太子太保，在上书房总师傅上行走。并以璜年老，谕冬令日出后入朝，赐玄狐端罩。五十年正月，与千叟宴，为汉大臣领班。五十一年，以老乞休，赐诗慰留。上幸避暑山庄，命留京办事。五十五年四月，以璜成进士逾六十年，重与恩荣宴。璜年八十，与高宗同岁生，生日在六月，奏改万寿节后。上嘉其知礼，代定八月十九日，赐诗及联榜、上方珍

玩宠之。五十六年，复赐肩輿入直。五十九年七月，卒，年八十有四，命皇八子奠醑，赠太子太师，赐祭葬，谥文恭。

子八，长承谦，进士，官至侍读，先璜卒。族子承恩，举人，累官至河东河道总督。

高斌，字右文，高佳氏，满洲镶黄旗人，初隶内务府。雍正元年，授内务府主事。再迁郎中，管苏州织造。六年，授广东布政使，调浙江、江苏、河南诸省。九年，迁河东副总河。十年，调两淮盐政，兼署江宁织造。十一年，署江南河道总督。十二年，回盐政任。复署河道总督，培范公堤六万四千馀丈。十三年，回盐政任。旋授江南河道总督。

乾隆元年，疏请河工抢修工段需用土方，令河兵挑运十之四，用民工十之六。又请苇荡营采柴均归厂运。又请各州县河工外解各项悉归河库道。河南永城、江南萧县频年被河患，上命高斌会两江总督赵弘恩、河南巡抚富德筹疏通之策。高斌等奏：“黄河南岸砀山毛城铺向有减水石坝一，萧县王家山有天然减水石闸一，睢宁县峰山有减水闸四，建自康熙间，诚分黄导淮以水治水之善策。年久淤浅，水发为患。毛城铺旧有洪沟、巴河二河，为减泄黄水故道。闸下地势，东北偏高，水向南行，漫入祝家口。请俟水涸疏濬二河，并於二河上游开蒋沟河，筑祝家口、潘家口二坝。漳水南流，使尽入蒋沟、洪沟、巴河分流下注，永城、砀山诸县当无水患。王家山天然闸减水会入徐溪口，旧有引河，间有淤浅；峰山减水四闸，历年既久，引河亦有淤浅：均应疏濬。”又奏：“淮扬运河自清口至瓜洲三百馀里，其源为分洪泽湖水入天妃闸，建瓴而下，经淮安、宝应、高邮、扬州以达於江，惟借东西漕堤为障。请於天妃、正越两闸之下，相距百馀丈，各建草坝三。坝下建正石闸二，越河石闸二。又於所建二闸尾各建草坝三。重重关锁，层层收蓄，则

水平溜缓，可御洪泽湖异涨，亦可减运河水势。湖水三分入运，七分会黄。山盱尾闾天然南北二坝，非洪泽湖异涨不可轻开，使清水全力御黄；而高、宝诸湖所受之水，循轨入口，不至泛滥下河。则高、宝、兴、盐诸县民田可免洪湖泄水之患。”疏入，均议行。

御史夏之芳等疏言：“毛城铺引河一开，则高堰危，淮、扬运道民生可虑。”命高斌会大学士嵇曾筠、副总河刘永澄等详度。安徽布政使晏斯盛、广东学政王安国复请濬海口，又命高斌与宏恩及江苏巡抚邵基会勘。二年三月，高斌请入覲。赵弘恩内擢户部尚书，亦诣京师。上命王大臣集议，并召之芳等皆与。高斌言：“毛城铺减水坝康熙十七年靳辅所建，减水归洪泽湖，助清刷黄。六十年来，河道民生，均受其益。现濬毛城铺，乃因坝下旧河量加挑濬，使水有所归，并非开坝。况减下之水，纡回曲折六百馀里，经徐、萧、睢、宿、灵、虹诸州县，有杨疃等五湖为之渟蓄。入湖时即已澄清，无挟沙入湖之患，亦无湖不能容之虑。”之芳等仍执所见，议未决，御史甄之璜奏：“毛城铺开河，淮、扬百万之众，忧虑惶恐。”锺衡条奏亦及之。上卒用高斌议，斥之璜、衡、之芳等。

高斌复请别开新运口，堵塞旧运口，以避黄河倒灌。三年正月，淮、扬运河工竟，有旨嘉奖。四年，上闻时论议高斌所改新运口离黄稍远，而上游水势遇黄河异涨，仍不见倒灌，命大学士鄂尔泰乘驿往勘。鄂尔泰仍主开新运口，如高斌议。八月，高斌入覲，命便道与直隶总督孙嘉淦、总河顾琮会勘直隶河道。六年，奏言：“黄河自宿迁下至清河，河流湍急，内逼运河，唇齿相依。请培运河南岸缕堤，作为黄河北岸遥堤。”又言：“江都瓜河地势卑下，请量改口门，别濬越河，以减淮水入瓜河分数。”又言镇江南岸埽工宜改砖工。均下部议行。

调直隶总督，兼管总河。奏言：“永定河惟在尾间通畅，请於三角淀旁开引河，下接大清河老河头，上接郑家楼水口。挑去积土，即於北岸圈筑坡埝，以防北轹。南岸亦量为接筑，以遏南溜。下口河脣，随时疏通。至上游应筹分泄，请於南岸双营，北岸胡林店、小惠家庄各增建三合土滚坝一；并减堤高，使卑於坝。南岸郭家堤旧草坝应一律修筑如式。”七年，淮、扬水灾，上命高斌及侍郎周学健会总督德沛等治赈。事毕，还直隶，复奏言：“永定河上游为桑乾河，自山西大同至直隶西宁，两岸可各开渠灌田。自西宁石闸村入山，经宣化黑龙湾、怀来和合堡、宛平沿河口，两山夹峙，一线中趋。若於山口取巨石错落堆叠，仿竹络坝之意，为玲珑水坝，以杀其汹涌，则下游河患可减。”疏上，均议行。十年三月，加太子太保。五月，授吏部尚书，仍管直隶水利、河道工程。十二月，命协办大学士、军机处行走。

十一年，御史杨开鼎劾南河河道总督白锺山河决匿灾不报，命高斌往江南会总督尹继善按治，白锺山坐夺官。疏言：“淮、黄二渎，每年伏秋水涨，以老坝口水志为准则。乾隆七年最大，水志连底水一丈四尺七寸，当以此较量每年水势。各处闸坝开闭，应以就近石工水涨尺寸为度。”运河水涨，又命高斌往勘。疏陈培六塘河谢家庄、龙沟口诸处堤堰，濬中墩河、项家冲东门河；又疏请豁免海州、沐阳、赣榆诸县逋赋，及板浦、徐渎、中正、莞渎、临洪、兴庄诸场折价带徵银：并从之。高斌尝谓黄水宜合不宜分，清水宜蓄不宜泄，惟规度湖河水势，视其缩盈以定蓄泄，方不至泛溢阻碍为民害。诸所筹画，皆可循守。十二年三月，授文渊阁大学士。四月，命往江南同河道总督周学健督理防汛。五月，直隶水利工竟。

十三年，命偕左都御史刘统勋如山东治赈。又命偕总督顾

琮如浙江按巡抚常安婪贿状，高斌等颇不欲穷治。上又遣大学士讷亲往按，责高斌模棱，下吏议，夺官，命留任。闰七月，周学健得罪，命兼管江南河道总督。寻以籍学健家产徇私瞻顾，夺大学士，仍留河道总督。十六年三月，上南巡，命仍以大学士衔管河道总督事。闰五月，暂管两江总督。八月，盱南阳武漫工未合龙，诏往相度修筑，命未下，高斌奏请驰赴协办。上奖其急公任事，得大臣体。十一月，工竟，命同侍郎汪由敦勘天津诸处河工。十七年，年七十，赐诗。

十八年，洪泽湖溢，邵伯运河二闸冲决，高邮、宝应诸县被水，下部严议。学习河务布政使富勒赫奏劾南河亏帑，命署尚书策楞、尚书刘统勋往按。策楞等疏发外河同知陈克济、海防同知王德宣亏帑状；并及洪泽湖水溢，通判周冕未为备，水至不能御，不即奏劾状。上责高斌徇纵，与协办河务张师载并夺官，留工效力赎罪。九月，黄河决铜山张家路，南注灵、虹诸县，归洪泽湖，夺淮而下。上以秋汛已过，何至冲漫河堤，责高斌命往铜山勒限堵塞。策楞寻奏同知李敦、守备张宾侵帑误工状，上命斩燉、宾，繫高斌、张师载使视行刑，仍传旨释之。二十年三月，卒於工次。予内大臣衔，发内库银一千治丧。

二十二年，上南巡，谕曰：“原任大学士、内大臣高斌，任河道总督时颇著劳绩。即如毛城铺所以分泄黄流，高斌设立徐州水志，至七尺方开。后人不用其法，遂致黄弱沙淤，隐貽河患。其於黄河两岸汕刷支河，每岁冬季必率汛填筑。近年工员疏忽，因有孙家集夺溜之事。至三滚坝泄洪湖盛涨，高斌坚持堵闭，下游州县屡获丰收。功在民生，自不可没。癸酉张家路及运河河闸之决，则其果於自信，抑且年迈自满之失。在本朝河臣中，即不能如靳辅，较齐苏勒、嵇曾筠有过无不及。

可与靳辅、齐苏勒、嵇曾筠同祀，使后之司河务者知所激劝。

“二十三年，赐谥文定。御制怀旧诗，列五督臣中。命祀贤良祠。

子高恆，高恆子高朴，皆坐事获谴，自有传。上复录高斌孙高杞授内务府郎中。从子高晋。

高晋，字昭德。父述明，凉州总兵。高晋初授山东泗水知县，累迁安徽布政使，兼江宁织造。乾隆二十年，擢安徽巡抚。二十二年，上南巡视河，命高晋协办徐州黄河两岸堤工。高晋奏言：“凤、颍灾区诸工并举，米价日昂，动工程银三万两购米，尚虑不敷。上念淮徐海道诸工，截漕二十万石平糶。请分五万济上江各工。”从之。工竟，加太子少傅。

二十六年，迁江南河道总督。奏言：“高、宝、兴、泰积年被水，上命封南关、车逻等坝，於金湾坝下濬引河，泄水归江，使洪泽湖、运河之水不致漫坝东注。下河各县支河汉港及田间积水，均汇入串场河，北至盐城石、天妃等闸，出新洋港。又自兴化白驹、青龙、八社、大团等闸出斗龙港，分二道归海。惟下河形如釜底，积涝骤难消涸。请浚兴化迤南丁溪、小梅二闸引河使出王家港，兴化迤北上冈、北草堰、陈家冲三闸引河，使汇射阳湖，增二道归海，俾数州县积水节节流通，沮洳渐成沃壤。”从之。二十七年，授内大臣，奏言：“运河归江，邵伯以下旧设六闸。自盐河分流下注，请将六闸金门量为展宽。又盐河旧设中、南、北各二闸，应留北二闸以济盐、运。南、中二闸过水迟滞，应添建石坝，接长土堤，酌挑引河，俾高、宝湖水归江益暢。”二十八年，加太子太傅。二十九年，奏言：“清口以上桃、宿等，专受黄水；清口东坝以下，淮、黄合流，至云梯关迤东归海。北岸五套、南岸陈家浦顶冲入溜，议培筑旧堤。臣以云梯关外近海，与其筑堤束水，不若於旧堤

上首作斜长子堰，使水汇正河入海。”上均是之。

三十年，迁两江总督，仍统理南河事务。三十一年，按苏州同知段成功纵仆扰民，高晋以成功方病，拟宽之，上责其袒庇。三十三年，署湖广总督，兼摄荆州将军事。三十四年，回任，兼署江苏巡抚。上命采洋铜铸钱，高晋请收小钱，并运云南铜供铸，费省於洋铜，上用其议。三十六年，兼署漕运总督，授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仍任总督如故。寻命同侍郎裘曰修、总督杨廷璋筹勘永定河工。事竟，还江南。

四十年，河东河道总督姚立德奏请以蜀山湖收蓄伏秋汛水，工部以旧例蜀山湖於十月后收蓄汶河清水议驳，上命高晋会勘。寻奏：“蜀山湖周六十五里，在汶河南、运河东，为第一水櫃。向定蓄水限九尺七八寸，请改以一丈一尺为率，兼蓄伏秋汛水。”从之。四十一年，河督吴嗣爵奏黄河淤高，命高晋与总督萨载筹议。请浚清口以内引河停淤，使清水暢出，与黄河汇流东注，并力剔沙，则黄河不濬自深，海口不疏自治。“上谕曰：“此奏甚合机宜形势，为治淮、黄一大关键。届时妥为之。”是冬，入觐，上以高晋年七十，书榜以赐。

四十三年，命赴浙江会巡抚王亶望相度海塘，又命赴河南堵筑仪封漫口。秋，河决时和驿，高晋请议处，命宽之。冬，时和驿工竟。仪封新修埽工蛰陷，部议夺官，仍命留任。十二月，卒，赐祭葬，谥文端。怀旧诗并列五督臣中。子书麟、广兴，自有传。

完颜伟，完颜即其氏，满洲镶黄旗人。雍正间，自内务府笔帖式累迁户部员外郎。命往江南学习河务。乾隆二年，授浙江海防道。调江南河务道，寻擢浙江按察使。方建尖山坝工，巡抚卢焯奏以伟督工，岁费银五百。六年，命为江南副总河，就擢河道总督。高邮南关、五里、车逻三坝，值河、湖盛涨，

泄水辄浸下河州县民田。上命闭洪泽湖天然坝及三坝，不使水入下河。知州沈光曾以上河滨湖滩地被水，议以济运馀水由三坝减泄，并易芒稻河闸为坝，疏宝应、高邮、甘泉诸湖南注之路。伟劾其扰乱河工，光曾坐夺官。

初，上以黄河大溜逼清口，命循康熙旧迹，开陶庄引河，导使北注。大学士鄂尔泰与河道总督高斌合勘，甫定议，会暴雨积淤，工遂停。高斌亦去任，复命伟相度。伟议自清口迤西黄河南岸设木龙挑溜，使渐趋而北。七年，疏言：“淮源上游雨多水发，贾鲁河盛涨，由涡达淮，汇于洪泽湖。三石滚坝减归高、宝、邵伯等湖，而古沟、东坝漫刷过水又自白马湖来会，水势益大。臣督筑子堰捍御，并开高邮老土坝及南关等三坝，水势始定。”上嘉之。

是岁黄河亦盛涨，石林口减水过多，沛县及山东鱼台、滕、峄诸县皆被水。伟具疏请罪。御史吴炜劾伟用人不得当，伟疏辨，上不深责，调河东河道总督。九年，奏言：“山东历年被水，由於上游散漫，下游梗阻。运河东接汶、泗、沂、济诸水，泄入微山、蜀山、南旺、马踏诸湖；北接漳、卫二水，泄入盐河、徒骇、马颊、钩盘诸河。遇伏秋异涨，宣泄不及，应於运河内增闸坝以分其势，疏下河以暢其流。其经由各州县，凡沟渠淤狭者浚之，堤堰残缺者修之。”报可。十年，以母老乞回京，有旨慰留。十三年，授左副都御史。旋卒。

顾琮，字用方，伊尔根觉罗氏，满洲镶黄旗人，尚书顾八代孙。父顾俨，历官副都统。顾琮，以监生录入算学馆，修算法诸书，书成议叙。康熙六十一年，授吏部员外郎。雍正三年，授户部郎中，迁御史。四年，巡视长芦盐政。八年，迁太仆寺卿。九年，授霸州营田使。十一年，协理直隶总河，迁太常寺卿，署直隶总督。寻授直隶河道总督。十二年，奏报：“永定

河口深通，上流始得暢注入淀。近因淤，议濬引河，自然开刷，不劳民力，号为天赐引河。”上令报祀。疏请更定管河汛，增设员缺，下部议行。

乾隆元年，署江苏巡抚。丁父忧回旗。二年，命协办吏部尚书事。永定河决，命偕总督李卫督修。旋署河道总督。三年正月，改授硃藻，命协同办理。奏畿辅西南诸水汇於东西两淀，淤垫漫溢为患。请设堡船捞泥，以三角淀通判、清河同知司其事。藻罢去，复授河道总督。五年，濬青县兴济、沧州捷地两减河，疏陈善后诸事，请疏海口，筑遥堤，多设涵洞。六年，请改定子牙河管河官制。寻以裁缺回京。是年，授漕运总督。七年，奏言：“清江以上，运河两岸，向来只知束水济运，未知借水灌田，坐听万顷源泉，未收涓滴之利。同此田亩，淮南、淮北，腴瘠相悬。或疑运河泄水，於济运有妨。不知漕艘道经淮、徐，五月上旬即可过竣。稻田须水，正在夏秋间。若届时始行宣导，是祇借闭蓄之水为灌溉之资，於漕运初无所妨。况清江左右所建涵洞，成效彰彰。推此仿行，万无疑虑。请特遣大臣总理相度，会同督、抚、河臣详酌兴工。”议未及行。八年，以督运诣京师。入对，请行限田，上斥其扰民。

十年六月，疏请於马庄集、曹家店各建石闸，束上游之水，并将骆马湖入运处改在阜河以上车头，建闸挑渠，引水济运。十字河竹络坝开放后，黄水湍激，横截运河，粮艘提溜为难。当於竹谿坝下束黄坝迤东接堤堵截，别於苏家闸南濬河越黄入运，从之。十一年，署江南河道总督。十二年，命偕大学士高斌按浙江巡抚常安贪婪状。坐未穷治，夺官，命留任。寻调河东河道总督。十七年，疏言：“运河堤未设堡房。请视黄河例，每二里建堡房，都计四百馀座。”十九年，坐江南总河任内浮费工银，夺官。旋卒。

顾琮内行严正，尝入对，值旱多风，世宗以为忧。顾琮引洪范谓“蒙恆风若，虑臣或蔽君”，上为之动容。世宗崩，顾琮方丧偶，逾三年乃续娶。方苞以为合礼。

白锺山，字毓秀，汉军正蓝旗人。雍正初，自户部笔帖式迁江南山清里河同知。累擢江苏布政使。奏：“狼山、苏松二镇驻地距苏州俱远，军糈輓运维艰，请就所驻及附近州县配给。崇明孤悬海外，地不产米，请由江、广采运，拨万石贮崇明仓，备平糶。海滨涨出沙洲，民人占居，当筑土墩以避潮患。”从之。十二年，授南河副总河，旋擢河东河道总督。

乾隆元年，奏：“河标兵驻济宁，无仓储，每称贷贵籴。请以生息银二千七百有奇买穀四千石，设仓存贮，春借秋收。”又奏：“豫东河防，水落时，当堵塞支河。伏秋水涨，购料募夫，每虑不及。请发河南、山东司库银分存郑州及武陟、封丘、曹、单诸县，永远贮备。”皆从之。四年，疏言：“漳水旧自直隶入海，康熙四十五年，引漳入卫济运，故道渐淤，全归卫河，势难容受。嗣於德州哨马营建滚水坝，开引河泄卫水，由钩盘河达老黄河入海。然漳、卫二水随时淤塞，虚糜帑金。漳水旧有正河、支河，应择易浚者复其故道。於馆陶建闸，卫水大，听漳入海以防涨；卫水小，分漳入卫以济运。”奏入，命大学士鄂尔泰详议，议在丘县东和尔寨村承漳河北折之势，接开十馀里，至漳洞村入旧河；因於新河东流入卫处建闸，以时启闭，上从之。时漕运总督补熙请造十丈大船，运河当以水深四尺为则。白锺山谓：“徬河无源之水，雨至而后泉旺，泉旺而后河盈。上徬闭、下徬启，则下徬倍深，上徬倍浅。各徬相距远近不均，水近者深，则远者必浅。以人役水，以水送舟，必不能均深四尺。”侍郎赵殿最又请於馆陶、临清各立卫河水则，白锺山谓：“尺寸不足，将卫辉民田渠徬尽闭，致妨灌溉，

事既难行，尺寸既足，将官渠官徬尽闭，来源顿息。下流已逝，运河之水亦立见消涸。二者均属非计。”议并寝。

八年，调江南河道总督，疏言：“石林口堵筑坚固，大溜直趋下流。黄村、韩家塘等处新筑子堰，恐不足抵御，於对岸濬引河，导溜南注，并加厚子堰，派兵驻防。”又奏言：“苇荡左右两营，岁输柴二百二十五万束。积久生弊，轮运不齐。请禁兵民杂采，定采苇期限，濬运柴沟渠，编柴船帮号。”皆允行。

十一年，御史杨开鼎劾：“白锺山出纳慳吝，任性驳减，用损工偷，纵仆役婪索。陈家浦决七百馀丈，止称二十馀丈。兴筑延缓，阜宁、盐城二县受其害。”命高斌会尹继善按治，以开鼎从。寻覆奏驳减、婪索无实据，惟陈家浦漫口冲刷，贻害累民。上召白锺山诣京师，夺官，效力河工。总河顾琮复论白锺山措处失当，上命籍其贖逾十万以偿。

十五年，授永定河道。十八年，河决张家路，命从尚书舒赫德往勘。旋命以按察使衔协办南河事。十九年，复授河东河道总督。二十年，署山东巡抚。请罢孔氏世袭曲阜知县，上命改授世袭六品官。寻奏济宁以南积水未消，请缓开汶河大坝，疏濬下游河道。上命白锺山往勘南河，文武各官听调遣。

二十二年，调江南河道总督，疏言：“自河决张家路，沙停河淤，下流不畅，南高北洼。迨孙家集复决，河底益高。黄河受病，率由水势侧注北岸，冲刷沟槽。惟有南北分筹，南宜疏，北宜筑。筑则支河不致夺溜，疏则稍分有馀之水势，庶徐州得以少安。臣与河臣张师载商榷，以为南岸长滩较北岸更险，必於横亘处濬引河，导溜归中，岸堤益加高厚。北岸无堤，漫水如梁家马路、徐家庄等处支河数十道，及黄家庄、郭家堂等处漫槽矮滩，宜筑土坝。水平则收束以刷正河，水涨则平漫平

消，不至冲槽夺溜。并於孙家集培堤增坝，以为重障。骆马湖北受蒙阴山水，西受微山湖水，其尾闾在六塘河。上游湖堤在在残缺，亟应修补捍防。”皆从之。

荆山桥工竟，议叙。奏言：“宁夏上游河水陡涨，急报下游防范。正阳关为淮水上下关键，应仿宁夏水报法，派员专司其事。”又奏：“上江诸水皆归安河以达洪泽湖。安河间段淤浅，连年水患由此。宜多募渔船，伐芦捞泥，俾尾闾一通，上游皆有去路。又归仁堤下旧有涵洞，穿鲍家河以达安河，久经湮塞。拟开浚分林子河一支，则安河进水之地亦有所分，患可渐减。”报闻。二十三年，加太子少保。二十六年，卒，赠太子太保，赐祭葬，谥庄恪。

论曰：自靳辅治河、淮，继其后者，疏濬修筑，守成法惟谨。世宗朝，齐苏勒最著，嵇曾筠、高斌皆仍世继业，与靳辅同祠河上，有功德於民，克应祭法。完颜伟、顾琮、白锺山随事补苴，不负当官之责。高斌任事二十年，疏毛家铺引河，排众议行之，民蒙其利。夺淮之役，缚赴工次待决。雷霆不测之威，赫矣哉！

列传九十八

哈攀龙 子国兴 任举 冶大雄 马良柱 本进忠 刘顺

哈攀龙，直隶河间人，其先出回部。乾隆二年一甲一名武进士，授头等侍卫。以副将发福建，除兴化城守副将。迁总兵，历河南南阳，福建海坛、漳州诸镇。以母丧去官。十三年，高宗东巡，攀龙迎銮，命往金川，隶总督张广泗军，署松潘镇总兵。出美诺沟，取撒卧山、大松林、噶达诸寨。分兵出马沟右梁，察形势，得其险要，搜截松林，贼蔽松设卡。毁其二，径左梁山沟，砲毙贼数十。进克渴足寨，焚碉寨四、水城一，杀贼二十馀。寻与署重庆镇总兵任举合兵攻色尔力石城，举没於阵。攀龙入林，殪贼三十馀，夺举尸回。复偕都统班第、署重庆镇总兵段起贤、侍卫富成分道夜袭色尔力，焚木卡三，杀贼五十馀。进破石梁、双沟诸垒。经略讷亲、总督张广泗劾攀龙攻色尔力不能下，兵部议左迁。上责攀龙自陈，攀龙言屡克卡杀贼报广泗，广泗不以入告。会讷亲、广泗皆得罪去，上知攀龙枉，命罢议。寻从经略大学士傅恆夜攻色尔力，先登，拔石卡，殪贼数十。十四年，金川事定，命署固原提督。十六年，移湖广提督，陈整饬弁兵诸事，上嘉勉之。寻命真除。复移贵州提督。入陛见，病留京师，卒。

子国兴，乾隆十七年武进士，授三等侍卫。出为云南督标右营游击，迁东川营参将。缅甸头人召散据孟良为乱。总督杨应琚檄国兴佐军，战楞木，进克猛卯，督战被枪，创右辅及臂。

应据以闻，赐孔雀翎。寻署腾越营副将。时副将赵宏榜以偏师深入，与缅人战於新街，师败绩。国兴师至蛮暮，诃新街无备，督兵潜入，缅人乃引退。从将军明瑞进克木邦，战於蛮暮，大破之。复偕侍卫莽克察击斩守隘贼六十馀。擢楚姚镇总兵。入陛见，命在乾清门行走，赉银币。还军，移普洱镇总兵，迁贵州提督。经略傅恆议用水师，令国兴赴铜壁关外野人山督造船。移云南提督，加太子少保。船成，从傅恆出猛拱、孟养、南丰、猛烈、猛坝，次老官屯。缅人水陆备甚固，攻之不时下。头人诺尔塔以其酋懵驳命，遣使得鲁蕴诣军乞解兵。傅恆令国兴出见，晓以利害，令具约十年一贡，毋更扰边，归所掠内地人。缅人誓奉约。时傅恆方病，将军阿桂召从征诸大臣议，皆言许之便，遂与定约解兵。既而贡弗至，总督彭宝遣都司苏尔相谕意，留不遣，扬言国兴许以木邦、猛拱、蛮暮三土司予缅人，请如议。彭宝劾国兴与缅人议具约不以实，上召国兴至京师，诘国兴，国兴自陈未尝有此议。上责国兴迁就毕事，夺太子少保，左授贵州古州镇总兵。移云南临元镇。后二年，得鲁蕴复至老官屯，请如前誓三事。

时师征金川，上命国兴从将军温福进讨。三十七年，迁西安提督，命尽护陕西、甘肃从征诸军。寻令偕总兵董天弼自曾头沟取底木达、布朗郭宗。温福以国兴能军，令自策卜丹径取美诺当一面。国兴自阿喀木雅山沟迂道径玛尔迪克山寨，察策卜丹地势，林深径狭，不宜於行师，乃将二千人佐海兰察攻玛尔迪克。温福再疏闻上。金川贼千馀屯贡噶山左，谋劫粮，国兴驰击，贼败匿。师还，经玛尔迪克，贼自林中出，复击败之，上赉荷包四。进攻贡噶山，设伏，斩贼百馀，搜箐夺碉卡。九月，金川酋索诺木使诣国兴，请献鄂克什地以降。国兴令并割南北两山美美卡、木兰坝及玛尔迪克。越日，贼尽撤诸栅。国

兴以兵入鄂克什旧寨，贼退守路顶宗。十月，使归墨垄沟师败时所掠外委臧儒，且言尝劝僧格桑同降。温福以闻，上令国兴檄谕索诺木声其罪。时国兴及海兰察将五千人屯贡噶山，谋攻策卜丹，阻冰雪未进。上命还师攻路顶宗。路顶宗山麓有巨沟，沟源出南山。海兰察纤道出山后，侍卫额森特自小径为应，国兴前越沟攻碉。师继进，遂克路顶宗，破卡五十馀、碉三百馀，俘获甚众。复自喀木色尔北山攻穆拉斯郭大寨，进据兜乌山巅，与总兵马彪军合，夺附近碉卡，克额尔奔木栅。复将千人渡水，自南山鄂尔济仰攻，克诸寨，与大军会，进攻明郭宗。别以兵袭击公雅山，克木尔古鲁寨，并夺据嘉巴山麓。廷议既定小金川，分命将帅三道进讨金川。上曰：“国兴虽绿营汉员，熟军事；又尝为乾清门侍卫，与满洲大臣无异。”授参赞大臣，佐副将军丰升额。是月克明郭宗，焚念经楼。整兵进取日果尔乌谷山麓，攻美诺。上嘉国兴功，官其子文虎守备。攻克布朗郭宗，僧格桑遁金川。我军直抵底木达，僧格桑父泽旺出降。小金川平。

国兴卒於军，赐白金千，存恤其家，加赠太子太保，谥壮武。祀昭忠祠，图形紫光阁。文虎授陕西提标右营守备，从军攻木果木，阵没，从祀昭忠祠。复官次子文彪千总。

任举，山西大同人。雍正二年武进士。以守备发陕西。累迁固原提标左营游击，署城守营参将。乾隆十一年十二月，固原兵变，夜攻提督许仕盛，毁辕门将入。举闻乱，单骑诣鼓楼鸣角，招营兵未变者才五十人，部勒使成列。变兵惧，退掠市廛。举追及，手刃十馀人，擒四十馀人。变兵出城南门，还攻东西二门。举守东门，右营游击铁保守西门，御战，变兵溃。事定，总督庆复以闻，擢中军参将。

十二年，命征金川，隶总督张广泗军。寻授西凤协副将。

举至军，与总兵许应虎、副将高宗瑾、参将买国良攻色底贼碉，击以砲二百馀发，碉一角圯，垣凿孔发砲，密如鳞比。举度我军砲小不能下，将移军退守，贼出战，再设伏败之。十三年，上谕谓：“在军诸将狃於瞻对之役，庸懦欺蒙，已成夙习。今别用举等，皆未从征瞻对，无所掣肘，宜鼓励勇往。”广泗亦奏在川镇将，忠诚勇幹无出举右者，令率汉、土兵三千取道攻昔岭。寻又奏令署重庆镇总兵。

举与参将王恺自牛厂至素可尼山。时五月，遇大雪，辟道以行。经撒乌山，至昔岭山梁，山北曰木冈，孤峰当道，贼置城卡守隘。举督兵攻卡，凭高发砲洞其垣，令士兵缘沟潜进，毁贼碉。师循出山腰，克贼卡，遂陟中峰，以千人驻守，进攻木冈。时总兵哈攀龙师至马沟右梁，阻松林不得进。广泗令自纳喇沟出昔岭右，与举合攻木冈贼所署城卡，力战未即下。举察昔岭左有道通卡撒，中经得思东、木达沟，贼皆置碉焉。总兵冶大雄方自卡撒进，举与合军，焚木达沟诸碉，围得思东，断其汲道，督兵挟斧斫贼，贼堕岩遁，得大小碉三。进攻色尔力石城，分兵为三道：举督兵直攻石城，攀龙出其右，副将唐开中及国良出其左。越沟度林，攻贼所置木城，国良战死。六月己巳，举与攀龙、开中合攻石城，城坚甚。我师方力攻，贼三百馀自西南林内出，举督兵与战，被创；战益力，枪复中要害，遂卒。攀龙入林杀贼，以其尸还。

时上方命举真除，经略大学士讷亲以举死事闻，上阅疏为泣下，并谕：“举忠愤激发，甘死如饴，而朕以小丑跳梁，用良臣於危地，思之深恻！”命视提督例赐恤，加都督同知，谥勇烈，祀昭忠祠，官其子承恩都司，承绪千总。承恩丧终入谢，上以尚幼，命传谕其母善教之。二十四年，授三等侍卫。累迁福建陆路提督。五十二年，台湾林爽文为乱，承恩请往讨之，

师无功，逮诣京师，罪当死，上宽之。五十三年，赦出狱。五十五年，复授巡捕营参将，迁副将。卒。承绪官巡捕营游击，市中火，赴救被创，卒。上之赦承恩，谓其未有子，承绪又死勤事，不可使举无嗣也。

冶大雄，四川成都人。康熙季年入伍，从征西藏，克里塘、巴塘，降结敦落笼宗、说板多打笼宗诸寨，获为乱喇嘛五。雍正初，从军出松潘黄胜关，剿抚热当十二部落。攻郭隆寺，攻岭三，破寨十五，追斩康布喇嘛於西海。又从征桌子山、棋子山，戮头人。追剿罗卜藏丹津，擒丹津琿台吉。川陕总督岳锺琪疏荐，引见，特授蓝翎侍卫。累迁陕西庄浪营参将。加副将衔，赐孔雀翎，命赴巴里坤军，檄署川陕标中军副将。

准噶尔犯克什图、峨仑矶诸卡伦。大雄偕总兵樊廷以二千人当贼二万，转战七昼夜，拔守卡伦兵以出。与总兵张元佐等师会，力战杀贼。赐拜他喇布勒哈番世职，赉白金五千。寻授直隶山永协副将。命署湖北彝陵镇总兵。上言：“彝陵距省千馀里，兵饷岁以四季支給，请改夏秋、冬春二次汇支。”下督抚议行。寻调署山西大同镇总兵。与前任总兵李如栢互劾，均夺职。乾隆元年，以副将发湖广，寻授衡州协副将。城绥苗、瑶为乱，大雄驻长安堡，焚贼寨，戮其渠，馀相率就抚。擢镇筄镇总兵。总督孙嘉淦劾大雄贪纵，夺职。湖南巡抚蒋溥言谏无贪纵迹，引见，复授云南昭通镇总兵。叙剿苗功，加都督僉事衔。

十三年，从征金川，至卡撒，统云南、贵州诸军进攻色底、光多诸寨。引兵出昔岭中峰之西，与署总兵哈攀龙、任举师会，克大小碉十、石城一，堕碉百三十。同攻克昔岭沟底石城水卡。经略大学士傅恆奏大雄历经战阵，令总理营垒，措置妥协，赐孔雀翎。金川头人莎罗奔等乞降，师还。授云南提督，加左都

督銜。入覲，官其子继钧蓝翎侍卫，命送大雄上官。疏言：“西藏喀拉乌苏诸地与准噶尔连界，盗窃纷扰，是其故习。今藏北鄙即我边地，防边自可弭盗。请驻藏大臣仍设重兵，循大道置台站，以资防守。”上嘉其留心。

继钧至常德迎家，中途假回民金，大雄以闻。上以大雄知事不可揜乃始奏劾，左授哈密总兵。命署安西提督，赴巴里坤验马驼，疏报四千馀。会总督方观承核参将锺世杰等至巴里坤领马千九百馀，途中马多死，论罪。上以大雄疏不实，下部议；总督黄廷桂复劾大雄，命夺官，逮京师治罪。二十一年四月，行至西安，卒。三十二年，上以绿营世职不得世袭罔替，下兵部察诸将有功者，俟袭次毕，赐恩骑尉世袭罔替，大雄与焉。

马良柱，甘肃张掖人，其先本回部。康熙季年，从军征吐鲁蕃；雍正初，将军阿尔邦檄赴插汉麦里干讨贼：皆有功。复从安西镇总兵孙继宗攻罗卜藏丹津，降台吉三十三。战於哈马兒打布罕噶斯，擒其渠，授蓝翎侍卫，赐白金百，迁三等侍卫。外授四川提标游击，赐貂皮、数珠。命将兵屯西藏。旋以兵扰民，左降，听四川巡抚、提督调遣。

八年，瞻对土司为乱，提督黄廷桂檄良柱讨之。贼坚守石碉，督兵仰攻，枪殪所乘马，易马进，再殪，乃步行督战。碉上投石如雨，伤面，搏贼益奋，火其碉，并焚擦马、擦牙诸寨，歼贼无算。侧冷邦诸头人皆降。复授松潘镇左营游击。三迁夔州协副将。

乾隆十年，师复征瞻对，破直达、松多诸寨，夺碉七十馀。进攻下密左山梁，获头人噶笼丹坪。再进克下密等百馀寨，获头人塔巴四交。渡丫鲁河，遂破瞻对，焚其寨。其渠姜错太死於火。十二年，大金川酋莎罗奔攻革布什咱土司，并掠明正土司所属鲁密、章谷诸地。巡抚纪山移良柱威茂协副将，督兵防

御。莎罗奔纠小金川土司泽旺侵沃日各寨，都司马光祖赴援，贼大至，光祖困於热笼。良柱率轻骑驰救，败贼巴纳山，进克石卡二百二十三。光祖等出应，贼溃，围解。泽旺降，并还所侵沃日三寨。诏嘉其奋勇，迁重庆镇总兵。再进复孙克宗官寨，攻江卡，战屡胜，克大小碉寨百馀，降二十馀寨。进克丹噶山，分兵焚撒笼等七寨，噶固等寨先后降。贼守石达大碉，良柱冒雨进，数十战，贼乘夜来扑营，设伏，歼焉。马邦头人思错已降，总兵许应虎馭之不以道，复叛，围应虎於的交，良柱驰救。贼退入戎布寨，攻之未下。旋复犯马邦，副将张兴被围。良柱请移戎布师赴援，总督张广泗不许，兴陷於贼。侵噶固，守兵叛附贼，夺卡伦七。广泗令良柱往攻，力战，贼未却。值大雪二十馀日，粮匱，煮铠弩以食。力不支，广泗檄退师。仓卒移营，砲械为贼得。

广泗劾之，命逮诣京师，良柱陈粮绝状，上特原之。命在香山教禁军云梯，亲临观之。良柱起舞鞭，称旨，赐大缎、荷包。命仍赴金川军，以副将、参将等官酌量委用。寻授泰宁协副将，大学士傅恆视师，檄良柱攻昔岭，克之。莎罗奔请降，良柱以十馀骑入其营宣谕。授建昌镇总兵，赐孔雀翎。母忧去官。召入京师，仍令教禁军习云梯。服阕，授松潘镇总兵。杂谷土司苍旺为乱，偕提督岳锺琪讨平之。寻请老，改籍四川华阳。卒，年八十一。

良柱额 然，大目虬髯，边人畏之，号为狮子头。善战，临阵手铁鞭一，马上旋转如飞。其攻噶固，广泗不为策应，饷又不时至，上知广泗忌其成功，故特轻其罚云。子应诏，官直隶河间副将。孙瑜，自有传。

本进忠，甘肃西宁人。初入伍，冒姓名曰张元吉，寻请复姓名。雍正中，从扬武将军张广泗援吐鲁番，屯鲁克沁。准噶

尔来侵，邀击，擒贼七。复追败之哈喇和卓。乾隆十三年，檄赴金川，从征囊得山梁。攻碉先登，夺矛，中石，伤。从攻普沾，掷火弹入碉，焚碉十三，夺木城。进战於乐利噶尔堤克，殪贼。攻碉，右股中枪，伤。录功，擢四川威茂协右营都司。引见，赐大缎。杂谷土司苍旺为乱，提督岳锺琪檄进忠讨之，夺铜砲一，斩馘数十，生擒二十五，降茶堡番民二千馀。自角木角沟入杂谷，获苍旺。累擢永宁协副将。

三十年，从将军明瑞征缅甸，进攻蛮结，克木卡十六，殪贼三，伤额，明日，仍裹创出战。事闻，赐孔雀翎，号法式善巴图鲁。擢云南临元镇总兵。明瑞令将五千人屯龙陵关备调遣。召诣热河行在，入见，命乾清门行走，赐貂皮、银币，令还军。旋移普洱镇总兵，擢云南提督。卒，加太子太保，谥勤毅。

刘顺，顺天人。雍正五年武进士，授蓝翎侍卫。以守备发陕西。累迁至金塔协副将。乾隆十三年，令将千五百人赴金川，偕副将高雄自甲索攻囊得，道松林。贼百馀出战，击之遁，毁贼碉。从大军自卡撒左山梁进，诸碉以次皆下。惟普瞻双、单二碉守甚坚。日暮，将收兵，顺潜率所部逼单碉，纵火攻之，贼溃，并夺双碉。师继进，遂克色底。普瞻西有山曰阿利，贼碉林立。顺冒雨奋攻，夺山梁木卡，破碉。发砲，殪贼数十，复破大碉一、石卡四。

经略讷亲屡奏顺奋勇。金川平，擢贵州威宁镇总兵。上以顺熟边情，移甘肃西宁镇总兵。入见，赐孔雀翎。擢安西提督。病，乞罢。卒，加太子太保，谥壮靖。

论曰：初征金川，攀龙、举、大雄皆以勇略著。举尤骁桀为军锋，讷亲、张广泗督战急，鼓锐攻坚，遂以身殉，伤已！良柱善战，又以广泗牵制，不能尽其材。进忠、顺力战破坚碉，亦攀龙辈之亚也。

列传九十九

傅清 拉布敦 班第 子巴禄 鄂容安 纳穆札尔 三泰

傅清，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李荣保次子，傅恆弟也。雍正间，授侍卫。乾隆初，累迁至直隶天津镇总兵。康熙中定西藏，留兵镇抚，以大臣驻藏办事，为员二，嗣省其一。是时驻藏副都统索拜当代，命傅清以副都统往。十一年，疏言：“西藏处徼外，西北界准噶尔，北通青海，为四川西南外郭。自雍正十二年设塘汛，不特传送官文书，且以联络声气。上年索拜以节费议撤汛，使藏人任邮递，谓之番塘。未几辄被盗。今准噶尔当入藏熬茶，番塘恐滋误。请自打箭炉至藏复置塘汛，酌冲僻远近，当得兵千人以内。”议如所请。

十二年，西藏郡王颇罗鼐卒。颇罗鼐爱其次子珠尔默特那木札勒，请以为嗣，遂袭爵为郡王。上谕傅清曰：“颇罗鼐更事多，黽勉事中国。珠尔默特那木札勒幼，傅清宜留意。如珠尔默特那木札勒思虑所未至，当为指示。”傅清疏言：“颇罗鼐在时，长子公珠尔默特策布登出驻阿里克夏，当令珠尔默特那木札勒帅师出驻腾格里诺尔、喀喇乌苏诸处。今仍遣珠尔默特策布登驻阿里克夏，令别遣宰桑驻腾格里诺尔、喀喇乌苏诸处。”又以准噶尔入藏熬茶，请增兵分路防护。上命与珠尔默特那木札勒商榷，毋涉张皇。十三年，命以提督拉布敦代，傅清还。复授天津镇总兵，迁古北口、固原提督。珠尔默特那木札勒请撤留藏兵，上从之。旋以副都统纪山代拉布敦。

十四年，纪山疏言珠尔默特那木札勒与达赖喇嘛有隙，请移达赖喇嘛置泰宁。上知珠尔默特那木札勒乖戾且为乱，命驻藏大臣复旧置二员，予傅清都统衔，自固原复往。纪山复疏谓珠尔默特那木札勒言其兄珠尔默特策布登将举兵相攻，上命傅清途中诃虚实。傅清疏言：“珠尔默特策布登未尝构兵，特珠尔默特那木札勒妄言，藉以夺其兄分地。臣至藏，即将珠尔默特那木札勒惩治。”是时上已遣侍郎拉布敦代纪山，因谕傅清，珠尔默特那木札勒乖戾且为乱，令熟计密奏。

十五年，傅清与拉布敦先后至藏，珠尔默特那木札勒迫其兄珠尔默特策布登至死，遂逐其子，遣使通准噶尔，叛益有迹。上命副都统班第赴西藏，与傅清、拉布敦密谋取进止，仍诏傅清、拉布敦毋轻发，并密谕四川总督策楞勒兵为备。珠尔默特那木札勒谋愈急，绝塘汛，军书不得达。傅清与拉布敦未得上诏，计以为：“珠尔默特那木札勒且叛，徒为所屠。乱既成，吾军不得即进，是弃两藏也。不如先发，虽亦死，乱乃易定。

十月壬午，召珠尔默特那木札勒至通司冈驻藏大臣署，言有诏，使登楼，预去其梯，若将宣诏。珠尔默特那木札勒方拜跪，傅清自后挥刀断其首。於是其党罗卜藏札什始率众围楼数重，发枪砲，纵火，傅清中三创，度不免，自刭死。拉布敦死楼下。主事策塔尔、参将黄元龙皆自杀。通判常明中矢石死。从死者千总二、兵四十九、商民七十七。事闻，上轸悼，宣示始末，谓其“揆几审势，决计定谋，心苦而功大”。傅清追封一等伯，谥襄烈，旋命立祠通司冈。丧还，上临奠。其子孙以一等子世袭，赐白金万。

班第至藏，戮罗卜藏札什等，疏陈珠尔默特那木札勒自立名号，通款准噶尔，称策旺多尔济那木札勒为汗，请其发兵至拉达克为声援。上复降诏褒傅清、拉布敦，建祠京师，命曰双

忠。子明仁，以侍卫袭子爵。从征金川，卒於军。

拉布敦，栋鄂氏，满洲镶红旗人。其先对齐巴颜，於太祖时率所部来归，语见阿兰珠、朗格诸传。父锡勒达事圣祖，自赞礼郎累迁吏部尚书。出署川陕总督，还京师。以镇箠苗为乱，命偕副都统图斯海、徐九如帅师讨之，降三百一寨，剿十五寨。锡勒达与荆州副都统珠满、湖广提督俞益谟所戡定者，天星寨、龙椒洞、排六梁等三寨。乱定，与总督于成龙、巡抚赵申乔议立营汛，增设官吏为抚绥，复还京师。卒。

拉布敦，其第六子也。生有力，能弯十力弓，左右射。工诗文，习外国语言。康熙间，袭叔祖勒尔图三等阿达哈哈番世职。雍正朝，从傅尔丹讨准噶尔，战於和通呼尔哈诺尔；又从策凌讨准噶尔，战於额尔德尼昭：皆有所斩获，授世管佐领。上命军中举骁勇之士，拉布敦与焉，赐孔雀翎。乾隆初，累迁正红旗满洲副都统。八年，复讨准噶尔，授参赞大臣，出北路。九年，授定边左副将军。其冬，疏言：“厄鲁特宰桑额勒慎等内牧布尔吉推河，乌梁海得木齐札木禅内牧布延图河源。布尔吉推河在阿尔台山梁外，布延图河源在阿尔台山梁内，距卡伦不远，已闔坐卡侍卫等严防。”十年冬，疏言：“乌梁海得木齐乌尔巴齐等避雪，内牧黄加书鲁克，距卡伦不远。托尔和乌兰、布延图、哈玛尔沙海诸卡伦外，皆有准噶尔人踪迹，仍闔坐卡侍卫等严防。”寻召还京师，授正白旗满洲副都统。复出署古北口提督。

十三年，驻藏副都统傅清当代，命拉布敦往。十四年，召还，以纪山代，授工部侍郎。未终岁，上徵纪山还，复命赴藏。十五年，授左都御史。寻与傅清谋诛珠尔默特那木札勒，其党罗卜藏札什围楼，拉布敦挟刃跃下楼，击杀数十人，自剖其腹死。上闻，赠爵、赐金、立祠如傅清。命以拉布敦之族升隶正

黄旗，谥壮果。子隆保，以侍卫袭子爵。误班夺官，爵除。

班第，博尔济吉特氏，蒙古镶黄旗人。康熙间，自官学生授内阁中书。五迁，雍正初至内阁学士。四川、云南徼外与西藏定界，命偕副都统鄂齐如西藏宣谕。迁理藩院侍郎。坐事左迁，在内阁学士上行走。十一年，命在军机处行走。乾隆三年，授兵部侍郎。外擢湖广总督。剿镇筧、永绥乱苗，两阅月而毕，上嘉焉。五年，以忧还京师。六年，命仍在军机处行走，授兵部尚书。

十三年，师征金川，授内大臣，出督军饷，加太子少保。寻按四川巡抚纪山加徵累民状，命即署巡抚。时讷亲、张广泗师久无功，上谕班第，但言广泗罪状，语不及讷亲。上谕曰：“班第虽职饷，然为本兵军机大臣，军事及将弁功罪，皆职掌所在，不得以督饷，一切置不问。”左迁兵部侍郎。

十四年，予副都统衔赴青海办事。西藏郡王珠尔默特那木札勒有叛迹，驻藏办事大臣傅清、拉布敦疏闻。上移班第代拉布敦，未至，珠尔默特那木札勒谋益急，傅清、拉布敦召至廨，诛之。其徒卓呢、罗卜藏札什等遂叛，傅清、拉布敦死之。公班第达执卓呢、罗卜藏札什等，班第至，按讯，又得其党德什奈等凡二十七人，悉诛之。上以藏酋授王爵名位过重，命班第达以公爵管格隆事，令班第宣谕。班第又疏陈珠尔默特那木札勒与准噶尔通书谋叛状，上命诛珠尔默特那木札勒妻子。四川总督策楞等以师至，会议西藏善后诸事。西藏大定。十六年，授都统衔。十七年，还京师，仍在军机处行走，授正红旗汉军都统。出署两广总督。

十九年，师征准噶尔，复授兵部尚书，署定边左副将军，出北路。准噶尔内乱，辉特台吉阿睦尔撒纳来降。诏以明岁进兵，谕班第筹画。班第以军中驼马牛羊宜牧地，得扎布堪、呢

圭诸处，冬令暖，富水草，令喀尔喀亲王额琳沁多尔济等往督牧。遣兵擒乌梁海宰桑东根、赤伦等，收其众数千户。复令参赞大臣萨喇尔将兵擒准噶尔宰桑库克新玛木特、通玛木特，收其众，得牲畜无算。上奖班第奋勇果断，予子爵，世授正黄旗领侍卫内大臣，赐白金千。十二月，授定北将军，召来京示方略。

二十年正月，大举讨准噶尔，班第出北路，阿睦尔撒纳授定边左副将军为副；永常以定西将军出西路，萨喇尔授定边右副将军为副。班第与阿睦尔撒纳等议以二月出师。阿睦尔撒纳将六千人先行，班第将二千人继其后。班第至齐齐克淖尔，以马不给，令千五百人先，留五百人待马再进。至喇托辉，与阿睦尔撒纳军合。上以阿睦尔撒纳为准噶尔人所知，令其前行易招抚，戒班第仍令阿睦尔撒纳先行毋合军。班第至额尔得里克，复令阿睦尔撒纳先行。四月，师至博罗塔拉，得达瓦齐所遣徵兵使者，知伊犁无备。班第谋约西路军锐进。五月，遂克伊犁。达瓦齐以万人保格登山，侍卫阿玉锡以二十馀骑击之，惊走。上奖班第功，封一等诚勇公，赐宝石顶、四团龙补服、金黄绦朝珠。班第以伊犁厄鲁特生计甚艰，不足供大兵，六月，疏请留察哈尔兵三百、喀尔喀兵二百移驻伊犁河北尼楚衮治事。诸军次第遣还。是月，获达瓦齐，献俘京师。

军初出，上察阿睦尔撒纳有异志，令班第严约束。及伊犁既定，上令和硕特四部置汗，将以阿睦尔撒纳为辉特汗。阿睦尔撒纳觊总统四部，意不谦，置副将军印不用，用故准噶尔台吉噶尔丹策凌菊形小印檄诸部，诿其降，言以中国兵定乱，叛迹渐著。上召阿睦尔撒纳，以九月至热河行在，行饮至礼，与他部汗同受封。参赞大臣色布腾巴尔珠尔率遣还诸军以归。阿睦尔撒纳乞代奏，冀总统四部，期七月俟命。色布腾巴尔珠

尔归，不敢闻。以班第趣阿睦尔撒纳诣热河，令参赞大臣额林沁多尔济与俱。阿睦尔撒纳快快就道，而上念阿睦尔撒纳终且叛，谕班第宜乘其未发讨之，毋濡忍贻后患。谕至，阿睦尔撒纳已行。上又命鄂容安等擒治。

八月，阿睦尔撒纳行至乌陇古，解副将军印还额林沁多尔济，走额尔齐斯，遂叛。伊犁道梗。阿睦尔撒纳之党克什木、巴朗、敦克多曼集、乌克图等作乱，班第与鄂容安以五百人拒战，自固勒札赴空格斯，转战至乌兰库图勒，贼大至，围合。班第拔剑自刭，鄂容安同殉。上初闻班第等陷贼，令参赞大臣策楞自巴里坤间使传谕毋以身殉。策楞闻讹传班第等自贼中出，以闻，上解所佩荷包为赐。既闻班第等死事状，降诏谓：“班第、鄂容安见危授命，固为可悯；然於事无补，非傅清、拉布敦为国除凶者比。”二十一年，师复定伊犁。丧还，上亲临奠，并令执克什木、巴朗等，馘耳以祭。又以萨喇尔同陷贼不能死，令监往旁视。寻以班第义烈，仍如傅清、拉布敦故事，京师建祠，亦曰双忠。旋复命图形紫光阁。

子巴禄，初以察哈尔总管从军，袭一等诚勇公，授镶红旗蒙古都统，从定伊犁。师讨霍集占，授参赞大臣，授将军兆惠有功，命驻军和阗。战伊西洱库尔淖尔，屡败霍集占。师还，加云骑尉世职，图形紫光阁，为后五十功臣首。出为凉州、绥远城将军、察哈尔都统。卒。

鄂容安，字休如，西林觉罗氏，满洲镶蓝旗人，大学士鄂尔泰长子。雍正十一年进士，改庶吉士。世宗命充军机处章京。乾隆元年，授编修，南书房行走。再迁，五年，授詹事府詹事。鄂尔泰承旨固辞，上曰：“鄂容安与张廷玉子若霭，皇考命在军机处行走，本欲造就成材。朕兹擢用，鄂尔泰毋以己意辞。”是时直军机处大臣与章京皆曰行走，无异辞也。寻又命上书

房行走。七年，以与闻左副都御史仲永檀密奏留中事，夺职，语在永檀传。八年，命仍在上书房行走，授国子监祭酒。十年，袭三等伯爵，后五年加号襄勤。十二年，授兵部侍郎。

十三年，出为河南巡抚，赐孔雀翎。河南境伏牛山界陕西、湖北二省，袤延八百馀里，鄂容安行部入山亲勘。又以界上诸关通大道，易藏奸宄，飭行保甲，入奏，上嘉焉。卫辉参将阮玉堂督操，鞭所部兵，兵譁。鄂容安疏请先治譁兵罪，然后罢玉堂，毋令兵骄，亦当上指。鄂容安又令余补诸府、州、县常平仓穀都二十九万石有奇，浚治开封、归德、陈州三府幹枝诸水，以慎蓄泄、广灌溉。上奖其留心本务。

十五年，上巡幸河南，鄂容安疏言河南士民乐输银五十八万七千有奇，上曰：“朕巡幸方岳，从不以丝毫累民，曾何藉於输将？且省方问俗，勤恤民隐，尚虑助之弗周，岂容供用转资於下？鄂容安此奏失政体。其以输银还之士民。”鄂容安疏请罪，又言：“士民输银出本原，还之恐不免胥吏中饱，仍请允其奏。”上意终不悻。还幸保定，鄂容安入见，不引谢，上诘责，令痛自改悔，不得有丝毫糜费粉饰，为补过之地。

十六年，移山东巡抚。济南被水，米贵。鄂容安请用乾隆十三年例，暂弛海禁，招商往奉天余运。旋与东河总督顾琮规塞张秋挂剑台河决，培筑运河堤，自台兒庄至德州千有馀里，循堤建堡房。塞太行堤涵洞，以纾宁阳等县水患。十七年，疏陈山东州县吏交代库银仓穀多有亏缺，下各府考覈。又移江西巡抚。

十八年，授两江总督。十九年，疏言：“江南地广事繁，胥役弊滋甚。淮安等府藉賑为弊，苏州等府藉漕为弊，徐州府藉应徭为弊，当严覈惩治。令各属胥吏遵经制原额，禁伪冒及额外无名白役。”是年考绩，加太子少傅。

上将用兵准噶尔取达瓦齐，以鄂容安年力方盛，勇壮晓畅，召授参赞大臣。二十年，永常以定西将军出西路，萨喇尔以定边右副将军为副，鄂容安实从。谕曰：“汉西域塞外地甚广，唐初都护开府扩地及西北，今遗阯久湮。鄂容安在军，凡准噶尔所属及回部诸地，有与汉、唐史传相合可援据者，并汉、唐所未至处，当一一谘询记载。”旋偕萨喇尔入告，途中抚降诸部落，并檄谕达瓦齐，赉荷包、鼻烟壶。

及师定伊犁，值胡中藻以赋诗讪上诛。中藻为鄂尔泰门生，鄂尔泰从子鄂昌与唱和，连坐。上责鄂容安不为陈奏，行赏独不及。命与班第驻守伊犁。

阿睦尔撒纳叛迹渐著，鄂容安入告。上令与萨喇尔率师至塔尔巴哈台相机捕治。阿睦尔撒纳入觐，中途遂叛，伊犁诸宰桑应之。鄂容安与班第力战不支，相顾曰：“今日徒死，於事无济，负上付托矣！”班第自刭。鄂容安腕弱不能下，命其仆割刃於腹，乃死。故事，大臣予谥者，内阁拟二谥请上裁，以翰林起家者例谥“文”，至是拟“文刚”、“文烈”，上抹二“文”字，谥刚烈。图形紫光阁，上亲为赞，有曰：“用违其才，实予之失。”盖重惜之也。以次子鄂津袭爵，官至伊犁领队大臣，坐事夺官；以鄂容安长子鄂岳袭爵。

纳穆札尔，图伯特氏，蒙古正白旗人，都统拉锡子。纳穆札尔自閒散授蓝翎侍卫。累迁工部侍郎、镶蓝旗满洲副都统。乾隆十五年，西藏珠尔默特那木札勒之乱既定，命偕班第驻西藏。议增设噶卜伦，皆予扎萨克衔。自喀喇乌苏至库车增台八，设兵。准噶尔通藏，凡阿里、那克桑、腾格里淖尔、阿哈雅克四路，各於隘口设卡伦。又有勒底雅路，为准噶尔犯藏时间道，亦驻兵防守。迭疏陈请，皆如议行。

十九年，杜尔伯特诸部来降，命赴北路料理游牧。偕喀尔

喀亲王得亲扎布规画安置辉特、和硕特十三旗於固尔班舒鲁克，杜尔伯特十旗於鄂尔海西喇乌苏，分界驻牧，设卡伦防范。纳穆札尔抚降人颇至，当夏，虑赴京领饷不耐炎暑，请遣使转饷至张家口散给；及秋，杜尔伯特诸旗遇霜雪损畜，入告，予米五百石赈抚。辉特、和硕特诸旗生计绌，奏济以粮畜。

阿睦尔撒纳叛，命驻乌里雅苏台。旋移户部侍郎。二十一年，和托辉特台吉青滚杂卜亦叛，纳穆札尔虑喀尔喀诸部为所动，传檄諭以利害。上嘉之，授参赞大臣，从将军成衮扎布率索伦兵追捕青滚杂卜。十一月，师至杭哈奖噶斯，已近俄罗斯境，捕得青滚杂卜，槛送京师。上奖纳穆札尔勇往，封一等伯，世袭，号曰勤襄。二十二年，授工部尚书、正红旗满洲都统，命驻科布多。旋又命移驻布延图。十月，署定边左副将军。二十三年，议乌梁海降人酋曰察达克所属鄂拓克置得木齐、收楞额，治庶事。请以得木齐改佐领，收楞额改骁骑校，岁贡貂皮送乌里雅苏台，贲以缎布。疏入，如所议。

师讨霍集占，复授参赞大臣，出西路。寻授靖逆将军，会雅尔哈善攻库车。及兆惠代雅尔哈善，将师自阿克苏进逼叶尔羌，至喀喇乌苏，为霍集占所围。纳穆札尔及参赞大臣三泰先奉命帅师济兆惠军，兆惠遣副都统爱隆阿、侍卫奎玛岱来迎。纳穆札尔道遣爱隆阿先还，而与三泰、奎玛岱将二百骑夜进，遇贼三千馀，围数重，力战矢尽，遂没於阵。上闻，追封三等义烈公，谥武毅。祀昭忠祠。回部平，图形紫光阁。

子保宁，自有传。保泰，自拜唐阿累迁察哈尔都统，与雅满泰同为驻藏大臣，廓尔喀侵藏，保泰坐请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避兵，又匿廓尔喀未构兵前表贡方物，及遣使有所请不以入奏，上改其名曰俘习浑，与雅满泰同夺职荷校，先后予杖者四。藏事定，戍俘习浑黑龙江。赦还。雅满泰复授侍卫。

三泰，石氏，汉军正白旗人，都统石文炳孙也。父观音保，官至都统。三泰，自蓝翎侍卫累迁正红旗汉军副都统、吏部侍郎。乾隆二十三年，命军机处行走，调户部侍郎。命以参赞大臣行走从纳穆札尔出西路。七月，命纳穆札尔、三泰率健锐营及索伦、察哈尔兵应兆惠。夜进，期以黎明至兆惠军。遇贼，众寡势不敌，力战，三泰坠马，徒步击贼，中创死。三等待卫彰武、蓝翎侍卫班泰、管站四品花翎西拉布、护军校委署章京齐旺扎布及兆惠所遣迎师三等待卫奎玛岱，皆死。上闻，追封三等子，谥果勇。

石廷柱之裔，本以散秩大臣世袭，至是，别授其兄祥泰散秩大臣。回部平，图形紫光阁。上追悼纳穆札尔、三泰死事，为赋双义诗，以傅清、拉布敦殉西藏，班第、鄂容安死伊犁相拟。谓“此六人者，事异心同，皆与国休戚之苾臣也”。子佛柱，袭子爵、散秩大臣，官阿克苏领队大臣。

论曰：高宗朝徼外诸叛，霍集占最桀骜耐战，方其困兆惠保叶尔羌，非师武臣力，几不能克。阿睦尔撒纳既叛，师未接，辄远窜，非霍集占比也。珠尔默特那木札尔欲背中国，乃汗准噶尔，尤愚妄，殆不足数。六臣所遇异，故其效亦殊。大诛既加，罪人斯得，咸廩廩称义烈矣。

列传一百

兆惠 阿里衮 子丰升额 布彦达赉 舒赫德 子舒常

兆惠，字和甫，吴雅氏，满洲正黄旗人，孝恭仁皇后族孙。父佛标，官至都统。兆惠，以笔帖式直军机处。七迁至刑部侍郎、正黄旗满洲副都统、镶红旗护军统领。乾隆十三年，命兼领户部侍郎。赴金川督粮运，疏论粮运事，并言诸将惟乌尔登，哈攀龙勇往，并及诸行省遣兵多不实。上命告经略傅恆覈实。师还，命覈军需。调户部侍郎。赴山东按传钞尚书孙嘉淦伪疏稿，暂署巡抚。十八年，命赴西藏防准噶尔。十九年，议用兵，命协理北路军务，并督粮运。二十年，命驻乌里雅苏台。准噶尔台吉噶勒藏多尔济降，命兆惠畀以牲畜。是岁阿睦尔撒纳叛，陷伊犁。命兆惠移驻巴里坤，兼督额林哈毕尔噶台站。二十一年，师收复伊犁。上以定西将军策楞不胜任，召兆惠还京授方略，未行，命逮策楞，并解扎拉丰阿定边右副将军以授兆惠。

时阿睦尔撒纳北遁哈萨克，定西将军达尔党阿逐捕未得，上命还师。厄鲁特诸宰桑从军者谋为乱，绰罗斯汗噶勒藏多尔济告兆惠，巴雅尔入掠其牧地。兆惠令宁夏将军和起将百人徵厄鲁特兵往御，而噶勒藏多尔济从子扎那噶尔布及宰桑呢吗、哈萨克锡喇、达什策零等阴通巴雅尔，中途变作，和起死之。

兆惠自伊犁将五百人逐捕，经济尔哈朗至鄂垒扎拉图，与达什策零战，大败之。逐贼战於库图齐，再战於达勒奇，杀贼数千。二十二年正月，至乌鲁木齐。噶勒藏多尔济、扎那噶尔

布等诸贼皆会，日数十战，马且尽。师步行冰雪中，至特讷格尔，遂被围。巴里坤办事大臣雅尔哈善先遣侍卫图伦楚将兵八百益兆惠军。会兆惠遣军校云多克德楞彻自围中出，诣雅尔哈善言转战状，事闻，上嘉兆惠奋勇，封一等武毅伯，授户部尚书、镶白旗汉军都统、领侍卫内大臣。

及图伦楚兵至，围解，兆惠得新兵，复逐捕巴雅尔至穆垒河源。巴雅尔已徙牧他处，乃还师巴里坤。上以兆惠远道旋师，逐贼不怠，赉御用玉鞮、荷包、鼻烟壶，命同定边将军成衮扎布分路剪除厄鲁特。兆惠旋偕参赞大臣鄂实等自额林哈毕尔噶进剿。时扎那噶尔布已杀噶勒藏多尔济。会阿睦尔撒纳自哈萨克盗马窜还伊犁，掠扎那噶尔布牧地。

兆惠察回部头人布拉呢敦、霍集占叛有迹，令参赞大臣富德逐捕阿睦尔撒纳，而驻师济尔哈朗以待。上责兆惠与成衮扎布急回部、缓阿睦尔撒纳，失轻重。兆惠乃率师继富德以北，遣使宣谕左右哈萨克，师复进次额密勒西岸。富德师至塔尔巴哈台，获逃渠巴雅尔及其孥，槛送京师，语详富德传。哈萨克汗阿布赉使献马，并具表请入觐，上降敕宣谕。阿布赉使言阿睦尔撒纳以二十骑来投，约诘朝相见，令先收其马并及牛羊。阿睦尔撒纳惊走，获其从子达什车凌、宰桑齐巴罕，缚送兆惠，兆惠以闻，命槛车致京师。兆惠分遣诸将图伦楚、三达保、爱隆阿击败阿睦尔撒纳属众，降其渠纳木奇父子，送京师。兆惠复进，与富德军合，诃阿睦尔撒纳已入俄罗斯。上命还师。

旋授兆惠定边将军，讨布拉呢敦、霍集占。兆惠奏请屯田乌鲁木齐，以来春进讨，倘不能即入回部，则且积穀市马为持重，上责其怯懦。二十三年正月，兆惠以厄鲁特人在沙喇伯勒尚万户，当先剿除，乃专力回部。上授雅尔哈善靖逆将军，趣进师；命兆惠剿厄鲁特事竟，别道合攻。并谕兆惠：“厄鲁特

性反覆，往往自残杀。毋以其乌合稍众，过疑虑。”兆惠与副将军车布登扎布等分四道进剿：兆惠趋博罗布尔噶苏，车布登扎布趋博罗塔拉，副都统瑚尔起等趋尼勒喀，侍卫达礼善等趋齐格特，皆会於伊犁。厄鲁特众纷纭溃窜，遂尽歼焉。

上以贼渠哈萨克锡喇、鄂哲特等十余人皆未获，命兆惠等加意奋勉。四月，兆惠获鄂哲特送京师，疏言：“准噶尔事将葺，请自伊犁移师合攻回部。”上仍责兆惠俘哈萨克锡喇等。既又令赴库车察军事，还京师，诏未至而兆惠师已发，会雅尔哈善围库车，霍集占突围走。上逮雅尔哈善，以兆惠代将。兆惠中途疏言：“将八百人赴库车，当与雅尔哈善协力剿贼，不原靦颜遽还。”上奖其肫诚勇往，赐双眼孔雀翎。

既至军，诃霍集占自库车出入叶尔羌城守，乃帅师往捕。道阿克苏，头人颇拉特降。和阗头人霍集斯故擒达瓦齐有功，至是亦来附，并招乌什头人俱降，遂薄叶尔羌。兆惠兵止四百，自乌什至此千五百里，马行乏，择要隘屯兵。霍集占出战，三败，保城不复出。兆惠遣副都统爱隆阿以八百人扼喀什噶尔来路阻贼援，而率师临葱岭南河为阵。葱岭南河者即喀喇乌苏，译言黑水，故时谓兆惠军为黑水营。

兆惠念兵寡而城大，不任攻，谍言贼牧群在城南英峨奇盘山，乃帅轻骑躡其牧地，且致贼为野战。渡黑水才四百骑而桥圯，霍集占挟数千骑出，师且战且涉水，士卒殊死战，五昼夜杀贼数千人。诸将高天喜、鄂实、三格、特通额皆战死。兆惠马再踣，面及胫皆伤，乃收兵筑垒掘濠以为卫，贼亦筑垒与我师相持。布拉呢敦自喀什噶尔至，助霍集占困我师。靖逆将军纳穆札尔等帅师赴援，中途遇回兵，力战，皆死之。上先事发索伦、察哈尔、健锐营及陕、甘绿旗兵济兆惠师；闻兆惠被围，促富德赴援，又命阿里衮选战马三千送军前。兆惠发阿克苏，

令舒赫德驻守。至是遣使令以被围状入奏，上奖兆惠统军深入，忠诚勇敢，进封武毅谋勇一等公，并赐红宝石帽顶、四团龙补服。

霍集占既逼我师为长围，相持数月。贼自上游引水谋灌我师垒，我师於下游沟而泄之。我师垒迫深林，贼发枪弹著林木中，我师伐为薪，得弹，用以击贼，常不匮。水不给，贼引水，反得饮，又掘井恆得泉。发地得藏粟一百六十窖，掠野得马驼千馀。迫岁暮，围合已三月，军中粮渐尽，士卒煮皮革，甚或掠回民以食。布拉呢敦、霍集占以围久不下，会布鲁特掠英吉沙尔，而兆惠即以是日率师焚贼垒，所杀伤过当，疑兆惠与布鲁特相约，因遣使入我师请和。兆惠因其使射书谕以纳款当入覲，二酋亦射书请撤围相见。兆惠置不更答，而二酋自此攻稍缓。

二十四年正月，富德帅师至呼尔璘，遇回兵，转战五昼夜。阿里衮送马至，合军复战。布拉呢敦出战，中弹伤，还喀什噶尔。师至叶尔羌河岸，阿里衮与爱隆阿合军为右翼，富德及舒赫德为左翼，逐贼，以次徐进。兆惠自围中望见火光十馀里，马驼群嚣尘上，知援集，乃率馀军破垒出，与诸军相合，引还阿克苏。上为赋黑水行纪其事。兆惠疏辞进封及章服，谕毋辞，并以其母老，时遣人存问。

霍集占之党攻和阗，上以兆惠、富德既合军急引还，谓富德不得以援兆惠为毕事，兆惠为帅被围待援，尤不当遽引师退。谕趣富德援和阗，兆惠当就现在兵力加意奋勉，以竟全功。兆惠督诸将分道进攻，布拉呢敦弃喀什噶尔，霍集占亦弃叶尔羌同遁。兆惠师至喀什噶尔，抚定馀众，富德亦收叶尔羌，为画疆界，定贡赋，铸泉币，并分屯满、汉兵驻守。富德师复进，追及霍集占，战於阿勒楚尔，再战於伊西洱库尔淖尔。布拉呢

敦、霍集占窜入巴达克山，师从之。巴达克山汗素勒坦沙初言霍集占中弹死，生获布拉呢敦；复言两酋已皆死，献霍集占首。上加兆惠宗室公品级、鞍辔，并授其子侍卫。兆惠复抚定霍罕额尔德尼伯克所属四城，并齐哩克布鲁特、额德格纳布鲁特、阿济毕部众，请留兵分驻叶尔羌、喀什噶尔诸城。复定各城伯克更番入觐例。二十五年二月，师还，上幸良乡，於城南行郊劳礼。兆惠入谒，赐朝珠及马，从上还京。饮至，赉银币。图形紫光阁。

二十六年七月，命协办大学士，兼领刑部。旋令偕大学士刘统勋按杨桥河决。二十七年，复偕统勋勘江南运河。二十八年，直隶水灾，命勘海口，疏天津、静海诸县水道。复命偕两江总督尹继善筹濬荆山桥河道。二十九年十一月，卒。上临其丧，赠太保，谥文襄。嘉庆元年十一月，命配享太庙。

子扎兰泰，尚高宗女和硕和恪公主，袭爵，授额駙。

阿里衮，字松崖，钮祜禄氏，满洲正白旗人，尹德第四子，而讷亲弟也。乾隆初，自二等侍卫授总管内务府大臣。迁侍郎，历兵、户二部。五年，命与佾都御史硃必塔如山东勘巡抚硕色报歉收失实状。疏言：“兰山、郯城被水最甚，请缓徵新、旧赋，而以官帑市穀补社仓。”复命与江南河道总督高斌如江西勘巡抚岳濬等徇情纳贿状，鞫实，濬坐黜。

六年，侍郎梁诗正奏八旗兵丁当分置边屯，复命与大学士查郎阿如奉天相度地势。上言：“地宜耕者，吉林乌拉东北拉林、阿尔楚克，阿尔楚哈东飞克图，齐齐哈尔东南呼兰，西南黑尔苏站、刷烟站，白都讷东八家子至登额尔者库，皆沃壤；呼兰东佛忒喜素素富林木，惟地高下各异。墨尔根寒暑早，齐齐哈尔砂磧，吉林乌拉无馀地，宁古塔山深，乌苏里产菘，皆不宜耕。”议政王大臣用其议，移屯自拉林、阿尔楚哈始。

八年，命如湖南勘巡抚许容劾粮道谢济世狂纵状，白济世枉。命即署巡抚，历河南、山西、山东诸省。十四年，讷亲诛，令分任讷亲偿帑。旋以兄弟不相及，命免之。上将巡五台，阿里衮疏请於台怀建行宫，太原就巡抚署增建群室，上不许。阿里衮别疏荐参将傅谦，大学士傅恆弟也，上责其不当，诏切责。十五年，授湖广总督。湖北巡抚唐绥祖为前总督永兴劾罢，阿里衮白绥祖无受赇状，永兴坐黜。十六年，移两广总督。东莞民莫信丰谋为乱，讨平之。寻居母忧，还京师。授户部侍郎，擢尚书，历刑、工、户三部，兼镶白旗汉军都统。

二十一年四月，命军机处行走。时上方责诸将逐捕阿睦尔撒纳，定西将军达尔党阿出西路。五月，命阿里衮佐达尔党阿，在领队大臣上行走。九月，师至雅尔拉，遇贼再胜。十月，命与达尔党阿还京师。二十二年正月，上以成衮扎布为定边左副将军，会师巴里坤，阿里衮仍在领队大臣上行走。二月，达尔党阿以失阿睦尔撒纳削爵，阿里衮亦坐降户部侍郎，旋兼正白旗蒙古副都统。

时回部大和卓木布拉呢敦、小和卓木霍集占分据叶尔羌、喀什噶尔为乱，於是沙拉斯、玛呼斯诸部游牧与相应。九月，阿里衮与都统满福自阿斯罕布拉克、和什特噶克取道至哈喇沙尔，搜山杀敌。复进至塔本顺和尔、纳木噶，俘男妇二百馀。十二月，满福为郭多克喀什哈诱戕，沙拉斯、玛呼斯遁库车诸处。阿里衮复进次哈喇沙尔西南库尔勒。二十三年正月，复进逐敌至呼尔塔克山，获玛呼斯得木齐额默根等。四月，阿里衮自鲁克察还师，驻巴里坤。上先得伯克素赉玛奏，阿里衮方搜捕玛哈沁将还师，与阿里衮疏言师向呼尔塔克山不相应，上因责阿里衮中途迁延，罢侍郎，以副都统革职留任。

六月，靖逆将军雅尔哈善攻库车，霍集占赴援，入城守，

已，复走还叶尔羌。上为罢雅尔哈善，而督定边将军兆惠攻阿克苏，遂进逼叶尔羌。十一月，命阿里衮选马三千、驼七百益兆惠军。兆惠攻叶尔羌不克，濒黑水结寨，霍集占为长围困之。上闻，授富德定边右将军、阿里衮参赞大臣，援兆惠。是月命袭封二等公。十二月，授兵部尚书、正红旗蒙古都统。二十四年正月，富德师至呼尔璊，霍集占出战，五日四夜未决。阿里衮以驼马至，乘夜分师为两翼斫阵，斩千馀级。布拉呢敦中创，与霍集占并败走。援兆惠全师以还。上以阿里衮送马济军，如期集事，且杀贼多，加云骑尉世职，例进一等公。七月，霍集占走巴达克山部，阿里衮与富德等帅师从之，降其众万二千有奇。阿里衮以五百人驻伊西勒库尔淖尔西截隘，复分兵出其南，遇敌，夺其家属辎重，降二千有奇。复将选兵二百逾岭逐敌。巴达克山部旋纳款，以霍集占首献。行赏，赐阿里衮双眼孔雀翎。

二十五年，召还京师。六月，自喀什噶尔行次叶尔羌，会雅木扎尔回酋迈喇木煽讹谓阿睦尔撒纳复入阿克苏，群起为乱。乃复还喀什噶尔，率八百人以出，至伯什克勒木，迈喇木等以千馀人拒战，阿里衮督所部击破之。贼入城坚守，麾兵合围，夜四鼓，城人呼号乞降，迈喇木遁去。上奖阿里衮应机立办，授其子拜唐阿丰升额蓝翎侍卫。阿里衮旋捕迈喇木等送京师，复进丰升额三等侍卫，授其次子倭兴额蓝翎侍卫。十月，阿里衮还京师，授领侍卫内大臣，图形紫光阁。二十八年，加太子太保。二十九年，授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

时缅甸乱，南徼兵连数岁。三十一年春，将军明瑞深入，上授阿里衮参赞大臣，驰传至军。二月，明瑞战死猛腊，大学士傅恆出为经略，授阿里衮及阿桂为副将军，并令暂领云贵总督，率师驻永昌。朝议：“明年进兵。今岁秋夏瘴退，先收普

洱、思茅边外诸小部落。”阿里衮疏言：“边外十三板纳皆内属不为乱，惟召散、整贝、猛勇三部附缅甸。”当用兵时，刑部尚书舒赫德在军，与云南巡抚鄂宁密疏议抚。六月，缅甸使头人请款，阿里衮拒之，以闻。上命置毋答，并谴舒赫德等。七月，阿里衮疏请绝缅甸贸易，并治云南省城至永昌道，抚慰沿边诸土司，借帑俾市籽种牛具，皆得俞旨。十二月，阿桂兵至，共发兵出边，未深入而还。

三十四年二月，上摘云贵总督明德疏语，以军中马羸责阿里衮等，下部议夺职，命宽之。三月，傅恆至军，与阿里衮等议进兵渡戛鸠江，西攻猛拱、猛养两土司，向阿瓦。阿瓦，缅甸都也。偏师至猛密，夹江而下，造舟蛮暮通往来。七月，师行。初，阿里衮病疡，上遣医就视良愈，至是复大作。傅恆令留永昌治疾，阿里衮坚请行。师进，缅甸兵不出。十月，傅恆还师蛮暮，复进攻老官屯，驻戛鸠江口。缅甸兵水陆并至，傅恆、阿桂军江东，阿里衮军江西，迎战。敌结寨自固，阿里衮率兵七百攻之，敌百馀弃寨走。把总姚卓杀敌，夺其旗，师锐进，敌四百馀亦遁。复战，会日暮，敌不能坚守，皆引去。凡破寨三，杀敌五百馀。傅恆亦遽疾，诸将议毋更进兵，阿里衮曰：“老官屯贼寨，前岁额尔登额攻未克。距此仅一舍，不破之何以报命？”策马行，傅恆以下皆从之，寨坚，攻不克。阿里衮疾甚，犹强起督攻，视枪砲最多处辄身当之。傅恆虑其伤，令将舟师，毋更与攻寨。十二月，卒於军，谥襄壮，祀贤良祠。以丰升额金川功，追加封号为果毅继勇公。子丰升额、倭兴额、色克精额、布彦达赉。

丰升额，自三等侍卫袭封一等公，擢领侍卫内大臣，署兵部尚书、镶蓝旗蒙古都统。三十五年八月，命在军机处行走。金川再用兵，定边左副将军温福为帅，劾参赞大臣伍岱乖谬。

上命丰升额往勘，因授丰升额参赞大臣。五月，丰升额攻东玛寨，伪退以致敌，令章京佛伦泰、富尔赛突起偪寨，侍卫伸达苏发钜砲，敌惊卻，多坠崖死，遂克东玛。六月，攻固卜济山梁。师至色尔渠，令乌什哈达、巴三泰等左右进攻。丰升额出中路，发砲堕碉。乌什哈达等引兵出岩下，丰升额自山径策应鏖战，敌大奔。七月，复克色尔渠大碉及卡房百馀。卡房，敌所置堠也。旋与温福大军合，十月，克路顶宗、喀木色尔诸寨。复进克兜乌山梁及附近诸寨。十一月，克博尔根山，夺玛觉乌大寨。再进克明郭宗，下碉卡九十馀。克嘉巴山，焚经楼。语详温福传。十二月，授丰升额副将军。

三十八年正月，与将军温福、副将军阿桂议分道并进，温福自功噶尔拉进攻噶尔萨尔，阿桂自僧格宗经纳围纳扎木，至当噶尔拉，待温福军至，与合攻噶拉依。丰升额自章谷、吉地经绰斯甲布，温福分遣参赞大臣舒常驻军於此，与合攻勒乌围。丰升额驻军宜喜，於其地设粮台，规进取。四月，考绩，加太子少保。温福师锐进，六月，次木果木。阿桂亦克当噶尔拉。上令丰升额攻大板昭，命未至，木果木师溃，温福死之。上闻败，命丰升额引兵自党坝、三杂谷至巴朗拉为阿桂声援。既闻阿桂自当噶尔拉全师而出，屯翁古尔垄，谕丰升额仍驻宜喜为犄角。

丰升额初未移军，分兵驻智固山，防后路。阿桂以定西将军为帅，十一月，收小金川全境。丰升额自宜喜攻克沙坝山梁碉卡，分敌势。十二月，阿桂定策自取谷噶，而令丰升额攻凯立叶，进兵。上命丰升额以五千人往攻，三十九年正月，师次萨尔赤鄂罗山，占其南雪山，又分兵屯孟拜拉山梁。阿桂遣纳木扎等将二千人与合军。二月晦夜半，丰升额帅师自达尔扎克北山濶越石蹋雪以进。次日黎明，至凯立叶山麓。山绝险，凡

大峰各置碉，见我师至且近，枪石并发。丰升额督师直前冲击，与侍卫彰霭、明仁取第二峰，玛尔占、伊达里取第三峰，令领队大臣五岱营第三峰下。捷闻，上以碉据峰巅，仰攻不易克，命留五岱於此，而移军谷噶，与阿桂合军攻勒乌围。

阿桂遣谍告丰升额：“达尔扎克面当莫尔敏山，山旁地曰迪噶拉穆扎。师得此，绕出凯立叶后，夹攻易为力。”丰升额即遣兵占莫尔敏山，敌力争，绝我师前后不相属，卒败敌，取迪噶拉穆扎。丰升额寻从上命移军谷噶。六月，克色绷普，破碉十一。七月，克该布达什诺大碉。十月，自间道克墨格尔陟曰尔巴当噶西峰，破碉寨二百馀，得凯立叶山梁之半。命议叙，赉玄狐帽、貂马褂。十一月，攻格鲁古丫口，通党坝，遂进逼勒乌围。四十年正月，克甲尔纳堪布卓沿河诸碉寨。四月，破噶尔丹寺及噶朗噶木栅十七。五月，克丫口石碉八、木城四。再进，尽隳逊克尔宗诸碉寨。敕奖其奋勉，命封号加“继勇”字。七月，师至章噶，碉甚坚，碉外为壕三重，壕外立木栅。海兰察攻其中，丰升额督官达色、仁和等攻其左右，毁栅覆壕以度师，缘碉侧直上，自其巅俯攻，遂克之，并得其旁木城。八月，与阿桂合克勒乌围。九月，复进向噶拉依。十二月，克格隆古科布曲山梁。四十一年正月，克玛尔古当噶山梁。金川全部悉定。师围噶拉依，上命加丰升额一等子，以其弟布彦达赉袭爵。寻移户部尚书，赐双眼孔雀翎。二月，金川酋索诺木出降，致京师。

四月，师还，赉御厮马具鞍辔，图形紫光阁。四十二年十月，卒，赠太子太保，谥诚武。

布彦达赉，自三等侍卫累迁武备院卿。嘉庆间，授户部尚书、正白旗满洲都统、步军左翼总兵署统领。五年，卒，赠太子太保，谥恭勤。布彦达赉女为宣宗元妃，道光元年，册谥孝

穆皇后，礼成，追封三等公。

舒赫德，字伯容，舒穆鲁氏，满洲正白旗人，徐元梦孙也。舒赫德，自笔帖式授内阁中书，累迁御史，充军机处章京。乾隆二年，疏言：“八旗生齿日繁。盛京、黑龙江、宁古塔三省土沃可耕。请将閒散移屯。并条议设公库，以各省税务专属旗员，赎旗地典於民者，以官地界无地旗丁。以十年为期，次第施行。”上以税务专属旗员为非是，谕曰：“舒赫德此议，但知旗人生计艰难，不知国家设关，欲稽察奸宄，非为收税之员身家计也。朕日以砥砺廉隅勉臣工，尚恐其不能遵奉，而可以谋利导之乎？况各省税务本未分满、汉，旗员有廉洁者，何尝不可派委。大抵为上者施逮下之仁，惟有励以忠勤，示以节俭；为下者皆当早作夜思，宣力供职，以永受国家惠养。方可谓之计长久。盖厚其生计，不可不思，而长贪以为惠下，则未见其利，而且貽害，非所以教旗员，亦非所以爱旗员也。”初，雍正间，京师设官米局，收旗丁饷米存储平糶。舒赫德疏请复设，从之。五迁至兵部尚书，移户部尚书。

十三年，命从经略大学士傅恆征金川，授参赞，加太子太保。十四年，师还，留办军需奏销。命往云南、湖广、河南查阅营伍，并勘云南金沙江运铜水道。舒赫德疏言金沙江下游铜运无阻，上游四十馀滩多峻险，仍当陆运。总督张允随言上下游皆疏通，语不实。古州总兵哈尚德因古州被水，请移城，上令舒赫德相度。舒赫德请城内外疏积水，无待移建。十月，复移兵部尚书。十五年，疏言：“定例额兵百人缺二，谓之‘名粮’，为军中公使钱。惟缮治军器、巡防路费，每不给於用。马兵不宜於东南，其在西北，十居其八，亦可量减。藤牌兵全无实用。拟於马兵、藤牌兵内加增名粮，以备公用。”廷议允行。十二月，命如浙江勘海塘。十六年，命勘永定河工。又命

如浙江按杭州将军觉罗额尔登受赅状。

十七年，命偕侍郎玉保赴北路军防准噶尔。十八年，以准噶尔内乱，撤防，召还。命如江南塞铜山张家马路河决。时准噶尔达瓦齐复为台吉，所部杜尔伯特台吉车凌等来降。准噶尔宰桑玛木特，乌梁海得木齐扎木参、瑚图克等追车凌，先后阑入北路卡伦。上命舒赫德如鄂尔坤治军事，而令侍郎玉保、前锋统领努三、散秩大臣萨喇尔佐定边左副将军成衮扎布。十九年春，舒赫德至军，参赞大臣达清阿诱致玛木特，将槛送京师，疏闻，上以玛木特闻召即至，命释使还。既，萨喇尔、努三帅师出边，获扎木参、瑚图克，舒赫德等复疏请槛送京师。上以玛木特诱致，扎木参等乃逐捕所得，事不同，责舒赫德谬误，命以扎木参等囚置军中。军中方传达瓦齐遣其将扎努噶尔布以五千人犯边。成衮扎布等致书达瓦齐，言玛木特、扎木参等以入边被捕本末。上以为太懦，谕舒赫德等。上方以准噶尔内讧，将乘时收乌梁海，以萨喇尔本蒙古头人，习边事，将倚以招致。舒赫德等疏言达瓦齐复为台吉，乌梁海等未易招致，令萨喇尔驻军卓克索待后举。上责舒赫德畏怯，使萨喇尔掣肘。蒙古贝勒额琳沁、公格勒克巴木丕勒以赴军迁延得罪，舒赫德等疏言其至军后奋勉，请赎罪。上下诏责其舛谬，并及行文达瓦齐事，下部议夺官，得旨宽免。上幸热河，召舒赫德诣行在示方略。旋解成衮扎布将军以授策楞。

七月，辉特台吉阿睦尔撒纳来降。舒赫德与策楞议留阿睦尔撒纳及诸头人军中待命，以其孥移置苏尼特。阿睦尔撒纳有兄为玛木特所获，乞资以行粮俾赴援，舒赫德不许。是时上方欲倚阿睦尔撒纳擒达瓦齐，事闻，上盛怒，诏罪状策楞、舒赫德，略谓：“阿睦尔撒纳初来降，乃以其眷属移置戈壁南，相距数千里，使其父母妻子分析离居，失远人归附心。准噶尔内

乱，所部叩关内附，正可示以怀柔，永绥边境。策楞、舒赫德颠倒舛谬，至於此极！”皆夺职，以閒散在参赞大臣上效力赎罪，并籍其家，罪及诸子。二十年正月，上命阿睦尔撒纳佐班第帅师讨达瓦齐。阿睦尔撒纳请移游牧於乌里雅苏台，上许之。命领队大臣兆惠驻军於此，予舒赫德章京衔佐兆惠。六月，师已定伊犁，谕曰：“策楞、舒赫德军前效力，今大功已成，本欲施恩，开其自效。策楞已予都统衔，驻军巴里坤。检舒赫德笔札，虽无怨望语，乃效汉人习，日必记事作诗。嗣宜痛自改悔，令仍以章京留乌里雅苏台。”上分准噶尔故地，本众建诸侯意，四卫拉特各为汗。阿睦尔撒纳求为总统，上不许，遂叛。其妻子在乌里雅苏台，舒赫德偕兆惠收送京师。二十一年，喀尔喀台吉青滚杂卜叛，驿道中梗。会察哈尔兵数百送羊至，舒赫德留之，分布诸台站，军报乃通。行边至努兑木伦，护厄鲁特人。掠马者乌梁海人入边，窜匿俄罗斯，驰檄往索。上嘉其治事尚协机宜，召还，授正黄旗汉军副都统。

二十二年正月，上命成衮扎布为定边将军，逐捕阿睦尔撒纳，授舒赫德参赞大臣。寻擢兵部尚书，兼镶黄旗汉军都统。三月，以舒赫德在军独具疏奏事，责其放纵，罢尚书。七月，疏请防范沙喇斯游牧内移，上斥其藉作归计，严谕申戒。十二月，上以成衮扎布师久无功，诏罪状舒赫德，略言：“舒赫德起自废籍，初赴军授方略，令传谕成衮扎布，并戒其毋更恇怯。乃至军后，诸事皆失机宜。即如招服克呼特、乌鲁特等游牧，当收其马以佐军；乃任令屯驻山中，致兵过复叛。及朕有旨诘责，始东遮西露，往来道途，疲马力於无用之地。举此一端，可见诸事皆无成算。此实舒赫德未将朕旨宣示成衮扎布之所致也。舒赫德罪不胜诛，朕念成衮扎布去年擒青滚杂卜之功，赏舒赫德以不死。今夺职为兵，从军赎罪。”

二十三年，予头等侍卫衔，驻阿克苏。十月，将军兆惠逐捕霍集占，深入被围。命定边右副将军富德往援，授舒赫德参赞大臣，会於巴尔楚克。舒赫德以阿克苏通叶尔羌、喀什噶尔要隘，当设卡伦。上嘉之，擢吏部侍郎，迁工部尚书、镶红旗满洲都统，赐孔雀翎。十二月，简阿克苏锐卒、诸路兵先至者驰援兆惠。二十四年正月，与富德合军解兆惠围，予云骑尉世职。七月，命移驻叶尔羌，旋命仍驻阿克苏。先后奏定回城赋税，台站酌设伯克，阿克苏铸腾格，以四存公，六畀回人。阿克苏、库车、哈喇沙尔、乌什、和阗置文武吏。皆得旨议行。寻以回部平，图形紫光阁。二十八年，加太子太保。

二十九年，命如福建按提督黄仕简劾厦门洋行陋规，总督杨廷璋以下皆得罪，语详廷璋传。三十一年，署陕甘总督，旋署户部尚书。三十二年，如湖南北谳狱。三十三年，将军明瑞征缅甸，败绩，死之。上命大学士傅恆为经略，授舒赫德参赞大臣，先赴云南筹画进军。舒赫德密疏议巡，忤上旨。下部议夺官，并削云骑尉世职，命以都统衔参赞大臣，出驻乌什。

三十六年，土尔扈特汗渥巴锡等自俄罗斯来归，众疑其伪降，舒赫德力白无他志，命如伊犁宣抚，寻授伊犁将军。十一月，授户部尚书。三十八年，加太子太保，授武英殿大学士。九月，命如江南监黄河老坝口堤工。寿张民王伦叛，破临清，命督师进剿，克之，伦自燔死。赐双眼孔雀翎，复予云骑尉世职，赉貂冠、黑狐褂。四十一年，金川平，图形紫光阁。初，舒赫德为伊犁将军，子舒宁在京杖毙二奴，得罪，上命发伊犁交舒赫德约束。及是，又以争煤矿为山东民所讼，舒赫德缚舒宁送刑部，疏请罪。下部议夺官，命宽之。四十二年四月，卒，赠太保，谥文襄，祀贤良祠。

子舒常，始为侍卫。舒赫德议移置阿睦尔撒纳妻子得罪，

舒常亦夺官，发黑龙江披甲。及舒赫德召还为副都统，授舒常三等侍卫。舒赫德以佐成衮扎布无功再得罪，舒常复发黑龙江。乾隆二十三年二月，命释还。累迁至镶蓝旗护军统领。三十七年，将军温福征金川，授参赞大臣。金川平，图形紫光阁，与舒赫德父子并列前五十功臣。舒赫德卒，令还京治丧，授工部侍郎。出为贵州巡抚，迁湖广、两广总督。入为工部尚书。复出署江西巡抚，复为湖广总督。荆州汉水决，夺官，授一等待卫。擢都察院左都御史，改镶黄旗蒙古都统。嘉庆初，署刑、兵二部尚书。卒，谥恪靖。

论曰：兆惠再就围中受爵，得援师克竟其功；而为之援者，前则雅尔哈善，后则富德，顾坐法不克有终。讷亲之诛也，高宗谓策楞、达尔党阿皆愧奋，阿里衮独内疑，遇事畏葸。然策楞、达尔党阿先后僨事夺封，阿里衮以战阉承世祚，丰升额继之，庆延於后嗣。舒赫德初为御史有直声，后出视军，高宗屡言其懦，再被谴谪，终致台司。功名始终之际，盖亦有天焉。然其要必归於忠谨，兹非彰彰可睹欤？

列传一百一

策楞 子特通额 特清额 特成额 玉保 达尔党阿
哈达哈 子哈宁阿 永常 觉罗雅尔哈善 富德 萨赖尔

策楞，钮祜禄氏，满洲镶黄旗人，尹德长子。乾隆初，为御前侍卫。二年秋，永定河决，上出帑命策楞如卢沟桥赈灾民。累迁为广州将军，授两广总督。广东巡抚托庸劾布政使唐绥祖赃私，下策楞勘讞。策楞雪绥祖枉，上嘉其秉公。寻加太子少傅，移两江总督。其弟讷亲承父爵进为一等公，以征金川失律坐谴。十三年十月，命策楞袭爵，仍为二等公，复移川陕总督。旋以川、陕辖地广，析置二督，策楞专领四川。时大学士傅恆代讷亲为经略，命策楞参赞军务。傅恆受金川降，班师行赏，策楞加太子太保。

西藏郡王珠尔默特那木札勒狡暴，谋为乱，上命策楞戒备。十五年冬，驻藏大臣傅清、拉布敦诛珠尔默特那木札勒，为其党所戕，西藏乱，上命策楞及提督岳锺琪督师戡难。时西藏公班第达获逆渠卓呢、罗卜藏扎布，戢兵待命。策楞以闻，请率八百人以往，留军驻打箭炉待徵发。策楞至西藏，与锺琪及侍郎兆惠，驻藏大臣纳穆札尔、班第等审定规制，为西藏善后章程，语详西藏传。

杂谷土司苍旺侵梭磨、卓克基二土司为乱，策楞与锺琪发兵讨之。上以川兵弱，当瞻对、金川用兵后，元气未复，诫慎重。师战胜，获苍旺，收其地内属。策楞丁母忧，解官还京师。

江南淮、扬水灾，命偕尚书刘统勋往勘。因疏河工积习，总督高斌以下皆坐黜，即令策楞署南河总督。河决铜山张家马路，上以河工非所习，改授两广总督。时准噶尔酋达瓦齐庸懦，所部内讷。上锐意用兵，十九年二月，召策楞，命出视师，授定边左副将军。阿睦尔撒纳之降也，尚书舒赫德在军察其狙诈，虑且复叛，策楞与共议，以所携部族置戈壁南，而留阿睦尔撒纳及诸头人丁壮胜兵者从军。上闻阿睦尔撒纳降，将倚以取达瓦齐，得策楞等疏，怒甚，命削职，以閒散在参赞上效力赎罪，发诸子各行省驻防披甲。上遂用阿睦尔撒纳为定边左副将军，导我师讨达瓦齐。二十年五月，师定伊犁，上降诏犹责策楞、舒赫德恇怯乖张，几僨事。旋以师有功，予策楞副都统衔，令率偏师戍巴里坤。

九月，阿睦尔撒纳叛去，上以永常为定西将军，命策楞参赞大臣上行走。既，闻当阿睦尔撒纳叛时，永常引师自穆垒左次巴里坤，罢永常将军，以命策楞。旋诏逮永常，授扎拉丰阿为将军。策楞疏言待军士器械，随将军进兵。诏并逮策楞，谓恇懦也。寻以罪在永常，贷策楞，令属扎拉丰阿督饷。会准噶尔宰桑克什木等陷伊犁，定北将军班第等死事。策楞驰疏闻，请合兵进讨。上复授策楞副都统衔参赞大臣，扎拉丰阿未至，摄将军。策楞与喀尔喀诸部贝勒合兵击败准噶尔部落，授内大臣，真除定西将军。上督诸将逐捕阿睦尔撒纳甚急。二十一年二月，策楞闻台吉诺尔布等已得阿睦尔撒纳，腾章奏捷，上告於陵庙。进策楞一等公，赐双眼孔雀翎、宝石帽顶、四团龙补服。三月，策楞复疏言前奏非实，上命停封赏，严促进兵逐捕。是月，复克伊犁，阿睦尔撒纳走哈萨克。四月，命大学士傅恆视师，逮策楞及参赞大臣玉保。旋得策楞奏，方督兵压哈萨克境，令擒阿睦尔撒纳以献。上乃令傅恆还京师。时达尔党阿出

西路，哈达哈出北路，与策楞合军以进，师久次，不得阿睦尔撒纳踪迹。九月，达尔党阿、哈达哈引兵还屯哈萨拉克。十一月，复命逮策楞、玉保槛送京师，途遇准噶尔兵，为所戕。

子特通额，初发黑龙江披甲。二十三年，以侍卫从将军兆惠讨霍集占，战黑水，与总兵高天喜等同战死。图形紫光阁，列后五十功臣。

特清额，初发杭州披甲。自上虞备用处拜唐阿，十一迁，至嘉庆间，授成都将军。尝两摄四川总督。会有为蜀都赋议长吏者，给事中胡大成以闻。仁宗命工部尚书讷津、光禄寺少卿卢廕溥诣勘，特清额坐徇隐，降三级留任。未几，卒。

特成额，初发西安披甲。自黏竿处拜唐阿，再迁三等侍卫。师讨大金川酋索诺木，高宗命特成额从征。转战两年，自资理北山下克美美卡诸地；攻荣噶尔博最高峰，夺康萨尔山半石碉；破密拉噶拉木山梁木城：特成额皆有功，授贵州威宁镇总兵。乾隆四十二年，上以勋旧世家有世为领侍卫内大臣，因以丰升额遗缺授特成额。三迁授礼部尚书，为成都将军，三摄总督。寻除湖广总督。五十年，岁旱，湖北、江苏、浙江皆饥，特成额疏请发湖南仓穀赈湖北。有馀平值以糶，使商自四川贩米至者，见湖北穀值低，得输以济江、浙。上奖其不分畛域，得大臣体。寻移云贵总督，以李侍尧代督湖广。侍尧疏发上年旱饥，孝感民无食，掠富家储穀；诸生梅调元者，纠众与抗，生瘞二十三人。上震怒，逮特成额，籍其家。旋予副都统衔，充乌什办事大臣。又坐在湖广失察属吏侵帑、案牘壅积，屡被谴责。及荆州堤决，复逮下狱论绞，久之，赦。授头等侍卫、乌鲁木齐办事大臣。嘉庆初，自科布多参赞大臣授兵部侍郎，未上，卒。

玉保，乌朗罕济勒门氏，蒙古镶白旗人。自理藩院笔帖式

三迁郎中。乾隆三年，擢侍郎。八年，率准噶尔使者入藏熬茶，赐孔雀翎。十二年，复率准噶尔使者入藏熬茶，疏言：“前次入藏，自巴延喀喇纳木齐图穆伦至穆鲁乌苏渡口，道甚险，时方秋冬间少雪，行旅尚便。今冬令大雪，拟改道逾哈什哈岭左巴延喀喇巴山后，自布鲁尔仍至穆鲁乌苏渡口。”报可。十六年，迁正黄旗蒙古都统。十七年，达瓦齐为乱，命偕尚书舒赫德赴北路防边。十八年，杜尔伯特台吉策凌等来降，命驰赴犒劳。上以玉保习准噶尔事，命以参赞大臣佐军事。十九年，辉特台吉阿睦尔撒纳来降，复命驰赴犒劳，率以入覲。

二十年，阿睦尔撒纳叛，命仍以侍郎、参赞大臣出北路。师次哈齐克，遣兵至鄂什默纳河，收阿睦尔撒纳所属三百余户。搜山，获阿睦尔撒纳党得木齐班咱等。进次安集雅哈，歼阿巴噶齐所属三百余户，围班杂游牧。寻从逆喇嘛达什藏布，并收其妻子。擢内大臣。二十一年，策楞疏报已获阿睦尔撒纳，行赏，封玉保三等男世袭。玉保获从贼达永阿，言阿睦尔撒纳相距仅一日，玉保执送策楞。又得从贼乌逊，言阿睦尔撒纳方出痘，所部尚有厄鲁特兵八千、哈萨克兵三千，亦执送策楞。上责玉保退缩，玉保师复进。遣诸将乌尔登等追至库陇癸岭，得从贼额林沁，言阿睦尔撒纳已逾岭入哈萨克境，引还，次固勒扎。上怒策楞、玉保不得阿睦尔撒纳。策楞又疏言玉保驰檄谓阿睦尔撒纳即日就擒，无烦大军深入，因是勒兵未进，遂命并逮诣京师，旋命姑宽之。玉保疏辨未尝驰檄阻策楞进兵，上谓：“玉保即未阻策楞进兵，阿睦尔撒纳脱於谁手？”因斥其畏葸欺饰，削男爵，夺参赞大臣，改授领队大臣。玉保疏言阿睦尔撒纳仅馀从贼二三人，投哈萨克汗阿布赉，正督兵往索。上以玉保明知叛贼子身无助，始直前追逐，斥其取巧。命尚书阿里衮诣军逮策楞，并谕：“玉保已率兵向哈萨克，免其罪，未

行则并逮。”寻达尔党阿疏报玉保师已临哈萨克，命授头等侍卫。旋以师久次不得阿睦尔撒纳，命仍逮治，与策楞同送京师。道死。

达尔党阿，钮祜禄氏，满洲镶黄旗人，理藩院尚书阿灵阿次子。初袭曾祖额亦都一等子爵，累官吏部尚书。讷亲得罪，请从军。师还，加太子少保。乾隆十九年，出为黑龙江将军。策楞得罪，命袭封二等公。是年十二月，上用阿睦尔撒纳讨达瓦齐，以班第为定北将军，授达尔党阿参赞大臣。二十年正月，命将索伦、巴尔呼兵诣军。五月，定伊犁。师还，命协办大学士。

及阿睦尔撒纳叛，授定边左副将军，偕参赞大臣哈达哈，出北路，率师逐捕。十月，改授右副将军，出西路，而以哈达哈当北路。十二月，复以将印授扎拉丰阿，达尔党阿仍为参赞大臣。二十一年正月，又以鄂勒哲依、萨赖尔同掌将印。达尔党阿帅师至珠勒都斯迎萨赖尔。及策楞报获阿睦尔撒纳，达尔党阿亦赐双眼孔雀翎。寻自特讷格尔赴安集海，分兵略唐古特游牧。旋以阿睦尔撒纳窜入哈萨克，上命西路专任达尔党阿，北路专任哈达哈，督兵压哈萨克境，使擒阿睦尔撒纳以献。五月，复授右副将军。时策楞驻登努勒台，令达尔党阿还师。达尔党阿不从，上即解策楞定西将军以命达尔党阿。

八月，师次雅尔拉，哈萨克汗阿布赉遣头人和集博尔根率四千骑分二队从阿睦尔撒纳走鲁腊，而自率千馀骑西行，会於毫阿腊克山下。达尔党阿师至，遇和集博尔根前队，自山谷中诱使出，突其中坚，斩五百七十馀级，获头人楚鲁克。逐敌至努喇，遇和集博尔根后队，复战陷阵，得其纛，斩三百四十馀级。阿睦尔撒纳部宰桑言阿睦尔撒纳易蓝纛以战，战败，易服遁。哈达哈亦击破阿布赉军，获头人昭华什。两军合，遣楚鲁

克、昭华什还谕其渠。时阿睦尔撒纳走不过一二里许，遇楚鲁克等，使还报伪为哈萨克头人语，待其汗阿布赉至，且执阿睦尔撒纳以献。达尔党阿信之，按兵以待。阿睦尔撒纳从容捆载去。上闻不得阿睦尔撒纳，命缴双眼翎，召还京师，罢协办大学士。二十二年二月，夺爵，左授正白旗满洲副都统。八月，军中俘阿睦尔撒纳从子达什，策楞槛致京师。上始闻达尔党阿、哈达哈缓追逸贼状，俱夺官，发热河披甲。二十三年，授三等侍卫，率西安驻防兵赴军，师有功，进二等侍卫。卒。

哈达哈，瓜尔佳氏，满洲镶蓝旗人，黑龙江将军傅尔丹子。傅尔丹初袭曾祖费英东二等信勇公，乾隆元年，追论失律罪，黜，以哈达哈袭。是时哈达哈已自侍卫累迁领侍卫内大臣，兼勋旧佐领。既，袭爵，复迁镶红旗满洲都统、工部尚书，加太子少保，署兵部尚书、步军统领。

十九年，师讨达瓦齐，授参赞大臣，佐定北将军班第出北路。寻改领队大臣。二十年，达瓦齐就俘。再出师讨阿睦尔撒纳，复授参赞大臣，佐定边左副将军达尔党阿出北路。哈达哈请将索伦、喀尔喀兵为前锋，上奖其奋勉。寻命代达尔党阿为定边左副将军当北路，移军布延图。南自伊克斯淖尔，北至乌哈尔喀硕及乌里雅苏台、劄卜堪诸形胜地，皆分兵列戍。二十一年，命自阿尔泰进兵，诏以北路专任哈达哈。特楞古特宰桑敦多克、固尔班和卓等与我师遇，伪请降。哈达哈察其诈，斩敦多克，絜固尔班和卓等，殪其众。上嘉其勇，再授领侍卫内大臣，赐双眼孔雀翎。

师至嵩哈萨拉克山，遇哈萨克汗阿布赉拥众自巴颜山西行，与战，败之。复遣诸将瑚尔起、鄂博什、奇彻布等追击，斩百馀级，获马二百。哈达哈不知阿布赉在军，未穷追；而达尔党阿与阿睦尔撒纳遇，战既胜，纵使脱去。两军合，引还。

夺双眼孔雀翎，命以参赞大臣屯科布多。寻论失阿布赉罪，夺爵，罢领侍卫内大臣，左授兵部侍郎。旋就进尚书，徙屯乌里雅苏台。二十二年八月，诏罪状达尔党阿、哈达哈，谓：“二臣皆勋旧子孙，袭爵专阍，而因循观望，坐失军机若此。”尽夺其官，发热河披甲。二十三年，与达尔党阿同授三等侍卫从军，同进二等侍卫。

子哈宁阿，自蓝翎侍卫累迁宁夏副都统。哈达哈为定边左副将军，哈宁阿为领队大臣。寻命以参赞大臣佐定西将军达尔党阿出西路。旋令诣伊犁佐定边右副将军兆惠。兆惠困济尔哈朗，力战突围出，哈宁阿与焉，予三等轻车都尉世职。又从兆惠击巴雅尔，功最，赐玉鞮、荷包、鼻烟壶。哈达哈夺爵，以哈宁阿袭，擢镶黄旗汉军都统。乾隆二十三年，复授参赞大臣，佐靖逆将军雅尔哈善讨霍集占。围库车，霍集占脱去，与雅尔哈善同逮送京师。二十四年正月，雅尔哈善弃市。上以哈宁阿为参赞，责薄於将军，又念济尔哈朗力战有劳，命系狱待秋决。十一月，富德师至巴达克山，遣使令缚送霍集占。上以达尔党阿、哈达哈皆在军，不自奋请行，诏诘责，因言：“哈宁阿秋谏本当决，哈达哈稍有事效，尚当宽宥，今岂可曲贷？重念费英东勋劳，不忍刑诸市。”命赐自尽，且令驰谕哈达哈，哈达哈已先以十月卒於军。

永常，董鄂氏，满洲正白旗人。自三等待侍卫累迁镶红旗满洲都统。乾隆五年，命如安西按事，即授安西提督，屯哈密，赐孔雀翎、红绒结顶冠。十五年，授湖广总督。罗田民马潮柱为乱，讨平之。十八年，上将征准噶尔，命为钦差大臣，驻安西。旋移陕甘总督，加太子少保。

辉特台吉阿睦尔撒纳来降，言达瓦齐昏暴。上决策用兵，召永常诣京师，谕行军机宜，遂以内大臣授定西将军。时上倚

阿睦尔撒纳及来降宰桑萨赖尔取达瓦齐，以阿睦尔撒纳副定北将军班第出北路，以萨赖尔副永常出西路，仍谕阿睦尔撒纳、萨赖尔为军锋，敕永常督军锋先发。永常令诸道军兼程并进，上责其误。永常师次巴里坤，命还肃州。永常还督饷，有所计画，上皆不谓然。师定伊犁，俘达瓦齐，诏责：“永常但知师行粮随，沾沾议接济。今功已成，何虑粮不足？因粮於敌，从来胜算。如永常奏，展转挽运，动逾数十日，庸有济乎？”因左授吏部侍郎。

阿睦尔撒纳叛，犯伊犁，永常师左次，上责其怯懦，罢内大臣、定西将军，以副都统衔为参赞。厄鲁特诸台吉有不从阿睦尔撒纳叛者，宰桑扎木参等率数千人诣永常请附屯。永常疑其诈，挟宰桑为质，兼程卻走，恐贼蹑其后，徵策楞赴援，并檄阿敏道引还，同驻巴里坤。上命夺官逮京师，行至临潼，道卒。仍籍其家，戍其子拉林。

觉罗雅尔哈善，字蔚文，满洲正红旗人。雍正三年繙译举人，自内阁中书四迁，乾隆三年，授通政使。御史邱玖华疏论九卿议事不公，别疏请录用贤良祠大臣子孙。雅尔哈善劾玖华为原任侍郎励宗万门生，宗万祖杜讷为贤良祠大臣，玖华劾九卿议事不公，示刚正，实为起宗万地。上谓：“录用贤良祠大臣子孙，不过虚衔微秩，视其材可用然后用之。岂有尝为侍郎获罪因贤良祠大臣子孙而辄起者？励宗万虽愚，计不出此。玖华所论九卿议事不公，切中时弊。诸臣见之，宜深自儆省。若迂怒建言者，是为不知耻！”命解雅尔哈善任。令庄亲王允禄、平郡王福彭会大学士以下严鞫，雅尔哈善言语得之右通政陈履平，因请皆夺官。上责王大臣议不当，命夺雅尔哈善官，履平下吏议。四年，特起四川龙安知府。五年，以忧去。六年，授江南松江知府，移苏州知府。九年，迁福建汀漳道。雅尔哈善

在松江、苏州皆有声绩，其去，民思之。十三年，以福建按察使署江苏巡抚。上元民毁制钱，雅尔哈善论如律，复以数少乞原，上责其宽纵，命夺职留任。十五年，雅尔哈善议经徵未完不及一分知县许惟枚等，皆劾罢。总督黄廷桂劾不当下吏议，当夺官，仍命留任。寻入为户部侍郎。十六年，复出为浙江巡抚。十九年，复入为户部侍郎，命军机处行走，旋授兵部侍郎。

二十年，师讨阿睦尔撒纳，授参赞大臣，出北路。二十一年，命改赴西路，令驻巴里坤办事。疏请徙布库努特降人於乌兰乌苏，与前降噶勒杂特人同牧。未几，绰罗斯汗噶勒藏多尔济叛，噶勒杂特人哈萨克锡喇等与为响应，回部降人莽噶里克亦从之。雅尔哈善擒其党并其子白和卓。十二月，上奖雅尔哈善实心治军事，加内大臣衔。和硕特降酋沙克都尔曼吉不与阿睦尔撒纳之乱，率所部徙巴里坤附城为牧地以居。噶勒藏多尔济巴雅尔之叛，上寄谕雅尔哈善，令密察沙克都尔曼吉踪迹。雅尔哈善方内疑，又以饷不时至，沙克都尔曼吉请粮不能给，乃使裨将阎相师将五百人入其垒，若迷途借宿者。夜大雪，相师吹笛，督兵袭其庐。沙克都尔曼吉惊起，其妻与相抱持，至死不释，其众四千余人殁焉。雅尔哈善疏报沙克都尔曼吉与绰罗斯叛党扎那噶尔布相通，戮以杜后患。又遣兵赴鲁克察克剿莽噶里克，上嘉其奋往。

二十二年春，定边右副将军兆惠自伊犁率师逐捕噶勒藏多尔济等，雅尔哈善遣侍卫图伦楚将八百人益兆惠军。提督傅魁师至盐池，遇莽噶里克率三十二人入塞探白和卓消息，傅魁执而杀之，雅尔哈善疏闻。上以莽噶里克为叛首，当谳定行诛，命逮傅魁送京师。兆惠师自济尔哈朗至特纳勒尔，为敌围，得图伦楚援乃解。寻召雅尔哈善还京师，授户部侍郎。四月，复授参赞大臣，令驻济尔哈朗。九月，擢兵部尚书。十二月，令

移驻鲁克察克，总理屯田。

二十三年二月，命为靖逆将军，帅师讨霍集占。五月，师至库车，霍集占所属头人阿卜都克勒木城守。雅尔哈善督师合围，断其水草，城贼出战，屡败之。六月，败援贼於托木罗克。霍集占自将八千人，具最精巴拉乌枪，行阿克苏戈壁来援。雅尔哈善督兵战库车南，斩千馀级。霍集占负伤入库车，获其纛。库车依冈为城，以柳枝、沙土密筑甚坚，砲攻不能入。提督马得胜策穴地入城，距城北一里为隧，已及城。雅尔哈善督之急，我兵夜乘燧入穴。城贼见火光，於城内为横沟，水入隧，我兵皆没。头人鄂对告雅尔哈善曰：“库车食且尽，霍集占必出走。城西鄂根河水浅可涉，北山通戈壁走阿克苏。宜分兵屯此二隘，霍集占可擒也。”雅尔哈善以鄂对新降，不可信。越八日，霍集占乘夜引四百骑启西门，涉鄂根河遁。又数日，阿卜都克勒木复夜遁。馀头人阿拉难尔等率老弱出城降。雅尔哈善杂讯城人，谓沙呢雅斯等五人为阿卜都克勒木死党，因杀之。

疏入，上闻不得霍集占，盛怒，夺雅尔哈善官。雅尔哈善劾副都统顺德讷疏纵，又劾马得胜失机。上曰：“雅尔哈善始劾顺德讷，继劾马得胜，无一语引罪。不思身任元戎，指麾诸将者谁之责欤？此而不置之法，国宪安在？”命兆惠至军斩顺德讷以徇，逮雅尔哈善及得胜送京师。二十四年正月，逮至，命王公大臣会鞫，以雅尔哈善老师糜饷失机事，论斩，遂见法。后二日，并斩得胜。自雅尔哈善死，高宗知沙克都尔曼吉无叛状，赋诗斥其杀降。

富德，瓜尔佳氏，满洲正黄旗人，驻防吉林。乾隆初，自护军擢至三等侍卫。十三年，从经略大学士傅恆征金川，擒贼党阿扣，迁二等侍卫。师还，累迁副都统。二十年，师征准噶尔，命送绰罗斯台吉噶勒藏多尔济等赴军。擢参赞大臣，督西

路台站。阿睦尔撒纳所属唐古忒部见阿睦尔撒纳入伊犁，谋遁去。二十一年，富德帅师至鄂塔穆和尔，遇唐古忒众千馀营树林蒲苇中，击杀二十馀人，追至色白口山内。贼据险分队抵御，夺寨六，斩获无算。唐古忒部遁伊犁，追至察罕鄂博，复遇哈萨克兵千人与唐古忒队合。富德奋勇冲击，斩百馀级，夺回被掠集赛噶杂特三十馀户，擒台吉恩克巴雅尔等四十馀人。上奖富德奋勉，授正黄旗蒙古都统。

二十二年，定边将军成衮扎布赴巴里坤，以富德为参赞大臣。定边右副将军兆惠疏报与成衮扎布分道进兵，命富德从兆惠军。阿睦尔撒纳还掠扎那噶尔布游牧，富德追剿，收复巴尔达穆特各鄂拓克。得叛酋巴雅尔踪迹，遂深入逐捕，夺隘五。至爱登苏，哈萨克汗阿布赉遣使降。阿睦尔撒纳逃入俄罗斯，寻死。叛酋哈萨克锡喇、布库察罕未获，命富德逐捕。二十三年，招右部哈萨克图里拜及塔什罕回人图尔占俱来降，遣使入觐。上以富德在军久，招抚西哈萨克有劳，予云骑尉世职。

是时雅尔哈善讨霍集占无功，兆惠代将，师锐进，被围，命富德为定边右副将军赴援。二十四年正月，军次呼尔璊，遇贼骑五千，转战五日四夜。会参赞大臣阿里衮送马至，分翼驰突，贼众大溃，杀巴尔图十五人、大伯克数十人、贼千馀。酋布拉呢敦中枪伤剧，舁入城，旋遁喀什噶尔。兆惠解围出，以功封三等伯。师进次叶尔羌河岸，复战败贼，进封一等成勇伯。霍集占党侵和阗，富德赴援，破贼。进攻叶尔羌，霍集占兄弟弃城遁，追败之於阿勒楚尔，又败之於伊西洱库尔淖尔，窜巴达克山。军从之，令擒献，巴达克山汗素勒坦沙献霍集占首。师还，进封一等靖远成勇侯，赐双眼孔雀翎，官其子侍卫，授领侍卫大臣。二十五年，复授御前大臣，图形紫光阁，赐紫禁城骑马，命军机处行走。寻授理藩院尚书、正黄旗蒙古都统。

副都统老格盗官驼事发，鞫实，言寄马富德牧厂，有牲畜数千。上以富德暴贵，安得有牧厂，命都统巴尔品勘验，旋奏富德家产拥货至三万馀。命和亲王等会鞫，得富德出兵时留官马，索蒙古王公牲畜，并携缎、布、烟、茶牟利状，下狱，吏议当斩，上命改监候。二十八年，赦，授散秩大臣。三十三年，将军明瑞征缅甸死绥，参赞大臣额勒登额坐逗遛得罪。额勒登额亦吉林驻防，与富德有连，富德坐误举，罢散秩大臣，下狱，吏议当斩，上命入缓决。三十六年，赦，授三等待卫。

三十八年，将军温福征金川，军溃木果木。发健锐、火器两营兵益阿桂军，授富德头等侍卫，为领队大臣，从副将军明亮出南路。富德自真登、梅列旧卡进兵，克得布甲喇嘛寺、得里两面山梁、日寨、策尔丹色木诸隘，复进克僧格宗、马柰、绒布寨、卡卡角诸隘，授副都统，待缺。复进克沙锡理穆当噶尔碉卡、羊圈河桥。四十四年，请拨兵三千往宜喜助明亮，允之。攻噶咱普得娄，夺卡五；攻布咱尔尼山梁，夺沿河卡五；攻庚额特山梁，夺大碉三、卡八；攻噶咱普得尔窝，贼弃碉窜，追至马尔邦，乞降。富德从军二年，未能大有摧破，屡下诏敦责之，至是，命下部叙功。

金川平，阿桂劾富德滥赏，侵士兵盐菜银两弥不足，下桂林覈实，复命袁守侗如川会阿桂具狱。富德密上清字疏讦阿桂，上命槛送京师。廷讯，乃具服滥赏，并以银六铤入己；又受知府曾承谟餽金五十两，并劾副将广著，不待命即令其充兵，广著自戕死。清字疏复称“阿桂手持黄带，语不逊”，坐诬告大逆，例当斩，遂见法。

萨赖尔，蒙古正黄旗人。本厄鲁特头人，隶准噶尔台吉达什达瓦为宰桑。乾隆十五年，准噶尔内乱，萨赖尔率所属四十七户降，安置察哈尔。命入旗，授散秩大臣。准噶尔台吉喇嘛

达尔扎请遣萨赖尔归，不许。授参赞大臣，出北路。十九年，乌梁海得木齐扎木参入边，萨赖尔以五百人御之，擒扎木参，而遣收凌、朔岱、讷库勒等十人还。事闻，授内大臣。既，遣还诸人来告宰桑雅尔都、得木齐阿茂海欲来归，乞驻牧乌兰固木、克木克木齐克。萨赖尔言雅尔都等亲至，许驻特斯河，否则驱之阿尔台山外；并请发厄鲁特兵听调。尚书舒赫德以为未便，上谕萨赖尔相机而行。命舒赫德会同萨赖尔及车凌等选台吉、宰桑可信任者将兵二百人，并令侍卫永柱会总管阿敏道选察哈尔八旗兵五百，交萨赖尔为招谕驱逐之用。

萨赖尔兵至卓克索，乌梁海宰桑雅尔都、车根、赤伦、察达克、图布慎、玛济岱各鄂拓克窜徙阿尔台山外。萨赖尔奏：“乌梁海等已远遁，但贪恋故土，必仍回牧。彼时整兵速出，易於收服。请暂撤兵还。”允之。辉特台吉阿睦尔撒纳来降，命萨赖尔迎劳颁赏。旋偕喀尔喀贝子车木楚克扎布等以千八百人击雅尔都、车根、赤伦、察达克四宰桑於察罕乌苏，败之，获牛马无算。初，有扎哈沁宰桑库克新玛木特者犯卡伦，追之弗获，达青阿诱执之。上责其不武，令纵之去。玛木特移牧布拉罕托辉，不即降。道遇通玛木特，被擒，繫之诺海克卜特勒。萨赖尔闻知之，自乌兰山后掩擒通玛木特，并护库克新玛木特送军营，安置其户畜於库卜克尔克勒。上嘉之，授子爵世袭，迁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

时定议征达瓦齐，命萨赖尔为定边右副将军。二十年正月，率师偕参赞大臣鄂容安等出西路。师行，厄鲁特降者於途中肆劫。上戒鄂容安，以己意喻萨赖尔使自敛戢。阿睦尔撒纳请移牧乌里雅苏台，招辉特部众。上察其意叵测，谕萨赖尔令防范，并促其进兵。萨赖尔等疏报扎哈沁得木齐巴哈曼集以三百馀户，宰桑敦多克以千馀户来降。复遣侍卫瑚集图招谕达瓦齐同

族台吉噶勒藏多尔济，寻率台吉诺海奇齐等三十余人来降，诏封为绰罗斯汗。上谕奖萨赖尔，解所佩荷包以赐，并赐双眼孔雀翎。三月，萨赖尔与诸将和起、齐努浑自罗克伦督兵赴博罗塔拉，与北路班第等军合。疏言：“招抚绰罗斯台吉衮布扎卜等，皆率所属来降，凡四千余户。叶尔羌、喀什噶尔和卓木献玉盘请降，令各回原牧；降人请与地耕牧，令往吐鲁番、莽阿里克处受地。阿睦尔撒纳属人二百余及额林哈毕尔噶穷夷八百余户，令附属扎哈沁宰桑，有牲畜者，畀籽种，令其耕牧。并自罗克伦启行，驰檄达瓦齐，晓谕利害。”上奖其筹画妥协，以御用宝石朝珠赐之。

萨赖尔兵至登努勒台，将军班第等亦至尼楚衮，两军合。达瓦齐居伊犁河西格登，不设备。五月，西路军自固勒扎渡口越推墨尔里克岭直抵格登，达瓦齐惊遁，未几就擒。伊犁平，诏封萨赖尔一等超勇公，赐宝石顶、四团龙服。六月，军还。徵阿睦尔撒纳入觐，萨赖尔同班第、鄂容安驻守伊犁，留兵五百为卫。七月，阿睦尔撒纳谋叛，逗遛途中。班第等屡疏入告，萨赖尔亦以为言。上密谕诸臣擒治，弗能决，阿睦尔撒纳遂遁。其徒克什木等为乱，班第、鄂容安死之，萨赖尔更衣降。十二月，萨赖尔遣使诣巴里坤办事大臣和起，以阿睦尔撒纳踪迹告，请发兵往击。和起以闻，上令将军策楞传谕慰劳，赉荷包、鼻烟壶，俟其至赐之。又命理藩院员外郎唐喀禄董其游牧。

二十一年正月，萨赖尔脱出，至吐鲁番。巴里坤参赞大臣达尔党阿率兵往会。萨赖尔疏请罪，上令驻特讷格尔，仍授定边右副将军。三月，策楞疏言：“侍卫巴宁阿自伊犁归，言克什木之乱，将军班第等自固勒扎赴崆格斯御之。贼甫至，萨赖尔欲奔。鄂容安曰：‘贼来当战，胡急走？’萨赖尔答言：‘尔何知？’遂策马去，众从之，班第等仅余司员侍卫及卫卒六

十人。夜贼至，班第等遂自杀。”上命逮萨赖尔入都，鞫实，以萨赖尔降人，贷其死，命锢之狱。班第等丧还，执克什木馘以祭，令萨赖尔观之。寻以叛党渐次就擒，释出狱。二十四年，授散秩大臣、镶白旗蒙古副都统、乾清门行走。旋擢内大臣，复封二等超勇伯。卒。图形紫光阁。

论曰：国重有世臣，然承平久，富贵宴安，恆不足任使；出任军旅，兵未接，将已内怯，几何不僨事耶？策楞辈拥兵玩寇，其病正坐此。雅尔哈善文墨吏，其杀降亦以内怯。富德族微，力战致通显，有功而不善居，卒以遘祸。萨赖尔反覆，迹甚著，独以降人蒙宽典，幸矣！

列传一百二

高天喜 鄂实 三格 和起 唐喀禄 阿敏道 满福
豆斌 端济布 诺尔本

高天喜，甘肃西宁人。天喜本准噶尔人，雍正中为我师所俘。高氏抚为子，因从其族籍。从军，累擢保宁堡守备。乾隆二十二年，副将军兆惠击伊犁，天喜从参将迈斯汉赴援。遇噶勒杂特贼百馀，击杀之，获其驼马。既，闻兆惠被困济尔哈朗，议驰救，迈斯汉怯不进。巴里坤办事大臣雅尔哈善以闻，上即夺迈斯汉官以命天喜。寻迁金塔协副将。再迁西宁镇总兵，授领队大臣。二十三年十月，师攻叶尔羌，兆惠议出问道袭取贼辎重，渡黑水。天喜督兵修桥渡师，未及半，贼大至。天喜闻兆惠陷贼阵，舍桥亟赴之，奋与贼战，与鄂实、三格、特通额俱没於阵。上赋诗惜之。谥果义，又赐其家白金千。

鄂实，西林觉罗氏，满洲镶蓝旗人，大学士鄂尔泰第二子。出为叔父鄂礼后。自廕生授三等侍卫。累迁本旗副都统、左翼前锋统领。兄鄂容安死阿睦尔撒纳之乱，鄂实请从军，授参赞大臣，佐定边将军成衮扎布，出西路。二十二年夏，成衮扎布令逐捕扎那噶尔布，鄂实以地险马疲，中道引还。上手诏诘责曰：“若谓地险，贼何以能行？若谓马疲，贼马何独能壮健？”左授蓝翎侍卫。是冬，鄂实逐扎哈沁贼，斩一百四十馀级，获牲械。上谓：“今当大雪，马力应疲乏，尚能剿贼。彼时鄂实为参赞大臣，有事但诿诸将军。兹以负罪，乃直前剿贼，朕

知其隐矣。”量迁三等侍卫。死事，上令仍视前锋统领赐恤，谥果壮。

三格，栋鄂氏，满洲正白旗人。自诸生授蓝翎侍卫。累迁黑龙江副都统。命将索伦、巴尔呼兵三千，佐参赞大臣策楞出西路，为领队大臣。策楞以怯懦逮，三格亦坐夺官。旋复授正白旗蒙古副都统。攻呼尔璦台吉赛音伯勒克等，再战，掠其牧地，予三等轻车都尉世职。二十二年春，定边将军成衮扎布令逐捕扎那噶尔布，未得。秋，师至博罗和罗，遇叛党额林沁达瓦等百馀户，三格与战。会布鲁古特台吉琿齐、呼尔璦台吉达瓦斩扎那噶尔布伪请降，并请招额林沁达瓦，三格信之，遽引师还，琿齐等旋遁去。坐夺官，并削世职，以兵伍自效。死事，上命仍视副都统赐恤，谥刚勇。

天喜、鄂实、三格并祀昭忠祠，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回部平，图形紫光阁。特通额，策楞子也，附见策楞传。

和起，马佳氏，满洲镶蓝旗人。其先世阿音布，国初以军功授拜他喇布勒哈番世职。和起袭职，授盛京协领。累擢宁夏副都统。乾隆十九年，命与侍卫海福将千人佐定西将军永常讨达瓦齐，迁宁夏将军。永常劾和起兵不及额，而和起先疏言将九百人以往，留百人护辎重，上得永常疏，不之罪也。寻又命偕提督豆斌为巴里坤办事大臣，策楞代永常为定西将军，复劾和起送兵马迟误，当夺官，留任。旋复官，授钦差大臣关防，召诣京师谘军事。达什达瓦所属宰桑讷默库、曼集、乌达瑚们都等在军私还游牧，命和起严鞫得实，以降人请予宽典，上不许，命正军法。

二十一年十一月，辉特台吉巴雅尔叛，掠扎哈沁五百馀户。定边右副将军兆惠令和起将索伦兵百人往按，檄吐鲁番伯克莽阿里克等集辟展，而噶勒杂特宰桑哈萨克锡喇、布鲁特台吉尼

玛阴应巴雅尔，诡以兵五百会。和起望兵至，疑之。令莽阿里克诃之，给告曰：“我兵也！”逾时，尼玛等操戈前，莽阿里克自后谏，贼众蜂集。和起所将兵仅百人，负重创，手刃数贼，股中枪，徒步转战，至夜力尽。和起垂死，命索伦侍卫努古德、彰金布突围出，以所戴孔雀翎为识报兆惠，遂死之。谥武烈，追封一等伯，以一等子世袭，祀贤良、昭忠二祠。二十三年，师还，获尼玛及其子槛送京师，命戮於和起墓前。子和隆武，自有传。

唐喀禄，他塔喇氏，蒙古正蓝旗人。自笔帖式再迁理藩院员外郎。乾隆十九年，赐副都统衔，命赴北路军董理新降辉特台吉阿睦尔撒纳、班珠尔等游牧地。唐喀禄疏言：“班珠尔所属多老稚不能耕，虑饥馑。”上以距耕时尚远，责其琐屑，命撤还。扎萨克林丕勒多尔济初命同董理游牧，将军别有指挥，唐喀禄疏请留。上责其不当，左迁理藩院笔帖式。寻复授员外郎，命送济隆呼图克图自巴林赴伊犁，董理定边右副将军萨喇尔游牧。复赐副都统衔，授领队大臣，将驻防扎布堪兵千人，从定边右副将军哈达哈赴哈萨克，逐捕阿睦尔撒纳。贼渠固尔班和卓遁入乌梁海，唐喀禄报哈达哈督兵擒之，赐孔雀翎。阿睦尔撒纳令其徒达瓦藏布入掠，唐喀禄令索伦总管鄂博什将五百人御之，降其众三百。寻命屯科布多。授理藩院侍郎、镶蓝旗蒙古副都统。

唐喀禄行按诸部，辉特降人屯扎克赛，每自相劫夺，请移屯呼伦贝尔、齐齐哈尔诸地；喀尔喀俘获扎哈沁、特楞古特、奇尔吉斯、乌尔罕济兰诸部人万馀，请以扎哈沁人移驻卡伦内；特楞古特、奇尔吉斯、乌尔罕济兰人给东三省兵丁为奴；杜尔伯特游牧请移乌兰固木：上并从其请。师出西路击哈萨克锡喇，命唐喀禄屯额尔齐斯为声援。阿睦尔撒纳败走，唐喀禄诃知杜

尔伯特贝勒巴图博罗特、台吉阿喇善等潜与相结；遣兵攻之辉巴朗山，擒阿喇善等，并戮乌梁海五十馀户，遂赴塔尔巴哈台逐捕阿睦尔撒纳及哈萨克锡喇，赐御用荷包、鼻烟壶。师至塔尔巴哈台，粮罄马乏，唐喀禄引师退，疏言遵旨撤兵，上怒，左授蓝翎侍卫，佐定边左副将军纳穆扎尔出北路。降人和硕齐，上擢用至散秩大臣，至是令护哈萨克来使入边，上命纳穆扎尔遣唐喀禄将二百人迎之。阿睦尔撒纳窜俄罗斯，上命唐喀禄偕和硕齐驻额尔齐斯侦御。

二十三年三月，土尔扈特舍棱等谋走俄罗斯，上命偕和硕齐逐捕。四月，师次布固图河，获舍棱弟劳章扎卜。劳章扎卜诡为兄乞降，唐喀禄未敢信，和硕齐遽纵之还。越日，舍棱诡约降，献酒，和硕齐饮之，邀唐喀禄过其营，贼噪而起。唐喀禄及侍卫富锡尔、穆伦保、佛尔庆额力战，均遇害，和硕齐更衣降。事闻，赐骑都尉世职，祀昭忠祠。富锡尔、佛尔庆额，皆满洲镶黄旗人；穆伦保，满洲正白旗人；皆赐云骑尉世职。

阿敏道，图尔格期氏，蒙古镶红旗人，世居察哈尔。父阿吉斯，康熙间讨噶尔丹，以员外郎从军，中道粮匱，兵苦饥。阿吉斯言於众曰：“我等官兵世受国恩，甘毙道路。誓竭力前进。”众皆诺。於是昭莫多之胜。圣祖嘉其能，予拖沙喇哈番世职。卒。

阿敏道，袭职。雍正初，累迁二等侍卫。九年，命将巴里呼兵百人自固尔班塞堪赴巴尔坤佐军，又命偕侍读学士查克丹调喀尔喀兵三千率之往。寻复偕护军统领费雅思哈赴乌尔辉音扎罕练兵。乾隆元年，准噶尔乞和，撤军，阿敏道还京，授镶蓝旗察哈尔总管。十九年，师收乌梁海，将察哈尔兵以从，加副都统衔。二十年，迁所获巴尔沁人等於齐拉罕。师定伊犁，定北将军班第奏以阿敏道督台站。是年，阿睦尔撒纳叛，班第

陷贼。阿巴噶斯、哈丹附逆肆掠，台站中断。阿敏道辄督兵巡徼，使驿递恆得相续。会定西将军永常自木垒退驻乌尔图布拉克，撤阿敏道还。上夺永常官，以策楞代将。命阿敏道将精骑诣伊犁求班第消息。策楞不即遣，上诘责之。寻将千人捕阿巴噶斯、哈丹贼众。

二十一年，授镶蓝旗蒙古副都统。时回酋布拉呢敦、霍集占有异志，定边右副将军兆惠诃知之，遣阿敏道将索伦兵百、厄鲁特兵三千赴叶尔羌、喀什噶尔慰抚，且使致二渠。至库车，霍集占布在焉，闭城拒我师。阿敏道斩游骑四十馀，围之。城人诡言曰：“厄鲁特吾仇，虑为害。撤还即纳降。”阿敏道遂命厄鲁特兵退，仅留索伦兵百。或虑有变，阿敏道曰：“吾招抚回众，惟期於国有济，何暇他虑？”遂入，为霍集占所执。

二十二年，上谕诸将檄霍集占送阿敏道还，不从，谋加害。库车伯克呼岱巴尔以告，阿敏道谋脱归，不克，死之。二等男署察哈尔营总旺扎勒及诸裨将绷科、耨金吹、扎木苏

七、巴克萨拾，并索伦兵百人，皆从死。事平，诸有功者图形紫光阁，阿敏道列后五十功臣，加世职为骑都尉兼一云骑尉，祀昭忠祠。旺扎勒加云骑尉，绷科等皆予云骑尉世职。

满福，瓜尔佳氏，满洲镶蓝旗人。自世管佐领累擢拉林副都统。乾隆二十二年，迁都统，驻巴里坤。命将吉林兵千人屯吐鲁番，寻授领队大臣。定边将军成衮扎布出珠勒都斯，令满福将三百人巡视阿勒辉至乌纳哈特十三台站，搜剿吗哈沁。沙拉斯、吗唬斯既降复叛，掠台站，上命满福自阿勒辉往剿，又令巴里坤办事大臣阿里衮帅师与会。阿里衮未至，满福师次肯色岭，与贼遇，击之，贼败走，伪遣人乞降，且言贼渠已就缚，请除道迎。满福信之，行次哈喇和落，径险林密，下临深沟。满福悟为贼所绐，急麾前队返。贼千馀突自林中出，围我师。

满福厉声督兵力战，被创坠沟，死之。上以满福虽为贼所愚，愍其捐躯，命如阵亡例议恤，谥武毅，祀昭忠祠，图形紫光阁。

豆斌，陕西固原人。初以马兵入提标，累迁肃州镇标中营守备。雍正间，从征准噶尔。力战受创，赐白金四百。迁川陕督标前营游击。准噶尔犯科舍图，率兵击走之。乾隆初，累迁提督，自广东移广西。疏言：“各营鸟枪，旧式大小参差，坐卧倚伏，不能应手；又质薄易热，难收实用。请照陕西威字号缠丝枪式改制。”下两广总督议行。俄，调还固原。又命以提督衔领湖北宜昌镇总兵事。寻复历甘肃、安西提督。命讨准噶尔，帅将标兵出驻巴里坤，以输军马后时，下吏议。旋乞病，罢。

居数月，复授安西提督，仍令赴巴里坤兆惠师。师攻霍集占於库车，命斌将所部从，充领队大臣，徼巡鲁克察克、辟展、库车诸地驿路。兆惠被围黑水，斌从副将军富德自阿克苏兼程赴援。师次呼尔璊，霍集占以五千人迎战，我师分两翼，贼据高冈，斌率中军火器进攻。贼知我师马力乏，拥众相逼。阿里衮解马至，斌偕众将夹击，胁中创，仍力战，贼大败。创甚遂卒，谥壮节，祀昭忠祠，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上制诗惜之。回部平，图形紫光阁。孙{ 澍 }，袭世职，官至山东登州镇总兵。

端济布，瓜尔佳氏，满洲镶黄旗人。自前锋累迁头等侍卫、镶黄旗察哈尔总管。乾隆二十二年，上令选兵千佐定边将军兆惠出西路。自硃尔图斯赴玛纳斯，获得木齐鄂罗斯，并所部三百人、马驼牛羊二千馀。扎哈沁头人巴哈曼集叛走，端济布偕侍卫奎玛岱追捕，至小卫和勒津，降所部二百户，又得掠台站贼札木布。师捕治厄鲁特头人噶尔藏多尔济、扎那噶尔布等，布鲁古特台吉琿齐、呼尔璊台吉达瓦斩扎那噶尔布，诣端济布军请降。端济布遽引师还，琿齐、达瓦复叛去。上愆端济布惟

事姑息，命靖逆将军雅尔哈善按治。师至罗克伦孟古图岭，获噶尔藏多尔济宰桑罗卜札尼玛、得木齐敦多克，槛送巴里坤。上闻，命贷端济布罪。

扎哈沁得木齐哈勒拜等谋掠台站，参赞大臣哈宁阿檄端济布往捕，至玛纳斯，得间谍十馀。渡河至美罗托山，贼遁，收其游牧牲畜。师围库车，端济布将吉林、厄鲁特兵以从。霍集占将三千人自赛里木来援，屯高阜。端济布偕侍卫顺德纳等奋击，斩二千馀级。师攻叶尔羌，霍集占筑台城东北。端济布及侍卫诺尔本将右翼后队攻之，贼拒战，复斩二千馀级。兆惠被围於黑水，端济布从定边左副将军富德赴援，十馀战，至呼尔璜，与兆惠军会，赐三等轻车都尉世职，授镶红旗满洲副都统。

师逐贼，战於阿尔楚尔，再战於伊西洱库尔淖尔，端济布将二百人截贼逃路。侦山有贼寨，越岭攻之，被创，赐号塔什巴图鲁。师还，图形紫光阁，列前五十功臣。卒，赠都统，谥壮节，祀昭忠祠。谕以“端济布力战受伤，与阵亡者无异也”。

诺尔本，吴机格忒氏，满洲正蓝旗人。以前锋从军。富德获宰桑乌巴什，遣诺尔本送兆惠军。道遇贼，力战，赐号克筹巴图鲁。师围库车，霍集占来援。诺尔本偕公衮楚克，侍卫齐凌札卜、齐努浑等击贼右翼，贼败走，逐之六十馀里，至鄂根河口，斩获甚众；贼逃入苏巴什山，复偕齐努浑入山搜戮：温诏嘉焉。师攻叶尔羌，偕端济布战城东，败贼。师还，命在乾清门行走，赉银帛，赐骑都尉加一云骑尉世职，图形紫光阁。擢头等侍卫，从明瑞征缅甸，击贼被创。寻令将兵屯腾越。还京，擢围场总管，加副都统衔。卒。

论曰：高天喜骁勇善战，与鄂实、三格奋斗破阵，死事为最烈。和起等仓卒为贼陷，慷慨授命。斌与端济布以力战受创，得与战死者同其血食。旌勇励忠，当如是也。

列传一百三

瑚尔起 爱隆阿 弟巴灵阿 舒明 福禄 齐里克齐
阎相师 伊柱 努三 乌勒登

瑚尔起，瓜尔佳氏，满洲镶蓝旗人。自笔帖式累迁协领。乾隆十三年，从征金川。迁呼伦贝尔总管。二十年，从征准噶尔，加副都统衔。二十一年，从参赞大臣达尔党阿自珠尔都斯逐捕阿睦尔撒纳，诶知阿睦尔撒纳窜哈萨克，从定边左副将军哈达哈以师临之。哈萨克汗阿布赉拒战，击败之，斩百馀级，得马二百馀。获其头人，言阿睦尔撒纳方在泥雅斯图山，檄阿布赉擒献。杜尔默特贝勒巴图、伯罗特等潜通阿睦尔撒纳，瑚尔起与战辉巴朗山，执伯罗特，尽歼其部众，及阿睦尔撒纳所留乌梁海五十馀户。

沙喇斯、玛呼斯既降复叛，掠台站，而布鲁古特台吉琿齐等戕察哈尔总管巴宁阿以叛。上命瑚尔起偕鄂实、三格副哈宁阿，将千人驻济尔哈朗、巴里坤適中地，捕琿齐及沙喇斯、玛呼斯部众。瑚尔起偕鄂实追剿扎哈沁逃贼，又偕副都统巴图济尔噶勒自呼斯坦至尼勒喀河，侦琿齐等百馀户游牧，突击，执之。

寻从师自伊犁逐剿诸回部，至善塔斯巅，招降布鲁特头人图鲁启拜、鄂库及其部众，搜捕阿里玛图河逸贼。上以索伦兵从征久，召瑚尔起及副都统鄂博什率以还，瑚尔起等仍请从军。将军兆惠攻霍集占於叶尔羌，被围，定边右副将军富德檄瑚尔

起及巴图济尔噶勒率索伦兵自伊拉里克赴援，以马驼未至，负粮械步行戈壁中。上奖谕，即授正白旗蒙古副都统。师至巴尔楚克，兆惠围已解，与富德军合。霍集占之徒阿卜都克勒木等侵和阗，攻哈拉哈什，侍卫齐凌扎卜请援，兆惠令瑚尔起与巴图济尔噶勒督兵赴援。齐凌扎卜驰告，夜行至伊立齐，贼闻兵至，引退。诃知贼骑七百馀屯博尔齐，天大雾，瑚尔起督兵突击，贼溃走，退至阜洼勒河，斩百馀级，收回人四千馀户，和阗遂平。上赋博罗齐行纪事，赐瑚尔起云骑尉世职。

师自喀喇乌苏逐捕霍集占，至阿尔楚尔。贼设伏两山间，我军张两翼击之，贼败走三十里，负山而屯。瑚尔起等自山麓横冲入阵，师夹击，贼大败，越山遁，师从之，至伊西洱库尔淖尔。瑚尔起等为伏东山，侧击，贼复大败，霍集占窜入巴达克山。巴达克山汗素勒坦沙献霍集占首。瑚尔起将索伦兵还，赉银币，图形紫光阁，列前五十功臣。瑚尔起疏言：“呼伦贝尔多水泉，可耕。请选塔里雅沁降回百户往耕。”上命瑚尔起以副都统为呼伦贝尔总管，董其事。移黑龙江副都统。从征缅甸，收猛拱、猛养诸地。卒於军。赐骑都尉，并前世职为一等轻车都尉，祀昭忠祠。

爱隆阿，觉尔察氏，满洲正黄旗人。自前锋侍卫累迁齐齐哈尔副都统。乾隆二十一年，授领队大臣，赴巴里坤军营。偕参赞大臣富德逐捕巴雅尔，至爱登苏，遇阿布赉部众突出，数与战，却之。自巴尔楚克至济尔哈朗置台站，逐贼沙喇博和什岭，遇都尔伯特纳木奇游牧，乞降，旋遁去，爱隆阿追及之，杀千馀人，纳木奇遂纳款。师至察罕乌苏，收厄鲁特宰桑乌鲁木齐游牧百馀户。师屯济尔哈朗，命爱隆阿驻守济尔哈朗、巴里坤適中地。寻从靖逆将军雅尔哈善讨霍集占。先是爱登苏之战，侍卫奇彻布战没，至是爱隆阿上言：“前擒巴雅尔，夺还奇彻

布尸，富德未及疏列。”定边将军兆惠疏言：“爱隆阿原报所无，事后追论，显为争功，请严议。”诏原之。

师围库车，贼来援，爱隆阿等与战於戈壁，歼贼甚众。霍集占将五千人续至，爱隆阿等率吉林及索伦兵千骑逐贼至鄂根河侧，与战，迫贼入水，死者三千余人。拔其纛，驿致京师。上为赋回纻行，奖其能战。旋从将军兆惠至叶尔羌，与霍集占部众战，当左翼。兆惠被困，靖逆将军纳穆札尔赴援，爱隆阿将兵截喀什噶尔贼援路。徼巡台站，至托罕塔罕，遇贼，剿杀百余人。上授爱隆阿参赞大臣，令与定边右副将军富德援兆惠。爱隆阿战呼尔璘，再战叶尔羌河，遂与兆惠军合。寻引兵驻乌什，兼防喀什噶尔，予云骑尉世职。复从富德逐霍集占，战於伊西洱库尔淖尔。徼巡台站，值吗唬斯、宾巴等谋劫察罕乌苏台站，以兵追袭，斩获殆尽，进骑都尉世职。师还，授正白旗护军统领，兼镶白旗蒙古副都统。图形紫光阁，列前五十功臣。再进一等轻车都尉兼一云骑尉世职。授伊犁参赞大臣。卒。

弟巴灵阿，自亲军校累迁二等侍卫，授察哈尔总管。赐坤都尔巴图鲁名号，授领队大臣。在博罗齐搜捕厄鲁特部众，遇伏战死，赐云骑尉世职，图形紫光阁，列后五十功臣。

舒明，乌梁海济勒莫特氏，蒙古正黄旗人。自二等侍卫累迁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正黄旗护军统领。命赴北路军，为诸部降人董理游牧。旋授吏部侍郎。谕知降人讷默库戕台站侍卫，谋以所部叛，驰奏。敕参赞大臣阿兰泰往捕治，阿兰泰请益兵，上责其纷扰。讷默库就擒，上以舒明筹策得宜，而阿兰泰推诿迟误，夺阿兰泰三等男爵畀舒明。

舒明在边，诸部降人至者，为之拊循。噶勒杂特宰桑根敦降，上授佐领，使与丹毕游牧同处。都尔伯特台吉伯什阿噶什、乌巴什降，上授伯什阿噶什亲王、乌巴什贝子，游牧额尔齐斯，

舒明为陈请留屯哈达青吉勒。达什达瓦部降，编为三旗，移阿尔台；其续至者，使处扎哈沁旧游牧地。策凌乌巴什、巴图博罗特及达玛林等部众贫甚，疏请赈，上为发米六百石。上闻和托辉特青滚杂卜将叛，命舒明谕之。舒明言叛已著，命会将军成衮札布等捕治。授参赞大臣，成衮札布令将科布多兵二百以往。上命侍卫巴宁阿勒泰将三百人为舒明佐。旋命偕成衮札布驻乌里雅苏台。授理藩部侍郎。再迁绥远城将军，兼领归化城都统。二十七年，卒。

子雅满泰，袭三等男。累迁正白旗蒙古副都统。坐事左授头等侍卫。与保泰同充驻藏大臣。廓尔喀侵后藏，与保泰同得罪，荷校被杖。复起至头等侍卫。卒。

福祿，旺察氏，蒙古正白旗人。自护军校累迁福建建宁镇总兵。内移正蓝旗蒙古副都统。外授直隶宣化、广东右翼诸镇总兵。又内移正红旗汉军副都统。乾隆二十三年，授参赞大臣，驻乌里雅苏台。旋命将索伦兵二千人赴巴里坤。时定边左副将军成衮札布与参赞大臣阿桂会讨舍楞，福祿请具三月粮，自科布多输送，从之。至海拉尔，与御前侍卫敦察会师进。旋佐将军兆惠讨霍集占，偕定边右副将军富德帅师次呼尔璘。霍集占以五千余人来犯，福祿偕领队大臣永庆率索伦、察哈尔兵击之，自巳至申，与贼战十馀次，贼溃去。进次叶尔羌河岸，城贼突围出，富德与福祿等领中军自右进，追贼渡河，贼屡败。兆惠自叶尔羌出，至阿尔吉什，侦鄂斯璘方侵和阗，疏请富德、福祿帅师策应。上命福祿偕策布登札布以兵堵霍集占窜俄罗斯路。旋命驻军和阗，予云骑尉世职。迁杭州将军。准噶尔平，图形紫光阁。上巡浙江，福祿督驻防兵肄武，制阅武诗奖之。调西安将军。授领侍卫内大臣。以老乞休。卒

齐里克齐，蒙古镶黄旗人。初为额鲁特人，以地为氏。乾

隆二十年，师征准噶尔，来降。准噶尔平，从定边将军兆惠击霍集占，战於霍尔果斯。霍集占败走，降头人图鲁启拜等，授蓝翎侍卫。护哈萨克使臣诣京师，迁三等侍卫。复从定边右副将军富德击霍集占，至色勒库尔，敌踞山以拒。齐里克齐偕前锋参领喀木齐布督健锐营兵自山阴攀登仰击，霍集占败遁。降所部二千余人，获军器、驼骡，赐布哈巴图鲁勇号。师还，命在乾清门行走，图形紫光阁。再迁头等侍卫，予云骑尉世职。三十二年，从将军明瑞征缅甸，遇贼於底麻，败之。赐副都统衔。召回京，再迁镶黄旗蒙古副都统。三十七年，师征金川，命督健锐营从参赞大臣阿桂出南路。授领队大臣，攻美诺，克之。金川平，师还，领健锐营。

嘉庆初，教匪起，送察哈尔马如湖北军，事竟即还。上以未请从军，诏诘责，夺官，削世职。寻授镶黄旗蒙古副都统。卒。

阎相师，字渭阳，陕西高台人。入伍。累迁安西前营游击。雅尔哈善谋诛厄鲁特降人沙克都尔曼吉。天大雪，相师将五百人，伪为失道，求寄宿其垒。夜分，鸣笳骤起，杀沙克都尔曼吉，歼其部众四千余人。寻偕副将丑达将千人赴鲁克察克同额敏和卓逐回酋莽阿里克。录功，迁金塔寺营副将。屯田吐鲁番。擢甘肃肃州镇总兵，赐花翎。从雅尔哈善讨霍集占，授领队大臣。围库车，力战被创。师克阿克苏，以相师驻守。已，复随剿霍集占於叶尔羌。授安西提督，驻喀什噶尔。未几，改甘肃提督，移驻库车。上命屯田乌鲁木齐。凯旋，入觐，赉银币，图形紫光阁。引疾罢，予食全俸。旋卒，赠太子太保，谥桓肃。

相师躯幹修伟，有至性。既贵，念亲不逮养，每食泣下。得俸与兄弟，不问出入。所居镇夷堡地万亩，为濬渠灌溉，数百家利赖之。

伊柱，萨克达氏，满洲正白旗人。父塔勒马善，雍正间，以副都统将归化城兵从征噶尔丹策凌。将军达尔济驻伯格儿，世宗命塔勒马善参赞军务。署前锋统领，逐贼至额得尔河源，驻军乌里雅苏台。乾隆初，权定边左副将军，召还。师复征准噶尔，命赴额尔齐斯屯田。二十一年，授北路参赞大臣。复召还，授护军统领。卒。

伊柱，自佐领再迁索伦总管。偕副都统济福、侍卫德尔森保赴喀尔喀车臣部捕盗，得逋贼。二十四年，从将军兆惠讨霍集占。霍集占之弃叶尔羌走也，副将军富德等逐之，至阿尔楚尔。贼设伏两山间，师分三队奋击，伊柱领右翼，战自辰至午，贼大溃。翌日，至巴达克山界伊西洱库尔淖尔，贼据险守。师分道进攻，树白纛，降贼万馀。伊柱偕巴图济尔噶勒等堵山后策应。富德遣侍卫赛音图等谕巴达克山汗，使擒霍集占以献。伊柱驻兵卡伦为声援。瓦罕伯克率所部降。寻，巴达克山汗素勒坦沙函献霍集占首。回部平。伊柱将千人驻喀什噶尔，护诸降人屯田伊犁。师还，上御丰泽园宴劳，赐伊柱缎十二、白金五百。伊柱复出领屯田，为置台守望，疏渠灌溉，农隙督佃伐木作屋以居，上谕令加意开拓。迁镶蓝旗蒙古副都统。从将军明瑞征缅甸，击贼老官屯。卒於军，进三等轻车都尉世职。

努三，瓜尔佳氏，吉林满洲正黄旗人。自前锋再迁头等侍卫、御前行走。乾隆十一年，四川总督庆复剿下瞻对头人班滚，命努三如庆复军。庆复疏报班滚焚死，罢兵。张广泗代庆复，言班滚现在。庆复坐得罪，努三罢御前行走。寻授镶白旗蒙古副都统、正蓝旗护军统领。十八年，师征准噶尔，命从湖广总督永常筹军事。旋帅师驻鄂尔坤。准噶尔宰桑玛木特阑入卡伦。授参赞大臣，命会将军成衮札布逐捕。努三与参赞大臣萨赖尔、护军统领乌勒登合军，军不戢，杂取牲畜。努三获逃人特赫拜

哈都，未闻上。乌勒登收乌梁海，纵逃人巴朗。上诘责努三、乌勒登，下定北将军班第等按治。努三、乌勒登自陈收牲畜匿以自私事始萨赖尔，上以萨赖尔新降，不知法度，责努三等不得以此诿过。寻谏上，坐失巴朗，罪当斩。诏录其前劳，恕死，留军，仍籍其家。

旋授蓝翎侍卫。再迁头等侍卫，命与左都御史何国宗赴伊犁，测天度，绘地图。送兵诣巴里坤，请回京。左授蓝翎侍卫，留巴里坤差遣。招抚巴尔达穆特各鄂拓克有劳，三迁镶蓝旗护军统领，督巴里坤屯田。兆惠被围黑水，努三从定边左副将军富德往援，至呼尔璊，分两翼击贼，与兆惠军会，赐骑都尉世职。师还，赐银币。累迁领侍卫内大臣、正蓝旗满洲都统。卒，谥恪靖。

乌勒登，乌礼苏氏，满洲正白旗人。自前锋累迁镶黄旗蒙古副都统、护军统领。乾隆十三年，从征金川。经略大学士傅恆至军，令驻军马奈。十八年，师征准噶尔，授参赞大臣，驻乌里雅苏台。扎哈沁宰桑玛木特等阑入卡伦，乌勒登偕喀尔喀副都统策登扎卜将五百人，与参赞大臣努三分道捕治。参赞大臣萨赖尔收乌梁海，乌勒登自索郭克策应，俘获甚众。寻坐纵逃人巴朗，并与努三匿所获乌梁海牲畜，罪当斩，贷死从军。寻授头等侍卫，命选厄鲁特宰桑厄勒锥音等兵赴伊犁讨贼。加副都统衔，授领队大臣，进剿阿巴噶斯、哈丹等游牧。

阿睦尔撒纳窜哈萨克，定西将军策楞遣乌勒登将千人从参赞大臣玉保逐捕，玉保中道引还。乌勒登师至库陇癸岭，阿睦尔撒纳脱走。逮诣京师，廷鞫，言：“初闻阿睦尔撒纳遁，请发兵速追之。策楞、玉保俱不允。后从玉保往，复请追击。玉保止发兵五十，至库陇癸岭，仅馀二十人，驼复乏。阿睦尔撒纳於师行日已过岭窜哈萨克。”上以其言实，贷死，授三等待

卫，在乾清门行走。寻仍遣赴军。定边将军兆惠招降布勒特部头目图鲁启拜，令乌勒登自珠木罕至图固斯塔老宣诏，护降人入觐。擢头等侍卫，授参赞大臣。令捕玛哈沁，并截霍集占逃路。寻以捕玛哈沁不力，令在领队大臣上行走。师还，累迁镶黄旗蒙古都统、左翼前锋统领。卒。

论曰：从兆惠、富德讨霍集占有功诸将校，若瑚尔起、爱隆阿歼敌擐旗，见於咏歌，厥绩懋焉。舒明逐叛拊降，以劳受爵。福祿、努三与呼尔璘之役，齐里克齐佐色勒库尔之战，相师助库车之围，伊柱收伊西洱之降，录功皆居最，抑亦其次也。

列传一百四

王无党 吴进义 谭行义 李勋 樊廷 武进升 马负书
范毓鼎

王无党，直隶万全人。康熙五十一年武进士，授蓝翎侍卫。累迁广西梧州协副将。贵州台拱九股苗为乱，无党率师讨定之，擢左江镇总兵。九股苗复为乱，无党驰抵古州，分兵赴八寨督剿。经略张广泗檄无党分攻台拱大台雄，克之。平交上等三十馀寨，擒其渠巴利，会收牛皮大箐。乾隆元年，署贵州提督。从广泗抚定上下九股诸苗从为乱者。二年，真除。疏陈黔省急务，请筹积贮，筑城垣，整墩台塘房，禁掠卖人口，下部议行。定番州属姑卢寨苗视险强肆，广泗与无党遣汉、土官兵三千馀，分道毁寨搜箐，擒其渠老排，十馀日而定，上褒其妥协。四年，陞见，赐孔雀翎。

六年，移湖广提督。黑峒苗为乱，大学士鄂尔泰以无党在贵州久，熟苗事，留使戡定乃上官。八年，上以湖广军政废弛，无党至官未有所整理，下诏诘责。十三年，坐提标兵救火攘衣物，兵部论无党徇庇，当夺官，命诣京师引见，左授湖南沅州协副将。迁云南楚姚镇总兵。内擢銮仪使。复外授福建漳州镇总兵。迁浙江提督。以目疾乞罢。卒，谥壮惠。

吴进义，字子恆，陕西宁朔人。父开圻，康熙二十七年一甲三名武进士，官至云南元江副将。进义入伍，从振武将军孙思克征噶尔丹，劄署守备，发江南借补千总。累迁江南寿春镇

总兵。擢江南提督，疏言：“太湖界江、浙，渔船奸良难辨。请照海洋例巡哨，支河小汛，饬两省陆路兵巡查，则声势联络，奸宄敛迹。”有旨嘉奖。久之，移浙江，再移福建，复还浙江。时有伪为孙嘉淦疏稿语讦上，进义与浙闽总督喀尔吉善以闻。上令究所从来，语连提督廨胥吏，喀尔吉善劾进义隐讳，命解官听讞。进义力辨未尝隐讳，其幕客证进义已见稿。浙江巡抚雅尔哈善论进义当重辟，上愍其老，命贯罪。复以疏稿未得作伪主名，令江苏巡抚庄有恭会鞫。有恭疏陈进义实未见稿，浙江承审诸吏牵合附会。事下军机大臣覆讯，得实。上以进义无辜废斥，召来京，命以提督衔署直隶宣化镇总兵。未几，授古北口提督。进义请限操演火药，增设河屯协弓兵，皆允行。二十三年，加太子少保。二十七年，卒，年八十四，加太子太保，谥壮愬。

进义家世多武功，从祖坤，贵州永北总兵，尝征四川苗及金川有功。坤子开增，自武举官至浙江温州总兵。

谭行义，四川三台人。康熙时，以武举授陕西西宁卫千总。雍正初，从军平青海，再迁河南城守营参将。河东总督田文镜劾行义送陕西军马疲瘦，夺官，上令来京引见，召对称旨，赐编刻上谕、貂皮、香珠，复原官。再迁广东高雷廉总兵。总督鄂弥达檄行义将五千人协剿贵州乱苗，进击滚纵、高表诸寨。经略张广泗令赴援上江，攻乌婆、摆吊诸险要地，搜牛皮大箐，获其魁。历福建漳州、湖南镇筴诸镇。

乾隆四年，授广西提督，帅师会讨楚、粤乱苗。宜山县土蛮恃险劫掠，行义与总督马尔泰、署巡抚安图令游击杨刚讨之。破白土、丘索二村，执其渠，斩以徇。忻城土县外八堡有剧盗曰蓝明星，恃险焚劫。行义檄副将毕映捕治，明星遁入山，搜捕得之。有黄顺者，匿湖北、广东接壤处，谋为乱。贵州人黎

阿兰与相应，散旗印，将起事。行义谕知之，督兵攻克贼巢，擒斩首从七十馀，事乃定。柳州兵皆居草舍，患火。行义请发白金四千贷兵建瓦屋，分三年还帑，从之。又有李彩者，纠众聚迁江石版村谋犯县城，行义既捕治，请城北设汛。寻以擅发仓穀贷於兵，左授登州镇总兵。十一年，迁江南提督。十四年，移浙江提督。十六年，再移福建陆路提督。十八年，卒，谥恭愍。

李勋，贵州镇远人。入伍，稍迁守备。从征台拱九股生苗，广泗檄同剿羊吊、洞里、羊色诸地，搜牛皮大箐，勋亦在行间。累迁湖广提督。缅甸乱，移云南提督。疏请自普洱驰往孟良捕治乱渠召散，上以其老，不胜瘴疠，命还普洱。勋已至孟良，督总兵刘德成、华封等葺堡寨，防要隘，得召散兄猛养等。勋还，卒於途。加太子太保，谥庄毅。

樊廷，陕西武威人。初入伍，更姓名王刚。从征乌蒙、青海、西藏，积功累迁甘肃肃州镇总兵。自陈复姓名，改籍四川潼川县。准噶尔犯科舍图卡伦，盗驼马，其众二万馀。廷率副将冶大雄等将二千人御之，转战七昼夜，与总兵张元佐等军合，杀贼无算，尽还所盗。时提督纪成斌护宁远大将军印，闻上，诏褒廷以寡敌众，忠勇冠军，赐白金万，一等轻车都尉世职。授陕西固原提督、都督佥事。入觐，请从军，命从署宁远大将军查郎阿出师屯南山。副将军张广泗侦贼伏乌尔图水，檄廷将千五百人自硷泉子进剿，至哈洮遇贼，夺据山梁，连败之。越噶顺抵鄂隆吉大坂，杀贼四百，擒三十六，收其粮械。

乾隆初，上从查郎阿请，发甘、凉诸镇兵五千人驻哈密，置总统提督，以授廷。廷至军，疏言：“乌尔克为极西第一要隘，兵出侦洮赖大坂北芦草沟、噶顺沟东乱山子及乌尔图水，夜辄有火光。守隘兵寡，请量增。”又疏言：“哈密兵在山南

烟墩沟诸地牧驼马，请分山北防兵巡护。”皆用其议。在边二年，以病乞罢，命还固原治疾，遣医往诊。寻卒於哈密。遗疏论防边事甚切，上深愍之。命查郎阿经纪其丧，归葬凉州。赠都督同知，谥勇毅。

子经文，官至广东右翼总兵。经文子继祖，官湖北副将。继祖子从典，请改籍湖北恩施。从典子燮，官湖南永州镇总兵，同治中，坐事罢。

武进升，山西宁乡人，其后改籍江南江宁。初以张姓入伍。稍迁浙江温州镇标守备。雍正初，闽浙总督满保疏荐，引见，授三等侍卫，属怡亲王允祥。寻外授江宁游击。累迁福建陆路提督。言：“闽省不习骑射，加意督率，弓力渐增。马兵出马收马较前改观。”高宗谕以“如此方不负任使，然亦不可欲速，尤贵为之以实，要之以久”。进升与总督喀尔吉善忤，疏言：“喀尔吉善外似和平，心实刚愎。令臣密察水师提督张天骏营伍，臣辞以水师非所辖。督臣正言厉色，必令臣密察。及察知水师陋规，告之督臣，督臣置不问，反与天骏契合。臣察漳州营马值，总兵马负书为督臣旧部，巧为徇私。令臣无地自容。”又疏言喀尔吉善衰惫状，上斥进升支离狂率。喀尔吉善亦劾进升徇所属，纵兵行窃。因左授江南狼山镇总兵，进升疏谢，谕曰：“汝无他过，祇好胜多事，故左授示薄惩。若不知改，或遂委靡，一切姑息，皆不可也。”居数月，擢江南提督，以老罢。再起，终浙江提督。卒，年八十馀，谥良毅。

马负书，汉军镶黄旗人。乾隆元年一甲一名武进士，授头等侍卫。累迁福建漳州镇总兵。疏言：“漳州民好斗，有所谓‘闯棍’，结党肆行，土豪养为牙爪，请严治之。”上下其章喀尔吉善，令体察惩治。历琼州、金门、台湾、狼山诸镇。署古北口提督，疏言：“兵习阵法，无济实用。应於秋冬收穫后，

择地成列，为仰攻旁击势。分合进退，以金鼓为节。常月教场演习，仍依营制。”得旨允行。授福建陆路提督。卒，谥昭毅。

范毓晶，山西介休人。范氏故巨富。康熙中，师征准噶尔，输米餽军，率以百二十金致一石。六十年，再出师，毓晶兄毓黻请以家财转饷，受运值视官运三之一。雍正间，师出西北二路，怡亲王允祥荐毓黻主饷，计穀多寡，程道路远近，以次受值，凡石米自十一两五钱至二十五两有差，累年运米百馀万石。世宗特赐太仆寺卿衔，章服同二品。寇犯北路，失米十三万馀石，毓黻斥私财补运，凡白金百四十四万。师既罢，米转运近地，户部接近值核销，故所受远值，责毓黻追缴，凡白金二百六十二万，复出私财采葭，市铜供铸钱以偿。

毓晶以武举授卫千总，以驼佐军，擢守备。累迁直隶天津镇总兵。自河南河北镇移广东潮州，疏请令潮州营兵如河北例，兼习长枪、短棍、连接棍诸艺。世宗命与总督鄂弥达、提督张溥商榷。鄂弥达等上言：“广东山海交错，军械惟鸟枪最宜，次则弓箭、藤牌、挑刀、大砲。毓晶所议与广东不甚宜。”上赍鄂弥达等议，仍谕毓晶初至，当嘉其肯言。嘉应、潮阳遇颶，海岸决。毓晶以闻，命加意抚绥。乾隆初，署广东提督。故事，市舶至，诣海关纳税。或遇风未至所往地，中道暂泊，亦论税如例。毓晶虑民避屡税，遇风不敢泊，致倾覆，疏请商舟寄泊，非即地市易不徵税，上命待审察。毓晶以忧归，服终，授直隶正定镇总兵。湖广总督阿尔赛请移任苗疆，上不允，谕以“毓晶富家子弟，谨慎无过。苗疆事重，不能胜也”。上巡五台，毓晶言兄毓黻子清注具羊千、马十备赏赉，上却之。寻以老罢。卒。

论曰：提镇虽专阃，然受制於督抚，所辖兵散处诸营汛，都试肄武，虚存其制耳。无党、进义皆能勤其官者，行义捕盗，

廷屡从战，皆有劳。进升断断不欲旷其职。毓鼎与其兄出私财助军兴，几倾其家而不悔，求诸往史，所未有也。

列传一百五

阿桂 子阿迪斯 阿必达

阿桂，字广庭，章佳氏。初为满洲正蓝旗人，以阿桂平回部驻伊犁治事有劳，改隶正白旗。父大学士阿克敦，自有传。

阿桂，乾隆三年举人。初以父廕授大理寺丞，累迁吏部员外郎，充军机处章京。十三年，从兵部尚书班第参金川军事。讷亲、张广泗以无功被罪，岳鍾琪劾阿桂结张广泗蔽讷亲，逮问。十四年，上以阿克敦年老，无次子，治事勤勉；阿桂罪与贻误军事不同，特旨宥之。寻复官，擢江西按察使，召补内阁侍读学士。二十年，擢内阁学士。时方征准噶尔，命阿桂赴乌里雅苏台督台站。逾年，父丧还京。旋复遣赴军，授参赞大臣，命驻科布多，授镶红旗蒙古副都统。二十二年秋，授工部侍郎。辉特头人舍楞约降，唐喀禄以兵往会，为所袭，阿桂率兵策应，上嘉之，赐花翎。上命阿桂与策布登扎布合军击舍楞，毋使逃入俄罗斯。阿桂言：“得降贼，谓舍楞将逃土尔扈特；或不达，且复回准噶尔。邀之中路，可擒献。”上责其观望，召还京。是年准部平，复命赴西路，与副将军富德追捕馀贼。

霍集占叛，二十四年，命赴霍斯库鲁克从富德进讨。八月，逐贼至阿勒楚尔，又至伊西洱库尔淖尔，回众降。霍集占走拔达克山。是年回部平。上以阿克苏新附，为回部要地，命阿桂驻军绥抚。二十五年，移驻伊犁。阿桂上言伊犁屯田、阿克苏调兵诸事。上嘉其勇往，命专司耕作营造，务使军士、回民皆

乐於从事。时西域初定，地方万馀里，伏莽尚众，与俄罗斯邻。上诏统兵诸大臣议，咸谓沙漠辽远，牲畜凋耗，难驻守。阿桂疏言：“守边以驻兵为先，驻兵以军食为要。伊犁河以南海努克等处，水土沃衍，宜屯田。请增遣回民嫻耕作者往屯；增派官兵驻防，协同耕种；次第建置城邑；预筹马驼，置台站；运沿边米赴伊犁；简各省流人嫻工艺者，发备任使。”又奏定山川、土穀诸祀典，上用其议。阿桂造农器，督诸屯耕穫，岁大丰。

二十六年，疏言：“伊犁牧群蕃息，请停内地购马驼。增招叶尔羌、喀什噶尔、阿克苏、乌什回民诣伊犁，广屯田。”皆称旨。迭授内大臣、工部尚书、镶蓝旗汉军都统，仍驻伊犁。奏玛纳斯库尔、喀喇乌苏、晶河三地屯田，人授十五亩。二十七年，疏定约束章程，建绥定、安远二城，兵居、民房次第立，一如内地，数千里行旅晏然，予骑都尉世职。召还，赐紫禁城骑马，命军机处行走。调正红旗满洲都统，加太子太保。二十九年，命署伊犁将军。寻调署四川总督。时金川土司郎卡与绰斯甲布等九土司构衅，阿桂巡边，尽得郎卡狡獪怙恶状，并悉其山川形势，入奏。是冬，召还京。三十年，上南巡，命留京治事。

乌什回赖黑木图拉作乱，诏驰赴乌什与将军明瑞攻之，赖黑木图拉中矢死，众伯克复推额色木图拉抗我师，自三月至八月，攻城不下。明瑞军其北，阿桂军其南，作长围困之，绝其水道。贼粮尽，内讧，沙布勒者擒额色木图拉以献，乌什平。上责其迟延，示怯损威，部议夺官，命留任，驻雅尔城。旋复夺尚书，命还伊犁助明瑞治事。阿桂疏请移雅尔城於楚呼楚，从之。三十二年，授伊犁将军。请自楚呼楚至乌尔图布拉克设三台，以通雅尔，下部行。

缅甸扰边，总督刘藻、杨应琚先后得罪去，上命明瑞率师讨之，至猛育，粮尽，战没。大学士傅恆自请行，三十三年，以傅恆为经略，阿桂及阿里衮为副将军，仍授阿桂兵部尚书、云贵总督。三十四年，以明德为总督，令阿桂专治军事。阿桂请由铜壁关抵蛮暮，伐木造舟，俟经略至军，进攻老官屯，且言军粮不给。上以为畏怯，罢副将军，改授参赞大臣。九月，舟成，傅恆亦至，分三路进：傅恆出万仞关，由大金沙江西经猛拱、暮鲁至老官屯；阿里衮率舟师循江下；阿桂率蛮暮新舟出江会之，先伏兵甘立寨。缅人从猛戛来拒，寨兵出击，沉三舟，舟师噪应之，缅人大溃，歼其渠，遂与西岸军合。老官屯守御坚，军士多病瘴，阿里衮卒於军，复授阿桂副将军。傅恆亦病，上命班师，而缅甸懵驳亦惩甘立寨之败，遣使议受约束，乃召傅恆还。命阿桂留办善后，授礼部尚书。

三十五年，兼镶红旗汉军都统。命赴腾越待缅人入贡。遣都司苏尔相赉檄至老官屯，缅人拘之，索还木邦等三土司。疏入，上命罢尚书、都统，以内大臣留办副将军事。三十六年，疏请大举征缅，入覲陈机密。上手诏诘责，命夺官留军效力。是时金川酋郎卡已死，其子索诺木及小金川酋泽旺子僧格桑扰边，四川总督阿尔泰征之无功，上命阿桂随副将军、尚书温福进讨。十二月，署四川提督，克巴朗拉、达木巴宗各寨。三十七年二月，克资哩山，进克阿喀木雅。松潘总兵宋元俊亦复革布什咱。两金川势日蹙，合谋抗我师。上命温福等三路进讨，阿桂出西路阿喀木雅攻喇卜楚克，克之，夺普尔玛寨，进逼美美卡。泽旺为子谢罪，索诺木亦代僧格桑请还侵地，上不许。时侍郎桂林代阿尔泰为总督，并领其众，至墨陇沟，失利，副将薛琮死之，阿尔泰劾罢桂林。上授阿桂参赞大臣，命赴南路接剿。僧格宗者，小金川门户也。甲尔木山梁为僧格宗要径。

阿桂乘贼怠，潜赴墨陇沟，夜半大雾，袭据之，进逼僧格宗，突入毁其碉，歼贼无算。上授温福定边将军，丰升额、阿桂俱授副将军，分道取美诺。阿桂克美都喇嘛寺，俯瞰美诺。僧格桑遁布朗郭宗，而温福亦克西路来会，进剿布朗郭宗。僧格桑送孛金川而遁底木达，求见父泽旺，泽旺不纳，渡河走金川。泽旺降，械送京师，小金川平。於是议讨金川，金川贼巢二：曰噶拉依，曰勒乌围。温福由功噶尔拉，阿桂由当噶尔拉，合攻噶拉依；丰升额由绰斯甲布径攻勒乌围。复授礼部尚书。

三十八年正月朔，冒大雪，进夺当功噶尔拉诸碉，而温福至木果木，索诺木诱降番叛袭军后，断登春粮道，我师溃，温福死之。小金川与美诺等相继陷。阿桂悉收降番械，毁碉寨，分置其人章谷、打箭炉，斩其桀骜者，亲殿军退驻达河。事闻，上怒甚，命发健锐、火器两营，黑龙江、吉林、伊犁额鲁特兵五千，授阿桂定西将军，明亮、丰升额副将军，舒常参赞大臣，整师再出。十月，攻下资哩。用番人木塔尔策，分师由中、南两路进，潜军登北山巅，遂取美诺，明亮等亦克僧格宗来会，凡七日，小金川平。

三十九年正月朔，阿桂抵布朗郭宗，人裹十日粮，分三队进，转战以前，克喇穆左右二山，赞巴拉克山、色依谷山。二月，克罗博瓦山，勒乌围门户也。贼退守喇穆山。部将海兰察从间道破色满普寨，绕出山后，贼退守萨甲山岭。海兰察夺其峭壁大碉，诸寨夺气，同时下，乘胜临逊克尔宗。僧格桑死於金川，金川酋献其尸，而死守逊克尔宗。十月，阿桂用策先克默格尔山及凯立叶，於是日尔巴当噶诸碉反在我师后，遂悉平之。贼退守康萨尔山。时丰升额出北路，师至凯立叶，望见烟火，以师来会；而明亮出南路，阻於庚额山；阿桂令移军，冒雨破宜喜，与明亮军隔河相望。十一月，克格鲁克古丫口，金

川东北之贼殆尽。

四十年正月，克康萨尔山梁。二月，克沿河斯莫思达寨。四月，克木思工噶克丫口。五月，克下巴木通及勒吉尔博山梁，进据得式梯，复克噶尔丹寺、噶明噶等寨。进攻巴占，屡攻不下。分兵从舍图枉卡绕击，牵贼势。七月，克昆色尔及果克多山，进克拉栝寺、菑则大海山梁，旋克章噶。八月，克隆斯得寨，遂克勒乌围。捷闻，上遣阿桂子阿必达赉红宝石顶赐之。九月，克当噶克底诸寨。十月，克达木噶。十一月，克西里山雅玛朋寨。十二月，克萨尔歪诸寨，进据噶占。四十一年正月，克玛尔古当噶碉寨五百馀，遂围噶拉依。索诺木母先赴河西集馀众，大兵合围，与其子绝，遂降。阿桂令作书招索诺木，而其头目降者相继，索诺木乃率众降。金川平，安置降番，设副将、同知分驻其地。诏封一等诚谋英勇公，进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军机处行走。四月，班师。上幸良乡城南行郊劳礼，赐御用鞍马。还京献俘，御紫光阁，行饮至礼，赐紫纁、四开襖袍。

初，阿桂去云南，缅甸遣使议入贡，械送京师下狱。至是诛索诺木母子头人，上命释缅使令观，译告以故，纵之归，冀以威武风动之。四十二年，署云贵总督图思德奏：“懵驳已死，子赘角牙立，输诚纳贡，原归中国人。请开关通市。”上以事重，当有重臣相度受成，命阿桂往莅。五月，授武英殿大学士，管理吏部，兼正红旗满洲都统。缅甸使不至，遣苏尔相等归，遂召阿桂还。未几，缅甸内乱。又十馀年，国王孟隄具表祝上八旬圣寿，定十年一贡。南徼始安。

四十四年，河决仪封、兰阳，奉命往按。阿桂令开郭家庄引河，筑拦黄坝；又於下流王家庄，筑顺黄坝：蓄水势，逼溜直入引河。四十五年三月，堤工葺，还京。兼翰林院掌院学士。

旋命勘浙江海塘，筑鱼鳞石塘、柴塘，及范公塘。四十六年，工成，命顺道勘清江陶庄河道高堰石工。

甘肃撒拉尔新教苏四十三与老教仇杀，戕官吏。总督勒尔谨捕教首马明心下狱，同教回民二千馀夜济洮河犯兰州，噪索明心。布政使王廷赞诛明心，贼愈炽。上命阿桂视师，时阿桂犹在工。命和珅往督战，失利。贼据龙虎、华林诸山，道险隘。阿桂至，设围绝其水道，进攻之，贼大溃。歼苏四十三，馀党奔华林寺，焚之，无一降者。甘肃冒赈事发，命按治，尽得大小官吏舞弊分贖状，谳定，疏请增设仓廩，广储粮石，以济民食。

秋，河决河南青龙冈，命自甘肃赴河南会河道总督李奉翰督塞河。故事，河决，当决处两端筑坝，渐近渐合，谓之“合龙”。十二月，两坝将合，副将李荣吉谓水势盛，宜缓，阿桂督之急。既合，属吏入贺，荣吉独不至，召之，则对使者曰：“为荣吉谢相公，坝不可恃，不敢离也。”越二日，果复决，阿桂驰视。荣吉已堕水，悬千金赏救之起，解御赐黑狐端罩覆之。因上疏自劾，请别简大臣董其役，上诏答，略曰：“近年诸臣中能胜治河任者，舍阿桂岂复有人？惟当安心静镇，别求善策。”四十七年，奏请於下游疏引河，上游筑大堤，并於北岸建坝，迫溜南趋。四十八年，工始竟，诣热河行在，复命仍赴工次，审定章程。

浙江布政使盛住疏论总督陈辉祖籍王亶望家有所私，命阿桂如浙江按治。还，又命勘江南盐河水道，又命勘河南兰阳十二堡堤工，并於戴村建闸。四十九年，甘肃盐茶回民张阿浑据石峰堡以叛。上遣福康安、海兰察等讨之，复命阿桂视师。两月馀，破堡，戮张阿浑等，加一等轻车都尉世职。又命督河南睢州堤工。五十年，举千叟宴，阿桂领班。又命勘河南睢州

河工，并察洪泽湖、清口形势。五十一年，又命勘清口堤工，并如浙江按仓库亏缺，勘海塘；又命勘江南桃源、安东河决。再如浙江按治平阳知县黄梅重徵，论如律。

五十二年，又命督塞睢州十三堡河决。时台湾民林爽文叛，上命福康安讨之，谕阿桂军事。阿桂疏论师当扼要害，分道并进，先通诸罗道，廓清后路，自大甲溪进兵。谕曰：“所见与朕略同，已谕福康安奉方略。”睢州工竟，又命勘江南临湖砖石堤工。五十三年，又命按湖北荆州水灾。请疏濬金洲以导水，修万城堤以护城。五十四年，命再勘荆州堤工。嘉庆元年，高宗内禅，阿桂奉册宝。再举千叟宴，仍领班，於是阿桂年八十矣，疏辞领兵部。二年八月，卒，仁宗临其丧。赠太保，祀贤良祠，谥文成。

阿桂屡将大军，知人善任使。诸将有战绩，奖以数语，或赉酒食，其人辄感激效死终其身。临敌，夜对酒，深念得策，辄持酒以起，旦必有所号令。方温福败，受命代将。一日日欲暮，率十数骑升高阜觐贼砦。贼望见，獷骑数百环阜上。阿桂令从骑皆下马，解衣裂悬林木，乃令上马徐下阜。贼迫阜，从落日中睹旗帜，疑我师众，方遣骑出侦，阿桂已还军矣。师薄噶拉依，索诺木约以明日降，城栅尽毁。日暮，诸将谒阿桂，谓：“今日必生致索诺木，不然，虑有他。”阿桂不答，入帐卧。明旦，索诺木自缚诣帐下。阿桂谓诸将曰：“诸君昨日语，盖虑索诺木他窜，或且死。我已得险要，窜安之？且能死，岂至今日？故吾以为无虑。”诸将皆谢服。及执政，尤识大体。康熙中，诸行省提镇以次即有空名坐粮，雍正八年著为例。乾隆四十七年诏补实额，别给养廉。阿桂疏言：“国家经费骤加不觉其多，岁支则难为继。此新增之饷，岁近三百万，二十余年即需七千万。请除边省外，无庸概增。”上不从。是时帑藏

盈溢，其后渐至虚匱。此其一端也。乾隆末，和珅势渐张，阿桂遇之不稍假借。不与同直庐，朝夕入直，必离立数十武。和珅就与语，漫应之，终不移一步。阿桂内念位将相，受恩遇无与比，乃坐视其乱政，徒以高宗春秋高，不敢遽言，遂未竟其志。

高宗图功臣於紫光阁，前后凡四举，列於前者亲为之赞。

定伊犁回部五十人：大学士傅恆，将军兆惠、班第、纳木札尔，副将军策布登扎布、富德、萨拉尔，大学士总督黄廷桂，参赞大臣亲王色布腾巴尔珠尔，贝子扎拉丰阿，郡王罗卜藏多尔济、额敏和卓，尚书舒赫德、阿里衮，总督鄂容安，侍郎明瑞、阿桂、三泰、鄂实，领队大臣内大臣博尔奔察，提督豆斌、高天喜，副都统端济布，护军统领爱隆阿，前锋统领玛噶，副都统巴图济尔噶尔，散秩大臣齐凌扎布、噶布舒，郡王霍集斯，贝子鄂对，内大臣鄂齐尔，散秩大臣阿玉锡、达什策凌，副都统鄂博什、温布、由屯、三格，侍卫奇彻布、老格、达克、塔纳、萨穆坦、璠绰尔图、塔玛鼐、富锡尔、海兰察、富绍、扎奇图、阿尔丹察、五十保。

定金川五十人：将军阿桂，副将军丰升额、明亮，大学士舒赫德、于敏中，尚书福隆安，参赞大臣亲王色布腾巴尔珠尔，都统海兰察，护军统领额森特、舒常，领队大臣都统奎林、和隆武、福康安，副都统普尔普，荆州将军兴兆，参赞大臣提督哈国兴，领队大臣提督马彪、马全、书麟，副都统三保、乌什哈达、瑚尼尔图、珠尔格德、阿尔都、阿尔萨朗、舒亮、科玛、伊兰保、佛伦泰、富兴、德赫布、莽喀察，总兵海禄、敖成、官达色、成德、钦保、曹顺、保宁、特成额、乌尔纳，总兵敦柱，侍卫额尔特、托尔托保、泰斐英阿、柏凌、达兰泰、萨尔吉岱，佐领特尔悖澈，副将兴奎。

定台湾二十人：大学士阿桂、和珅、王杰，协办大学士福康安，领侍卫内大臣海兰察，尚书福长安、董诰，总督李侍尧、孙士毅，巡抚徐嗣曾，成都将军鄂辉，护军统领舒亮、普尔普，提督蔡攀龙、梁朝柱、许世亨，总兵穆克登阿、张芝元、普吉保，散秩大臣穆塔尔。

定廓尔喀十五人：大学士福康安、阿桂、和坤、王杰、孙士毅，领侍卫内大臣海兰察，尚书福长安、董诰、庆桂、和琳，总督惠龄，护军统领台斐英阿、额勒登保，副都统阿满泰、成德。

功稍次者列於后，儒臣为之赞，惟阿桂与海兰察四次皆前列。阿桂定金川元功，定台湾首辅，皆第一；定廓尔喀以爵复第一，让於福康安。道光三年二月，宣宗命配飨太庙。子阿迪斯、阿必达。

阿迪斯，初以三等侍卫坐阿桂征缅甸无功，夺职，发遣广西右江镇。逾年赦复官。累迁兵部侍郎，袭一等公。复累迁成都将军。以川西盗发，逮问，发遣伊犁。赦归。卒。

阿必达，初名阿弥达，高宗命更名。阿桂得罪，夺蓝翎侍卫，发遣广东雷琼镇。赦归，复官。擢二等侍卫，命赴西宁祭告河神，探黄河真源，上命辑入河源纪略。累迁工部侍郎。卒。阿必达子那彦宝，官至成都将军；那彦成，自有传。

论曰：将者国之辅，智信仁勇，合群策群力治而用之，是之谓大将。由是道也，佐天子辨章国政，岂有二术哉？乾隆间，国军屡出，熊罴之士，因事而有功；然开诚布公，谋定而后动，负士民司命之重，固无如阿桂者。还领枢密，决疑定计，瞻言百里，非同时诸大臣所能及，岂不伟欤？

列传一百六

于敏中 和珅 弟和琳 苏凌阿

于敏中，字叔子，江苏金坛人。乾隆三年一甲一名进士，授翰林院修撰。以文翰受高宗知，直懋勤殿，敕书华严、楞严两经。累迁侍讲，典山西乡试，督山东、浙江学政。十五年，直上书房。累迁内阁学士。十八年，复督山东学政。擢兵部侍郎。二十一年，丁本生父忧，归宗持服。逾年，起署刑部侍郎。二十三年，嗣父枋歿，回籍治丧。未几，丁本生母忧，未以上闻。御史硃嵇疏劾敏中“两次亲丧，蒙混为一，愆然赴官”。并言：“部臣与疆臣异，不宜夺情任事。”诏原之。寻实授。调户部，管钱法堂事。二十五年，命为军机大臣。敏中敏捷过人，承旨得上意。三十年，擢户部尚书。子齐贤，乡试未中式。诏以敏中久直内廷，仅一子年已及壮，加恩依尚书品级予廕生。又以敏中正室前卒，特封其妾张为淑人。三十三年，加太子太保。三十六年，协办大学士。

三十八年，晋文华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如故。时下诏徵遗书，安徽学政硃筠请开局搜辑永乐大典中古书。大学士刘统勋谓非政要，欲寝其议。敏中善筠奏，与统勋力争，於是特开四库全书馆，命敏中为正总裁，主其事。又充国史馆、三通馆正总裁。屡典会试，命为上书房总师傅，兼翰林院掌院学士。

敏中为军机大臣久，颇接外吏，通声气。三十九年，内监高云从漏泄硃批道府记载，下廷臣鞫治。云从言敏中尝向询问

记载，及云从买地涉讼，尝乞敏中嘱托府尹蒋赐燊。上面诘，敏中引罪，诏切责之曰：“内廷诸臣与内监交涉，一言及私，即当据实奏闻。朕方嘉其持正，重治若辈之罪，岂肯转咎奏参者？于敏中侍朕左右有年，岂尚不知朕而为此隐忍耶？于敏中日蒙召对，朕何所不言？何至转向内监探询消息？自川省用兵以来，敏中承旨有劳。大功告竣，朕欲如张廷玉例，领以世职。今事垂成，敏中乃有此事，是其福泽有限，不能受朕深恩，宁不痛自愧悔？免其治罪，严加议处。”部议革职，诏从宽留任。四十一年，金川平，诏嘉其劳勩，过失可原，仍列功臣，给一等轻车都尉，世袭罔替。四十四年，病喘，遣医视，赐人溲。卒，优诏赐恤，祭葬如例，祀贤良祠，谥文襄。

子齐贤，前卒。孙德裕，袭世职，以主事用。敏中从侄时和，拥其赀回籍，德裕讼之。江苏巡抚吴坛察治，罪时和，戍伊犁。所侵夺者，还德裕三万两，馀充金坛开河用。

苏松粮道章攀桂为敏中营造花园，事觉，褫攀桂职。敏中受地方官逢迎，以已卒置不论。既而浙江巡抚王亶望以贪败，上追咎敏中。五十一年，诏曰：“朕几馀咏物，有嘉靖年间器皿，念及严嵩专权煊蔽，以致国是日非，朝多稗政。取阅严嵩传，见其贿赂公行，生死予夺，潜窃威柄，实为前明奸佞之尤。本朝家法相承，纪纲整肃，太阿从不下移，本无大臣专权之事。原任大学士于敏中因任用日久，恩眷稍优。无识之徒，心存依附，敏中亦遂时相招引，潜受苞苴。其时军机大臣中无老成更事之人，福康安年轻，未能历练，以致敏中声势略张。究之亦止侍直承旨，不特非前朝严嵩可比，并不能如康熙年间明珠、徐乾学、高士奇等；即宠眷亦尚不及鄂尔泰、张廷玉，安能於朕前窃弄威福、淆乱是非耶？朕因其宣力年久，身故仍加恩饰终，准入贤良祠。迨四十六年甘肃捐监折收之事败露，王亶望

等侵欺贪黩，罪不容诛。因忆此事前经舒赫德奏请停止，于敏中於朕前力言甘肃捐监应开，部中免拨解之烦，间阎有柴贩之利，一举两得，是以准行。詎知勒尔谨为王亶望所愚，通同一气，肥橐殃民。非于敏中为之主持，勒尔谨岂敢遽行奏请？王亶望岂敢肆无忌惮？于敏中拥有厚赏，必出王亶望等贿求酬谢。使于敏中尚在，朕必严加惩治。今不将其子孙治罪，已为从宽；贤良祠为国家风励有位盛典，岂可以不慎廉隅之人滥行列入？朕久有此心，因览严嵩传，触动鉴戒。恐无知之人，将以明世宗比朕，朕不受也。于敏中著撤出贤良祠，以昭儆戒。

“六十年，国史馆进呈敏中列传，诏曰：“于敏中简任纶扉，不自检束，既向宦寺交接，复与外省官吏夤缘舞弊。即此二节，实属辜恩，非大臣所应有。若仍令滥邀世职，何以示惩？其孙于德裕现官直隶知府，已属格外恩施，所袭轻车都尉世职即撤革，以为大臣营私玷职者戒。”

和珅，字致斋，钮祜禄氏，满洲正红旗人。少贫无籍，为文生员。乾隆三十四年，承袭三等轻车都尉。寻授三等侍卫，挑补黏杆处。四十年，直乾清门，擢御前侍卫，兼副都统。次年，遂授户部侍郎，命为军机大臣，兼内务府大臣，驸驸乡用。又兼步军统领，充崇文门税务监督，总理行营事务。四十五年，命偕侍郎喀凝阿往云南按总督李侍尧贪私事。侍尧号才臣，帝所倚任。和珅至，鞫其仆，得侍尧婪索状，论重辟，奏云南吏治废弛，府州县多亏帑，亟宜清釐。上欲用和珅为总督，嫌於事出所按劾，乃以福康安代之。命回京，未至，擢户部尚书、议政大臣。及复命，面陈云南盐务、钱法、边事，多称上意，并允行。授御前大臣兼都统。赐婚其子丰绅殷德为和孝公主额驸，待年行婚礼。又授领侍卫内大臣，充四库全书馆正总裁，兼理藩院尚书事，宠任冠朝列矣。

四十六年，甘肃撒拉尔番回苏四十三等叛，逼兰州，额驸拉旺多尔济、领侍卫内大臣海兰察、护军额森特等率兵讨之。命和珅为钦差大臣，偕大学士阿桂往督师。阿桂有疾，促和珅兼程先进。至则海兰察等已击贼胜之，即督诸将分四路进兵，海兰察逼贼山梁，歼其伏。贼掘沟坎深数丈，并断小道，不能度。总兵图钦保阵亡。后数日，阿桂至，和珅委过诸将不听调遣。阿桂曰：“是宜诛！”明日，同部署战事，阿桂所指挥，辄应如响。乃曰：“诸将殊不见其慢，当谁诛？”和珅恚甚。上微察之，诏斥和珅匿图钦保死事不上闻，赴师迟延，而劾海兰察、额森特先战颠倒是非；又谓自阿桂至军，措置始有条理，一人足办贼，和珅在军事不归一，海兰察等久随阿桂，易节制，命和珅速回京。和珅用是衔阿桂，终身与之龃。寻兼署兵部尚书，管理户部三库。

四十七年，御史钱沄劾山东巡抚国泰、布政使于易简贪纵营私，命和珅偕都御史刘墉按鞫，沄从往。和珅阴袒国泰，即至，盘库，令抽视银数十封无缺，即起还行馆。沄请封库，明日尽发视库银，得借市银充抵状，国泰等罪皆鞫实。会加恩中外大臣，加太子太保，充经筵讲官。四十八年，赐双眼花翎，充国史馆正总裁、文渊阁提举阁事、清字经馆总裁。甘肃石峰堡回匪平，以承旨论功，再予轻车都尉世职，并前职授一等男爵。调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管理户部如故。

五十一年，御史曹锡宝劾和珅家奴刘全奢僭，造屋逾制，帝察其欲劾和珅，不敢明言，故以家人为由。命王大臣会同都察院传问锡宝，使直陈和珅私弊，卒不能指实。和珅亦预使刘全毁屋更造，察勘不得直，锡宝因获谴。逾月，授和珅文华殿大学士。诏以其管崇文门监督已阅八年，大学士不宜兼樞务，且锡宝劾其家人，未必不因此，遂罢其监督。部员湛露擢广信

知府，上见其年幼，不胜方面，斥和珅滥保。又两广总督富勒浑纵容家人婪索，和珅请调回富勒浑，不兴大狱。京师米贵，和珅请禁囤积，逾五十石者交厂减柴，商民以为不便。廷臣迁就原议，上并切责之。五十三年，以台湾逆匪林爽文平，晋封三等忠襄伯，赐紫纁。五十五年，赐黄带、四开襖袍。上八旬万寿，命和珅偕尚书金简专司庆典事。内阁学士尹壮图疏论各省库藏空虚，上为动色，和珅请即命壮图往勘各省库，以侍郎庆成监之。庆成每至一省辄掣肘，待挪移既足，然后启榷，迄无亏绌，壮图以妄言坐黜。

五十六年，刻石经於辟雍，命为正总裁。时总裁八人，尚书彭元瑞独任校勘，敕编石经考文提要，事竣，元瑞被优赉。和珅嫉之，毁元瑞所编不善，且言非天子不考文。上曰：“书为御定，何得目为私书耶？”和珅乃使人撰考文提要举正以攻之，冒为己作进上，訾提要不便士子，请销毁，上不许。馆臣疏请颁行，为和珅所阻，中止，复私使人磨碑字，凡从古者尽改之。

五十七年，廓尔喀平，予议叙，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六十年，充殿试读卷官，教习庶吉士。时朝审停勾，情重者请旨裁定。和珅管理藩院，於蒙古重狱置未奏，镌级留任。又廷试武举发策，上命检实录。故事，实录不载武试策问，和珅率对不以实，诏斥护过饰非，革职留任。先是京察屡邀议叙，是年特停罢之。嘉庆二年，调管刑部。寻以军需报销，仍兼管户部。三年，教匪王三槐就擒，以襄赞功晋公爵。

和珅柄政久，善伺高宗意，因以弄窃作威福，不附己者，伺隙激上怒陷之；纳贿者则为周旋，或故缓其事，以俟上怒之霁。大僚恃为奥援，剥削其下以供所欲。盐政、河工素利藪，以徵求无厌日益敝。川、楚匪乱，因激变而起，将帅多倚和珅，

糜饷奢侈，久无功。阿桂以勋臣为首辅，素不相能，被其梗轧。入直治事，不与同止直庐。阿桂卒，益无顾忌，於军机寄谕独署己衔。同列嵇璜年老，以谗数被斥责。王杰持正，恆与忤，亦不能制。硃珪旧为仁宗傅，在两广总督任，高宗欲召为大学士，和珅忌其进用，密取仁宗贺诗白高宗，指为市恩。高宗大怒，赖董诰谏免；寻以他事降珪安徽巡抚，屏不得内召。言官惟钱沣劾其党国泰得直，后论和珅与阿桂入直不同止直庐，奉命监察，以劳瘁死。曹锡宝、尹壮图皆获谴，无敢昌言其罪者。高宗虽遇事裁抑，和珅巧弥缝，不悛益恣。仁宗自在潜邸知其奸，及即位，以高宗春秋高，不欲遽发，仍优容之。

四年正月，高宗崩，给事中王念孙首劾其不法状，仁宗即以宣遗诏日传旨逮治，命王大臣会鞫，俱得实。诏宣布和珅罪状，略曰：“朕於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三日，蒙皇考册封皇太子，尚未宣布，和珅於初二日在朕前先递如意，以拥戴自居，大罪一。骑马直进圆明园左门，过正大光明殿，至寿山口，大罪二。乘椅桥入大内，肩舆直入神武门，大罪三。取出宫女子为次妻，大罪四。於各路军报任意压摺，有心欺蔽，大罪五。皇考圣躬不豫，和珅毫无忧戚，谈笑如常，大罪六。皇考力疾批答章奏，字迹间有未真，和珅辄谓不如撕去另拟，大罪七。兼管户部报销，竟将户部事务一人把持，变更成例，不许部臣参议，大罪八。上年奎舒奏循化、贵德二 贼番肆劫青海，和珅驳回原摺，隐匿不办，大罪九。皇考升遐后，朕谕蒙古王公未出痘者不必来京，和珅擅令已、未出痘者俱不必来，大罪十。大学士苏凌阿重听衰迈，因与其弟和琳姻亲，隐匿不奏；侍郎吴省兰、李潢，太仆寺卿李光云在其家教读，保列卿阶，兼任学政，大罪十一。军机处记名人员任意撤去，大罪十二。所钞家产，楠木房屋僭侈逾制，仿照宁寿宫制度，园寓点缀与圆明园蓬岛、瑶

台无异，大罪十三。蓟州坟茔设享殿，置隧道，居民称和陵，大罪十四。所藏珍珠手串二百馀，多於大内数倍，大珠大於御用冠顶，大罪十五。宝石顶非所应用，乃有数十，整塊大宝石不计其数，胜於大内，大罪十六。藏银、衣服数逾千万，大罪十七。夹墙藏金二万六千馀两，私库藏金六千馀两，地窖埋银三百馀万两，大罪十八。通州、蓟州当铺、钱店资本十馀万，与民争利，大罪十九。家奴刘全家产至二十馀万，并有大珍珠手串，大罪二十。”内外诸臣疏言和珅罪当以大逆论，上犹以和珅尝任首辅，不忍令肆市，赐自尽。

诸劾和珅者比於操、莽。直隶布政使吴熊光旧直军机，上因其入觐，问曰：“人言和珅有异志，有诸？”熊光曰：“凡怀不轨者，必收人心，和珅则满、汉几无归附者，即使中怀不轨，谁肯从之？”上曰：“然则治之得无太急？”熊光曰：“不速治其罪，无识之徒观望夤缘，别滋事端。发之速，是义之尽；收之速，是仁之至。”上既诛和珅，宣谕廷臣：“凡为和珅荐举及奔走其门者，悉不深究，勉其悔改，咸与自新。”有言和珅家产尚有隐匿者，亦斥不问。和珅在位时，令奏事者具副本送军机处；呈进方物，必先关白，擅自准驳，遇不全纳者悉入私家。步军统领巡捕营在和珅私宅供役者千馀人，又令各部以年老平庸之员保送御史。至是，悉革其弊。吏、户两部成例为和珅所变更者，诸臣奏请次第修正。初，乾隆中命和珅改入正黄旗，及得罪，仍隶正红旗。

子丰绅殷德，尚固伦和孝公主，累擢都统兼护军统领、内务府大臣。和珅伏法，廷臣议夺爵职。诏以公主故，留袭伯爵。寻以籍没家产，正珠朝珠非臣下所应有，鞫家人，言和珅时於灯下悬挂，临镜自语。仁宗怒，褫丰绅殷德伯爵，仍袭旧职三等轻车都尉。嘉庆七年，川、楚、陕教匪平，推恩给民公品级，

授散秩大臣。未几，公主府长史奎福讷丰绅殷德演习武艺，谋为不轨，欲害公主。廷臣会鞫，得诬告状。诏以丰绅殷德与公主素和睦，所作青蝇赋，忧谗畏讥，无怨望违悖；惟坐国服内侍妾生女罪，褫公衔，罢职在家圈禁。十一年，授头侍卫，擢副都统，赐伯爵衔。十五年，病，乞解任，赐公爵衔。寻卒。无子，以和琳子丰绅伊绵袭轻车都尉。

和珅伏法后越十五年，国史馆以列传上。仁宗以事迹疏略，高宗数加谴责，阙而未载，无以信今传后，褫编修席煜职，特诏申戒焉。

弟和琳，自笔帖式累迁湖广道御史。劾湖北按察使李天培私交粮艘带运木植，鞫得两广总督福康安寄书索购状，帝嘉和琳伉直，下部议叙，由是遂见擢用。自吏部给事中超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寻授兵部侍郎、正蓝旗汉军副都统。廓尔喀扰后藏，将军福康安往剿，帝命和琳督办前藏以东台站乌拉等事。寻命与鄂辉更番照料粮饷，擢工部尚书。疏陈贼酋拉特纳巴都尔悔罪状，诏令福康安受降，偕和琳妥筹善后。未几，授镶白旗汉军都统。命偕孙士毅、惠龄覈办察木多以西销算事，仍理藏务。乾隆五十八年，予云骑尉世职。五十九年，授四川总督。六十年，贵州苗石柳邓叛，扰正大、嗅脑、松桃，湖南苗吴半生、石三保应之，围永绥，帝命云贵总督福康安往剿。和琳时方入京，至印州，松桃匪已阑入秀山境。和琳闻警驰往，督参将张志林、都司马瑜击走之；后复败贼晏农，进攻砲木山黄陂，通道松桃：赏双眼花翎。时福康安已解正大、嗅脑、松桃围，攻石柳邓於大塘汛，和琳率兵会之，遂命参赞军事；克虾鞑、乌龙岩，降七十馀寨，封一等宣勇伯。复攻下岩碧山，赏上服貂褂。又以降吴半生功，赏黄带。龙角碛、鸭保、天星诸寨大捷，加太子太保，赏玄狐端罩。嘉庆元年，克结石冈、

廖家冲、连峰蛭诸隘，赏用紫纒。福康安卒，命和琳督办军务。时石三保已就获，石柳邓尚据平陇。夺尖云山砲台，复乾州，赏三眼花翎。八月，进围平陇，卒於军。晋赠一等公，谥忠壮，赐祭葬，命配飨太庙，祀昭忠、贤良等祠，准其家建专祠。四年，和珅诛，廷臣论和琳藉势邀功，上亦追咎其会剿苗匪，牵掣福康安，师无功，命撤出太庙，毁专祠，夺其子丰绅伊绵公爵，改袭三等轻车都尉。

苏凌阿，满洲正白旗人。乾隆六年繙译举人。自内阁中书累迁江西广饶九南道。左迁。五十年，自吏部员外郎超擢，历兵、工、户三部侍郎。迁户部尚书。出为两江总督。嘉庆二年，授东阁大学士，兼署刑部尚书。和珅诛，休致，守护裕陵。卒。

论曰：高宗英毅，大臣有过失，不稍假借。世传敏中以高云从事失上意，有疾，令休沐，遽赐陀罗尼经被，遂以不起闻。观罢祠之诏，至引严嵩为类，传闻有无未可知矣。和珅继用事，值高宗倦勤，怙宠贪恣，卒以是败。仁宗尝论唐代宗杀李辅国，谓：“代宗为太子，不为辅国所谗者几希。及即帝位，正其罪而诛之，一狱吏已办。”盖即为和珅发也。

列传一百七

三宝 永贵 蔡新 程景伊 梁国治 英廉 彭元瑞
纪昀 陆锡熊 陆费墀

三宝，伊尔根觉罗氏，满洲正红旗人。乾隆四年繙译进士，授内阁中书。袭世管佐领。迁内阁侍读。出为湖北驿盐道。入补户部郎中。师征准噶尔，命赴北路董达什达瓦游牧。擢直隶布政使。二十六年，上幸热河，坐蹀路不修，命以道衔驻哈密。二十九年，起四川布政使，更湖北、湖南、贵州诸省。三十七年，擢山西巡抚。明年，移浙江。四十二年，擢湖广总督。阅兵，衡州协副将海福、沅州协副将洪昌运皆衰老，三宝请以海福内授旗员，昌运令休致。上以偏护满洲，显分轩轻，拒不允。四十四年，授东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督湖广如故。

旋移闽浙总督。浙江海塘自老盐仓以上皆柴塘，上南巡，谕改筑石塘。三宝疏言：“时方大汛，未宜更动。当於柴塘内下椿筑石，而以柴塘为外护。”会上亦降旨令留柴塘为重关保障，与三宝议合。旋命入阁治事。巡抚王亶望以赃败，三宝坐未举劾，部议当夺职，上命留任。寻复令在上书房总师傅上行走。四十九年，扈蹀热河，以疾还京师。卒，谥文敬。

三宝喜读宋诸儒书，大节不苟。为直隶布政使时，高宗幸热河，至密云，值大霖雨，水盛涨。上欲策骑乱流渡，三宝谏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今以万乘轻狎波涛，使御駟有失，臣等虽万段，何可追悔？”上曰：“满洲旧俗宜亲习劳勩，顾

不可耶？”三宝复曰：“上方奉太后乘輿同临幸，即上渡河安便，不识奉太后何所？”上动容，为之回辔。其为上书房总师傅，辑古今储贰事曰春华日览，授诸皇子，论者谓其得师保之体云。

永贵，字心斋，拜都氏，满洲正白旗人。父布兰泰，自云骑尉世职授理藩院员外郎。雍正间，为江西巡抚，治严刻，世宗召还京师面诘之，对曰：“臣治事从严，待上改正，俾恩出自上。”世宗不悛，夺职。寻复起，至古北口提督。卒，谥愬僖。

永贵，自笔帖式授户部主事。乾隆初，累迁郎中。出为湖南辰沅永靖道。擢云南布政使。移浙江，署巡抚。前总督李卫领盐政，发帑收馀盐，名曰“帑盐”；令武职任缉私，其制未善。永贵条上八事，俾文武互任其责，下部议行。居三年，命真除。温、台诸县旱，永贵令知府金洪铨治赈，不称职。永贵论劾，请休致。总督喀尔吉善再劾，上为夺洪铨职。御史范廷楷因劾永贵瞻徇，上难其代，命宽之。永贵请留本省及江苏漕八十万，借拨江苏等省米五十五万，又请开事例，补仓储。上责其张皇，既又闻永贵陈灾状有所讳饰，乃命夺职，赴北路军董理粮饷。居三年，赐按察使衔，署甘肃临洮道，仍赴巴里坤主饷。

二十一年，加副都统衔，兼参赞大臣。是岁冬，厄鲁特宰桑达什策凌等为乱，定边右副将军兆惠驻伊犁办贼。永贵既抵巴里坤，具以军事上闻，上嘉其奋勉，予三等轻车都尉世职，令从兆惠自额林沁毕尔罕进兵。命署西安巡抚，未之任，令赴鲁克察克屯田。二十三年，以侍郎衔留军，因授刑部侍郎，董屯田。乌鲁木齐、辟展、托克三、哈喇沙尔、昌吉、罗克伦皆驻兵营垦，秋穫得穀三万五千八百馀石。是时兆惠兵次叶尔羌，

命永贵驻阿克苏主餽军。

二十四年，还至库车，布政使德舒为吗哈沁所戕。永贵与护军统领努三协歼逆众，回部平。移仓场侍郎。擢左都御史。二十六年，命赴克什噶尔办事。旋授礼部尚书、镶红旗汉军都统，仍驻克什噶尔。疏请疏沟渠，兴耕稼，议自赫色勒河东南浚渠四十馀里，引水入赫色勒布伊，材托庸河湍急，宜增堤坝，凿山石，弱水势。召还京师。

三十年，乌什回人为乱，复命赴喀什哈尔。事平，移驻乌什。三十三年，署伊犁将军。移吏部，再移礼部。坐厄鲁特兵盗哈萨克马转诬哈萨克，办事大臣巴尔品断狱未得其实，永贵论劾，语有所诿饰。又以凉州、庄浪满洲兵损马当偿，误扣热河兵饷，召还京师，命授左都御史，命不得用翎顶。旋移礼部尚书，得用顶带，仍不得戴翎。四十二年，命署大学士，题孝圣宪皇后神主。寻补吏部尚书，在阿哥总谳达处行走，赐花翎。初，山东民王伦为乱，给事中李漱芳陈奏饥民酿衅，坐妄言，左授礼部主事。及是，吏部请以漱芳升授员外郎。上责永贵市恩，削职夺花翎，令以三品顶带赴乌什办事。诏诘责甚至，且言：“永贵回乌什，如不实心任事，必在彼处正法。”先是叶尔羌办事大臣侍郎高朴役回民采玉，并婪取金珠，为诸伯克所讼。永贵如叶尔羌，讯得实，闻上。上为诛高朴，手诏嘉永贵持正，并谓：“永贵罪不至贬。今命西行，適以发高朴之奸，潜销祸萌，此天启朕衷也！”仍授吏部尚书，赐花翎。寻授参赞大臣。四十四年，召还京师，授镶蓝旗满洲都统。四十五年，协办大学士。四十八年，卒，谥文勤。

永贵端谨。初直军机处，与阿桂齐名，时称“二桂”。其抚浙江，有廉声。

子伊江阿，官至山东巡抚。高宗崩，伊江阿因奏事附书和

坤劝节哀。和 申已下狱，仁宗得其书，诏诘责，夺职。既，又追论在山东日佞佛宽盗，命戍伊犁。寻授蓝翎侍卫、古城领队大臣。卒。

蔡新，字次明，福建漳浦人，赠尚书世远族子。乾隆元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入直上书房。试御史第一，辞，授侍讲。累迁工部侍郎，移刑部。十八年，以母老请归省，赐其母貂缎；旋乞终养，允之。即家命为上书房总师傅，辞，高宗谕之曰：“非令汝即来供职，待后日耳。”二十五年，上五十寿，入京师祝嘏。二十六年，南巡，覲行在。母丧终，授刑部侍郎。三十二年，擢工部尚书。三十八年，移礼部。四十五年，命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四十六年，乞假修墓。四十八年，还朝。拜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五十年，与千叟宴。上临雍讲学，新以大学士领国子监，讲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赐茶并文绮。

新操履端谨，言行必衷於礼法。上眷之厚，赋临雍诗，注谓：“今群臣孰可当三老五更？独新长朕四岁，或可居兄事。然恐其局促勿敢当，举王导对晋元帝语以谢耳。”新上疏乞致仕，语切至，上许其归，加太子太师，三赋诗以饯。既归，上每制文，屡以寄新，且曰：“在朝无可与言古文者。不可阿好徒称颂。”五十五年，上八十寿，诣京师祝嘏，赐宴同乐园，赐人蔘一斤。及归，命归途所经，有司具舟车护行。上仍以诗文寄新，谕将以验学诣，戒诗毋和韵。五十七年，重赴鹿鸣宴。六十年，上御极六十载，谕新不必入贺。新奏言上九旬万寿，冀再诣阙祝嘏。上谕之曰：“览奏，字字出诚心，我君臣共勉之。若天恩得符所原，实佳话也！”嘉庆元年，新年九十，赐额曰“绿野恆春”，侑以诸珍物。四年，高宗崩，奔赴，至福州，病不能进。巡抚汪志伊以闻，温诏止其行。是冬，卒，赠

太傅，谥文端。

新学以求仁为宗，以不动心为要。尝辑先儒操心、养心、存心、求放心诸语，曰事心录。直上书房四十二年，培养启迪，动必称儒先。高宗以新究心根柢，守世远家法，深敬礼之。既归，福建督抚坐贪黷、亏仓库得重谴，上责“新知而不言，自比寒蝉，无体国公忠之意”。新上疏请下吏议，卒以笃老宽之。嘉庆初，海盗方肆，新子本俊官京师，御史宋树疏言新家书及海盗事，不以闻。上为诘本俊，本俊言新已具疏令膳真入奏，上亦不之责，仍谕新毋畏。新家居谨慎，遇丞尉执礼必恭。或问之，曰：“欲使乡人知位至宰相，亦必敬本籍官吏，庶心有所不敢，犯法者鲜耳。”著有缉斋诗文集。

程景伊，字聘三，江南武进人。乾隆四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再迁侍读学士，命在上书房行走。复三迁兵部侍郎。景伊致人书，言：“承乏中枢，晨夕内廷多旷废。今秋未与木兰之役，稍得专心职业。”为上闻，责其耽逸，解上书房行走。历礼、工诸部。三十四年，擢工部尚书，历刑、吏诸部。三十八年，协办大学士。四十一年，上东巡回銮，驻蹕黄新庄。景伊与在京王大臣迎驾，未召见即退班，命夺职，仍留任。四十四年，授文渊阁大学士。四十五年，上南巡，命景伊留京治事。上还京师，入对，以景伊病后衰弱，命安心调理，勿勉强行走。七月，卒，谥文恭。

梁国治，字阶平，浙江会稽人。乾隆十三年一甲一名进士，授修撰。迁国子监司业。充广东乡试正考官。复命，奏对称旨，命以道员发广东待缺。旋除惠嘉潮道，移署粮驿道。卓异引见，擢署左副都御史。迁吏部侍郎。广东总督杨廷璋等追论国治署粮驿道时失察家人舞弊，谏实，夺职。起授山西冀宁道。三迁湖北巡抚。三十四年，命署湖广总督，兼荆州将军。时湖北频

岁水旱，治赈，缺仓穀四十八万馀石。国治议发司库白金二十万，俟秋穫易穀，来岁春夏间出柴，石溢银一钱。行之数年，仓穀得无缺。三十六年，移湖南巡抚。师征金川，治军械，造药弹，费不给。国治请以司库储备军兴白金十馀万，照一年应扣各粮通行借给，仍分三年扣还归款。国治又以出征将弁，例军中升用，本营缺出，仍系照常拔补。循资按格者，转得坐致升迁；冒敌冲锋者，专待军营缺出，无以鼓励戎行。请嗣后本营缺出，与出征将弁一体论升。皆从其请。三十八年，召还京师，命在军机处行走，并直南书房。三十九年，授户部右侍郎。四十二年，迁尚书。四十七年，加太子少傅。四十八年，命协办大学士。五十年，晋授东阁大学士，兼户部尚书。五十一年，卒，加太子太保，谥文定。

国治父文标，官刑部司狱，恤囚有惠政。国治笃孝友，与兄孪生，兄蚤卒，终生不称寿，事嫂如母。治事敬慎缜密。生平无疾言遽色，然不可以私干。门下士有求入按察使幕主刑名者，戒之曰：“心术不可不慎！”其人请改治钱穀，则曰：“刑名不慎，不过杀一人，所杀必有数，且为人所共知。钱穀厉人，十倍刑名，当时不觉。近数十年，远或数百年，流毒至於无穷，且未有已！”卒不许。著有敬思堂集。

英廉，字计六，冯氏，内务府汉军镶黄旗人。雍正十年举人。自笔帖式授内务府主事。乾隆初，命往江南河工学习，补淮安府外河同知。累迁永定河道。河决，总督方观承劾英廉淤沟镶埽，冲陷水上月堤，匿不以闻，遂误要工。夺职，逮治，英廉抗辨。逾年谳未决，观承请遣大臣莅其事。上命尚书舒赫德会鞫，言英廉申报不以实，且未将淤沟先事预防，堵筑经费，当责出私财以偿。上谕言：“英廉上官未及两月，淤沟失防，咎实在前政。然观承以总督劾属吏，不敢率意入罪，谳逾年未

定，请遣大臣莅其事。是其心有所警畏，亦朕明慎庶政之效。仍从其请。”未几，命在高梁桥迤西稻田厂效力。寻复自笔帖式授内务府主事。累迁内务府正黄旗护军统领。外授江宁布政使，兼织造。英廉以父老，乞留京师，赐二品衔，授内务府大臣、户部侍郎。

三十四年，征缅甸，师行，命与尚书托庸等董其事。迁刑部尚书，仍兼户部侍郎、正黄旗满洲都统。三十九年，侍郎高朴劾左都御史观保，侍郎申保、倪承宽、吴坛交内监高云从，泄道府记载。上问英廉，英廉谢不知。诏诘责，命夺职，从宽留任。京师商人投呈皇六子，有所陈请，事下内务府。上召内务府诸大臣，问：“收呈者谁也？”英廉、金简皆谢不知。迈拉逊乃言“六阿哥收呈”。上责英廉、金简隐讳，下部议，命宽之，仍注册。

四十二年，协办大学士。四十四年，暂署直隶总督。四十五年，大学士于敏中卒，上以英廉本汉军，协办有年，特授汉大学士。汉军授汉大学士自英廉始。寻授东阁大学士，仍领户部。四十六年，复署直隶总督，疏请清州县亏帑。四十七年，加太子太保。复署直隶总督。直隶灾，治赈，疏请以截存漕米补各仓储穀，又疏请蠲未完耗羨三万馀两，皆从其请。寻以病乞罢，命以大学士还京师养病。卒，赐白金五千治丧，祀贤良祠，谥文肃。

彭元瑞，字芸楣，江西南昌人。乾隆二十二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直懋勤殿。大考，以内直不与。迁侍讲。擢詹事府少詹事。直南书房。迁侍郎，历工、户、兵、吏诸部。高宗六十寿，次圣教序为赞以进，上嘉之。上制全韵诗，元瑞重次周兴嗣千字文为跋。上手诏奖谕，称为“异想逸材”，赐貂裘、砚、墨。敕撰宁寿宫、皇极殿镠联，称旨，赐以诗。辟

雍成，释奠讲学，又继以耕藉。上三大礼赋。擢尚书，历礼、兵、吏三部。五十五年，上八十寿，以岁阳在庚，进八庚全韵诗。上以庚立字数奇，易首句用韵去一联，末句乃谐律，亲为裁定。寻加太子少保、协办大学士。五十六年，以从孙冒入官，御史初彭龄论劾，左授礼部侍郎，命仍直南书房。寻复授工部尚书。嘉庆四年，高宗奉安礼成，元瑞撰祝文，仁宗嘉其得体，加太子太保。元瑞子翼蒙，官江南盐巡道，坐事免，元瑞自劾，又坐误举编修缪晋，下吏议，上皆宽之。修高宗实录，命充总裁。八年，以疾乞罢，慰留，久之乃许。命仍领实录总裁。旋卒，赠协办大学士，谥文勤。

元瑞以文学被知遇。内廷著录藏书及书画、彝鼎，辑秘殿珠林、石渠宝笈、西清古鉴、宁寿鉴古、天禄琳琅诸书，元瑞无役不与。和章献颂，屡荷褒嘉。所著有经进藁、知圣道斋跋尾诸书。高宗实录成，推恩赐祭，并祀贤良祠，官翼蒙员外郎。

纪昀，字晓岚，直隶献县人。乾隆十九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再迁左春坊左庶子。京察，授贵州都匀府知府。高宗以昀学问优，加四品衔，留庶子。寻擢翰林院侍读学士。前两淮盐运使卢见曾得罪，昀为姻家，漏言夺职，戍乌鲁木齐。释还，上幸热河，迎銮密云。试诗，以土尔扈特全部归顺为题，称旨，复授编修。三十八年，开四库全书馆，大学士刘统勋举昀及郎中陆锡熊为总纂。从永乐大典中搜辑散逸，尽读诸行省所进书，论次为提要上之，擢侍读。上复命辑简明书目。坐子汝传积逋被讼，下吏议，上宽之。旋迁翰林院侍读学士。建文渊阁藏书，命充直阁事。累迁兵部侍郎。四库全书成，表上。上曰：“表必出昀手！”命加赉。迁左都御史。再迁礼部尚书。复为左都御史。畿辅灾，饥民多就食京师。故事，五城设饭厂，自十月至三月。昀疏请自六月中旬始，厂日煮米三石，十月加

煮米二石，仍以三月止，从之。复迁礼部尚书，仍署左都御史。疏请乡会试春秋罢胡安国传，以左传本事为文，参用公、穀，从之。嘉庆元年，移兵部尚书。复移左都御史。二年，复迁礼部尚书。疏请妇女遇强暴，虽受污，仍量予旌表。十年，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少保。卒，赐白金五百治丧，谥文达。

昫学问渊通。撰四库全书提要，进退百家，钩深摘隐，各得其要指，始终条理，蔚为巨观。愆明季讲学之习，宋五子书功令所重，不敢显立异同；而於南宋以后诸儒，深文诋议，不无门户出入之见云。

陆锡熊，字健男，江苏上海人。乾隆二十六年进士。召试，授内阁中书。累迁刑部郎中。与昫同司总纂，旋并授翰林院侍读。五迁左副都御史。旋以书有譌谬，令重为校正，写官所费，责锡熊与昫分任。又令诣奉天校正文溯阁藏书，卒於奉天。

陆费墀，字丹叔，浙江桐乡人。陆费为複姓。墀，乾隆三十一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充四库全书馆总校，用昫、锡熊例，擢侍读。累迁礼部侍郎。书有譌谬，上谓昫、锡熊、墀专司其事，而墀咎尤重。文澜、文汇、文宗三阁书面叶木匣，责墀出资装治。仍下吏议，夺职。旋卒。上命籍墀家，留千金贍其孥，馀充三阁装治之用。

论曰：乾隆中年后，多以武功致台鼎。若三宝、永贵、国治、英廉，皆先陟外台，易女历著声绩。国治直枢廷十馀年，先后与于敏中、和珅未尝有所阿。新、元瑞、昫起侍从，文学负时望。新谨厚承世远之教。昫校定四库书，成一代文治，允哉，称其位矣！

列传一百八

裘曰修 吴绍诗 子垣坛 阎循琦 王际华 曹秀先
周煌 子兴岱 曹文埴 杜玉林 王士棻 金简 子缙布

裘曰修，字叔度，江西新建人。乾隆四年进士，改庶吉士。自编修五迁至侍郎，历兵、吏、户诸部。胡中藻以赋诗讪上罪殊死，事未发，曰修漏言於乡人。上诘曰修，不敢承，逮所与言者质实，上谓“曰修面欺。”二十年五月，下部议夺职，左授右中允。十二月，擢吏部侍郎。二十一年，令在军机处行走。师讨准噶尔，命如巴里坤董军储。二十二年，疏言：“西陲回民数十部落，厄鲁特人介其中。当策妄阿喇布坦时恣杀掠，回民久切齿。请敕伯克额敏和卓，厄鲁特窜入境当擒戮，予赏赉，勿被煽生疑惧。”寻还京师。

河屡决山东、河南、安徽境，积水久不去。是岁上南巡莅视，既返蹕，命曰修会山东、河南、安徽诸巡抚周行积水诸州县，画疏濬之策。曰修至安徽，偕巡抚高晋疏言：“安徽宿、灵壁、虹三州县频年被水，上承河南虞城、夏邑、商丘、永城四县积水，下注毕汇於宿州。宿州有睢河，虹县有潼河，泗洲与宿迁、桃源接壤处有安河，皆境内大水，与灵壁、虹县诸支港当次第疏濬，俾入洪泽湖。洪泽以清口为出路，上令去草坝使暢流，江南之民，仰颂圣明，宜令每岁应期开放。”

曰修至河南，偕巡抚胡宝瑋疏陈：“黄河南岸，自荥泽以下诸水，东入睢，东南入淮，皆浅阻不能宣泄。东境幹河，在

商丘为丰乐河，在夏邑为响河，在永城为巴河，实即一水，次则贾鲁河，又次则惠济河、涡河，皆当疏濬。自永城至汝宁府支河当施工者凡十二，导积水自支河入於幹河。其不能达者，或多作沟渠，或渟为藪泽，潢汙野潦，有所约束而不为民害。

曰修至山东，偕巡抚鹤年疏请培馆陶、临清滨运河诸州县民埝，官给夫米，令实力修补。复偕巡抚蒋洲疏言：“山东当疏濬诸水，以兖州为要，曹州次之。兖州宜治者九水，曹州西南境当濬顺堤河，东北境当於八里庙建坝，俾沙河、赵王河水入运，赖以节宣。”曰修诸议皆称上意，命及时修筑。

曰修复至安徽，议濬颖州府境与河南交界者六水，在府境者四水，加疏宿州境睢河，并宽留清口坝口门。上奖所议甚合机宜。还河南，诸幹河工竟，议续濬商丘、遂平、上蔡、新蔡诸支流凡五水，并筑诸堤堰。调户部侍郎。二十三年，诸水毕治，御制诗褒之。疏言：“诸行省偏灾，米豆例免税。但以免税故，稽查繁密。欲通商而商反以为累，卻顾不前。请如常收税。”下九卿议行。京师平菜，曰修言菜价过减，適令商家乘机居积，请石减百钱，数日后市价稍平，以次渐减。会天津民讼盐商牛兆泰，兆泰与曰修有连，曰修尝寄书，上命不必在军机处行走。二十五年，授仓场侍郎。

二十六年，河决杨桥，命如河南勘灾赈，并议疏泄。曰修请广设粥厂，饥民便就食；量增料价，料易集，工可速葺：上皆可其奏。上遣大学士刘统勋、兆惠督塞河。曰修勘下游，疏言：“黄水悉入贾鲁、惠济二河，二河倘不能容，为患滋大。宜察堤埝为河水所从入，悉堵御，俾中流不至复决。”曰修还杨桥，疏言河流逼北岸，当挽行中道；又请培补沁水堤，并赈流民：得旨嘉允。曰修子编修麟，卒於京师。上念曰修所领事将竟，有子丧，母老，召还京师。工竟，上制中州治河碑，褒

曰修及宝璟不惜工，不爱帑，不劳民，上源下流，以次就治。旋居母丧，归。

二十八年，上以直隶连年被水，曰修服将除，召来京督直隶水利。署吏部侍郎。河渠工毕，曰修请迎生母就养。上令会高晋筹濬睢河，曰修言当厚蓄清水以刷淤泥，秋冬水弱，南北筑坝堵截，至四月水涨，启坝分泄，上采其议。二十九年，福建提督黄仕简疏论总督、巡抚得厦门洋行岁餽，命曰修偕尚书舒赫德往按，并命曰修暂署福建巡抚。谳定，还京师，署仓场侍郎。三十年，授户部侍郎。

三十一年，上以江南淮、徐诸河堤前令曰修等经营修筑，为时已久；复命曰修及高恆往勘山东、河南毗连处，并令巡视。曰修等疏言：“诸水自二十二年大治后，岁於农隙疏濬，堤岸亦以时培补，现无淤垫残缺。”报闻。迁尚书，历礼、工、刑三部。三十三年，丁生母忧，归。三十四年，召授刑部尚书。初，江南、山东蝗起，命曰修捕治。是岁畿南蝗，复命捕治。曰修至武清，令顺天府尹窦光鼐行求蝗起处。上责曰修不亲勘，左授顺天府府尹。寻迁工部侍郎。

三十六年，命如沧州勘运河，疏请改低坝基杀水势，疏下流引河，移捷地闸，裁曲就直，疏减河使顺流达海，上从之。迁工部尚书，命南书房行走。命督濬北运河。三十七年，又命督濬永定、北运诸河，疏言：“治河不外疏筑，而筑不如疏。直省近水居民与水争地，水退即占耕，升科筑埝。有司见不及远，以为粮地自当防护，逼水为堤埝，水乃横决为灾。请敕所司，淀泊毋得报垦升科，横加堤埝，使水有所归。”上降旨严禁。

三十八年四月，曰修病瘖乞归，上以“钱陈群尝病此，以老许其归；今日修方六十，不当如陈群之引退。”赐诗慰之，

屡遣存问，御医视疾。旋加太子少傅。卒，谥文达。子行简，自有传。

吴绍诗，字二南，山东海丰人。诸生。雍正二年，世宗命京官主事以上、外官知县以上，举品行才猷备任使，即亲戚子弟不必引避。时绍诗世父象宽官湖北黄梅知县，遂以绍诗应诏，引见，分刑部学习。十二年，授七品小京官。乾隆初，累迁至郎中。外擢甘肃巩昌知府，迁陕西督粮道。总督永常劾绍诗采兵米侵帑，夺职，下巡抚锺音鞫治。绍诗以市米贵贱不齐，为中价具报，非侵帑。状闻，发军台效力，以母病许赎。

二十二年，高宗南巡，绍诗迎蹕。起贵州督粮道。迁云南按察使。调甘肃按察使，就迁布政使。疏言宁夏驻防将军以下官禄应给粳米，请改徵诸民应纳粟米石者，改交粳米七斗，上命宁夏驻防官禄如凉州、庄浪例，改折价。又疏镇番县柳林湖招垦地，请如安西瓜州屯田例，升科纳赋，较前此徵租岁计有盈，且民户世业，俾可尽心耕耨，下总督杨应琚等议行。甘、凉诸县旱，绍诗复疏言张掖、永昌、镇番、碾伯、高台五县旧无城，抚彝、隆德、泾州城已损坏，请以时修筑，使饥民就工授食，下巡抚常钧议行。旋以忧归，三十一年，服除，擢刑部侍郎。

出为江西巡抚。以南昌、九江二卫屯田租过重，赣州、袁州、铅山三卫所租重而田缺，疏请减租，下总督高晋详勘量减。上犹产铁砂，民争取滋事，疏请募民淘采，募商设厂收镕，为之条例。九江关监督舒善、建昌府知府黄肇隆皆以不职为上闻，责绍诗不先事论劾，部议夺职，命宽之。三十四年，召为刑部尚书，未上，调礼部尚书。是岁南昌等县被水，十月，绍诗将受代，始奏请缓徵。上谕曰：“灾地收薄，小民岂能复事输将？绍诗迁延不问，直至开徵将及一月，始以一奏塞责。现虽传

谕停缓，急公者纳粮不免拮据，疲窘者徒受催科之累。此皆绍诗全不知以民事为重有以误之也。绍诗累经部议降革，并从宽留任。此则玩视民瘼，难复曲贷。”因命夺职。

三十五年，起刑部郎中，三十六年，擢侍郎。皇太后八十万寿，列香山九老，赐以宴赉。三十七年，调吏部侍郎。三十九年，乞致仕。四十一年，上东巡，迎蹕，加尚书衔。卒，年七十八，谥恭定。子垣、坛。

垣，自举人入贡授兵部郎中，三十五年，特命调刑部。三十六年，绍诗为侍郎，上以垣本特调，命毋回避。三十七年，弟坛为侍郎，乃调吏部。迁监察御史，以忧归。服除，补原官。迁给事中。以弟坛为巡抚，例不为言官，署吏部郎中。坛卒，复为给事中。五迁为吏部侍郎。四十九年，外授广西巡抚。五十年，入觐，与千叟宴。调湖北巡抚。江夏等州县旱，疏请缓徵平糶，募商赴四川买米。五十一年，卒，上赐恤，犹奖其实心治灾赈也。

坛，二十六年进士，授刑部主事，再迁郎中。三十一年，绍诗为侍郎，上以坛治事明敏，毋回避。三十二年，超授江苏按察使，就迁布政使。江宁、苏州两布政所属，互支官俸兵米，坛疏请更定；江苏赋重甲诸行省，每遇奏销，款目繁复，坛疏请分别总案、专案，以便察覈：皆议行。三十七年，内擢刑部侍郎。三十九年，太监高云从以泄道府记载诛，京朝诸臣从问消息者皆夺职，坛亦与。上谓：“不意坛竟至於此！念其练习刑名，废弃可惜。左授刑部主事。”迁郎中。四十四年，授江南河库道，迁江苏布政使。四十五年，擢巡抚。疏言：“吴县旧有公田万二千五百亩，银漕外岁纳租息佐转漕，逋租甚钜。以非正赋，遇蠲免不得与。请并予豁除，灾歉随赋蠲缓。”又疏言：“江、河险处设救生船五十六，今裁存二十八。请增募

四十，分泊京口、瓜州、金山诸处。”并从之。旋卒。

绍诗父子明习法律，为高宗所器。绍诗两为侍郎，垣、坛在后在郎署，特命毋相避。及绍诗移贰吏部，以坛继其后。父子相代，尤异数。乾隆初，重修大清律例，绍诗充纂修官，纲目二卷，实所釐定。坛复著大清律例通考三十九卷。

阎循琦，字景韩，山东昌乐人。乾隆七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工部主事。三迁广东道御史，仍兼工部行走。疏言：“江南诸行省水灾治赈，应照户口秤定银封。主其事者每假手胥吏，不能无扣减，甚或私用轻戡。宜令督抚派专员监封，仍令道府以时抽验。贫民以银易钱买米，当禁奸民剥削。富家积钱，亦应令其散易，以平市价。”上曰：“循琦所言，颇中情弊。但若明降谕旨，不肖者未必畏惮；本无此弊者，或转因此启其舞弊。当抄循琦奏寄诸行省督抚，令加意体察。”又疏言八旗义学教习多不实心督课，请岁派大臣会礼部堂官严察，上为罢八旗义学，令董理各官学大臣尽心教育。迁转吏科掌印给事中。

三十四年，特命兼吏部文选司郎中。迁内阁侍读学士，仍兼吏部行走。京西门头沟煤窑岁久淤塞，有议他处营采者，因缘为利，命循琦会勘。谓旧窑产煤本旺，凿沟隧，疏积水，淤去而煤畅；他处有可采，当以时招商。议上，大学士傅恆覆奏如循琦言。三十六年，超擢工部侍郎。会试知贡举，事毕入对，上问：“诸臣知贡举每有条奏，汝独无，何也？”循琦对：“科场条例已甚详备，诸臣实力奉行自足，不敢毛举一二端自谓晓事也。”上曰：“汝言是。凡事皆当如此，非独知贡举而已。”三十八年，迁工部尚书。四十年，卒，赠太子太保，谥恭定。

王际华，字秋瑞，浙江钱塘人。乾隆十年一甲三名进士，授编修。十三年，大考翰詹，擢侍读学士、上书房行走。广东

旧设两学政，十五年，以侍读程岩督广韶学政，际华督肇高学政，旋用岩议裁并，以忧归。服除，起原官。三迁至侍郎，历工、刑、兵、户、吏诸部。在兵部，疏言：“武乡会试旧例，外场挑双好、单好、合式三类入内场，双、单好列东号，合式列西号。不肖者见列西号，知不能幸中，纷纷求出。即有归号，终日喧哗。请嗣后武乡会试，但挑双、单好，毋更挑合式。”在吏部，疏请在京文武官吏议处，及各部会议外省文武官吏议处，当分别定限，皆如所议。三十四年，迁礼部尚书。三十八年，加太子少傅，调户部尚书。四十一年，卒，赠太子太保，谥文庄。赐其子朝梧内阁中书，官至山东兖沂曹道。

程岩，字巨山，江西铅山人。以检讨督广东肇高学政，移督广韶学政。建议裁并，即以命岩。官至礼部侍郎。

曹秀先，字恆所，江西新建人。乾隆元年，举博学鸿词，未试，成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十年，迁浙江道御史。十七年八月，举恩科会试，秀先从子咏祖坐关节诛，秀先当夺职，上以秀先初不与知，但失察，命宽之。十八年，近畿蝗，秀先请御制文以祭，举蜡礼；州县募捕蝗，毋藉吏胥。上曰：“蝗害稼，惟实力捕治，此人事所可尽。若欲假文辞以期感格，如韩愈祭 罍鱼， 罍鱼远徙与否，究亦无稽。朕非有泰山北斗之文笔，好名无实，深所弗取。”下部议，罢蜡礼，馀如所请。七迁至侍郎，历工、户、吏诸部。三十九年，迁礼部尚书、上书房行走，命为总师傅。四十六年，礼部议四十七年祀祈穀坛日用次辛。上曰：“朕御极以来，遇正月上辛在初三日前，当隔岁斋戒，改用次辛。其有初四日上辛亦改次辛者，以为圣母皇太后祝釐，朕率王公大臣拜贺东朝，礼不可阙。至明岁正月上辛，则非向年可比矣。如谓不敢轻易朝正令典，亦当备稽往例，具奏请旨。乃遽行题达，何昧昧至此！”礼部堂官悉下部

议，秀先当夺职，复命宽之。四十七年，罢上书房总师傅。四十九年，卒，赠太子太傅，谥文恪。

秀先少孤，事母胡孝，尝为吮疽。母卒，庶母龚为携持，事如母。学於兄茂先，事之如严师。既贵，收宗族，弭乡里水患。莅政勤慎廉俭，罢吏议数四，辄命减免。秀先颜其堂曰：“知恩”，纪上眷也。

子师曾，自兵部郎中屡迁至侍郎，历礼、兵二部。嘉庆二十五年，以兵部失行在印，左授太常寺少卿。道光初，再迁太常寺卿。请修墓，归。卒。

周煌，字景垣，四川涪州人。乾隆二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二十年，命偕侍讲全魁册封琉球国王尚穆。寻迁右中允，再迁侍讲。二十二年，使还，奏上琉球国志略，命以武英殿聚珍板印行。以从兵在琉球失约束，下吏议，当夺官，上以煌远使，且在姑米山遇风险，命宽之，仍留任。二十三年，大考二等，开复。寻迁左庶子，命上书房行走。累迁兵部侍郎。三十八年五月，命如四川按壁山民讼武生勒派；十月，复命如四川按蓬溪诸生讼县吏勒派：俱鞫虚，罪如律。四十四年，擢工部尚书。四十五年，调兵部尚书。四十六年，上幸热河，煌诣行在入对。四川方多盗，号为侂噜子。总督文绶疏报，遣将吏捕治。上以谿煌，煌对：“侂噜子所在多有，县辄百十人，其渠号‘朋头’。白日劫掠，将吏置不问。甚且州县胥役亦为之，大竹县役子为盗渠，号一只虎。”上为罢文绶，调福康安督四川，命防护煌所居村。四十七年，命为上书房总师傅，未逾年，以煌不胜总师傅，罢之。四十九年，调左都御史。五十年，以病乞休，诏以兵部尚书加太子少傅致仕。寻卒，进太子太傅，赐祭葬，谥文恭。

子兴岱，字冠三。乾隆三十六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

编修。累迁侍讲学士。超授内阁学士。擢侍郎，历礼、吏、户诸部。命在南书房行走。嘉庆四年，祭告川、陕岳渎。川、楚教匪乱方急，上命兴岱经被寇州县宣谕慰恤，并传诏招抚；复以军中诸将勇怯谘兴岱。兴岱奏：“臣行次广元，民言总兵硃射斗在高院场战败，总督魁伦未遣兵应援，又不严守潼关。贼夜掠太和镇，焚杀甚酷。行次梓潼，贼正扰县境，民纷纷徙避。臣在县督率严防，驻二日乃行，途中宣上指慰谕。民言川军逐贼，德楞泰最奋勇，且能於临阵广布德意，解散胁从。但贼势方张，一人不能兼顾。请敕督兵诸大臣同心协力。”上夺魁伦官，逮诣成都，命兴岱会勒保按鞫。事毕，还京师。煌尝两使四川按事，兴岱复继之，时以为荣。六年，充江西考官，坐受餽，并索取衣裘，命退出南书房，左授侍读学士。八年，大考，以老乞休，上从之。旋复授编修，迁侍讲。擢内阁学士，复再迁左都御史。十四年，卒。

曹文埴，字竹虚，安徽歙县人。乾隆二十五年二甲一名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直懋勤殿，四迁翰林院侍读学士，命在南书房行走。再迁詹事府詹事。居父丧，归。四十二年，诣京师，谒孝圣宪皇后梓宫。丧终，仍在南书房行走。授左副都御史。迁侍郎，历刑、兵、工、户诸部，兼管顺天府府尹。军机章京、员外郎海升殴杀其妻，以自缢报，其妻弟贵宁争非是。命左都御史纪昀等验尸，仍以自缢具狱。贵宁复争言：“海升与大学士阿桂有连，验不实。”更命文埴与侍郎伊龄阿覆验，得殴杀状，以闻。上奖文埴等不徇隐，公正得大臣体。阿桂以尝奏及语袒海升，坐罚俸，昀下吏议，刑部侍郎景禄、杜玉林及郎中王士棻等皆遣戍。擢文埴户部尚书。复命与伊龄阿如通州督漕政，漕船回空较早，命议叙。

五十一年，命如浙江察仓库亏缺。旋复命阿桂会文埴董理。

浙江滨海建石塘，外积柴为障，是为柴塘。外又累土为坡以护，是为坦水。巡抚福崧疏请筹岁修，命文埴并按。文埴言：“柴塘日受潮汐，往来汕刷，势不能无蹲彝。今既为坦水，若不以时补修，不足当潮势而为石塘之保障。”得旨，如所议。文埴还京师。上以阿桂及文埴鞫平阳知县黄梅未得实，下部议，降二级，命宽之。

五十二年，文埴以母老乞归养，俞其请，加太子太保，御书赐其母。五十四年，上以明年八十万寿，命文埴母诣京师。文埴疏言：“母健在，明年当诣京师祝嘏。至时如未能远离，当自审度。上体圣意，下顺亲心，诸事皆从实。”得旨：“卿能来，朕诚喜，但毋稍勉强。”五十五年，文埴诣京师祝嘏，上赐文埴母大缎、貂皮。五十六年，御试翰詹，文埴子编修振镛列三等。上以才可造，又为文埴子，擢侍讲。寄赐文埴御制文勒石拓本。六十年，以上御极周甲子，文埴诣京师贺，上复赐文埴母御书、文绮、貂皮。嘉庆三年，卒。高宗方有疾，恤典未行。五年，仁宗命予恤，谥文敏，并赐文埴母大缎、人参。

乾隆之季，和珅专政，嫉阿桂功高位其上。海升妻之狱，辞连阿桂。和珅妄谓文埴能立异同，欲引以为重。文埴特持正，故非阿和珅，母老决引退，恩礼弗替。子振镛，自有传。

杜玉林，字凝台，江苏金匱人。乾隆十九年进士，授刑部主事，再迁郎中。外授江西南康知府，三迁四川布政使。四十四年，内擢刑部侍郎。四十五年，命如四川按会理州沙金凤诉其兄土司金龙占田狱。谳定，金凤复诣京师呈诉，覆谳如玉林议分田，惟狱情未尽，又知州徐士勋当劾，玉林以同乡置不问。吏议当左迁，上授玉林工部侍郎，仍领刑部事。旋复还刑部，迭使湖南北、江南谳狱。尚书福隆安仆笞杀役夫，贿他人自代，玉林不能察，降三品冠服。旋命复本秩。五十年，坐海升妻狱，

戍伊犁。明年，召还。授刑部郎中。行至泾州，卒。

玉林善治狱，尝曰：“刑一成而不变。治律例犹善医，贵不泥於方书，而察其受病之实。不如是无以临民。”

王士棻，字兰圃，陕西华州人。乾隆十九年进士，改庶吉士，授刑部主事。再迁郎中。和珅为步军统领，宠其役，役占通州车行。州民诉刑部，士棻为定讞，戍其役黑龙江。上诣碧云寺礼佛，讶池涸，问其故。僧言寺后开煤矿，引水别流。上怒，逮主其事者下刑部，则和珅奴也。诸曹惮和珅，不欲竟其狱，士棻复为定讞。上责和珅而诛其奴。五十年四月，海升妻之狱，刑部侍郎杜玉林坐验尸不以实，当讞。上欲以士棻代，而士棻亦佐验。上谕曰：“王士棻在刑部年久，前因召对，观其人尚有才，方欲量加擢用。乃覆验回护，逢迎阿桂，罪无可逭。”遂与玉林戍伊犁。明年，召还。授刑部员外郎。五十二年六月，特擢江苏按察使。五十五年，高邮州吏以伪印徵赋，事发，巡抚闵鹗元以下皆坐重讞。上以按察使得奏事，士棻见巡抚以下互相徇隐，置若罔闻，士棻本起废籍，尤负恩，命夺职；总督书麟等请遣戍，上许纳赎。寻复授刑部员外郎。五十七年，以病乞归。嘉庆元年，卒。

士棻治狱，虚公周密，每有所平反。章丘民辛存义索逋於屠者，死於途，旁置屠刀。县吏坐屠杀人。士棻奉命诣讞，躬访於村女，别得罪人，屠乃雪。旗丁有兄弟异母而同居者，兄鰥，弟有妇，夜为人戕，母诉长子奸杀。士棻莅视，长子伏地哭，无一语。在侧指画者，母之侄也。士棻审视良久，叱其侄曰：“杀人者汝也！”侄股栗具伏。泰安嫠颜氏富而子幼，夫弟强之嫁，走诉部。或餽士棻白金五千，士棻拒之，卒论如律。邳州民有舅讼甥者，谓其发母墓，罪殊死。士棻疑之，为覆讞。盖甥为前母子，舅则后母兄。后母憎长子，舅诳之曰：“汝母

墓有蛇迹。”甥与其妻往视，舅伺丛墓间，执诣县。士葵得其情，白长子枉。士葵尝曰：“刑官之弊，莫大於成见。听讼有成见，强人从我，不能尽其情，是客气也。断罪有成见，或偏於严明，因求能折狱名；或偏於宽厚，自以为阴德：皆私心也。“高宗知其才，屡坐谴，终不使废弃，仍俾为刑官。世传其再起复欲用为侍郎，和珅实尼之云。

金简，赐姓金佳氏，满洲正黄旗人，初隶内务府汉军。父三保，武备院卿。金简，乾隆中授内务府笔帖式，累迁奉宸院卿。三十七年，授总管内务府大臣。监武英殿刻书，充四库全书副总裁，专司考覈督催。三十九年，授户部侍郎，管钱法堂，镶黄旗汉军副都统，赐孔雀翎。四十年，奏：“京局鼓铸，每年七十五卯，钱九十二万七千三百五十千。岁馀二万馀千，加以节年馀存，遇闰儘可抵放。请裁去闰月四卯。”从之。四十三年，命纂四库荟要，署工部尚书。命赴盛京察平允库项亏短，关防拉萨礼等治罪如律。奏定盛京银库章程，下部议行。四十六年，命总理工部。四十八年，擢工部尚书、镶黄旗汉军都统。四十九年，请疏濬卢沟桥中泓五孔水道，并请定三、四年疏濬一次。五十年，与千叟宴。四库全书成，议叙。命修葺明陵，请加筑思陵月台，并拓享殿、宫门。五十六年，故安南国王黎维祁听所属黄益晓、黎光霁等稟请归国，命金简察治，益晓、光霁等并发遣。五十七年，调吏部尚书。五十九年，卒，令皇孙绵懃奠醮，赐祭葬，谥勤恪。金简女弟为高宗贵妃。嘉庆初，仁宗命其族改入满洲，赐姓。

缙布，金简子。初授拜唐阿，擢蓝翎侍卫。乾隆四十八年，授泰宁镇总兵。六十年，召授总管内务府大臣。嘉庆三年，授镶红旗汉军副都统。四年，授工部侍郎，赐孔雀翎。奏请增设内务府养育兵，上斥其例外乞恩，意在沽名。俄以清字摺误书

孝圣宪皇后徽号，夺官，予四品顶带，留佐领。旋复授正红旗蒙古副都统、总管内务府大臣。五年，授兵部侍郎。六年，擢工部尚书、镶红旗汉军都统。九年，署户部尚书。十四年，卒。

论曰：曰修奉使治水，利泽施於生民；绍诗疏律义，尚平恕：皆有子克承厥绪。循琦、际华、秀先回翔台省，以笃谨被主知；文埴眷尤厚，不阿时相，洁其身以去：皆彬彬平世令仆才也。乾隆之季，民穷盗起，煌父子言乡里民间疾苦，高宗不以为忤。金简起戚畹，所论铸钱、葺明陵，及黎维祁乞归国，并关国故，故比而次之。